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校印

明實錄

附校勘記

校印國立北平圖書館藏紅格本明實錄序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校勘國立北平圖書館藏紅格本晒藍之明實錄，開始於抗戰前，中經戰亂停頓，遷南港後始再繼續，到現在總算校完，開始影印紅格本實錄及排印校勘記了。

這一工作費了許多人的心血，因此在序文中，我不能不將這一工作的經過及其意義，作一簡單的敘述。

史語所校勘明實錄，與整理內閣大庫舊藏明清檔案有關。在民國十九年，史語所整理內閣大庫檔案，發現其中有明內閣進呈熹宗實錄散頁。熹宗實錄今存紅格本缺十三卷，既發現這些散頁，所長傅孟真先生就想從散頁中找尋缺卷，並改正紅格本的脫漏及誤字。內閣大庫所藏明清檔案係原始資料，可糾正官書的諱飾，使人對明清史有一新的了解；而實錄係根據檔冊修成，明代檔冊多已散佚，則明實錄也可說是原始資料。歷代修正史，多取材於實錄，明實錄是紀錄明代朝章國政最重要的典籍，因此傅先生就決定，一方面整理內閣大庫檔案，編印明清史料，同時又籌劃校勘明實錄了。

熹宗實錄散葉計千餘葉，其裝裱工作至民國二十一年一月始完竣。

在民國二十年的下半年，傅先生向國立北平圖書館洽借所藏明實錄紅格鈔本予以

晒藍。紅格本雖殘缺，仍有二萬幾千葉，計費時年餘始晒畢。

在民國二十二年六月，承兵工署以廣方言館舊藏明實錄鈔本贈予本所。廣本明實錄僅闕熹宗一朝。在那個時候，政府機構所藏的明實錄像這樣大部頭的即少見。

民國二十二年七月，助理員李晉華先生到職，從事校勘明實錄。李君於卒業國立中山大學歷史系後，即入燕京大學文科研究所研究，著有明代勅撰書考及明史纂修考二書，由燕京大學出版。李先生專攻明史，係傅先生的高第弟子。

明十三朝實錄計三千零四十五卷，正文約二萬八千餘頁，一千六百餘萬字，決非一個人所能校完，因此在二十三年七月，又增聘工作人員，請那廉君鄧詩熙潘愨三先生任初校，由李晉華先生任覆校，並兼總其成。李君三助手，其中鄧君二十五年離職，潘先生後來調往本所第三組，以那廉君先生從事校勘工作時間最長。

由晒藍本現存校籤看來，在李君主持下，其時校勘計劃係以晒藍本爲校勘底本，與廣本對校；遇廣本或晒藍本有缺卷缺頁，即以他本校勘。如太祖實錄，晒藍本缺卷十四至二十四，此十一卷即據廣本鈔配，而以北平圖書館藏禮王府本校勘；宣宗實錄晒藍本缺卷一至十二，此十二卷即以廣本配補，而以北京大學藏本校勘；英宗實錄廣本缺景泰元年正月至五月計六卷，此六卷即以北京大學本校勘；世宗實錄廣本嘉靖三十七年正月至十二月各卷，審其紙墨行款係鈔配，而鈔配者以嘉靖朝他年事寫於嘉靖

三十七年各月下，冒充配全，而此十餘卷北平圖書館本亦係據北京大學本鈔配，故校籤卽注明北平圖書館本此處係據北大本鈔補，以表示無本可校；神宗實錄廣本缺萬曆四年至八年及十四年至十七年各卷，晒藍本萬曆四年這一冊卷首卽注明此冊據北大本校；北大本缺神宗實錄卷六十一，故此處卽注明北大本闕此月；卷六十二有校籤云：「詩題以下至月底，北大本缺」。

由國立北京大學圖書館善本書目看來，北京大學所藏明實錄鈔本並不止這幾卷。檢視晒藍本所黏校籤，凡廣本晒藍本俱全處，未見提到北大本及禮王府本。當時爲甚麼不將北大本及禮王府本全部校勘一過？我想其理由應該如下：

禮王府本明太祖實錄，李晉華於所著明代勅撰書考中，已指責其鈔寫潦草，訛脫太多。最近我得見此本微捲，發現此本是一刪節本，訛字錯簡，的確不少。

北京大學本，由校籤所載看來，也不是很好的鈔本。北平圖書館紅格本明仁宗實錄係民國十九年北平圖書館據北大本鈔配，而這一仁宗實錄卽不見佳。北大本明太祖實錄，由北京大學善本書目看來，也似乎是一刪節本。

禮王府本及北京大學本皆係畸零殘本，遠不如晒藍本及廣本之完善。爲了供給學人一個較完善的本子，自然應優先以廣本與晒藍本對勘，遇二本有缺卷缺頁，然後以他本補配校勘。

在民國二十二年春，史語所由北平遷至上海，二十三年又由上海遷到南京。李晉華先生及其助手爲了校勘明實錄，仍留居北平。他們在北方校勘明實錄，利用北方所藏的本子仍未能將晒藍本的缺頁配全。其時又曾馳書武漢大學，洽借所藏本。武漢大學藏有穆宗實錄殘本，並非晒藍本及廣本所缺，既已借到，不能久假不還，所以這一個本子是校勘了的。

其時所中藏有內閣大庫舊藏朱絲闌精鈔本成祖實錄二卷。這一個本子非常好，是由李光濤先生讀，李晉華先生校的。

在北方既無法將晒藍本缺頁配全，於是就想到往南潯劉承幹嘉業堂，洽借所藏明實錄，就晒藍本廣本殘缺部份，補鈔補校。李先生給院方的工作報告，認爲明實錄校勘工作這樣就大功完成。在那個時候，他似乎還沒打算借嘉業堂本從頭到尾校勘一遍。

既打算借南潯劉氏嘉業堂藏本，於是在二十五年秋他們就奉命南遷了。在二十五年冬十一月，李晉華那廉君二先生訪書於南潯劉氏嘉業堂，就所中所闕部份借鈔借校。晒藍本缺頁，據廣本北大本補配的，至此更續有補配，而那些缺卷據廣本配補而以北大本禮王府本校勘的，至此也均據嘉業堂所藏抱經樓本校勘一過。憲宗實錄廣本缺卷一至十二；世宗實錄廣本及北大本缺卷一至九；武宗實錄卷一五四至一六二，晒

藍本缺，據廣本配補，至此亦均據抱本補校一過。神宗實錄廣本缺卷，並據抱本傳鈔。神宗實錄這幾卷，我發現係據傳鈔本校，因此這幾卷現在又據抱經樓原本校勘一過。

嘉業堂所藏熹宗實錄，其實是熹宗七年都察院實錄。謝國楨晚明史籍考說，嘉業堂藏有熹宗實錄，這因為他沒有看見原書。這一書及嘉業堂所藏崇禎實錄，均史語所無，遂亦傳鈔一部，另外還鈔了不少的書。

李那二先生假館於南潯劉氏，補鈔補校，最值得一提的是他們對明世宗實錄的校勘。明世宗實錄廣本與晒藍本的出入最大，常整段的多出，有時同記一椿事，而造語遣辭也不同。他們利用嘉業堂所藏天一閣本及抱本，就這些出入最大處，彎校一過。密行細字，據廣本閣本所補，有些地方多達幾千字。審其字體，均係李那二先生筆跡。其中出入既那麼大，則嘉業堂所藏本是應該從頭到尾校勘一過了。假館於南潯劉氏，工作實多不便，因此就動念購買。在民國二十六年二月那廉君張政煥二先生往南潯洽購，至是年四月遂以重金購歸。

李晉華先生以連年工作辛勞，不幸於民國二十六年二月七日病逝。在晒藍本武宗實錄卷一百四十四第一頁，李君貼有校籤云：「貼籤有、號者應去」。由今存校籤看來，李君用紅筆所作「、」號，至神宗實錄萬曆元年十二月卷止。在武宗實錄卷一百

四十四以前，晒藍本上所粘廣本校籤，凡認爲不值得保存的，他都省去，而留下撕去的痕跡。李君主持時所編的校勘記稿，今存太宗及世宗二朝。前者係以廣本作底本，後者係以晒藍本爲底本。二者均記廣本與晒藍本異同。其太宗實錄校勘記所載廣本與晒藍本異同，多不見於晒藍本校籤，當爲李君所省略。我曾以校勘記與校籤核對一部份，知其省略得很不錯。校籤多得駭人。只要嘗試做這一種省略工夫，就知道李君對明實錄的校籤是的確費了不少心血的。

在李君主持下，廣本是校完了的。僅其中神宗實錄卷一至八，廣本書頭誤寫作穆宗實錄，致遺漏未校。又神宗實錄廣本錯亂甚多，其中有幾卷錯亂最甚處，現在重校一過。所中所藏明熹宗實錄稿散葉，其裝裱成冊的，已由李那二先生校勘一過。這些實錄稿散葉，原本無針孔，當係蝴蝶裝；其中縫注明卷頁處最易損壞，因此還留下百多頁未裝釘未校勘，是我現在校完的。

李晉華先生於二十六年二月去世，而那先生亦在是年夏改任本所圖書管理員兼傅先生秘書。

在二十六年七月，傅先生遂另請北京大學高材生王崇武吳相湘姚家積三人來所，從事明實錄嘉業堂舊藏本的校對工作。

在二十六年七月，中日戰爭爆發。這年秋，史語所遷往湖南長沙。在晒藍本太祖

實錄卷一百五十四第一頁，有吳相湘君校籤云：「自此以後，未用抱本校，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日」。吳君大概係這時離職，而姚君之離職亦當在此前後不久。

在二十六年七月後，王吳姚三先生校勘明實錄，由校籤看來，大概是先校嘉業堂所藏明紅絲闌鈔本太祖實錄，然後才校經樓本明實錄。

史語所於民國二十七年春由長沙遷往雲南昆明，十月又遷到昆明近郊龍泉鎮。在龍泉鎮時，傅先生擬派人赴香港督印明實錄。傅先生在晒藍本上硃筆批：「凡有△號，皆用雙行小字排」；「凡有：號，均提行頂格排」。在這時的計劃是將各本異文雙行排於正文下。因擬排印實錄，嫌校語冗雜，不便閱讀，遂用硃筆改正晒藍本誤字，而將原粘校籤略去。有些地方用硃筆改，嫌過於果決，則又注「此條存」。有些異文，需參考他書始能決其是非的，則批一「查」字，而由王崇武先生查書。這些校籤原本粘於正文下方，僅粘一端，至是亦由王先生用更小的紙改書，於正文右側全部粘實。這為的是運晒藍本到香港排印，校籤不致脫落。校籤如有脫落，那是不容易復原的。

傅先生的整理工作，只做到太祖實錄卷三十六止。在史語所集刊第三十本上冊有傅先生在雲南昆明龍泉鎮校勘明實錄的照片。其時傅先生所作的工作，由晒藍本看來，當如上述。

史語所遷昆明不久，太平洋戰爭爆發，越南爲日軍所佔。史語所遂於二十九年秋由昆明龍泉鎮遷往四川南溪李莊。

在李莊時，王崇武先生對太祖實錄校籤會作進一步的整理。在他給院方三十年度至三十二年度的工作報告中，曾說：「這一校訂工作，頗費時日。每有異文，除顯然錯誤者外，均需參考有關史傳文集以求其正，故每因一字費若干日之力，因而有時發現弇州史料等書之錯誤，及明史依據之失」。他並舉數例以證校時的費力：

如太祖實錄卷十壬寅二月癸未條：「震等從員成自桐廬來降」。員成，嘉業堂藏紅絲關鈔本作元成。檢蘇平仲文集譚濟傳及實錄本書戊戌八月條均作員成，則嘉本當誤。

太祖實錄卷十六乙巳正月甲申條：「大都督朱文正有罪，免官，安置桐城」。此卷晒藍本缺，嘉本作桐城，而廣本抱本作桐廬。案應作桐城，桐廬其時尙爲張士誠所據。

太祖實錄卷二十一丙午十一月己丑條：「文忠遂進兵杭州。未至，張士誠平章潘原明懼，遣員外郎方彝詣軍門，請納款。……（文忠）遣元明以下官屬入朝」。此卷晒藍本缺，廣本前作原明，而後作元明。抱本嘉本則前後均作原明。按陳基夷白齋集有潘元明之父母鄭國公并夫人合葬墓誌，文中說：「子男十人，長元明，次元紹」。

元明兄弟係以元字排行，則作元不誤。實錄記元紹不作原，則作元當係實錄原本。其作原蓋避太祖諱，而鈔寫前後不一。明史張士誠傳前作原明，而後作元明，卽不識明人避諱，猶沿實錄之誤。

這些例子已可證校籤整理之費力。我這裏再替他舉一例子。如晒藍本太祖實錄卷七第七頁前四行：「駐兵稽雲之黃龍山」，抱本黃龍山作黃雲山。王氏按語云：按嘉慶一統志處州府有黃龍山，無黃雲山。凡是檢查過方志一統志的，就知道查方志小地名之不易。像這樣一條也就得花他不少的時間了。而校籤所載這種類似的異文多得很。

王崇武先生將其考證所得，用長紙條記錄，浮黏於晒藍本上。所黏籤條多在太祖實錄卷三十六以前。卷三十六後只有一條，那就是太祖實錄卷六十三第四頁前十一行：「子瑱爲平涼知縣」，嘉本瑱作瑱，王氏按語云：「太祖文集卷八賜平涼縣尹王軫父諭作軫」。最近我得見北平圖書館藏明內府精寫本太祖文集微捲，則內府本仍作瑱。史語所藏太祖集雖然是明刊本，但係俗本，自不如內府精寫本之可據。

在晒藍本熹宗實錄第一冊，也有幾處係王氏貼籤。這大概是寫論文，閱讀熹宗實錄，而隨手改正晒藍本誤字。

王氏所校抱本實錄，由今存校籤看來，是至英宗實錄卷二百五十七頁第一行止

。太祖實錄卷一百五十四至二百五十七，未見抱本校籤，這幾卷現在重校一過。又抱本英宗實錄原缺三十五、三十六、三十七、三十九、四冊，係嘉業堂抄配；這四冊可能係據北平圖書館本鈔配，因此在晒藍本此處即無抱本校籤。抱本英宗實錄第三十八冊，因夾於鈔配本內，致遺漏未校，這一冊現在也校勘一過。

王先生校抱本太宗仁宗宣宗英宗實錄，僅籤記抱本異同，並未像李晉華先生那樣抉擇去取，也沒有用整理太祖實錄校籤的方法整理這些校籤。

王先生校勘明實錄，在昆明時尚有一工作助手，但不久即離職。王先生未能完成這一工作，自與戰亂有關。在民國三十年，梁鴻志將江蘇省立國學圖書館本明實錄影印問世。這一影印本的刊行，對明實錄校勘工作也應該有影響。

王崇武先生於民國三十七年夏赴英，其後返回大陸，據說已逝世。王先生的撰著，在史語所出版的，皆功力深至，為前人所不及。

彰健是在民國三十三年五月入史語所。我所讀的明實錄，自太祖實錄至世宗實錄，係用的廣方言館本。三十五年冬，史語所遷回南京，我纔買到梁鴻志影印本。三十七年冬，史語所遷到臺灣楊梅鎮。當圖書室於夏天開箱晒書時，我曾取晒藍本約略翻檢，會有意將晒藍本校籤過錄於梁鴻志影印本上，但以卷帙浩繁，不敢着手。而且在那個時候，我的興趣已轉向宋明理學，時常害病，也無功夫着手。

四十三年秋，史語所遷至南港。四十四年冬，李濟之先生繼任史語所所長，擬恢復明實錄校勘工作。在這時王崇武先生已離職，遂徵詢彰健的意見，而我在那個時候對過去的校勘工作情形並不清楚。

於是我重新翻閱晒藍本，希望對過去工作情形有所了解。我發現英宗實錄卷二百五十七頁第一行以前的校籤提到廣本抱本，而以後的校籤僅記某作某，不言所據何本。我在架上隨手抽晒藍本憲宗實錄成化十年九月這一卷，與廣本抱本對校，始知此所謂某作某，係據廣本校後所黏的校籤，而抱本這一卷的正文，除前面一頁半，其餘與廣本晒藍本完全不同。在那時我還不知抱本憲宗實錄前後錯亂有幾十處之多，不過當時既發現抱本與晒藍本出入既如此之大，而梁鴻志影印所據本又源於抱經樓本，則明實錄是不能因有影印本而不校勘了。在那時我又在書架上抽閱抱本神宗實錄，見其上明人眉批說，此處有錯落，此處應移接某處，這類眉批就有幾十處。這樣看來，抱經樓本顯然不是好本子。

在民國三十年以後，既已有梁鴻志影印本，自不必再談排印。明十三朝實錄正文一千六百餘萬字，排印需時費錢，而且校勘也不容易。如果說影印北平圖書館紅格本，則當時雖已風聞北平圖書館善本甲庫書已運美，已攝製微捲，但還未經證實，而且影印紅格本也得費不少的錢，所以當時決定校勘底本改用梁鴻志影印本，校勘記則

分朝出書。

這一計劃在實行中發現了許多困難。前面已說過，舊校係據晒藍本爲底本。當底本改變，則校語也得更易。而改易校語時，如求敘述某本作某，正確不誤，則需將校籤與原書一一核對，而這是不勝其繁的。而舊校所用的禮王府本北大本武大本又不在臺灣，也無從核對。而且以前校勘明實錄，爲了怕校籤冗雜，常將已黏校籤省略；有些異同雖已發現，也不予籤記。舉例來說，如明太宗實錄進書表，舊校說，「據宣宗實錄補，以抱本校」。當時爲甚麼不據抱本補？這因爲抱本表文前後錯亂。舊校於抱本錯亂處卽一字不提。這種例子，如以抱本重校，一定還可以發現不少。舊校於抱本誤謬，有時可省略不予籤記，而梁鴻志影印本又源於抱本。如果以梁本爲底本，編製校勘記，要想一一指出梁本錯誤，那就得以梁本與本所所藏各本，從頭到尾，校勘一過了。

以梁本與所中所藏各本校勘，我的助手楊慶章君會校了太祖實錄卷二至六十，並編有校勘記。當我沿用以前的辦法，省略無用校語，我發現以晒藍本作底本的校勘記，要比以梁本爲底本的校勘記頁數要少得很多。前人說，校書需選擇底本。就校勘記的編製來說，就讀者的方便說，又何嘗不如此？

以梁本作底本，與所中所藏各本從頭對一過，這一工作是太大而不易完成的。

而且將已省略無用的校語補出，這一工作也乏味得很。

梁鴻志影印所據本，除熹宗實錄外，皆係據嘉業堂所藏本傳鈔。嘉業堂所藏本既歸本所，則梁本除熹宗實錄外，無校勘之價值。而且梁本缺光宗實錄，其熹宗實錄也係節本，在校勘記中，自可將光宗實錄及熹宗實錄刪節處全部收入，但利用起來，畢竟不方便。梁本流傳不多，以梁本爲底本的校勘記如果印行，則將來勢必重印梁本。與其令謬種流傳，那不如設法影印紅格本爲好。紅格本係明史館爲修明史而鈔的，這個本子是應該讓牠化身千萬，流傳於人間的。

影印北平圖書館所藏紅格本，自然要錢。但可少校源於嘉業堂藏本的梁本。明實錄二萬幾千葉，少校一個本子，也省錢省事不少。而且影印紅格本，則校勘底本可以不變，不需改易校語，不需從頭核對，只需繼續校前人所未校的本子，這樣明實錄校勘工作可以早觀厥成。

在四十七年初，胡適之先生由美返國，主持中央研究院院務。胡先生告訴我，紅格本確已運美。他並說，北平圖書館善本甲庫書的徵捲，尚有一全份存於美國國會圖書館，爲原擬贈送中國政府之第三份。他將去函美國國會圖書館，請其轉贈史語所。

在這時，李濟之陳槃庵勞貞一三先生均認爲校勘計劃應改變，應仍以紅格本爲校勘底本，編製校勘記。自四十七年七月起，由所長李先生設法，獲得哈佛燕京學社及

洛氏基金會的資助，校勘工作人員得大量增加。於是嘉業堂舊藏未校各本遂得校完。本所藏內閣大庫舊藏各種殘卷散葉，及抗戰勝利後所接收的北平人文科學研究所藏本，均校訖。國立中央圖書館藏明太祖太宗仁宗英宗孝宗世宗實錄及仁宗英宗宣宗實錄，承胡先生代借到南港校訖。北平圖書館善本甲庫書微捲，於四十八年十二月運到，其中有禮王府本太祖宣宗實錄，安樂堂本英宗實錄，及明鈔本宣廟聖政記，今亦校訖。

在四十七年冬，胡先生並出示其舊作記葛思德東方書庫藏的大明實錄一文。取與所中校本對照，知所中所藏英宗實錄缺進書表及凡例，世宗實錄缺修纂官，可據東方書庫本配補；所中所藏憲宗實錄，最末一卷館本有缺頁，舊校據廣本抱本補，由於抱本尾頁斷爛，仍未能配全，而東方書庫本正有這一卷，於是商請胡先生及藍乾章先生出面接洽，承普林斯頓大學董世綱先生將這些可以補正校本處攝贈本所。

現在將史語所校勘明實錄所用的本子開列於下。凡注※號的，即係舊校所校；未注明的即係此次新校。底本係用國立北平圖書館藏紅格本的晒藍本，今省略不記，僅注明與底本對校的本子。

(1) 太祖實錄 ※廣方言館本

※嘉業堂本 缺卷三十八至四十二

抱經樓本 (舊校僅校至卷一百五十三)

中央圖書館藏明黃絲闌鈔本 存卷一至七

中央圖書館藏舊鈔本 存二百十三卷

禮王府本 (舊校僅校卷十四至二十四)

內閣大庫舊藏清初明史館鈔本散葉

內閣大庫舊藏洪武寶訓鈔本 存卷九至十一

(2) 太宗實錄

※抱經樓本

※內閣大庫舊藏明紅絲闌精寫本 存卷四十八至四十九

※內閣大庫藏清初明史館鈔本 存卷一至九，六十三至七十

中央圖書館藏明內府寫本 存卷三十六至三十九

內閣大庫舊藏清初明史館鈔本散葉

(3) 仁宗實錄

※抱經樓本

中央圖書館藏明藍格鈔本 存卷一至卷四之下

晨風閣叢書本(仁宗聖政記 (舊校僅校一小部份))

仁宗實訓

(4) 宣宗實錄

※廣方言館本

※北京大學本 校卷一至十二

※抱經樓本

禮王府本

內閣大庫舊藏清初明史館抄本散葉

宣宗實訓

宣廟聖政記

(5) 英宗實錄

※廣方言館本 缺卷一百八十七至一百九十二

※北京大學本 校卷一百八十七至一百九十二

抱經樓本 舊校未校畢，今續校完

嘉業堂本 存卷三百六十一卷

北平人文科學研究所舊藏本 存卷一百四十九至一百五十

中央圖書館藏明翰林院鈔本 存卷十三至十七，一百八十七至一

百九十，二百七十四至二百七十九

安樂堂本 存英宗天順朝

英宗實訓

(6) 憲宗實錄 ※廣方言館本 缺卷一至十二

抱經樓本

嘉業堂本 存卷二至五

北平人文科學研究所舊藏本 存卷十三至二十四

(7) 孝宗實錄 ※廣方言館本 缺卷一至八

抱經樓本

中央圖書館藏明天一閣本

中央圖書館藏舊鈔本 存卷一百七十七至一百七十八

(8) 武宗實錄 ※廣方言館本 缺卷一百五十四至一百六十二

抱經樓本

內閣大庫舊藏清初明史館抄本散葉

(9) 世宗實錄 ※廣方言館本

抱經樓本 (舊校僅校一部份)

天一閣本 (舊校僅校一部份)

北平人文科學研究所舊藏本 存十六冊

中央圖書館藏舊鈔本 存卷一百九十七至二百零七

北平國立歷史博物館本 存卷三百六十九至三百八十

內閣大庫舊藏清初明史館抄本 存卷五百四十二至五百五十三

內閣大庫舊藏清初明史館抄本散葉

(10) 穆宗實錄

※廣方言館本

※武漢大學本 存卷一至十三

抱經樓本

嘉業堂本

內閣大庫舊藏清初明史館抄本散葉

(11) 神宗實錄

※廣方言館本

※北京大學本 校卷四十六至六十，六十二至七十，一百七十至一

百八十一

抱經樓本

明內閣精寫本 存卷五百八十九

明內閣精寫本神宗實錄 存十二頁

萬曆起居注

(12) 光宗實錄 ※廣方言館本

明內閣精寫本光宗實訓殘頁 存七頁

春明夢餘錄

(13) 熹宗實錄 ※明內閣進呈稿本 存一千四百一十五頁。舊校一千三百十四頁。

梁鴻志影印本

明內閣精寫本熹宗實訓 存五十三頁

高陽李氏看雲憶弟居鈔本 存卷一至二十

史語所校勘明實錄，所據本子不可說少，但仍然有些本子無法借校。據我所知，在國內，遼寧省立圖書館藏有吳廷燮送的太宗英宗穆宗實錄；天一閣藏書目著錄有太祖武宗實錄；李玄伯先生藏有傳是樓鈔本太祖實錄及舊鈔本英宗實錄；上海圖書館北京圖書館還藏有鈔本數百冊；而羅振玉大雲書庫藏書題識所著錄的太祖宣宗實錄，則抗戰勝利後就不知道流散歸於何人了。

在國外，美國普林斯頓大學葛思德東方書庫、英國劍橋大學、及法國國家圖書館各藏有一部；日本宮內省圖書寮、國立上野圖書館各藏有一部；內閣文庫藏有兩部；另外韓國據說也藏有一部。這些海外所藏，多半是穆宗以前各朝實錄，而神宗光宗熹宗實錄，僅日本有，但恐怕也是殘本。

這些本子雖然都有殘缺訛脫，但畢竟可供校勘。要一一借校，這是不可能的。好在學術研究本貴合作，應各盡所能。如果有人有機緣能見到上述那些本子，不妨參照本所所編校勘記，斟酌選錄他自己所校出來的異文，刊印傳世。校書如掃落葉，這一校勘工作是還可以繼續做的。

關於校籤的整理，我這裏也想約略說一下。校勘實錄畢竟與校勘秦以前的書不同。爲了避免校勘記過於繁冗，我仍然沿用傅先生及李晉華先生的辦法，於那些文理訛誤，一望可知的校籤，即逕予省略。我也沿用王崇武先生的方法，有時也取明史及他書參校。

爲了讀者方便，對於這些異文，間亦判定其正誤是非。當我做這一工作的時候，我深深地覺得作這一判斷工作應極其矜慎。

我們對明代歷史的知識，主要得自明史，而明史多取材實錄。取明史所記以判斷實錄異文的是非，有時只能證明修明史的人所見的實錄作某，而不能證明應該作某。而且修明史的人所利用的實錄不止一種本子，他所根據的本子也可能有錯。例如太祖實錄記，「洪武二十九年十一月壬申命刑部主事鄧文鏗署都察院事」，而同書三十年正月癸酉條「刑部主事鄧文鏗」，嘉業堂本鏗作鑑。鄧氏係署都察院事，檢明史七卿表也作鑑，則似乎作鑑對。但實錄洪武二十九年十一月壬申條說，鄧氏登洪武乙丑進

士第，檢進士題名碑錄作錄，則作鑿當不誤。明史作鑑，其所據乃係誤本。如果根據明史來判斷，這就錯了。

又如太祖實錄洪武二十一年七月辛巳仇成本傳說，仇成於洪武五年「以事降永平衛指揮使」，嘉業堂本及明史仇成傳永平作永昌。考實錄洪武五年十一月壬申條記其事作永平，而永昌衛據實錄係洪武十五年二月始置，洪武五年時尚無永昌衛，則自作「平」爲是。如果據明史來判斷，則又錯了。

如果取國朝典彙及國權這一類的書來判斷，這也不穩妥。這些書也常常整段鈔實錄，自然不妨參校，但有時也只能證明他們所見的實錄作某，而不能證明應該作某。而且這些書傳鈔刊刻多誤，有時所記人名常與實錄各本不同，這在我看來，倒應該用實錄來校正這些書，而不能用這些書來校正實錄。

判斷實錄各本異文的是非，在我看來，宜引用那些材料來源可靠，而又非因襲實錄的載籍。如地名異文，宜參考一統志；某些人名異同，宜參考進士題名碑。這些書所記如與實錄某本合，則實錄某本所記就大概是對的。

判斷實錄異文，也宜參考實錄所根據的書。如實錄之修曾參考起居注。今本萬曆起居注雖有訛脫，然實錄某本異文如與起居注合，則與起居注相合的異文，也多半是對的。

實錄所載奏疏，多源本檔冊。其載於文集的，自亦可供校勘。

實錄所附臣工傳，有時係據墓誌神道碑潤色。文集中所載墓誌神道碑之類，自亦可供參證。不過，用文集來校訂，所據文集也得係精本。本文前引太祖文集，內府寫本與明刊本不同，即其一證。像皇明文衡所載明人神道碑，其中錯字極多，用來校勘，即令人放心不下，總覺得應找到石刻拓本來校勘纔好。

以實錄所根據的材料來校實錄，不僅可以幫助我們對那些不易決定孰是孰非的異文，作一良好的選擇，而且可以使我們對史實了解得更多，可進一步欣賞研究實錄的去取，有時還可以發現實錄記事的疏漏及其忌諱處，這一點這裏不能詳論了。

實訓與實錄係同時進呈。起初我以為實訓係節抄實錄所記皇帝行事之可以稱道處，然後再分類編輯成書。等到以實訓與實錄對校，我發現實訓行文有些地方與實錄全同；有些地方較簡；有些地方則較詳。這些較詳的地方顯然的不是抄實錄，而是根據原有檔冊。根據同一檔冊潤色為文，自然與實錄有文句相同處。凡實錄某本異文，如與實訓合，則與實訓合的，也多半是對的。

明代官修的書，如會典，自然也可供參證。

現有的明實錄，民間傳鈔本錯字當然很多，但實錄進呈寫本決不如此。李光濤先生曾見過清實錄廢篇，就因為有一個錯字，經校對的人指出，而作廢重寫。

由於實錄進呈本繕寫極其鄭重，因此我覺得判斷實錄某些異文的正誤，有時宜利用實錄，以本書校本書。像左侍郎一本作右侍郎，如果根據雷禮國朝列卿紀一類著作來判斷，也不如根據實錄上下文爲好。像國朝列卿紀這一類著作，錯誤極多，有時應取實錄來校正，而不可根據牠來校正實錄。

以本書校本書，就得分類剪貼，或作人名索引，而這一點是現在人力財力所不允許的。

利用明人文集來參訂，這也得先有明代文集篇目分類索引，而這也非短時間所能完成的。

即今有這些書，而某些文義兩通的異文，其去取也不易定。而某一些異文，要判斷其是非，還需具有某些特殊的知識。如判斷四夷人名異文，有時就需要通曉其時四夷的語言；如判斷與天文曆法有關的異文，還需通曉天文曆法。實錄所記，天文地理，典章經制，無所不包，而一人所知畢竟有限。校籤既如是之多，內容所牽涉的又如此之廣，而工具書又如是的欠缺，我們也只好盡力而爲，於所不知，就存疑不斷，多存異文了。

由於校籤浩繁，判斷異文不易，我才深深的體悟到爲甚麼有些校勘記僅列舉異文。凡是大部頭的書，如大正藏之類，所附的校勘記，是僅能列舉異文，而無法詳細考

證抉擇的。

現存各本，除一二精寫本外，皆有訛脫。現存的紅格本僅其中一部份係後來鈔配，其餘皆是明史館鈔本。明史館鈔本，大體說來，要較其他民間傳寫本為好。明史館本自然也有訛脫錯簡，經過這一次校勘，我們總算有一個可以依據的本子了。

這一校本刊行以後，應該做的工作將如下所述：

(1) 編實錄人名索引。這不僅用以整理實錄校勘記，還可用以考證實錄，校訂明史。以野史家乘文集與實錄核對，這一人名索引也是不可少的工具書。

(2) 分類剪貼實錄。這用以整理明代典章制度，及明史外國傳土司傳等等。修明史時。會分類摘鈔實錄。如潘耒修食貨志，即鈔實錄所記有關材料為數十鉅冊。這一類實錄長編，在以前無法印行，而現在則可以。日本學人所編明代滿蒙史料明實錄鈔，即採用孟心史先生明元清系通紀的方法。這一類書籍，對研究明代歷史的人是很有用處的。

(3) 編明代文集篇目分類索引。修明史時，雖曾廣搜文集，但未有這一種工具書，還有許多寶貴的材料未曾利用。

就明代遺留下的史料來說，實錄所記，與野史家乘常有不同。國史所記，常失之於忌諱，但以源本檔冊，其所記年月日常較他書為可信。野史雖可用以參求事情內幕

，但多本諸傳聞，常多無稽之談。而家史所記，又多諛塚中枯骨，失之溢美。要審核野史家史之誤，仍得利用實錄中那些真實可信的材料。

由於史料浩繁，無上述工具書以駕馭那些材料，因此清人所修的明史，即有許多地方誤採野史家乘，未能據實錄訂正。

實錄之修，雖據檔冊，但作臣工本傳時，也採墓誌行狀。而檔冊所記，與墓誌行狀，也可能牴觸。

明史之修，雖主要取材於實錄，但其中人名地名年月日及數目字也常有誤。

實錄所記也有訛誤，這可參看錢謙益及潘力田二氏之所考。可惜所整理的，也只是洪武永樂二朝。這一工作是應該繼續完成的。

不管是重修明史也好，考證實錄也好，整理明代歷史，畢竟應先校印實錄。而校勘實錄，這也只是整理明代歷史第一步應該做的工作而已。

這也可以說是研究明代歷史的基本研究，而這一工作即經歷三十年始得完成，而其刊行完畢，又得歷時數年。目下國家多難，人力財力俱絀，有些事想到而不能做，這也是無可奈何的了。

史語所校勘明實錄的工作費用，遷臺以後，承所長李濟之先生設法，由洛氏基金會予以資助；又承濟之先生所主持的中國東亞學會的推薦，由哈佛燕京學社予以資

助。在工作進行中，承院長胡適之先生代借中央圖書館所藏善本，函請美國國會圖書館以北平圖書館善本甲庫書微捲贈送本所，並諄諄告誡校勘古書應多存異文。太祖太宗實錄校勘記清稿承陳勞二先生詳閱一過，並有所指正，這都是應該感謝的。史語所校勘明實錄是傅先生主持所務時開始的，其間從事校勘工作的人，李晉華先生王學武先生那廉君先生，皆功勞不小。在遷臺以前，還有幾位曾參與校勘，可惜其姓名及工作成果，我不知道。總之，這一工作是費了許多人的心血，集腋成裘，纔能成功的。我常常這樣的想，傅先生曾親手整理了三十六卷校籤，以傅先生的鴻才博學來完成這一工作，一定比我現在所做的要好，可惜傅先生已逝世了。

我的助手的姓名，可參看每朝實錄校勘記引據各本目錄。在這些助手手中，以楊華燮曾超球楊慶章三君工作時間最長，現在還在從事校勘記的核對工作。

在校勘明實錄時，曾多次得到本所圖書室主任藍乾章先生的協助，如洽購紅格本明實錄 Negative 微捲，函請普林斯頓大學童世綱先生攝贈所需照片，皆是。校勘記所附各本書影，係宮雁南先生所攝。太祖實錄正文，據 Positive 微捲放大，係張湫濤趙傳敏二先生的功勞。板式大小及印刷費用之估計等項，則麻煩汪和宗茅澤霖二先生。謹誌於此，以矢弗忘。

紅格本的影印，承國立北平圖書館館長袁守和先生惠允，亦謹此致謝。

明實錄正文，原擬據 negative 微捲影印，但國會圖書館回信說，原書已裝箱，如據該館 negative 母片複製 negative 微捲，則有些地方字跡將不清楚，遂只好仍據國會圖書館所贈 Positive 微捲放大製版。

紅格本中縫無書名卷數頁數，懼印刷時卷頁次序錯亂，遂由我的助手將放大的照片黏貼於印好的匡格內，匡格旁印有書名，於書名下註明卷數每卷頁數及全書總頁數。既需清理照片次序，遂做阮刻十三經注疏例，凡各本異文已記入校勘記的，於照片正文右側作一圓圈，以便讀者檢對校勘記。原書係紅格本，年久紅格褪色，看不清楚，遂請印刷廠商於修版時將格子塗掉。這一書係據 Positive 微捲放大製版，印刷廠商需要修照片及修版，他們也是很辛苦，值得感謝的。

當明實錄校印完畢，本所還擬附帶影印幾部書。

1. 明□宗□皇帝實錄。

2. 崇禎實錄。此與上一書均記明崇禎帝即位以後事。此二書著者不明。梁鴻志影印明實錄既收入此二書，故本所校印本也計劃將其收入。梁本崇禎實錄源於嘉業堂藏鈔本，今嘉業堂本已歸本所，我們可據嘉業堂本影印。

3. 熹宗七年都察院實錄。此書書名與今本熹宗實錄相同，今從千頃堂書目改稱。此書係崇禎時都察院官李長春所編。彙錄天啓時都察院所上奏疏，以供史館修纂

宗實錄之用。熹宗實錄缺天啓四年及七年六月，凡十三卷，而此書正載有都察院官是時所上奏疏。千頃堂書目說：「此書泰昌元年九月以後爲一卷，天啓元年至六年各上下二卷，七年正月至八月爲一卷，今缺五年下卷」。今按史語所藏本僅闕泰昌元年九月至十二月一卷。此書傳本少見。

4. 崇禎長編。崇禎帝係亡國之君。明史館爲修明史，曾輯錄崇禎時奏疏邸報，編成此書。本所藏殘本六十六卷，起天啓七年八月至崇禎五年十二月。這書係海內孤本。又神州國光社所印中國歷代逸史叢書，收有崇禎長編，起崇禎十六年十月至十七年三月。其書體裁與史語所本相同，當係一書，因亂僅存首尾，而佚其中段。其書分爲二卷，當係傳鈔者臆分。如印本所所藏，則神州國光社所刊亦宜收入附印。

5. 皇明實訓。在明代，纂修實訓實錄已完，實訓實錄正本同時進呈，藏在一起。今既影印實錄，則實訓也宜印行。故宮博物院及美國國會圖書館藏有太祖至穆宗十朝實訓。本所藏有神宗光宗熹宗實訓殘本。

這些書無別本可供校勘，只要影印即可。我想這些書的印行，對明史的研究也將有助益的。民國五十年四月二十八日黃彰健謹序於南港舊莊。

後記

校印明實錄序的初稿，撰寫於民國四十九年秋，承適之先生濟之先生及陳勞二先生賜閱一過。其後修訂登於本所集刊三十二本，今又修訂印於此。

序文中曾開列校勘明實錄所據各本，其中未提國會圖書館所藏明萬曆刊本皇明實訓，這因為國會圖書館本實訓微捲係五十年秋購得。中央圖書館所藏明仁宗宣宗英宗實訓，係上一刊本的零本，已與實錄對校一過，此在序文中已提到。國會圖書館太祖實訓，於去秋校訖。太宗實訓、憲宗至穆宗五朝實訓，則尙待與實錄對勘。

序文中提到的明實錄人名索引及明代文集篇目分類索引，承濟之先生同意，已於去秋開始編製。其中明太祖實錄人名索引已編成初稿，本年當可付印。明代文集篇目浩繁，分類不易，明代文集碑傳篇目索引可能先編好付印。

校印本明實錄的內封面，係適之先生本年二月二十三日晚十時在臺北福州街寓所所寫。而翌日先生即因主持中央研究院院士會議，過度操勞，心臟病作逝世。內封面所題的字，將是胡先生用毛筆最後所寫的字了。胡先生學問淵博。其謙虛慈祥，獎掖後進，這也是令人感念難忘的。

史語所校印明實錄，需獲得國立北平圖書館善本甲庫書的微捲，胡先生爲此會寫

了一封長達幾千字的信，請美國國會圖書館將微捲送一全份與史語所。這些微捲的底片，是胡先生在駐美大使任上，徵得政府同意，委託國會圖書館攝製的。胡先生在信中會詳細徵引當年他與國會圖書館往來有關函件。這一封信寄出，國會圖書館僅回信告以收到來信，幾個月之後纔正式回信同意。信中說，會查閱舊檔，胡先生所說都不錯；在信中並大大的恭維胡先生當年惠允攝製善本甲庫書微捲，因為這方便了西方學人對中國歷史文化的研究。胡先生起初見國會圖書館遲遲不表示同意，還以為接洽不成功；及得此信，遂大為高興。現在史語所校印本明太祖實錄即將印好，而先生已歸道山。音容宛在，請益無從。謹誌於此，以示哀思。

明太祖實錄的影印，開始於去年六月，至本年六月纔能印好，這因為根據 *positive* 微捲用洗像紙放大的黑底白字照片，需要塗墨及用白粉描。這些塗墨及用白粉描的照片，經發現有誤，遂由彰健及助手四校，將錯誤一一改正。及照相製版，印出校樣，又發現有些字的筆劃未能印出，遂又三校，令廠商修版，這樣一來，就印得太慢了。太宗實錄以下各朝實錄的影印，勢需改變辦法。我們將以 *positive* 微捲直接放於軟片上，再製版；或根據 *Ozaphane negative microfilm reproduction* 放大製版，現在還在審慎研究中。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校印
本明實錄總目

校印明實錄序

明實錄校勘記凡例

- | | | |
|-----------|--------|------|
| 大明太祖高皇帝實錄 | 二百五十七卷 | 附校勘記 |
| 大明太宗文皇帝實錄 | 二百七十四卷 | 附校勘記 |
| 大明仁宗昭皇帝實錄 | 十卷 | 附校勘記 |
| 大明宣宗章皇帝實錄 | 一百十五卷 | 附校勘記 |
| 大明英宗睿皇帝實錄 | 三百六十一卷 | 附校勘記 |
| 大明憲宗純皇帝實錄 | 二百九十三卷 | 附校勘記 |
| 大明孝宗敬皇帝實錄 | 二百二十四卷 | 附校勘記 |
| 大明武宗毅皇帝實錄 | 一百九十七卷 | 附校勘記 |

大明世宗肅皇帝實錄 五百六十六卷 附校勘記

大明穆宗莊皇帝實錄 七十卷 附校勘記

大明神宗顯皇帝實錄 五百九十六卷 附校勘記

大明光宗貞皇帝實錄 八卷 附校勘記

大明熹宗愍皇帝實錄 八十七卷 存七十四卷 附校勘記

附刊

明□宗□皇帝實錄 不著撰人。據梁鴻志影印本影印。原本分五卷，惟未標卷數。

崇禎實錄十七卷 不著撰人。據本所藏嘉業堂舊藏鈔本影印

明熹宗七年都察院實錄十四卷 存十三卷 明李長春撰。據本所藏抱經樓舊藏鈔本影印

崇禎長編 存六十六卷 據本所藏鈔本影印 又二卷 據中國歷代逸史叢書本影印

皇明寶訓四十卷 明呂本校。據美國國會圖書館藏明萬曆刊本影印

大明神宗顯皇帝實訓 存十二頁 據本所藏內閣大庫舊藏明內閣精寫本影印

大明光宗貞皇帝寶訓

存七頁

據本所藏內閣大庫舊藏明內閣精寫本影印

大明熹宗愷皇帝寶訓

存五十三頁

據本所藏內閣大庫舊藏明內閣精寫本影印

大明太祖高皇帝實錄卷之一

大明太祖聖神文武欽明啓運俊德成功統天大孝高皇帝姓
朱氏諱元璋字國瑞濠之鍾離東鄉人也其先帝顓頊之後周
武王封其苗裔於邾春秋時子孫去邑為朱氏世居沛國相縣
其復有徙居句容者世為大族人號其里為朱家巷 高祖德
祖 曾祖懿祖 祖熙祖景世積善隱約田里宋季時 熙祖
始徙家渡淮居泗州 父仁祖諱世珍元世又徙居鍾離之朱
鄉勤儉忠厚人稱長者 母太后陳氏生四子 上其季也方
在嬸時 太后常夢一黃冠自西北來至舍南麥場取白藥一
丸置 太后掌中有光起視之漸長黃冠曰此美物可食
太后吞之覺以告 仁祖口尚有香氣明日 上生紅光滿室
時元天曆元年戊辰九月十八日子丑巳自後夜數有光鄰里

遙見驚以為火皆奔救至則無有人咸異之常邁疾。

抱之佛寺寺無僧復抱歸見室東檐下一僧面壁坐顧 仁祖

曰來乃以手撫摩 上頂旦日疾遂愈後復疾 仁祖念前夢

之異欲俾從釋氏不果既而徙居鍾離之西鄉後遷太平鄉之

孤莊村 太后常謂 仁祖曰人言吾家當生好人今吾諸子

皆落落不治產業指 上曰豈在此乎及 上稍長姿貌雄傑

志意廓然獨居沈念人莫能測既就學聰明過人事親至孝侍

奉左右不違意一日黎明 仁祖坐於東室檐下 上侍側有

道士長髯朱衣持簡排垣柵直入遽揖 仁祖曰好箇公公八

十三當大貴 仁祖初見道士突入頗不悅聞其言異乃留之

茶道士不顧而去既出門不見時莫知所謂及 上即位追上

遵 號推其年數適符其言歲甲申 上年十七值四方旱蝗民

饑疾癘大起四月六日乙丑 仁祖崩九日戊辰 皇長兄薨
二十二日辛巳 太后崩 上連遭三喪又值歲歉與仲兄極
力營葬事既葬念 仁祖太后常許從釋氏乃謀於仲兄以九
月入皇覺寺僅五十日寺僧以食不給散遣其徒遊四方
上遂西遊至合淝界遇兩紫衣人欣然來就約與俱西數日
上忽病寒熱兩人解衣覆 上身夾侍而卧調護甚至病少差
復強起行行數日至一浮圖下兩人者辭去謂 上曰姑留此
待我三日後三日疾愈兩人亦不至 上心異之及行至六安
逢一老儒負書篋力甚困 上問其老謂曰我代翁負老儒亦
不讓偕行至硤砂鎮共息槐樹下老儒謂 上曰我觀貴相非
凡我善星曆試言汝生年月日為推之 上具以告老儒默然
良久曰吾推命多矣無如貴命願慎之今此行利往西北不宜

東南凶歷告以未然事甚悉。上辭謝之。老儒別去。問其邑里。姓字皆不答。上遂歷游光固汝潁諸州。凡三年。時泗州盜起。列郡騷動。復還皇覺寺。上所居室。夜復數有光僧皆驚異。辛卯夏五月。汝潁兵起。

壬辰春二月乙亥朔。定遠人郭子興、孫德崖及俞某、魯某、潘某等起兵。自稱元帥。攻拔濠州。擄其城守之。辛丑。亂兵焚皇覺寺。寺僧皆逃散。上亦出避。兵日暮。上歸念無所逃。難甚。憂之。乃禱于神曰。今兵難如此。吾欲出避。兵志無所定。願于神卜之。出與處孰吉。明以告我。祝已投卜。凡三俱不吉。上曰。出與處既不吉。無乃欲吾從雄。而後昌乎。一投卜而吉。上自念曰。今豪傑紛紛。孰堪與禦亂者。况從雄。非易事。乃復祝曰。兵凶事從。雄吾甚恐。盡許以避。兵復投卜。玃躍而立。上知神意必欲從。

雄也固守以待未旬日有故人自亂雄中以書來招曰今四方兵亂人無寧居非田野間所能自保之時也蓋從我以自全上覽畢即焚之數日復有來告曰前日人以書招公僞有知者欲覺其事當奈何上慨然太息曰吾惟德命于天耳後三日其人果至與語辭色無相害意乃謝遣之復旬日又有來告曰先欲覺者不欲自為今屬他人發之公宜審禍福決去就是時元將徹里不花率兵欲來復濠城憚不敢進惟日掠良民為盜以徼賞民皆恟恟相扇動不自安上以四境逼迫訛言日甚不獲已乃以閏三月甲戌朔旦抵濠城入門門者疑以為謀執之欲加害人以告子興子興遣人追至見上狀貌奇偉異常人因問所以來具告之故子興喜遂留置左右尋命長九夫常召與謀事久之甚見親愛凡有攻討即命以往往輒勝子興由

是兵益盛。初宿州閔子鄉人馬公素剛直。重然諾。愛人。喜施。避仇。定遠興子興為刎頸交。馬公有季女。甚愛之。常言術者謂此女當大貴。及遇亂。謀還宿州。起兵。應子興。以女託子興。曰。幸公善撫視子興。許諾。與其妻張氏撫之。如己子。已而馬公死于興。感念不已。上時未有室。子興欲以女妻。上與張氏謀。曰。昔馬公與吾相善。以女託我。今不可負。當為擇良配。然視衆人中。未有當吾意者。因言。上度量豁達。有智畧。可妻之。張氏曰。吾意亦如此。今天下亂。君舉大事。正當收集豪傑。興成功業。一旦彼或為他人所親。誰與共成事者。子興意遂決。乃以女妻。上即。孝慈高皇后時。孫德崖等四人起。自農畝。性廉。聽智識。皆出子興。下子興。易視之。每議事。獨與四人異。四人多不悅。協謀傾子興。子興時多家居。少公會。每視事。四人當先。至待子興及。

子興至謀不合輒起去四人乃專決之自是會集日簡或數日始一會會則四人矐目視子興子興不自安謂上曰諸人若此奈何上曰此無他乃簡會至是耳子興曰然明日即出同視事未數日復家居不出自是意愈不協互相猜防是歲九月元兵復徐州徐帥彭早住趙均用率餘衆奔濠德崖等納之二人本以窮蹙來奔德崖等四人與子興反屈已下之事皆稟命遂為所制早住頗有智數擊權專決均用但唯唯而已子興禮早住而易均用均用亦銜之德崖等四人遂與均用謀伺子興出執之通衢械于孫氏將殺之上時在淮北聞難亟歸道遇故人止之曰郭公已被執并欲執公且勿往上曰郭公于我恩厚有難不救非義也何丈夫之為乃馳至郭氏惟見婦女問其諸子安在婦疑不以告上曰我豈外人而乃疑我今來謀

脫公難也。諸婦乃告以實。上曰：我公素厚彭而薄趙，禍必趙發。此非彭不可解，乃與子興二子往訴于早住。早住怒曰：我在此誰敢爾！即會左右呼兵以出。上亦被甲持短兵與俱至孫氏圍其家，發屋而入見子興鉗繫幽窖中，肌肉皆傷，乃破其械使人負以歸。子興遂得免。是冬元將賈魯與月哥察兒圍濠城，城中極力拒守。

癸巳春元將賈魯死，夏五月壬午元兵解圍去。城中乏糧，人艱食。上以鹽易米于懷遠歸贍子興家。乙未張士誠據高郵。彭趙二帥既據濠州，挾德崖等為己用。是春早住自稱魯淮王，均用稱永義王。

六月丙申朔濠城自元兵退，軍士多死傷。上乃歸鄉里募兵得七百餘人，以還子興。喜以。上為鎮撫。是時彭趙二人馭

下無道所部多暴橫。上觀其所為恐禍及己，乃以七百人屬他將，而獨與徐達等二十四人南去。畧定遠中途遇疾，復還半月，疾始間。關戶外有杖策嘆噴而過者。上問故，左右告曰：定遠張家堡有民兵號驢牌寨者，孤單乏食，且無所屬，欲來降。猶豫未決，主帥將遣人招之，念無可行者，故惋恨耳。上矍然曰：此機不可失也。即強起詣子興，請行。子興喜曰：吾固知非爾不能辦此。然爾疾方愈，奈何？上曰：此豈高枕養病時耶？今失機不圖，將為他人所得。子興曰：須人幾何？上曰：人多則彼疑十人足矣。乃選騎士賞聚等二人步卒九人，從行至定遠界上病暑，再越六日至寶公河，隔水望其營，營中見上。至上勒兵以待，步卒懼欲走還。上謂曰：彼眾我寡，走將安之。且彼縱騎以躡我，後必不能免。汝等且勿恐，但隨我入其營，觀其從。遠頃

之營中遣二將出逆拳手大呼曰來者為何 上遣人答曰自濠采與主帥議事二將歸告其帥復出曰請下馬 上下馬以久病步行甚艱前阻水費聚見彼疑慮有他欲代 上渡水而往 上曰今與君至此禍福共之豈可代耶乃同往既至其帥出逆曰公遠來郭公必有所命 上曰郭公與足下有舊聞足下軍艱食他敵欲來攻特遣吾相報能相從即與俱往否則移兵避之其帥許諾請留物為信 上解所佩香囊與之彼以牛脯為獻謂 上曰請帥從者先還俟諸軍趣裝即詣軍門 上將還慮其不誠留費聚伺之後三日聚還告曰事不諧矣彼且欲他往 上即率兵三百人復抵其營謂之曰汝為人所凌怨尚未復今從我而北恐不能釋憾于彼我助汝兵可以報之帥且諾且疑然設備甚至 上觀其情狀非可以言論謀以計

取之適里人有勇力者在行 上謂曰吾欲用爾能手曰惟命是聽乃密告以計使往誘其帥朱會潛約我衆俟其至則聚而觀之既聚復開如是者三即於衆中縛之既而其帥至衆如約遂縛之令壯士五十人擁之以行其營中不知也行十餘里乃遣人喻其營中曰爾帥已往觀營地可移軍來就于是營中兵皆出即焚其營壘悉驅其衆以還得壯士三千人後七日率之而東夜襲元知院老張于橫澗山黎明入其營老張棄軍遁去降其民兵男女七萬得精壯二萬悉加訓練 上喻之曰爾衆初非不多一旦為吾所有何也蓋將無紀律士不素練故爾今練習爾等者欲令知紀律也宜共戮力以建功業衆皆羅拜曰唯公所命于是率之南畧滄陽道過定遠人李善長來謁上與語悅之留置幕下俾寫書記語之曰方今羣雄並爭非有

智者不可與謀議吾觀羣雄中持素牘及謀事者多毀左右將士將士弗得效其能以至于敗其羽翼既去主者安得獨存故亦相繼而亡汝宜鑒其失務協諸將以成功毋效彼所為也善長相自謝曰謹受命遂與俱攻潞陽下之未踰月彭早住趙均用遣人邀上將兵守盱泗上以二人處暴凌謀不可與共事辭弗往未幾二人自相吞併戰士多死早住亦亡惟均用專兵柄狠戾益甚子興勢孤上聞而憂之遣人說均用曰方今海內清亂正收攬英雄之日公昔窘于元兵奔濠城約與郭公共守以抗元兵郭公開門延納推誠相待既不見疑又屈己以事公郭公之德于公甚大公乃不思報反聽左右之言欲先圍之是自翦其羽翼失豪傑心且吾聞之有德不酬是謂悖德有恩不報是謂孤恩悖德孤恩丈夫不為又况人心難以逆料郭

公雖或可圖其部屬猶衆萬一事有不然公亦豈能獨安莫若
善待之使各守其所唇齒相依計之上也不然唇亡齒寒吾竊
為公不取時均用聞 上入滁州兵勢甚盛心頗恐待子興稍
以禮 上又使人賂其左右以解之子興乃得免遂將其所部
萬人至滁州聞 上所將兵三萬餘號今嚴明軍容整肅乃大
悅居再閱月子興惑于讒意始疑 上悉奪左右任事者又欲
拔李善長置麾下善長弗肯行涕泣訴于 上上曰主帥之命
弗可違也善長終不肯去久之弗復召乃止自是四方征討總
兵之權 上皆不得與 上雖見疎遠而事子興愈恭未嘗有
怨言既而元兵圍滁有任某者忌 上功譖于子興云 上每
戰不力子興頗信之令與任某俱出城接戰任出城未十步即
被矢走還 上猶直前奮擊衆皆披靡 上徐還了無所傷子

興乃愧歎又常與三百人出城顧聞鷓鴣聲飛矢墮空中心異
之遽還俄而敵兵驟至無所獲而去 上每遇敵智勇奮出身
先士卒故所向克捷凡軍中有所得 上皆無取輒令分給羣
下他將有所獲輒以獻子興子興以 上無所獻頗不悅故諛
言得以間之 孝慈皇后知其意後將士有獻者 后悉以遺
子興妻張氏張氏喜 后又和順以事之由是疑釁漸釋
甲午春正月甲子朔張士誠國號大周自稱誠王改元天祐
秋七月滁大旱 上憂之滁人楊元杲曰滁之西南豐山陽谷
栢子潭有龍祠水旱禱之輒應既禱或魚躍或鼉鼉浮皆雨兆
也 上聞即齋沐往禱禱畢立淵西崖久之無所見乃擊弓注
矢祝曰天旱如此吾為民致禱神食茲土其可不恤民吾今與
神約三日必雨不然神恐不得祠于此也祝畢連發三矢而還

後三日大雨如注 上即乘雨詣祠謝是歲滌大熟

冬十月元將脫脫攻高郵分兵圍六合六合遣使求救其使者與 上有故中夜至 上聞之即起隔門與語請諸子興開門納之子興與其帥有隙怒不發兵使者訴其情甚急于興不答上謂子興曰六合受圍無救必斃六合既斃次將及滌豈可以小憾而棄大事子興聞 上言意少解欲遣他將率兵以行時元兵號百萬諸將畏之莫敢往皆託以禱神弗吉為辭子興乃召 上將兵往亦令禱于神 上曰事之可否當斷之于心何必禱也于是率師東之六合與耿再成守瓦梁壘元兵攻之急每日暮攻壘垂陷復去之明旦復完壘與戰如是數四 上以計給之乃斂兵入舍備糗糧遣婦女倚門執手大罵元兵相視錯愕環壘不敢逼遂列隊而出牛畜婦女居前丁壯翼之徐引

而去元兵不敢近遂還滁州既而元兵大至欲攻滁上乃設伏澗側令再成佯走誘之度澗伏發皆下馬走城中鼓譟而出元兵大敗獲其馬甚衆是時雖勝然元兵尚強恐益兵來攻上謀款其帥乃具牛酒斂所獲馬遣父老送還令告其帥曰城主老病不任行謹遣攝軍城中皆良民所以結聚備他盜耳將軍以兵欲獮戮之民困畏死非得已也將軍幸撫存之惟軍需是供今高郵巨寇未滅非併力不可奈何舍寇分兵攻良民乎其帥信之謂其衆曰非良民豈肯還馬即日解去由是滁城得完。上以四方割據稱雄者衆戰爭無虛日又旱蝗相仍人民饑饉死者相枕藉心甚憂之乃禱于天曰今天下紛紛羣雄並爭迭相勝負生民皇皇墜于塗炭不有所屬物類盡矣願天早降大命以靖禍亂苟元祚未終則羣雄宜早息。某亦處羣雄

中請自某始若元祚已終。羣雄之中當膺天命者。大命早歸之。無使生民久陷危苦存亡之幾。驗于三月及踰三月。上兵益。感。時子興名稱尚微且無意達畧但欲據滁自王。上察知其意因說曰滁山城也舟楫不通商賈不集無形勝可據不足居也子興默然事遂止。上姊夫李貞携其子保保自淮東來見。上以姊早歿見之甚喜因養為己子俾姓朱氏更名文忠。教之讀書常使居左右隨侍出入雖馬上亦隨事誨之文忠時年始十四。

大明太祖聖神文武欽明啟運俊德成功統天大孝高皇帝實錄卷之一

明太祖高皇帝實錄卷之二

乙未春正月戊午朔滁師乏糧諸將謀所向子興言計多失
上數諫之子興不聽 上鬱々因致疾一日議出師遣人召

上上以疾辭召至再三乃力疾往子興命定計 上曰固守滁
城誠非計今欲謀所向惟和陽可圖然其城小而堅可以計取
難以力勝子興曰何如 上曰向攻民寨時得民兵號二其文
曰廬州路我兵今擬製三千選勇敢士椎髻左衽衣青衣腹背
懸之佯為彼兵以四索駝載賞物驅而行使人聲言廬州兵送
使者入和陽賞賚將士和陽兵見之必納無疑因以絳衣兵萬
人繼其後約相距十餘里俟青衣兵薄城舉火為應絳衣兵即
鼓行而趨取之必矣子興曰善于是命張天祐將青衣兵趙繼
祖為使者前行耿再成將絳衣兵繼後戊寅天祐等至陟陽關

和陽人聞廬州義兵至父老以牛酒出迎會日午天祐兵從他道就食遂誤前約再成候之過期不見舉火意天祐必已進遼率衆直抵城下城中人始覺有兵元平章也先帖木兒急閉城門以飛橋縱兵出戰再成戰不利中矢走衆皆潰元兵追三十餘里至千秋壩會日暮收兵還天祐等始至適與元兵遇急擊之追至和州小西門城上抽橋急我軍奪其橋而登彼軍爭橋總管湯和遽以刀斷其索天祐等登城大呼衣服相亂遇舉火輒滅之城北門舊用木柵元兵在城外者不得入乃燒門欲入天祐等復以石塞其門遂據其城也先帖木兒倉卒無措衆夜遁去再成兵既敗其衆奔歸報子興言天祐等皆陷沒子興大驚謂上失計俄又報元兵且至遣使來招降子興益恐召上與謀時兵皆出城中守備單弱上令合滁三門兵于南門

使填塞街市呼使者入叱其膝行以見子興子興諭之多失辭
衆欲殺使者上謂子興曰兵出城虛若殺其使彼將謂我怯
殺之以滅口是速其來也不如縱之歸揚以大言彼必畏憚不
敢進子興從上言縱之往明日元兵果遁去子興不知天祐
等已援和州命上率兵二千往收敗卒仍規取和陽至中途
再成敗兵聞上未嘗復集得千餘人合所將三千人南趨陝
陽關命諸軍皆息期初昏人燃十炬為疑兵令罷衆息上率
鎮撫徐達叅謀李善長及駝勇數十人徑進暮至和陽始知天
祐等已破城據之使人呼天祐天祐等至左右舉火上免胄
示之遂入明日撫定城中初天祐等雖據城懼不能守欲收子
女財物歸滁州及上至人心始安乃與諸將馬城守計既而
元兵未攻自城西門踰隍轉攻城北門上命開門擊之元兵

阻隍大敗走遣人報子興子興遂命上總守和陽上雖承子興命而與諸將未同公哥因思受命總兵當任諸將上然諸將子興舊部曲皆北府之人而年又長一旦居其上恐衆心不悅乃密令人悉撤去廳事公座惟以木榻置于中俟旦會以觀衆情及五鼓諸將皆先入上獨後至時坐席尚右諸將悉就坐惟虛左末一席上即就坐不為異遇公事至諸將但坐視如木偶人不能可否獨上剖決如流咸得其宜衆心稍屈服時和陽城未覽上與諸將會議分覽之計城廣袤為十分限以丈尺剋日完之諸將玩為故常越三日與諸將閱城惟上所分者已畢工諸將多未就上乃作色置座南向出于興檄置于上呼諸將于前謂之曰總兵王帥命也非我擅專且總兵大事不可無約束今覽城皆不如約事何由濟自今違令者

即以軍法從事諸將惶恐皆曰唯由是不敢有異言。初諸將破城暴橫多殺人城中人民夫婦不相保。上偶出見一小兒立門外問曰爾何為兒曰候我父曰爾父安在曰在官養馬問其母曰亦在官門下與父不敢相顧但以兄妹相呼我不敢入故竊候之。上為之惻然即召諸將謂曰比諸軍自滌來多虜人妻女使民夫婦離散軍無紀律何以安衆凡軍中所得婦女當悉還之明日聚城中男子及所掠婦女于州治前至則令婦女居內男子列門外兩旁縱婦女相繼出令之曰果夫婦相認而去非夫婦無妄識于是夫婦皆相携而往室家得完人民大悅。辛巳元兵十萬來攻和陽。上以萬人拒守連兵三月間出奇兵擊之元兵數敗多死及夏乃解去城中復乏糧時元太子禿堅及樞密副使絆住馬民兵元帥陳瑩先各遣兵分屯新

塘高望及青山雖籠山道梗不通 上帥師往攻之拔其傍寨
明旦進抵雞籠山側因解鞍假息息有異風未觸 上疑和陽
有急分兵還備復假寐俄有蛇緣 上臂左右驚告 上視之
蛇有足類龍而無角 上意其神也祝之曰若神物則棲我帽
縷中蛇徐入絳纓中 上舉帽戴之遂詣敵營設詞喻寨帥寨
帥請降乃還師未至和陽三里有卒持矛至言賊未攻和陽寨
官李善長督兵戰却之殺獲甚衆 上歸喜因忘前蛇坐久方
悟脫帽視之蛇居纓中自若乃引觴酌因以飲蛇蛇亦飲遂繞
蛇繞神檣矯首四顧復俯神主項若鏤刻狀久之升屋而去莫
知所之人咸以爲神龍之徵未幾敵衆皆走渡江○是時濠城
萬帥孫德崖等亦乏糧率所部就食和州四境德崖因求入城
假居數月○ 上慮其有他欲不許彼衆我寡力不能拒不得已

許之適有饒。上丁子興者子興怒即自滁州欲督過。上聞其將至謂衆曰公旦不即來必夜至至則語我躬迎之既而果夜至會守門者亦與。上有隙故不以報先迎子興至館始未言。上亟往見子興子興怒不言者久之已而曰汝為誰。

上稱名以對子興曰汝罪何逃。上曰誠有罪然家事緩急皆可理外事當速謀子興曰何謂外事。上曰孫德崖在此昔公因尋濠梁某實破其家以出公今相見寧無宿憾此為可憂子興遂默然德崖聞子興至心不自安明旦五鼓遣人告。上曰若翁來吾將他往。上大驚疑必有變急報子興備之因往見德崖曰何去之速德崖曰若翁難共處故去。上察其辭色無他因謂之曰今兩軍合處城中而一軍盡起恐下人有不諧者公當留後令軍先發德崖許諾軍發有饒其去者邀。上與俱。

因出城行二十餘里。忽城中走報子興德崖兩軍相鬪多死者。上亟呼耿炳文吳禎策騎而還。德崖軍先發在道者聞城中有變。又見上馳還。即來追。上躍馬疾馳。追者弗能及。頃之遇彼軍。皆抽刀扼道。上倉猝無兵器。遂單騎入其軍。軍中多故人。一人直前。忿曰。城中殺害我軍士。汝寧不預謀。上曰。吾以送友故出城。城中爭鬪。何由知之。衆弗聽。亟持上馬。銜擁而行。上曰。爾衆我寡。何用如是。有故人云。且釋銜。執銜者少。縱上。即策馬疾馳。羣騎急追。兵及上。身。上時衷甲。雖被創。而無所傷。展轉十餘里。復為短兵所及。因墜馬。顧路左。適有乘馬者在旁。亦與。上有舊呼與同載。上奔躍乘其馬。共載復行。數里。遇德崖弟麾兵。欲加害。有張某者語衆曰。吾帥孫公在和陽存亡未可知。萬一無事。而先害朱公。郭公必遺憾于孫公。得

無兩傷乎姑少待吾且往觀之張乃入城見子興繫德崖項與之對飲即還告曰若從衆所為幾害兩人今彼此無恙事不難釋然衆怒猶未息張極力營解是夕與上同寢廬護視甚至張蓋嘗德上者明日復拘入麻湖中又明日子興聞上被執憂恚如失左右手亟遣徐達等數人往代上達等至衆不可張曰不如釋朱公令還以出我公於是上得還既至和陽子興亦釋德崖去既而徐達等亦脫歸。初子興既執德崖欲殺之以報前憾及聞上被執乃釋德崖去然心常怏怏憂悶致疾久不起遂卒歸葬潯州子興濠州定遠縣人其先曹州人也父郭公少好星曆年壯猶未娶遊術至定遠言人禍福壽夭多驗邑人信之邑中富翁家有女替而未嫁郭公過其門翁以女命使推之驚曰貴人也翁曰此女替故未有配郭公遂納禮

娶之既娶不數年家業日殷生三子一女子興其中子也始生
父卜之曰是兒得佳兆異日當大貴興吾家者必此兒也既長
兄弟三人皆善殖實產由是豪里中元末民間造說言流傳四
方子興察其言知天下必有變乃散家財陰結豪傑至正辛卯
天下兵起壬辰二月乙亥子興遂與所結豪傑子弟攻拔濠州
城據之自稱元帥為人勇悍善戰而性悻且不能容物故卒以
憤恨而終後上即位追封濠陽王配張氏封夫人子某為都
元帥攻集慶路戰死季女事上為惠妃

大明太祖聖神文武欽明啟運俊德成功統天大孝高皇帝實
錄卷之二

大明太祖高皇帝實錄卷之三

乙未夏四月丁巳朔○丁丑常遇春來歸過春懷遠人性剛毅有勇力年二十三為群盜劉聚所得愛其驍勇拔居左右遇春見聚日事剽掠無遠圖察其必敗聞上居和陽恩威日著兵行有律獨率十餘人來歸未至因卧田間夢神人被金甲擁盾呼之曰起起主君來忽寤見上騎從至即與其徒迎拜乞歸附上喜其壯勇用以為前鋒○子興既卒孫德崖欲統其軍子興之子聞之懼不能辯乃以書邀上代辯之上方日與元兵戰諸將聞上欲往不悅乃止時汝穎倡亂者杜遵道劉福通等自礪山夾河迎韓山童之子林兒為帝居於亳遣人詣和陽招諸將欲為己用諸將詣張天祐曰公度自能率衆禦元兵乎不然公當往天祐自揆不能遂往上時發兵及親率將

士取和陽西南民寨次第平之天祐尋自毫歸費杜遵道徽推
子興之子為都元帥天祐為右副元帥上為左副元帥上
曰大丈夫寧能受制於人耶遂不受未幾和陽乏糧上與諸
將謀渡江患無舟楫時雙刀趙李普勝俞通海父子擁衆萬餘
船千艘據巢湖結水寨與廬州左君弼有隙屢被其窘懼為所
襲五月丁亥達俞通海間道來附乞發兵為導使凡三至上
謂徐達等曰方謀渡江而巢湖水軍來附吾事濟矣遂親往巢
湖與李普勝等會就觀水道以舟出和陽時銅城關馬場河等
隘口皆為元中丞蠻子海牙水寨所扼惟一小港可達然淺涸
不可通大艦已而大雨魚司川谷流溢素非行舟處皆水深丈
餘上喜曰天助我也遂乘漲發巢湖舟魚貫而出至黃墩雙
刁趙以所部叛去餘舟悉至和陽方降舟之未至遣人誘蠻子

海牙軍來互市遂執之得十九人皆善操舟者令其教諸軍習水戰命廖永安張德勝俞通海等將之○壬寅上帥舟師攻蠻子海牙於峪漢口敵舟高大不利進退永安等操舟如飛左右奮擊大敗其衆遂與諸將定渡江之計諸將咸欲直趨金陵上曰取金陵必自米石始米石南北喉襟得米石金陵可圍也六月乙卯朔上率徐達馮國用邵榮湯和李善長常遇春鄧愈耿君用毛廣廖永安各引舟渡江將出江口會日暮忽軍後數十里黑雲蔽天雷電風雨大至舟遂止丙辰黎明將渡雲分兩道右由西南左由東北俱覆牛渚磯時西北風順軸轆齊發軍士皆謹躍上與永安舉帆前行永安請所向上曰米石大鎮其備必固牛渚磯前臨大江彼難為備禦今往攻之其勢必克乃引帆向牛渚風力稍勁頃刻及岸守者驚駭出兵未拒

上麾甲士以進敵不支即走常遇春奮戈先登諸軍鼓勇繼之
采石鎮兵驚潰遂拔之緣江諸壘望風迎附諸將以和陽饑乏
見糧盡各欲資取而歸上察諸軍無進取意乃謂徐達等曰
今舉軍渡江幸而克捷當乘勝徑取太平若聽諸軍取財物以
歸再舉必難江東非我有大事去矣因令悉斷舟纜推置急流
中舟皆順流東下諸軍大驚問故上曰成大事者不規小利
此去太平甚近舍此不取將奚為於是諸軍皆聽命乃令軍中
皆食食已即率衆自觀渡向太平橋直趨城下元平章完者不
花萬戶高鈞達魯花赤普里罕忽里闌城拒守上縱兵急攻
遂拔之完者不花與僉事張旭等棄城走執其萬戶納哈出太
平路總管新義出東門赴水死上聞之曰義士也具棺斂葬
之者儒李習陶安等率父老出城迎上安見上狀貌謂習

等曰龍姿鳳質非常人也我輩今有主矣 上之發采石也先
令李善長爲戒戰軍士榜比入城即張之及拔城士卒欲剽掠
見榜揭通衢皆愕然不敢動有一卒違令即斬以徇城中肅然
富民陳迪獻金帛即以分給諸將士○丁巳 上召陶安李習
與語時事安因獻言曰方今四海鼎沸豪傑並爭攻城屠邑互
相雄長然其志皆在子女玉帛取快一時非有撥亂救民安天
下之心明公率衆渡江神武不殺人心悅服以此順天應人而
行弔伐天下不足平也 上曰足下之言甚善吾欲取金陵足
下以爲如何安曰金陵古帝王之都龍蟠虎踞限以長江之險
若取而有之據其形勝出兵以臨四方則何向不克其言合
上意由是禮遇安甚厚事多與議焉○改太平路爲太平府以
李習知府事置太平興國翼元帥府諸將奉 上爲大元帥

上命李善長爲帥府都事潘昶堅爲帥府教授汪廣洋爲帥府令史以陶安參幕府事命諸將分守各門脩城浚濠以固守梁
○辛酉元石丞阿魯副樞絆住馬中丞鑿于海牙等以巨舟
截采石江閉姑孰口絕我歸路方山寨民兵元帥陳瑄先以衆
數萬來攻城其鋒甚銳上按兵城上察其無他奇謀乃遣徐
達鄧愈湯和引兵出姑孰東迎戰復命別將潛師由間道繞出
其後達等轉戰至城北忽有雙龍見於陣上雲端敵衆方仰視
驚愕我師因天擊之瑄先腹背受敵大敗遂擒瑄先上釋不
殺與之語瑄先性譎詐謂上曰生我爲何上曰天下大亂
豪傑並起假號令據城邑者不知其幾然勝則人附敗則附人
爾旣以豪傑自負必能識達事機豈不知生爾之故瑄先曰然
則欲吾軍降乎上曰然瑄先曰此易爾軍之將校皆吾親故

喻之即來乃爲書招之明日衆皆降阿魯灰蠻子海牙等見瑩
先兵敗不敢復進攻率其兵還駐峪溪口○甲子徐達克溧水
州

秋七月甲申朔○壬辰發兵攻集慶路留陳瑩先於太平命元
帥張天祐率諸軍及瑩先故部曲以行兵至集慶攻之弗克而
還

八月甲寅朔○庚申優議遣兵攻集慶初陳瑩先以書招降其
衆意其未必從陽爲招解陰實激之不意其衆遽降瑩先自念
夫計心恒不安反聞再出師攻集慶私謂其部曲曰汝等攻集
慶毋力戰俟我得脫還當與元合有以其謀告者上曰吾父
知其不誠然殺之恐失豪傑心乃召瑩先謂曰人各有心識見
不同從元從我任汝所適不相強也瑩先自誓曰若背再生之

思神人共殛之乃縱之還望先既辭去我師亦止不行○克深
陽縣○戊辰陳瑒先既歸收其餘衆屯於板橋陰與元福壽合
而陽為報曰十二日率師至臺城八里岡與元兵遇殺獲不可
勝計生擒五人獲馬數十匹因言集慶城池右環大江左枕崇
岡三面據水以山為郭以江為池地勢險阻不利步戰昔王渾
玉濬造戰船謀之累年而蘇峻王敦皆非陸戰以取勝隋取江
東賀若弼自揚州轄擒虎自廬州揚素自安陸三道戰艦同時
俱進然後克之今環城三面阻水元師與苗軍聯絡其中連寨
三十餘里攻城則慮其斷後立寨則糧運不繼竭力前進脫有
不虞反為後患莫若進兵南據溧陽東據鎮江據險阻絕糧道
示以待久可不攻而自下也 上知其詐以書報之曰歷代之
克江南者晉之殄吳隋之平陳曹彬之取南唐皆以長江天塹

限隔南北故須會集舟師始克成功今吾大軍既渡江據其上
游彼之天險我已越之彼之喉嚨我已扼之舟師多寡不足深
慮捨舟步進足以克捷自與晉隋勢殊事異足下效勤宣力正
宜乘時進取建勳定業柰何舍全勝之策而為此迂迴之計耶
○丁丑遣裨將習伯容攻蕪湖縣克之置永昌翼以伯容為萬
戶

九月癸未朔陳望先得書知其詐不行復謀以計致上密約
元將左谷納識里至其營佯言生得之給上臨其軍受俘
上曰此賊多詐最巨信姑許之不往○丁亥皇長子生孝慈
皇后出也○戊戌命元帥張天祐率所部軍攻集慶己亥天祐
等至方山攻破左谷納識里營走之陳望先遂叛與元福壽合
兵來拒戰於秦淮水上我師失利天祐郭元帥皆戰死郭元帥

子興之子也。○己酉陳瑄先追襲我軍於溧陽經葛仙鄉鄉寨民兵百戶盧德茂惡瑄先反復謀殺之遣壯士五十人衣青衣出迎瑄先瑄先不虞其圖已與十餘騎先行青衣兵自後擊之仆地攢槊刺之瑄先死其下復推瑄先從子兆先領其衆初瑄先自誓而歸即陰與元合縱三日忍嘔血至是身被重創而死人皆以爲違誓之讎

冬十二月壬子朔釋元萬戶納哈出北歸納哈出者木華黎裔孫也。上初獲之以其爲元世臣子孫侍之甚厚納哈出居常鬱鬱不樂。上遣降將萬戶黃儔察其去就儔見納哈出言上所以待遇之意。納哈出曰。荷主公不殺誠難爲報。然我本北人終不能忘北。儔以告。上上曰。吾固知其心也。謂徐達等曰。納哈出元之世臣心在北。歸今強留之非人情也。不如遣之還。

達等以爲虜心難測若舍之去恐貽後患不如殺之 上曰無
故而殺之非義昏意已決姑遣之因召納哈出及降臣張御史
謂之曰爲人臣者各爲其主况汝有父母妻子之念今遣汝歸
仍從汝主於北因資而遣之納哈出等辭謝而去○元中丞蠻
子海牙復率舟師進扼采石江以阻絕南北欲伺間攻太平
上知之乃命治石礮載以巨艦選精兵守要害以待之

大明太祖聖神文武欽明啟運俊德成功統天大孝高皇帝實
錄卷之三

大明太祖高皇帝實錄卷之四

丙申春二月壬子朔張士誠陷平江○丙子 上率常遇春等擊蠻子海牙於采石時敵舟聯絡江上勢甚盛乃命遇春設疑兵以分敵勢而以大兵薄之及戰遇春率舟師衝其中敵舟分為二我師左右縱擊飛礮中敵舟輒糜碎自辰至午戰益急敵大敗俘獲萬計盡得其舟艦蠻子海牙以餘衆走集慶

三月辛巳朔 上率諸軍取集慶自太平水陸並進癸未至江寧鎮先攻陳兆先營大破之進拔其柵擒兆先盡降其衆得兵三萬六千人擇其驍勇者五百人置麾下五百人者多疑懼不自安 上覺其意至暮令其悉入衛屏舊人於外獨留馮國用侍臥榻旁 上解甲酣寢達旦疑懼者始安乃相語曰既活我又以腹心待我何可不盡力圖報及攻集慶多先登陷陣○庚

寅 上遣兵集慶未及城五里諸軍鼓譟而進元兵皆破膽行
臺御史大夫福壽督兵出戰我師擊敗之福壽閉城拒守大軍
傅城下將士以雲梯登城城中莫能支遂克之福壽猶督兵巷
戰兵潰坐伏龜樓前指揮左右更欲拒戰或勸之遁福壽叱而
射之督戰不已遂死於兵平章阿魯灰叅政伯家奴及集慶路
達魯花赤達尼達思等皆戰死獲其御史王稷元帥李寧等三
百餘人蠻子海牙走投張士誠水寨元帥康茂才苗軍元帥尋
朝佐許成劉哈剌不花海軍元帥葉撒及阿魯灰部將完都等
各率衆降凡得軍民五十餘萬 上入城悉召官吏父老人民
諭之曰元失其政所在紛擾兵戈並起生民塗炭汝等處危城
之中朝夕喘喘不能自保吾率衆至此爲民除亂耳汝宜各安
職業毋懷疑懼賢人君子有能相從立功業者吾禮用之居官

者慎毋暴橫以殃吾民舊政有不便者吾為汝除之於是城中
軍民皆喜悅更相慶慰○辛卯 上周覽城郭謂徐達等曰金
陵險固古所謂長江天塹真形勝地也倉廩實人民足吾今有
之諸公又能同心協力以相左右何功不成達曰成功立業非
偶然今得此殆天授也乃改集慶路為應天府置天興達康翼
統軍大元帥府以廖永安為統軍元帥命趙忠為興國翼元帥
以守太平得儒士夏煜孫炎楊憲等十餘人皆錄用之○置上
元江寧二縣○上既定金陵欲發兵取鎮江慮諸將不能禁賊
士卒為民患明日召諸將數以審縱士卒之過欲寬之法李善
長懇救乃免於是命徐達等將兵以往戒之曰吾自起兵未嘗
妄殺今汝等將兵往當體吾心戒戕士卒城下之日毋焚掠毋
殺戮有犯令者處以軍法縱之者罰無赦諸將皆頓首曰謹受

命○丙申徐達湯和張德麟廖永安等進兵攻鎮江丁酉克之
苗軍元帥克者圍出走守柵段武平章定定戰死達等自仁和
門入坑令嚴肅城中晏然民不知有兵○己亥以鎮江為淮興
鎮江翼元帥府命徐達湯和為統軍元帥改鎮江路為江淮府
○置秦淮翼元帥府以俞通海為元帥

夏四月辛亥朔○壬子張士誠將趙行虎陷湖州○乙丑克金
壇縣

五月庚辰朔太平府當塗縣民獻瑞麥一莖二穗者凡二本

六月庚戌朔○乙卯元帥鄧愈邵成總管湯昌率兵攻廣德路
克之改為廣興府置廣興翼行軍元帥府以鄧愈邵成為元帥
湯昌為行軍總管○辛未置行樞密院於太平以總管花雲為
院判○元帥湯和總管吳德興等帥廣興淮興二翼兵攻加山

富莊○寨平之○壬申降人陳保二叛降於張士誠誘執詹李二將以去保二常州奔牛壩人初聚衆以黃帕首號黃包頭軍湯和等兵下鎮江徇奔牛呂城保二以衆降至是復叛○乙亥遣儒士楊憲通好於張士誠書畧曰近聞足下兵由通州遂有吳郡昔隗囂據天水以稱雄今足下據姑蘇以自王吾深爲足下喜吾與足下東西境也睦鄰守國保境息民古人所貴吾甚慕焉自今以後通使往來毋惑於交構之言以生遠釁士誠得書不悅拘留憲不遣

秋七月己卯朔諸將奉 上爲吳國公以元御史臺爲公府置江南行中書省 上兼總省事以李善長宋思顏爲參議李夢庚郭景祥爲左右司郎中侯原善○楊原杲陶安阮弘道爲員外郎孔克仁陳養吾王儉爲都事王瑋○爲照磨樂鳳爲管勾夏煜

歸子魯為博士○置江南行樞密院以元帥湯和攝同僉樞密院事○置帳前總制親兵都指揮使司以馮國用為都指揮使○置左右等翼元帥府以華雲龍唐勝宗陸仲亨鄧愈陳兆先張彪王玉陳本等為元帥○置五部都先鋒以陶文○與陳德等為之○置省都鎮撫司以孫養浩為鎮撫○置理問所以劉禎秦裕為理問○置提刑按察使司以王習古王德芳為僉事○置兵馬指揮司議察姦偽以達必大為指揮○置營田司○辛巳○張士誠誘我斥候以舟師攻鎮江統軍元帥徐達等禦之敗其軍於龍潭 上聞使諭徐達曰張士誠起於負販請詐多端今來寇鎮江是其交已變當速出軍攻毘陵先機進取沮其詐謀於是達帥師攻常州進薄其壘且遣使來告賊已窘迫請益帥以破之 上復遣兵三萬往助之於是達軍於城西北湯和

軍城北張彪軍於城東南士誠遣其弟張九六以數萬衆來援
連曰張九六狡而善鬪使其勝勢不可當吾當以計取之乃去
城十八里設伏以待仍命總管王均用率鐵騎爲奇兵連觀督
師與九六戰鋒旣交均用鐵騎橫衝其陣陣亂九六退走遇伏
馬蹶爲先鋒刁國寶王虎子所獲并禽其將張湯二將軍九六
卽士德衆驚有謀士誠陷諸郡士德力爲多旣被禽士誠氣沮
上欲留士德以誘致士誠士德間遺書士誠俾降元以謀我乃
誅之

八月己酉朔張士誠元帥江通海來降○庚午 上以陳保二
之叛由諸將不戢士卒虐取保二資致怨而叛及攻常州又久
不下命自元帥徐達以下皆降一官以書責達等曰虐降致叛
老師無功此吾所以責將軍其勉思以補前過否則必罰無赦

九月戊寅朔 上如江淮府入城先謁孔子廟分遣儒士告諭鄉邑勸耕桑築城開墾命總管徐忠置金山水寨以遏南北寇兵 上遂還

冬十月丁未朔以常遇春為管軍總管尋陞為統軍大元帥○戊申張士誠兵既敗於常州又以其弟九六波禽士誠懼遣其下孫君壽奉書來請和曰始者竊伏淮東甘分草野緣元政日弛民心思亂來時舉兵起自泰州遂取高郵東連海壇蓋官將帥併力見攻自取潰散殺其平章實理門參政趙伯器遂成深讐彼乃遣翰林侍制烏馬兒齎詔撫諭餌以爵賞却而不受今春拔姑蘇若無名號何以服衆南面稱孤勢使然也伏惟上賢以神武之資起兵淮右跨有江東金陵乃帝王之都用武之國可為左右建立大業之賀向獲唐李二將禮遇未遣繼蒙遣使

通好愚昧不明久稽行李今又蒙遣兵逼我毘陵晝夜相攻咎實自貽夫復何說然者已知過願與講和以解困阨歲輸糧二十萬石黃金五百兩白金三百斤以爲犒軍之資各守封疆不勝感恩上復書曰睦鄰通好有邦之常開釁召兵實由於爾向者用師京口靖安疆場師至奔牛呂城陳保二望風降附爾乃誘其叛逆紹執茂詹李二將暨遺儒士揚憲齋書通好又復拘留構兵開釁誰執其咎我是以遣將帥兵攻圍常州生禽張湯二將尚以禮待未忍加誅爾既知過能不墮前好歸我使臣將校仍餽糧五十萬石即當班師况爾所獲詹李乃吾偏裨小校無益成敗張湯二將爾左右手也爾宜三思大丈夫舉事當赤心相示浮言誇辭吾甚厭之士誠得書不報

十一月丁丑朔○壬午徐達兵圍常州久不下上復益達精

兵二萬人圍之士誠守將誘我長興新附義兵元帥鄭僉院以
兵七千叛去初我師四面圍常州及鄭僉院獲我師四面去其
三建營於城南常遇春營於城東南三十里外士誠兵狹鄭僉
院攻徐達湯和壘達勒兵與戰常遇春廖永安胡大海自其壘
來援內外夾擊大破之生禽其將張德餘軍奔入城士誠復遣
其將呂珍馳入常州督兵拒守達優進師圍之城中益困○丁
亥皇第二子生 孝慈皇后出也

十二月丙午朔復以江淮府為鎮江府○以王志為陳遠將軍
右副元帥郭子興為管軍總管○軍國路長槍元帥謝國璽寇
廣興府元帥鄧愈擊敗之禽其總管武世榮獲兵千餘人
大明太祖聖神文武欽明啟運俊德成功統天大孝高皇帝實

大明太祖高皇帝實錄卷之五

丁酉春二月丙午朔遣耿炳文劉成自廣德取長興張士誠將趙打虎以兵三千迎戰敗之追至城西門打虎走湖州○戊申耿炳文克長興獲戰船三百餘艘禽士誠守將李福安谷夫蠻等義兵萬戶蔣教率所部二百人降有儒士溫祥卿者避亂挈家來歸炳文與語奇之遂留贊軍事用其策分兵據要害設戰具為守禦計

三月乙亥朔改長興州為長安州立永興異元帥府以耿炳文為總兵都元帥劉成為左副元帥李景元為右副元帥守之○壬子克常州初常州兵雖少而糧食足故堅拒不下及誘我叛兵入城單眾糧少不能自存我師攻之益急呂珍宵遁達等遂取之○陞廖永安為行樞密院同僉俞通海為行樞密院判官

常遇春爲中翼大元帥胡大海爲右翼統軍元帥宿衛帳下○
丁亥置毘陵翼以湯和爲樞密院同僉總管張赫爲元帥守之
命鎮撫孫繼達。浚治城隍○改常州路爲長春府以高倭權知
府事優濟兩臨邑人爲政有惠愛是夏旱齋於城隍祠禱之夜
夢神告之曰爾起雨至矣黎明果大雨歲遂登民歌頌其德歷
任七年改吉安府同知洪武元年以老疾辭賜半祿贍之八年
八月辛卯葬上元縣鳳樓。鄉○己丑優改長春府爲常州府晉
陵縣爲京臨縣武進縣爲永定縣尋以京臨并入永定○徐達
常遇春各世傑率兵取馬馱沙克之

夏四月乙巳朔○丁卯克寧國路先是 上命徐達常遇春率
兵取寧國長槍元帥謝國璽棄城走守臣別不華楊仲英等閉
城拒守城小而堅攻之久不下遇春中流矢累創與戰 上乃

親往督師既至登高望曰如斗之城敢抗吾師乃命造鐵車前
編竹為重版數道並進攻之仲英等不能支閉門請降百戶張
文貴殺妻妾自刎死余其元帥朱亮祖并得其軍士十餘萬馬
二千餘匹於是虜縣太平旌德南陵涇縣相繼皆下

五月乙亥朔張士誠遣其左臺潘原明元帥嚴再興寇長興屯
上新橋守將耿炳文出師擊敗之主禽數百人斬首甚衆原明
等遁去○戊寅應天府上元縣鍾山鄉民進瑞麥一莖二穗者
凡二本○己卯江淮分樞密院副使張鑑合院何文政率兵攻
秦興張士誠遣兵來救元帥徐大興張斌擊敗之禽其將湯文
德等遂克秦興○銅陵縣尹羅得秦萬戶程輝隆 寧國府寧
國縣進瑞麥一莖二穗者凡三本應天府司容縣獻瑞麥一莖
二穗者凡五本○壬午常遇春率部將王敬祖等以師駐銅陵

池州路總管陶起。祖來降且言城中兵勢寡弱可取之狀。遇春遂謀取池州。丙申常遇春遣興國翼分院院判趙忠元帥王敬祖等攻池州之青陽縣蘄州徐壽輝將趙普勝出兵來拒。敬祖以數十騎衝其陣。陣亂衆兵乘勢疾擊遂破之。克其縣。趙普勝者本巢湖水軍元帥。初與俞通海等皆來降。中道叛去。降於壽輝。為人驍勇善用雙刀。人號為雙刀趙。云。樞密院判俞通海趙輔。以舟師畧太湖。馬蹟山降張士誠。將鈕津等遂徑東洞庭山。士誠將呂珍率兵暴至。諸將倉卒欲退。通海曰不可。彼衆我寡。退則情見。彼益集其衆。邀諸險以擊我。我何以當之。不如與之戰。於是身先士卒。矢中右目。下通海不為動。徐令從者被己甲。立船上督戰。呂珍不得利乃引去。

六月甲辰朔。己未命長春樞密分院判官趙繼祖元帥郭天

祿鎮撫吳良取江陰張士誠兵據秦望山以拒我師繼祖引兵
攻之會大風雨其兵奔潰我師據其山翌日進攻州之西門克
其城命良守之先是士誠北有淮海南有浙西長興江陰二邑
皆其要害長興據太湖口陸走廣德諸郡江陰枕大江扼姑蘇
通州濟渡之處得長興則士誠步騎不敢出廣德窺宣歙得江
陰則士誠舟師不敢游大江上金焦至是並為我有士誠侵軼
路絕

秋七月甲戌朔○丁丑徐達兵徇宜興取常熟擊張士誠兵敗
之獲馬五十匹船三十艘降其兵甚衆○戊寅元帥鄧愈胡大
海等取績溪○庚辰元帥胡大海等進兵徽州守將元帥八思
爾不花及建德路萬戶吳訥等拒戰大海擊敗之遂拔其城訥
與守臣阿魯灰李克膺等遁守遂安縣大海引兵追及於白際○

碩復擊敗之訥自殺○壬午以元帥鄧愈為行樞密院判官管軍總管郭子興為統軍元帥都先鋒陳德為帳前大元帥萬戶吳復為統軍元帥康茂才為參淮翼水軍元帥○乙酉改徽州路為興安府立碓峯翼元帥府命鄧愈守之○丙戌命元帥葉公權汪君信等取黟縣○丙申元帥胡大海克休寧進攻婺源元將楊完者率兵十萬欲復徽州大海還師與戰於城下大敗之殺其鎮撫李才完者遁去

九月癸酉朔元婺源州元帥汪同與守將鐵木兒不花不揚以總管王起宗黟縣尹葉茂祁門元帥馬國寶詣碓峯翼降○上命皆仍其官○甲戌元江浙平章曼章等未降○丙戌廣興翼元帥賈子賢率兵取武康至三里橋與其將潘萬戶戰斬首百餘級遂下之

冬十月辛未朔○壬申中翼大元帥常遇春率廖永安等自銅陵進攻池州永安去城十里而軍遇春及吳國寶帥舟師抵城下合攻之自辰至巳破其北門遂入其城執元帥洪某斬之禽別將魏壽倫天麟等敵衆敗走得糧九千餘石薄暮敵復以戰船百餘艘來逆戰復大敗之遂克池州○甲申上聞軍於大通江遂命元帥察大年率師取揚州克之青軍元帥張明鑑以其衆降初乙未歲明鑑聚衆淮西以青布為號名青軍人呼為一片瓦其黨張監號勇善用槍又號長槍軍黨衆暴悍專事剽劫由含山全椒轉掠六合天長至揚州人皆苦之時元鎮南王字羅普化鎮揚州招降明鑑等以為濠泗義兵元帥俾駐揚州分屯守禦丙申三月明鑑等以食盡復謀作亂說鎮南王曰朝廷遠隔事勢未可知今城中糧乏衆無所託命陛下世祖孫當

正大位為我輩王出兵而攻以通糧道救飢窘不然人心必變禍將不測鎮南王仰天哭曰汝等何不知大義若如汝言我何面目見世祖於宗廟耶麾其衆使退明鑑等不從呼譟而起因逐鎮南王而擁其城鎮南王出走至淮安為趙均用所殺明鑑等既擁城兇暴益甚日屠城中居民以為食至是大亨攻之明鑑等不支乃出降得其衆數萬戰馬二千餘匹報至 上命悉送其將校妻子至建康賑給之置淮海翼元帥府命元帥張德林耿再成等守之改揚州路為淮海府以李德成知府事按籍城中居民僅餘十八家德林以舊城虛曠難守乃截城西南隅築而守之

十二月庚午朔○丙戌徐壽輝將明王珍據重慶路○己丑下令釋輕重罪囚令曰干戈未寧人心初附民有冒犯禁令者繫

繆於有司吾甚聞之其自今年十二月二十日昧爽以前官吏
軍民有犯法者罪無輕重皆釋之敢有復言其事者抵罪

大明太祖聖神文武欽明啟運俊德成功統天大孝高皇帝實
錄卷之五

大明太祖高皇帝實錄卷之六

戊戌春正月庚子朔○庚戌張士誠元帥樂瑞降初江陰石牌民朱定者販鹽無賴武斷鄉曲與石橋富民趙氏有隙集衆相攻擊定乃降元授江陰判官尋復為盜元遣江浙叅政納麟哈刺討之定窮蹙聞張士誠據高郵乃遣人導士誠兵由通州渡江入常熟陷平江士誠署定為叅政遣元帥樂瑞為石牌至是上命樞密院同僉廖永安判官俞通海桑世傑出師攻之瑞力拒我軍攻之益急瑞不能支遂出降世傑戰死世傑無為州太平鄉人自少慷慨有大志壬辰兵起世傑集年少保鄉里乙未五月與廖永安等率舟師來歸六月從上凌江丙申三月從入建康累授昭武大將軍統兵元帥繼攻常州擢行樞密院判官及攻石牌世傑奮戈誓必克其城躍馬陷陣遂死之○

甲寅陞廖永安為同知樞密院事。張士誠兵寇常州，守將湯和擊敗之，獲卒數百人。乙卯，行樞密院判鄧愈遣部將王弼、孫虎及汪同孫茂先等取婺源州，共至城西與元守將鐵木兒不花戰，自旦至日昃，殺傷五百餘人，不下乃分門逼之。茂先攻北門，王弼、孫虎攻南門，汪同攻東門，三道並進，復殺三千餘人，遂拔其城，斬鐵木兒不花，獲士卒三千人，復遣萬戶朱國寶攻高河壘，克之。

二月己巳朔。乙亥，以吳禎為天興翼副元帥，使其兄良守江陰。時江陰兵不滿五千，而其地與張士誠接境，良兄弟訓練士卒，嚴為警備，屯田以給軍餉，敵不敢犯，民甚賴之。陞中翼大元帥常遇春為江南行中書省都督，馬步水軍大元帥。陞領軍舍人朱文忠為帳前總制，親軍都指揮使司左副都指揮。

兼領元帥府事。遼元帥康茂才為營田使。兼帳前總制親軍左副都指揮。上諭茂才曰：比因兵亂隄防頽圯，民廢耕耨，故設營田司以修築隄防，專掌水利。今軍務實殷，用度為急，理財之道莫先於農。春作方興，慮旱潦不時，有妨農事，故命爾此職。分巡各處，俾高無患，乾旱不病，澇務在蓄洩，得宜大抵設官為民，非以病民。若但使有司增飾館舍，迎送奔走，所至紛擾，無益於民而反害之，非付任之意。以單安仁為提刑按察司副使。三月己亥朔，己酉改毗陵翼為指揮司。命提刑按察司僉事分巡。卽縣錄囚凡管罪者釋之，杖者減半，重囚杖七十。其有贓者免微。有司有所稽違重者從輕典，輕者原之。武將征討有過者皆宥之。左右或言去平釋罪囚，今年又從末減，用法太寬，則人不懼法，法縱弛無以為治。上曰：用法如用藥，藥本以濟。

人不以斃人服之或誤必致戕生法本以衛人不以殺人用之
太過則必致傷物百姓有兵亂以來初雖創殘今歸于我正當
撫綏之况其間有一時誤犯者寧可盡法乎大抵治獄以寬厚
為本少失寬厚則流入苛刻矣所謂治新國用輕典刑得其當
則民自無冤抑若執而不通非合時宜也○丙辰克建德路先
是行樞密院判鄧愈親軍左副都指揮朱文忠元帥胡大海率
兵由徽州昱嶺關進攻建德道出遂安未及縣三十里長槍元
帥○余○子○貞○以兵來拒愈等擊敗之獲馬百餘匹追至淳安敵聞
風奔潰復進擊二十餘里獲其戰船三十艘降其兵三千人遂
安守將洪基率衆五千援淳安大海復戰敗之生擒將士四百
餘人獲馬三十餘匹至是軍抵建德元衆政不花院判慶壽長
槍元帥謝國望達魯花赤喜伯都刺總管楊瑀棄城遁父老何

良輔等率教降。○以楊璟尋朝佐為帳前總制親軍副都指揮使。○壬戌改建德路為建安府。立德興翼元帥府。元江浙行省左丞相完者遣兵來攻鄧愈。出兵擊之。殺其將李副樞。衆潰。降其溪洞兵三萬人。陞愈為同僉行樞密院事。大海為行樞密院判官。留又忠鎮守。卒復為建德府。

夏四月己巳朔。徐壽輝平章陳友諒遣其將趙普勝自從。陽寇池州。陷之。樞密分院院判趙忠被執。○庚午元左丞相完者以舟師攻徽州。胡大海等擊敗之。擒其將董旺。呂升。明日元帥何世明等復敗其軍。擒其將黃牛兒等。丁丑完者又改建德守將朱文忠擊敗之。獲其萬戶羅壽完者。遁去。○甲申陳友諒據龍興路。

五月戊戌朔。○壬子楊完者復率兵改建德府。屯于烏龍鎮。同

餘鄧愈擊走之

六月戊辰朔○癸酉左副都指揮朱文忠率兵取婺之浦江縣下之縣之感德鄉有韓氏者自宋聚族同居至元極表為義門復其家至是家衆避兵山谷間文忠訪得之悉送還家禁兵士毋侵犯○中翼右副元帥謝再興元帥趙德勝總管劉貞等率兵畧石埭縣與陳友諒兵遇戰敗之擄其將錢清孟有德○張遵道等及部卒四百餘人○甲午張士誠兵寇常熟廖永安與戰于福山港大破之

秋七月丁酉朔○庚子廖永安敗張士誠兵于通州○山獲其戰艦而還○丙辰總管胡通海等襲九華山寨克之是時寨首鮑萬戶有衆二千據險自固四面設礮石機弩以拒兵其能進通海乃與潘德等引兵潛由磴道攀援魚貫而上因風縱火燔

其寨遂克之

八月丁卯朔○己丑張士誠寇江陰守將吳良擊走之俘獲其
士馬輜重○元江浙同僉貞成遣苗軍元帥秦不花奉書來納
款初苗帥楊完者自廣西舉義兵攻復○陳友諒所據湖廣諸郡
轉至池旣時張士誠據姑蘇元江浙行省丞相達識鐵木兒慮
為士誠所侵乃召完者以兵守杭累授江浙左丞完者恃功驕
橫達識鐵木兒苦其逼已復陰約士誠以兵攻其營完者倉卒
不及備遂自縊死其衆皆潰散至是其部將貞成等欲為報仇
遣秦不花來請降且言其所部元帥李福等三萬餘人在桐廬
皆願効順 上乃命朱文忠往撫之

九月丁酉朔○戊戌陞鄭愈為行樞密院事○元江浙同僉貞
成率元帥李福劉震黃寶將兵以兵三萬人詣德興翼降親軍

左副都指揮朱文忠遣元帥夏子實以步騎千人統其衆於新城送負成于建康

冬十月丙寅朔○辛未樞密院判胡大海取蘭溪縣先是大海至婺之鄉頭擒萬戶趙伯顏不花雲完都等平其五壘是日進攻蘭溪敵兵千餘出戰敗之克其城復元庶訪使趙秉仁等十四人馬牛羊萬頭立圍越翼元帥府分兵守其要害遂進攻婺州○甲戌徐達邵榮克宜興先是達榮攻宜興久不下上遣使謂達等曰宜興城小而堅猝未易拔聞其城西通太湖口張士誠餉道所由出若以兵斷其餉道彼軍食內乏城必破矣達等乃分兵絕太湖口而併力急攻城遂拔之同知樞密院事廖永安復率舟師擊士誠衆于太湖乘勝深入過呂珍與戰不利遂為所獲○戊寅改宜興州為建寧州置全吳翼以元帥楊國

興等守之尋復以為宜興州○壬午雄峰翼總管胡天福袁政江大亨率兵攻開化改其千戶邵某斬首五百級生擒達魯花亦脫脫鐵木兒○戊子元帥羅友賢復取建德縣時陳友諒將趙普勝既陷池州又攻建德縣陷之友賢退軍祁門收集精銳復出與戰敗普勝于葛公嶺斬其萬戶汪彥章普勝遁去友賢復取建德

十一月乙未朔○辛丑立管領民兵萬戶府諭行中書省臣曰古者寓兵於農有事則戰無事則耕暇則講武今兵爭之際當因時制宜所定郡縣民間豈無武勇之材宜精加簡拔編羈為伍立民兵萬戶府領之俾農時則耕閒則練習有事則用之事平有功者一體陞擢無功令還為民如此則民無坐食之弊國無不練之兵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庶幾寓兵於農之意也○壬

子皇第三子生 孝慈皇后出也○甲子 上以樞密院判胡大海兵攻婺州不克乃自持親軍副都指揮使楊璟等師十萬往征之

十二月乙丑朔命籍戶口○庚午遣主簿蔡元剛往東陽招長槍元帥謝國璽不從其部將何同僉陰遣其屬龔敬齋書以所部兵來降○庚辰 上自宣至徽召故老耆儒訪以民事有儒士唐仲實姚瑛者未見 上問之曰喪亂以來民多失業其心望治甚於饑渴吾深知之仲實對曰自大軍克復民獲所歸失又問曰鄧愈築城百姓怨乎仲實對曰頗怨 上曰築城以衛民何怨之有必愈所為迫促以失人心即命罷之又問爾能博通今古必諳成敗之迹若漢高祖光武唐太宗宋太祖元世祖此數君者平一天下其道何如仲實對曰此數君者皆以不嗜

殺人故能定天下于一。主公英明神武，無數君之長驅除禍，亂未嘗妄殺出民膏火，措之於衽席之上，開創之功，超於前代。然以今日觀之，民雖得所歸而未遑生息。上曰：此言是也。我積少而費多，取給于民，甚非得已然。嗚呼！軍需所用，未嘗以一毫奉己，民之勞苦，恒思所以休息之，曷嘗忘也。仲實等曰：誠如是，民之生息可待矣。上曰：有不便者，盍盡言之。仲實等皆拜謝，乃賜諸父老布帛撫慰之而去。至德興闈，張士誠兵據紹興之諸暨，乃引兵道蘭溪。壬午，至雙隄樞密院，判胡大海為僉樞密院事，命林史圍得達，入城招諭，不下，乃督兵圍之。先是，元叅知政事石抹宜孫守處州，聞大兵克徽州，進攻城與，參謀胡深章溢議為守備，遣獅子戰車數百輛，以其弟石抹厚傑守婺。繼令深等將車師為援，自率衆萬餘出緡雲以應之。深至松溪。

聞上至觀望不敢進。上謂諸將曰：「藝倚石抹宜孫故未肯即下，閻彼以車載兵來，後此豈知變者？松溪山多路狹，車不可行，今以精兵逼之，其勢必破。後兵既破，則城中絕望，可不勞而下之。」翌日命僉院胡大海、養子德濟誘其兵於梅花門外，縱擊大敗之，擒其前鋒元帥季通。章并獲其所製驚馬器仗、深等遁去。深之來也，晨起見西北有黑氣，東南有白氣，其長亘天，頃之白氣為黑氣所蕩，深知其不言，恐衆心驚懼，諺曰：「今日有殺氣，戰必勝。」已而戰敗。城中勢益孤，臺憲持臣畫界分守，意復不相能。於是樞密院同僉竇安慶與都事李相聞，門納大兵，浙東廉訪使楊惠葵、州達魯花赤僧住皆戰死，執其南臺侍御史帳本。烈思院判石抹孛孫廉訪僉事安慶以下官甲申。上入婺州，下令禁戢軍士剽掠，有親隨知印黃某，取民財，即斬以徇。民皆

按堵城未破先一日有五色雲見城西氣氤如蓋城中望之以
為祥及城下乃知為上駐兵之地○丙戌置中書分省于婺
州調中書省左右司郎中李夢庚郭景祥為分省左右司郎中
中書省都事王愷為分省都事中書省博士夏埜為分省博士
中書省管勾樂鳳為分省管勾以汪廣洋為照磨儒士王禕韓
留揚遠趙明可蕭堯章史炳宋冕為掾史立金華翼元帥府以
袁貴為元帥吳德真副之○改婺州路為寧越府以儒士王宗
顯為知府帳前總管陳從貴兼知東陽縣事總兵三百戍之義
兵元帥呂兼明兼永康知縣帳前總管王道同為義馬知縣楊
苟為武義知縣○命竇世慶仍同僉樞密分院事隨軍征進以
李相高提控掾史月給米十石賞其勸降之功也○以銀碗元
綺名馬賜僉院鄧愈○戊子遣主簿蔡元剛儒士陳顯道往處

元招諭方國珍○己丑立星源翼分院於婺源以元帥汪同為院判○浦江縣民蔣可大等以民兵來降立浦江翼元帥府以可大為左副元帥兵志得葉子祥為右副元帥領兵鎮守仍命元帥王王張虎招徠民之未附者○辛卯雄峯翼元帥王遇成會寧國兵徇昌化縣獲元守將萬戶彝馬又與元帥孫茂先合兵破泥窰寨○是月發倉賑寧越貧民○下令禁酒○辟儒士范祖幹葉儀既至祖幹持大學以進上問治道何先對曰不出乎此書上命祖幹剖析其義祖幹以為帝王之道自修身齊家以至於治國平天下必上下四旁均齊方正使萬物各得其所而後可以言治上曰聖人之道所以為萬世法吾自起兵以來號令賞罰一有不平何以服衆夫武定禍亂文致太平悉此道也甚加禮親命二人為諮議儀以疾辭祖幹亦以親老

辭 上胥許之祖幹字景先少從鄉先生許謙學事親孝父母
後皆年踰八十而卒家貧不能葬鄉里為營塚塋悲哀三年如
一日 上聞其孝行命旌表其所居曰純孝坊○建觀星樓於
分省治之東偏○置寧越稅課司及雜織^造染二局○召儒士許
元葉璣玉胡翰吳沉汪仲山李公常金信徐草童冀戴良吳履
張起敬孫履皆會食者中日令二人進講經史敷陳治道○選
寧越七縣富民子弟充宿衛名曰禦中軍○寧越有女子曾氏
自言能通天文誑說災異惑衆 上以為亂民命戮于市

大明太祖聖神文武欽明啟運俊德成功統天大孝高皇帝實
錄卷之六

大明太祖高皇帝實錄卷之七

己亥春正月甲午朔○乙巳 上既撫定寧越欲遂取浙東未
下諸郡集諸將諭之曰仁義足以得天下而威武不足以服人
心夫克城雖以武而安民必以仁吾師比入建康秋毫無犯故
一舉而遂定今新克婺城民始獲甦政當撫卹使民樂於歸附
則彼未下郡縣亦必聞風而歸吾每聞諸將下一城得一郡不
妄殺人輒喜不自勝蓋師旅之行勢如烈火烈則人必避之
故鳥不萃鷹鷂之林獸不入網羅之野民必歸於寬厚之政為
將者能以不殺為心非惟國家所利在己亦蒙其福為之子孫
者亦必昌熾爾等從吾言則事不難就大功可成矣時縉雲書
生曹進德亦上書言時事頗與 上意合 上覽而善之○戊
申平章邵榮破張士誠兵于餘杭○乙卯方國珍遣使奉書獻

黃金五十斤白金百斤金織文綺百端先是蔡元劉至慶元方國珍與其下謀曰方今元運將終豪傑並起惟江左號令嚴明所向莫敵今又東下婺州恐不能與抗况與我為敵者西有張士誠南有陳友定莫若姑示順從藉為聲援以觀其變衆以為然至是遣使奉書獻金幣願合兵共滅張士誠書略曰國珍生長海濱魚鹽負販無聞于時向者因怨構誣逃死無所遂竄海島為衆所推連有三郡非敢稱亂迫於自救而已惟明公倡義濠梁東渡江左據有形勝以制四方奮揚威武以安百姓國珍嚮風慕義欲歸命之日久矣道路壅遏不能自通今聞親下婺城撫安浙左威德所被人心景從不棄猶憑猥加誨諭聞其昏矇俾見天日此國珍所素願也謹遣使奉書上陳懇款或有指揮願效奔走首言為定明神寔臨於是上復遣省都鎮撫孫

養浩報之國珎雖納款然其志尚陰持兩端○戊午雄峯翼元帥王遇成孫茂先率兵攻臨安張士誠遣其右丞李伯昇來援茂先擊敗之伯昇復歛兵退守茂先攻之不克引兵還○庚申命理問所知事夏文達送所獲元臣帖木烈思石抹厚孫安慶等赴建康至嚴州帖木烈思夜遁○以耿再成為行樞密院判官率兵屯縉雲縣黃龍山規取處州○倉院胡大海帥兵取諸暨張士誠守將華元帥戰敗宵遁萬戶沈勝以衆降我師入城其衆洶洶不定復作亂大海復擊敗之生擒四千餘人馬六十疋遂改諸暨為全州以帳前元帥張彪為統軍元帥兼知州事王玉為副元帥兼本州同知命分省照磨汪廣洋總理軍儲仍命大海總兵攻紹興○上在寧越時儒士許瑗王冕來見上問以時務各應對稱旨乃留瑗等置幕府以冕為諮議參軍冕

紹興人慷慨有大志通術數之學元末亂時嘗走京師陰與人言亂且作人以為狂又嘗做周禮著書一編曰吾未即死持此以獻明主可致太平及為諸議叅軍自以為得行其志未幾發病卒○命寧越知府王宗顯開郡學延儒士葉儀宋濂為五經師戴良為學正吳沈徐原等為訓導時喪亂之餘學校久廢至是始聞絃誦之聲無不忻悅○嵎縣萬戶郝亦遣人請降○二月甲子朔立樞密分院於諸全州置明海翼元帥府陞謝再興為院判王玉等為元帥守之○張士誠兵復寇江陰戰艦蔽江而下其將蘇同僉者駐兵君山坐胡床東西指畫進軍狀守將吳良禦之成諸將勿輕動頃之敵兵陳于江濱良命弟慎率一軍出北門與戰鋒纔交復遣元帥王子名率壯士出南門合擊之寇兵不能支遂敗生禽其將陶元帥禪將宋貫蔣英以下二

百餘人溺死者甚衆○癸酉平章邵榮率兵攻湖州敗張士誠兵追至城下敵兵入城拒守我師圍之翌日城中悉兵出戰我師不利榮乃還屯臨安諜知士誠欲來攻先設伏待之戒戰士寇至堅守勿動俟吾山上旗舉齊擊之已而士誠將李伯昇率兵奄至攻我壁不能下榮度其衆已疲乃舉旗於是諸軍鼓噪四出伏兵俱發敵衆大亂自相蹂躪死者盈野伯昇憤其敗復整衆來攻又敗之伯昇歛兵退守我師攻之弗克乃引還○三月癸巳朔○甲午宥獄囚下令曰發政施仁誕布維新之治安民廣土當弘肆眚之恩爰自渡江以來夙夜祇懼期以上膺天貺下拯民憂往歲親率大軍徂征海右賴天地之靈將帥之力以去歲十二月甲申開拓婺城民庶無驚市肆不擾數日之間浦江諸縣聞風來歸此豈余智力之所能實天地祖宗然有以

相之也。皇天既命余削平僭亂，敢不順時敷惠，以聞至仁。况春
氣發育，草木見虫，猶得自遂其生，而吾民有久繫于獄者，抑鬱
悲愁之氣，恐傷天地之和。是用布告所隸州郡，自三月初二日
以前，除大逆無道及敵之偵伺、拘繫外，其餘罪無大小，咸與宥
原。敢有不遵，仍前告言者，以其罪罪之。○丁巳，張士誠寇建德，
親軍左副都指揮朱文忠禦之于東門，使別將潛出小北門間
道過鮑婆嶺，由碧鷄塢繞出其陣後，夾擊大破之。其衆潰去。○
方國珍遣郎中張本仁以溫台慶元三郡來獻，且以其次子關
為質。上曰：古者慮人不從，則為盟誓。盟誓變而為交質，于此衰世
之事，豈可蹈之？凡人之盟誓交質者，皆由未能相信故也。今既
誠心來歸，便當推誠相與，當如青天白日，何自懷疑而以質子
為執？乃厚賜關而遣之。關後改名明完。○陳友諒將趙普勝寇

寧國之太平縣總制胡惟賢命萬戶程允同義士汪炳叔率鄉兵五千擊敗之獲其糧一萬七千餘石普勝復寇陵陽石埭等縣僉院張德勝與戰于柵江口復破走之○夏四月癸亥朔○癸酉復池州初趙普勝既陷池州遣別將守之而自據樅陽水寨數往來寇掠境上元帥徐達患其侵軼遣院判俞通海等往擊敗之俘其將趙牛兒等普勝棄舟陸走又擒其部將洪鈞等并獲艨艟數百艘遂復池州 上時在浙東聞之甚喜遂陞達為奉國上將軍同知樞密院事通海僉樞密院事○戊寅立樞密分院于寧越府以常遇春為鎮國上將軍同僉樞密分院事守之○命帳前元帥陸仲亨攻衢州不克而還○僉院胡大海率元帥王玉等攻紹興軍至將家渡遇張士誠兵擊敗之獲戰艦五十餘艘其衆退至蕭山東門我師又破之餘衆潰走○張

士誠復寇建德駐兵大浪灘親軍左副都指揮朱文忠遣兵由
烏龍嶺循胥口而上擊破之○庚辰陳保二寇宜興守將楊國
興敗之擒保二檻送寧越伏誅○張士誠復遣兵爭建德據分
水嶺親軍左副都指揮朱文忠遣元帥何世明擊之破其營斬
首五百級餘衆悉潰 丁亥張士誠兵寇常州守將湯和擊敗
之擒卒千餘人獲船四十餘艘馬三千餘疋○己丑張士誠將
李伯昇寇婺源守將孫茂先擊敗之○五月壬辰朔賜寧越節
婦松氏米五石○辛亥 上將還建康遣都事王愷召胡大海
于紹興大海既至 上諭之曰寧越為浙東重地必得其人守
之吾將歸建康以爾為才故特命爾守其衢處紹興進取之宜
悉以付爾宋伯顏不花在○衢州其人多智術石抹宜孫守處州
善用士紹興為張士誠將呂玘所據數郡與寧越密通爾宜與

同僉常遇春同心協力俟間取之此三人皆勦敵不可忍也仍命左右司員外郎侯原善都事王愷管勾樂鳳綜理錢糧軍務事

六月壬戌朔○上自寧越還建康○元守平陽州山寨叅政周宗道遣人來請降台州山寨元帥馮輔○卿遣儒士張允誠楊宗敏以書納款守嵯縣萬戶趙可蘭新昌萬戶何用常率衆來降○甲子張士誠將呂玘圖諸全州胡大海自寧越率兵救之玘堰水以灌城大海奪堰反以灌玘玘勢蹙乃於馬上折矢求解兵大海許之都事王愷謂大海曰彼猾賊難信不如因而擊之可大勝也大海曰彼若再來吾有恃之且吾許人言而背之不信縱其去而擊之不武遂引兵還○己巳 上至建康○是月僉院俞通率^海兵攻趙普勝不克而還諸將患之 上曰普勝雖

勇而寡謀友諒挾主以令衆上下之間心懷疑貳用計以離之
一夫之力耳時普勝有門客頗通術數常為普勝畫策普尊為
謀主乃使人陽與客交而陰間之又置書與客故誤達普勝果
疑客客懼不能安遂來歸於是厚待客客喜過望傾吐其實盡
得普勝平日所為乃重以金幣資客潛往說友諒所親以間普
勝普勝不之覺見友諒使者輒自言其功悻悻有德色友諒由
是忌之○秋七月壬辰朔○乙巳樞密院同僉常遇春率兵攻
衢州建奉天旗樹柵圍其六門造呂公車仙人橋長木梯懶龍
瓜擁至城下高與城齊欲階以登城又於大西門大南門城下
穴地道攻之元守臣廉訪使宋伯顏不花等悉力備禦以束葦
灌油燒呂公車架千斤稱鈞懶龍瓜用長斧以斫木梯築夾城
防穴道遇春攻之弗克乃以奇兵出其不意突入南門甕城毀

其所架砲督將士攻圍益急。○八月辛酉朔。○庚午命元帥朱文遜秦友諒攻無為州。取之。九月辛卯朔。○癸巳奉國上將軍徐達僉院張德勝率兵自無為登陸。夜至浮山寨。擊走趙普勝部將胡總管。敗之于青山。追至潛山界。陳友諒參政郭泰引兵渡沙河迎戰。德勝復大破之。斬郭泰。獲馬騾牛畜千餘。軍資無筭。遂克潛山縣。命唐元帥守之。○乙未。陳友諒殺其將趙普勝。初。友諒既忌普勝。又有言普勝欲歸於我者。及是。憤潛山之敗。友諒欲殺普勝。乃詐以會軍為期。自安慶圖之。普勝不虞。友諒之圖已聞。其至。具燒羊迎於馬汭。登舟見友諒。友諒就執殺之。併其軍。初。友諒與普勝攻安慶。元左丞余闕死之。遂陷安慶。今普勝守之。至是殺普勝。卽生繫於我。○丁未。同僉常遇春克衢州。特遇春圍城兩月餘。攻擊無虛日。元樞密院判張斌度不能

守密遣其下詣遇春約降是夕引軍士十餘人出小西門迎大軍入城宋伯顏不花不知其降也猶督兵拒戰俄頃城中舉火大軍已入城衆潰總管馮浩赴水死擒宋伯顏不花及院判朶粘等得糧八千石改衢州為龍游府以武義知縣楊苟知府事立金斗翼元帥府以唐君用為元帥夏義為副元帥朱亮祖為樞密分院判官命寧越分省都事王愷兼理軍儲遇春還寧越

○甲寅遣博士夏煜授方國珙福建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國章福建行中書省右丞國珙福建行中書省叅政國珙樞密分院僉院各給符印仍以本部兵馬城守俟命征討煜至慶元國珙欲不受業已降欲受又恐受制乃詐稱疾但受平章印告老不任職遇使者亦頗倨惟國珙樞密分院署事○冬十月庚申朔○壬申元帥俞廷玉率兵攻安慶不克卒于軍廷玉僉院

俞通海父也。○張士誠兵犯江陰，守將吳良遣萬戶聶貴、蔡顯將兵間道出無錫。三山絕，其後士誠兵懼遁去。○陞同僉行樞密院事，常遇春為僉樞密院事。○十一月庚寅朔。○壬寅，僉院胡大海率兵攻處州，克之。初，上既定婺州，即命耿再成駐兵縉雲之黃龍山，謀取處州。元處州守將石抹宜孫遣元帥葉琛屯菴花嶺，參謀林彬祖也首渡鎮撫陳仲真、照磨陳安屯樊嶺。元帥胡深守龍泉，以拒我師。久之，將士怠弛，皆無鬪志。至是，深叛。宜孫間道來降，且言處州兵弱易取。大海聞之，大喜，即出軍抵樊嶺，與再成合攻之，大敗其兵。連拔菴花嶺、葛渡二砦，遂薄城下。石抹宜孫戰敗，棄城與葉琛、章溢走建寧，遂克處州。林彬祖走溫州。於是處州七邑皆下。○辛亥，改處州路為安南府，以義烏知縣王道同知府事，立安南翼元帥府，以朱文劉為元帥，李

祐之為副元帥耿再成為樞密分院判官守之以分省都事孫炎總理軍儲

十二月庚申朔○甲子張士誠以分水之敗復遣其將陸夏二元帥花將軍據分水縣之新城三溪結寨以遏我師數出寇掠元帥何世明率兵擊之斬陸元帥花將軍以下千餘人焚其營分水兵潰去自是士誠不敢窺嚴婺○戊辰命僉院常遇春帥師攻杭州○以親軍副都指揮使楊璟為樞密院判官

大明太祖聖神文武欽明啟運俊德成功統天大孝高皇帝實錄卷之七

大明太祖高皇帝實錄卷之八

庚子春正月己丑朔 己亥夏煜自慶元還言方國珍姦詐狀非兵威無以服之 上曰吾方致力姑蘇未暇與校乃遣都事楊憲傳仲彰往諭之曰吾始以汝為豪傑識時務不待征討幡然歸命嘉汝之意命以高官兄弟顯榮自制一面豈效他人陽交陰構徒為羈縻之國而已誠欲汝為吾腹心效股肱之力共立大功以垂後世為方氏子孫之福豈意汝自迷惑昧遠大之圖為覆滅之計外雖納降內實反覆欲覘我虛實則遣質子欲卻我官爵則稱老病此何為者夫以蕞爾之地而忽事大之禮舍其重威之功更造無窮之禍此豈汝之得計也吾寧不能遣一偏裨將十萬衆直窮海島以取汝耶顧以汝率先來歸姑忍須臾待汝自改耳汝及今能滌心改過不負初心則三郡之地

度幾可全福祿庶幾可保不然吾恐汝兄弟敗亡妻子為僇徒
為人所指笑夫智者轉敗為功因禍成福汝其圖之國玆不省
○乙卯復以寧越府為金華府

二月戊午朔○庚申元守福寧州福建行省叅政袁天祿遣古
田縣尹林文廣以書來納款初己亥歲福建義兵萬戶賽甫丁
阿里迷○丁據泉州陳友諒兵入杉關攻陷邵武汀州延平諸郡
縣群盜乘勢竊發闖地騷動天祿輩知元國勢不振故遣文廣
來納款文廣以其年六月由海道出温為方國瑨所邀留至是
脫身得達時福清州同知張希伯亦遣其屬張景仁李世忠來
請降 上皆厚賞之遣還招諭

三月戊子朔改淮海翼元帥府為江南等處分樞密院以繆大
亨同僉樞密院事總制軍民大亨有治才寬厚不撓多惠愛及

人至於禁戰暴獨剖析獄訟皆當其情民甚悅之○徵青田劉
基龍泉章溢麗水葉琛金華宋濂至建康初 上在婺州既召
見宋濂及克處州又有薦基及溢琛者 上素聞其名即遣使
以書幣徵之時總制孫炎先以 上命請基至是四人同赴建
入見 上甚喜賜坐從容問曰四海紛爭何時而定溢起對曰
天道無常惟德是輔惟不嗜殺人者能一之 上善其言甚禮
貌之○召常遇春于杭州初遇春之出師也 上戒之曰克敵
在勇全勝在謀昔關羽號萬人敵為呂蒙所破者為無謀也爾
宜深戒之及攻杭州戰數不利元帥劉忙古刀及掾史商尚質
又皆戰死城不得下故遣使召之還○乙卯元遂安達魯花赤
馬某作亂率群盜入龍游開化殺縣官據邑治縣吏楊文祥募
衆擊敗之斬馬某首以獻 上命都事王愷撫慰其民賞文祥

以下有差

夏四月丁巳朔○癸酉 皇第四子生即 今上皇帝 孝慈

皇后出也

五月丁亥朔○是月陳友諒兵寇池州徐達等擊敗之先是友諒既殺趙普勝卽有窺池州之意 上察知之乃遣僉院常遇春往池州與徐達共禦之仍使謂達遇春曰友諒兵旦暮且至爾當以五千人守城遣萬人伏九華山下俟彼兵臨城城上揚旗鳴鼓發伏兵往絕其後破之必矣至是友諒兵果至其來甚銳直造城下城上揚旗鳴鼓伏兵悉起緣山而出循江而下絕其歸路城中出兵夾擊大破之斬首萬餘級生擒三千餘人常遇春欲盡殺之謂達曰此皆勍敵也不殺將為後患若以上聞上必不殺達不從遂以聞 上諭使者曰亟還諭諸將今戰

爭方始不可縱殺以絕人望三千精銳宜釋之使為後用及使者返遇春已殺之止存三百人 上聞之不憚命悉放還友諒遣使來曰此戰非我意乃巡邊者偶戰耳其矜詐如此

閏五月丙辰朔陳友諒率舟師攻太平守將樞密院判花雲與朱文遜等以兵三千拒戰文遜死之友諒攻城三日不得入乃引巨舟泊城西南士卒緣舟尾攀堞而登城遂陷雲被執縛急怒罵曰賊奴爾縛吾吾 主必滅爾斯爾為贖也遂奮躍大呼而起縛皆絕奪守者刀連斫五六人賊怒縛雲於舟檣叢射之雲至死罵賊不絕口院判王鼎知府許瑗俱為友諒所執亦抗罵不屈皆死之雲懷遠人少孤隨母嫁張氏體長大面鐵色驍勇絕人歲癸巳謁 上于臨濠 上奇之俾將兵畧地所至輒克破懷遠城虜其帥以歸進拔全椒夜襲繆家寨群寇散走

上之取滁州也。單騎前行，中途猝遇賊數千人，顧後騎尚未至，欲退不可。雲獨提劍，衝上橫衝其陣，而出賊披靡不敢逼。既而克滁州有功，甲午從上取和州，得兵三百人，以功授管勾。明年乙未，上渡江，雲率衆先濟，克太平。上以雲材勇重厚，可屬以事，因命宿衛常在左右。丙申，從克集慶，雲得兵千人，陞總管。以兵徇鎮江、丹陽、丹徒、金壇諸縣，皆下之。過馬駙沙，劇賊數百人遮道要戰，雲且行且鬪，擒殺甚衆，授前部先鋒。從攻常州，拔其城，駐兵守牛唐營。夏六月，立行樞密院於太平，以雲為院判。階安遠大將軍丁酉，春克常熟州。卒萬餘人。秋七月，命雲領兵三千人趨寧國，時羣盜蟠結山澤，營壘相望，路稍梗，雲操戈前行，遇敵即鬪，或經其營壘，輒擊之，斬首數百級，而身未嘗中一矢，被一創，經棒莽，涅淖中，八日始達寧國，尋命還守太

平至是先于難年三十九妻郃氏一子煒生始三歲戰方急郃氏會家人抱兒拜家廟泣謂家人曰城且破吾夫必先敵夫死吾寧獨生然花氏惟此一兒為我善護之雲被執郃氏赴水死年三十五侍婢孫氏收其屍瘞之抱兒欲逃他所為陳氏兵所虜至九江陳氏軍中惡兒啼孫氏恐兒被害以簪珥屬兒漁家媼鞠之及陳氏敗孫氏脫身至漁家見兒遂竊負之夜出宿陶穴中明日出江潯僦舟以渡適陳氏潰卒還爭舟梓孫氏及兒投之江方出沒波中有斷木自上流至孫氏挾兒附木浮入蘆渚中渚有蓮實孫氏取啗兒凡七日得不死忽夜半聞人呼之一老父令與俱行得達上所上聞花雲兒也即呼入見孫氏抱兒拜且泣上亦泣置兒膝上曰此花雲子將種也命賜老父衣老父已不見追之無所得衆以為神云煒既長命以為水

軍衛指揮僉事 上教煒以雲平日所服衣冠奔雲上元縣南

五十里文遜 上養子也瑗字粟夫饒之樂平人讀書聰敏強

記元至正中兩以易經舉于鄉皆第一及會試不第放浪吳越

間每醉輒大言自負人未有知之者 上取婺州瑗進謁因言

於 上曰方今元祚垂盡四方鼎沸豪傑材勇之士勢不能獨

安夫有雄畧者乃可馭雄材有奇識者然後能知奇士閣下欲

掃除僭亂平定天下非收攬英雄難以成功 上曰今四方紛

擾民困塗炭子思英賢有如飢渴方當廣攬群議博收衆策共

成康濟之功瑗曰如此實帝王之道天下不難定也 上喜因

留帷幄中叅預謀議以太平乃建康股肱之郡遂命瑗為知府

鼎初為趙忠養子忠儀真人從 上起兵為總管隨渡江克太

平為行樞密院判移鎮池州趙普勝寇池州忠出戰被獲 上

乃命鼎襲忠職守太平尋復姓王氏至是與瑗被執死之後
上追悼雲等死事追封雲為東丘郡侯瑗高陽郡侯鼎太原郡
侯立忠臣祠于太平命有司歲時祭享○戊午陳友諒弑其主
徐壽輝于采石初友諒之犯太平挾壽輝以行既陷太平志盈
滿急謀僭竊乃於采石舟中先使人詣壽輝前佯為白事令壯
士持鐵槓自後擊碎其首弑之壽輝死友諒遂以采石五通廟
為行殿昇廟中神像顛倒置門外而僭位其中國號漢改元大
義仍以鄒普勝為太師張必先為丞相張定邊為太尉群下草
次行禮於江岸又值大雨冠服皆濡濕畧無儀節識者知其必
無成壽輝蘄州羅田縣人一名真一體貌魁岸木強無他能以
燒香聚眾起初袁州蕙化寺僧彭瑩玉以妖術惑眾其徒周子
旺因聚眾欲作亂事覺元江西行省發兵捕誅子旺等瑩玉走

至淮西匿民家捕不獲既而麻城人鄒普勝復以其術鼓妖言
謂汝勒佛下生當為世主遂起兵為亂以壽輝相貌異衆乃推
以為主舉紅巾為號攻破蘄水縣進陷黃州壽輝僭稱皇帝國
號天完改元治平據蘄水為都以普勝為太師時歲辛卯八月
也壬辰正月遣其偽將丁普郎徐明達陷漢陽興國普勝陷武
昌○曾法興○陷安陸又陷沔陽及中興路二月陷江州南康路分
兵陷岳州房州歸州三月遣歐普祥陷棗州陶九○瑞州項普
瑞○陷饒州徽州信州閏三月遣陳普文陷吉安鄉民羅明遠引
義兵擊却之已而普文反兵復陷其城歲癸巳元既復其所陷
諸州路十月進兵討壽輝於蘄水大破○獲偽官四百餘人復武
昌漢陽諸路壽輝遁去乙未五月壽輝偽將倪文俊復陷沔陽
中興路七月復陷武昌漢陽遂圍岳州丙申正月倪文俊建偽

都於漢陽迎壽輝居之五月倪文俊陷澧州八月陷衡州丁酉
二月倪文俊陷峽州破鹿盧關明玉珵又進陷州蜀諸郡因據
守之八月文俊謀殺壽輝於漢陽不果奔黃州友諒因襲殺文
俊盡領其衆而自稱平章戊戌正月友諒領兵陷安慶四月陷
龍興復瑞州遣康泰趙宗鄧克明等寇邵武使別將陷吉安而
自以兵陷撫州八月陷建昌九月陷贛州十一月陷汀州己亥
正月陷信州三月遣兵陷襄陽復遣兵畧衢州破杉關而自引
兵至江州迎壽輝初壽輝聞友諒破龍興欲徙居之友諒忌其
來不利於己不從壽輝不得已而止至是壽輝復欲往友諒遣
人止之壽輝不聽引兵發漢陽十二月至江州友諒陽出迎而
伏兵於城西門外壽輝既入門閉伏發盡殺其部屬惟存壽輝
乃以江州為都奉壽輝居之友諒遂自稱漢王立王府於城西

門外置官屬自是事權一歸於友諒壽輝但擁虛位至是友諒
挾壽輝以兵犯太平遂弑之○庚申陳友諒既僭躋乃潛遣人
約張士誠未侵建康羣議皆欲先復太平以牽制之上曰不
可太平吾新築壘濠塹深固向使彼陸地來攻必不能破乃以
巨艦束城遂為所陷今彼既居上流順勢來寇舟師十倍於我
猝難敵也或勸上自將擊之上曰此亦不可敵知我出以
偏師綴我我欲與戰彼不交鋒而以舟師順流直趨建康半日
可達吾步騎亟回非一日不至縱能得達百里趨戰兵法所忌
皆非良策也吾有一計足以破之於是召指揮康茂才諭之曰
有事命汝能之乎茂才曰惟所命上曰陳友諒欲來為寇吾
欲連其來非汝不可汝與友諒舊且佯欲為叛遣人致書約其
來當為內應彼必從茂才曰諾吾家有老閻者嘗事友諒頗信

之且忠謹不泄其書令齎以往則必達信來無疑將行所以謀
問李善長善長曰方以寇來為憂何為更誘致之也 上曰此
策不可失夫今不為久則患深使二虜相合吾何以支先破此
虜則東膽落矣遂遣閻者持書乘小舸徑至友諒軍友諒見
閻者即呼問曰爾何為來閻者曰康相公康何言閻者言善長之友諒軍善長言南今我來友諒曰康公
今何在曰見守江東橋又問江東橋何如曰木橋也乃與酒食
遣還謂曰歸語康公吾即至至則呼老康為併閻者諾歸具以
告 上曰虜落吾彀中矣乃命李善長撤江東橋易以鐵石通
宵治之及旦而橋成適有富民自友諒軍逸歸言友諒門新河
口道路又令於新河口跨水築虎口城以兵守之命馮國勝常
遇春率帳前五翼軍三萬人伏於石灰山側徐達軍於南門外
揚璟駐兵大勝港張德勝朱虎帥舟師出龍江關外 上總大

軍於盧龍山令持幟者偃黃幟於山之左偃赤幟於山之右戒曰寇至則舉赤幟舉黃幟則伏兵皆起各嚴師以待乙丑友諒果引舟師東下至大勝港環整兵禦之時水路狹隘僅容三舟入港友諒以舟不得并進遽引退出大江徑以舟衝江東橋見橋皆鐵石乃驚疑連呼老康老康無應之者始知關者之謬己即與其弟號五王者率舟千餘向龍灣先遣萬人登岸立柵其勢銳甚時暑酷熱上衣草首甲張蓋督兵見士卒流汗命去蓋衆欲戰上曰天將雨諸軍且就食當乘雨擊之時天無雲衆莫之信忽雲起東北須臾雨大注赤幟舉上下令拔柵諸軍競前拔柵友諒麾其軍來爭戰方合適雨止命發鼓鼓震黃幟舉馮國勝常遇春伏兵起徐達兵亦至張德勝朱虎舟師并集內外合擊友諒兵披靡不能支遂大敗貴兵走趨舟值潮退

舟膠淺卒不能動殺溺死者無算俘其卒二萬餘人其將張志
雄梁鉉俞國興劉世衍等皆降獲巨艦名混江龍塞斷江撞倒
山江海鰲者百餘艘及戰舸數百友諒乘別舸脫走於其所乘
舟臥蓆下得茂才所遺書上笑曰彼愚至此誠可嗤也張志
雄者故趙普勝部將善戰號長張嘗怨友諒殺普勝故龍灣之
戰無鬪志及降言於上曰友諒之東下盡并安慶兵以從今
之降卒皆安慶之兵友諒既取走安慶無守禦者上乃遣徐
達馮國勝張德勝等將兵追友諒又命元帥○某等將兵取安
慶德勝追及友諒于蕙湖縱火焚其舟至米石又與大戰德勝
死之國勝以五翼軍躐之友諒與其將張定邊出旱旗軍號黑
旋風者迎戰又敗之友諒晝夜不得息遂收餘兵棄太平遁去
達率舟師追至池州而還余元帥遂進取安慶守之德勝字仁

輔廬州梁縣人元末集衆千餘據巢湖乙未率舟師迎○上渡

上渡

江克米石太平授太平興國翼管軍總管破陳瑋先蠻子海牙
等水陸二寨丙申克建康鎮江陸秦淮翼元帥丁酉取常州權
樞密院判官攻宣州下宜興戊戌取馬馱沙及石牌敗張士誠
海舟陸舍樞密院事己亥進攻趙普勝從陽水寨破其兵至是
戰死○丁卯置儒學提舉司以宋濂為提舉遣世子受經學○
庚午錄破陳友諒功賜資諸將士有差○戊寅克信州陳友諒
之寇龍江也 上命僉院胡大海出兵擣廣信以牽制之大海
遣元帥葛俊率兵以往道過衢州都事王愷止俊乘駟至金華
謂大海曰廣信為友諒門戶彼既傾國入寇寧不以為重兵為
守非大將統全軍以臨之不可今出偏師設若挫衄非獨廣信
不可下吾衢先繹騷矣大海從之乃親率兵攻信州至靈溪城

中步騎數千出迎戰大海擊敗之督兵攻城守者不能禦衆潰
遂克之○甲申改信州路為廣信府以段伯文為知府立龍虎
翼元帥府以葛俊為元帥周隆為副元帥守之○命罷各郡縣
寨糧初招安郡縣將士皆徵糧於民名之曰寨糧民且病焉至
是僉院胡大海以聞上亟命罷之

六月丙戌朔以安慶總管童敏先為省都鎮撫兼安慶翼統兵
元帥○辛亥更築太平城初太平城西南俯瞰姑溪故為陳友
諒舟師所破及是友諒敗走常遇春復其城乃命移築城西南
隅去姑溪二十餘步增築樓堞守禦遂固○壬子樞密院判耿
再成敗石抹宜孫兵於慶元縣初上克婺州獲其弟石抹厚
孫拜其母令以書招宜孫不至及克處州宜孫遁入建寧收集
士卒欲復處州因嘆曰處州吾所守之地今以失之無所往矣

城可復則復不可復則死死則歸為慶州鬼耳遂攻慶元縣知縣曾壽不屈遇害俄而再成兵至擊敗之宜孫走竹口遇鄉兵葉德新接戰兵潰欲還福建道經堯花坑又為鄉兵葉月巖等所邀擊宜孫力戰而死其部將李彥文收其屍葬于龍泉縣都事孫炎以聞上嘉其盡忠死事遣使祭之復慶州民所立生祠○甲寅命總管程輝守銅陵時號宗起為銅陵知縣招撫居民皆未復業禁官軍不侵擾民甚安之

秋七月乙卯朔○乙丑陳友諒守浮梁院判于光左丞余椿與饒州幸同知有隙出兵攻之幸同知走光等遠遣人以浮梁來降命光等仍守其地既而友諒遣其繁政侯邦佐復攻陷浮梁于光等敗走光獨乘輕騎謁上於龍江授行樞密院判官令戍徽州永平翼賜衣冠金環而遣之

九月乙卯朔以親軍左副都指揮朱文忠同僉樞密院事○張士誠兵侵諸全元帥朱實戰死○元江浙鄭同僉率其部兵米降鄭同僉者苗軍楊完者部將也○張士誠遣同僉呂玘元帥徐義率舟師自太湖入陳瀆港分兵據下新橋五里牌蔣婆橋三路進兵以寇長興守將耿炳文禦之遣左副元帥劉成出五里牌總管湯泉出蔣婆橋張珙出下新橋泉珙皆戰歿成與相拒一晝夜勝負未決炳文乃親率精兵與成合遂大破之獲甲仗船艦甚衆○戊寅故徐壽輝將末國公袁州歐晉祥及察政劉敬遣人來降

冬十月甲申朔○甲午陳友諒米石之敗其潰卒有潛匿泥汊港者復集舟艦剽掠無為州上聞命揭榜宥其罪官復故職給以田宅廩餼士卒則贍養之由是其衆皆來降

十一月甲寅朔江陰守將樞密院判官吳良被召至建康入見上勞之曰吳院判保障一方使吾無東顧憂其功大矣命儒臣宋濂等為詩以美之

十二月甲申朔復遣博士夏煜陳顯道諭方國珍曰福基於至誠禍生於反覆謫詐者亡負固者滅隗囂公孫述之事可以鑒矣汝首致甘言終懷反覆大軍一出不可以甘言解也爾宜深思之國珍始惶懼對使者謝曰鄙人無狀致煩訓諭使者歸國珍遂遣人謝過○癸巳中書省請征酒醋之稅從之○陳友諒聞袁州歐普祥降于我遣其弟友仁往攻之普祥與部將劉仁黃彬戰敗其衆獲友仁鞭而囚之友諒懼乃遣其太師鄒普勝與普祥和約各守其境普祥乃釋友仁歸○是歲以仇成為秦淮翼元帥府副使○築龍灣虎口城

大明太祖高皇帝實錄卷之九

辛丑春正月癸丑朔○辛酉以僉院鄧愈為中書省參政仍無
僉行樞密院事總制各翼軍馬○以左右司員外郎侯原善為
金華府知府○院判朱亮祖率兵擊陳友諒平章王溥于饒州
安仁之石港不利而還○元帥朱文輝及饒州降將左丞余椿
等引兵次池之建德令元帥羅友賢攻東流賊壘擒其將李茂
仲文輝又追襲其守將趙同僉走之

二月癸未朔改分樞密院為中書分省○甲申始議立鹽法置
局設官以掌之令商人販鬻每二十分而取其一以資軍餉○
已吏置寶源局鑄大虛寶錢先是中書省議以國家新立錢法
未定民以米參與錢相貿易每米一石官直錢千而民間私易
加至三千然錢貨低昂豈能久而不變今請置寶源局於應天

府鑄大中通寶錢使與歷代錢兼行以四百為一貫四十為一兩四文為一錢其貨價直一從民便設官以主其事上從之是歲鑄錢凡四百三十一萬○丙午議立茶法時中書省議以為榷茶之法歷代資之以充國用今疆宇日廣民物滋盛商賈懋遷者衆而茶未行惟興安等處舊有課額其他產茶郡縣並宜立法征之其法官給茶引付諸產茶郡縣凡商人買茶具數赴官納錢請引方許出境貿易每引茶百斤輸錢二百郡縣籍記商人姓名以憑勾稽茶不及引者謂之畸零別置由帖付之量地遠近定其程限由引不許相離茶無由引及相離者聽人告捕而於寧安府及溧水州置茶局杜驗引由稱較茶貨茶引不相當而羨餘者即為私茶並聽執問商人賣茶畢就以原給由引赴所在官司投繳如引不即繳展轉影射者論同茶法令

府州縣委官一員掌其事從之○陞僉院俞通海同知樞密院事

三月壬子朔○丁丑改樞密院為大都督_府命樞密院同僉朱文

正為大都督節制中外諸軍事中書省參議李善長兼司馬事

宋思顏兼參軍事前檢校譚起宗為經歷掾史汪河為都事文

正上兄南昌王子也時樞密院雖改為大都督府而先任官

在外者尚仍其舊○以樞密院同知邵榮為中書首平章政事

同僉常遇春為參知政事○泗州守將薛顯以城降○戊寅方

國珍遣檢校燕敬來謝夏煜之命且以金玉飾馬鞍轡來獻

上曰吾有事四方所需者文武材能所用者穀粟布帛其他寶

玩非所好也却其獻

夏四月辛巳朔○是月改寧國府為宣城府○以中書省參議

李善長為叅知政事

五月辛亥朔○甲戌以樞密僉院胡大海為中書分省叅知政事鎮金華○總制諸郡兵馬都事王愷為左右司郎中掾史史炳為照磨○命同僉樞密院事朱文忠城嚴州時杭州為張士誠所據嚴距杭密邇故命築城為守備○陳友諒將李明道寇信州聞胡大海在浙東懼其來援乃遣兵據玉山之草千鎮以遏我師元帥夏德潤出兵爭之遂戰死

六月庚辰朔○乙巳永興翼元帥耿炳文言其地鄰敵境乞留廣興翼兵相為應援 上不許令練節軍士自為鎮守○丙午雄峯翼分院元帥王思義克番易之利陽鎮擒賊首王文友及其部屬戮之遂會僉院鄧愈兵于三洞源議取浮梁○李明道攻信州益急守將胡德濟以兵少閉城固守遣人求援于胡大

海大海即率兵由靈溪以進德濟聞援兵至乃引兵出城與明道力戰大海遂縱兵夾擊大破之擒明道及其宣慰王漢二并部卒千餘人得戰馬器械甚衆大海還金華送明道漢二於朱文忠文忠令二人為書招王溥復送之建康上命皆仍舊職用為鄉道以取江西漢二溥之弟也

秋七月己酉朔○丁巳皇第五子生 孝慈皇后出也○甲子以范常為太平府知府諭之曰太平吾股肱郡其民數罹兵革疲勞甚矣今命爾往當有以安輯之使各得其所庶幾盡職常滁州人初 上定滁州即召見禮遇之及太平定建康常皆預謀議至是命知太平 上視事東閣時天熱坐久汗濕衣左右更以衣進皆經澣濯者叅軍宋思顏曰臣見 主公躬行節儉舊衣皆澣濯更進禹之惡衣服誠無以加矣真可以示法於子

孫也臣恐 主公今日如此而後或不然願始終如此 上喜
曰思顏之言甚善他人能言或惟及於目前而不能及於久遠
或能及其已然而不能及於將然今思顏見我能行於前而慮
我不能行於後信能盡忠於我也乃賜之幣以彰其直復謂思
顏曰汝在前朝頗有善譽為主者不能知汝及歸于我數進謙
言斯誠可嘉思顏又曰近句容有虎為害 主公既遣人捕獲
之今養民間飼之以犬無益也 上欣然即命取二虎并一
熊皆殺之分其肉賜百官○樞密僉院鄧愈兵攻浮梁不下
上命理問谷繼先院判劉文旺率兵往助之○壬申陳友諒知
院張定邊陷安慶守將余元帥等戰敗奔還建康 上怒俱斬
之

八月己卯朔遣使至汴梁與元將察罕帖木兒通好時察罕帖

木兒用兵山東招降東平田豐樂安俞寶等其勢頗盛。上謂左右曰：察罕帖木兒雖假義師圖恢復，乃與字羅帖木兒爭不鮮，屢格君命，此豈忠臣之為乎？夫忠臣先國家之急而已。私魯顧所重在此不在彼也。又聞其好名如田豐為人，傾側察罕，待以腹心，則昧於知人矣。古之名將識察幾微，智謀宏遠，使人不可測度，察罕豈知此乎？吾今遣人往與通好，觀其所處，何如。然後議焉。○甲申，鄧愈克浮梁，陳友諒守將侯邦佐等棄城走。院判于光復攻樂平州，友諒總管蕭明率衆拒戰，光擊敗之，擒其萬戶彭壽等六十餘人，遂克之。○胡大海率兵攻紹興，部將總管張英恃勇輕進，至城下，遇伏兵，被執，死之。大海圍城久不下，乃還師。○庚寅，上親帥舟師伐陳友諒。先是，朱文忠送李明道至建康，上問陳氏如何，明道具言友諒自弒，徐壽輝將

士皆離心且政令不一擅權者多驍勇之將如趙普勝者又忌而殺之雖有衆不足用也及安慶之陷上遂決意伐之召諸將諭之曰陳友諒賊殺徐壽輝僭稱大弼天理人情所不容乃不度德量力肆騁兇暴侵我太平犯我建康既自取禍敗不知悔悟今又以兵陷安慶觀其所為不滅不已爾等各厲士卒以從徐達進曰師直為壯今我直而彼曲烏有不克劉基亦言於上曰昨觀天象金星在前火星在後此師勝之兆願主公順天應人早行吊伐上曰吾亦夜觀天象正如爾言至是遂率徐達常遇春等各將舟師發龍灣上御龍驤巨艦建大旗于前署曰吊民伐罪納順招降諸軍乘風溯流而上有烏數萬夾上艦而飛又有蛇自西北浮江趨蟠于舵視其狀甚異明日至采石泊牛渚磯復有龜蛇於急流中旋繞舵後竟日衆喜

以為神物之相時友諒江上斥候望風奔遁戊戌至安慶敵固守不戰上以陸兵疑之敵兵動乃命廖永忠張志雄以舟師擊其水寨破敵舟八十餘艘獲戰船二十有七遂克安慶長驅至小孤友諒守將傅友德及丁普郎迎降士寅師次湖口遇友諒舟由江伯邏上命遇春擊之敵舟退走乘勝追至江州友諒親率兵督戰上分舟師為兩翼夾擊友諒又大破之獲其舟百餘艘友諒窮蹙夜半挈妻子棄城走武昌癸卯我師入江州獲馬二千餘匹糧數十萬上復遣徐達進兵追之聞友諒欲出沔陽戰艦拒戰達乃屯于漢陽之沌口以遏之○改安慶府為寧江府以儒士吳去疾同知府事復立寧江翼○改池州路為九華府以劉行任為知府尋改為池州府○甲辰遣兵取南康克之改為西寧府以星子縣尹陳子亨守之又分遣將士

取各城之未下者○乙巳池州東流縣鄉兵頭日許山降山自
壬辰兵起聚衆二萬餘人以捍鄉里至是聞大軍西討遂來降
○丙午蕪黃廣濟降○戊申陳友諒平章吳宏以饒州降命仍
其官守饒州○九月己酉朔○辛亥陳友諒平章建昌王溥降
時溥以其弟漢二兵敗被執天間友諒失九江敗走勢孤不能
自支漢二又以書招之溥遂與同知郭敬總管孟興元帥孫德
壽等遣萬戶羅康榮奉書來請降 上命各復其官俾仍守建
昌○壬子以左右司員外郎陶安為黃州府知府○甲寅星源
翼判官俞茂攻德興克之○壬戌建昌王溥復遣檢校劉巨川
以南豐州及臨川金谿等八縣來獻○丁卯皇從孫守謙生皇
姪文正之長子也

冬十月戊寅朔增置大都督府左右都督同知副使僉事照磨

各一人。乙酉以都設府斷事官馬世熊嚴達陳漢知事何士龍為大都督府斷事官。戊子命理問谷繼先率兵討陳友諒之興國路石榴山寨克之獲寨首嚴院使及其官屬軍士三百餘人馬驛百餘匹。

十一月戊申朔○戊午命參政常遇春救長興先是張士誠遣司徒李伯并寇長興衆十餘萬水陸並進直薄城下城中兵僅七千敵勢甚盛。上在江州聞報命帳前都先鋒陳八元帥王國寶等率建康兵元帥沈友仁華高率宜興寧國兵總管彭某萬戶費聚率廣興安吉兵往援之寇兵夜叔營諸軍皆潰耿炳文嬰城拒守明日遣左副元帥劉成出西門迎擊敗之禽其將宋元帥等成追至東門敵及兵力闕炳文不能救成遂戰死裨校李崇亦中流矢死於是寇復圍城結九寨為樓車下瞰城中

運土石填濠。隍放水船燒水關。攻城益急。城中晝夜應敵。凡月餘。內外不相聞。上以其圍久不解。故復命遇春往救之。○已未。命平章吳宏等率兵取撫州。時陳友諒右丞鄧克明據城拒守。宏遣人招之。克明意欲緩師。以欺我。聞僉院鄧愈駐兵臨川之平塘。乃遣人詣愈。詐獻其地。請降。愈察其意非誠。即率兵由漁陽段鼓岡道夜襲之。黎明至其城下。兵由東西北三門入。克明不意。我師至。倉卒計無所出。單騎出南門走。又自度不能免。乃遣其員外羅天錫。以分省印及所掠撫州建昌臨江汀州等四路南豐。寧都富三州臨川樂安等十八縣印。詣愈。降。愈留克明于軍中。令其弟志明還新淦。收其故部。曲克明因請往九江。見上。愈以兵送之。至中途。克明復逃歸新淦。○甲戌。常遇春兵至長興。李伯昇棄營。遁。遇春追擊之。俘斬五千餘人。

十二月戊寅朔改淮海府為維揚府○已亥陳友諒江西行省丞相胡廷瑞平章祝宗遣宣使鄭仁傑詣九江納款仁傑因以廷瑞之意言於上曰明公英武蓋世海內豪傑皆延頸傾心樂為任使廷瑞等欲歸命久矣然無路以請今特遣仁傑輸款但所領將校久居部曲人情相安忍既降而以此輩屬之他人則非所願故預陳本意上以書報之曰鄭仁傑至言足下有效順之誠此足下之明達也又恐分散所部屬之他將此足下之過慮也吾起兵以來十年于茲奇才英士得之四方多矣其有能審天時料事機不待交兵挺然委身而來者蓋其意亦欲立功當時垂名後世大丈夫相遇磊磊若若一語契合洞見肺腑故敢赤心以待之隨其才而任使兵火則益之以兵位瘳則隆之以爵財乏則厚之以賞初無彼此之分此吾待將士之心

也安肯散其部屬使人自疑而負其未歸之心哉且以陳氏諸將觀之如趙普勝驍勇善戰以疑見倖猜忌若此事竟何成近建康龍濟之役予所獲長張梁鉉彭指揮諸人用之如故視吾諸將恩均義一無有所聞及長張破安慶水寨梁鉉等攻江北功績茂著并膺厚賞此數人者其有視無復生理尚待之如此况如足下不勞一卒以完城未歸者耶然得失之機間不容髮足下當早為之計又聞彼守禦諸將相持累歲彼此之際各懷嫌疑不能有安書至宜以昔日相疑之心一時解釋同其和好作磊落大丈夫豈不可以保全富貴光榮祖宗貽及子孫哉若各持己見不容事機是非同異焉能免禍足下其審之○是歲以樞密院同知徐達為中書右丞○以親軍左副都指揮使康茂才為親軍副都指揮使○陞按察副使單安為提刑按察使

大明太祖高皇帝實錄卷之十

壬寅春正月戊申朔○辛亥陳友諒江西行省丞相胡廷瑞等
得 上所與書即決意遣其同僉康泰至九江未降○乙卯改
撫州路為臨川府建昌路為肇慶府未幾皆復其舊 上以胡
廷瑞未降遂發九江如龍興○己未 上師次樵舍胡廷瑞祝
宗等遣人以陳氏所授丞相以下等官宣印及軍民糧儲之數
未獻○辛酉 上至龍興胡廷瑞祝宗暨左丞孫民瞻參政廖
永堅樞密同僉康泰左右司郎中潘友慶等俱迎謁于新城門
外 上慰勞之俾各仍舊官壬戌 上入城軍令肅然民皆安
堵謁孔子廟過鐵柱觀復出城開宴于滕王閣諸儒咸賦詩為
樂明日命存恤鰥寡孤獨赦陳友諒所蓄鹿于西山○戊辰築
臺于城北龍沙之上召城中父老民人悉集臺下諭之曰自古

攻城畧地鋒鏑之下民罹其殃今爾民得保骨肉安生理無所苦者皆丞相胡廷瑞灼見天道先機未歸為爾民之福陳氏據此軍旅百需之供爾民甚苦之今吾悉去其弊軍需供億俱不以相勞爾等各事本業毋游惰毋作非為以陷刑辟毋交結權貴以擾害善良各保父母妻子為吾良民于是士民皆感悅○建昌王溥饒州吳宏各率衆來見○改龍興路為洪都府以葉琛知府事○袁州歐普祥遣其子文廣來見 上厚賜遣之令普祥仍以本部守袁州○鄧克明既逃歸新淦復收集舊部曲仍肆劫掠聞 上至龍興遠近皆降懼不自安欲復降恐見誅乃詐為商賈乘小舟至龍興城下潛使人覘伺可否為去就事覺被執并獲克明 上責其反覆不誠囚送建康○辛未寧州上袁陳龍以衆降初壬辰春三月徐壽輝兵破寧州龍集衆結

堡于州之秦鄉號人和寨旬日間州境響應衆至萬餘至是聞
上至龍興遣其弟良平率分寧奉新通城靖安德安武寧六縣
民兵二萬來降○癸酉守吉安土軍元帥孫本立曾萬中與其
弟粹○中來降本立廬陵人少無賴不事產業值紅巾亂乃起義
兵從元守臣納速兒丁守吉安時萬中兄弟亦聚兵吉水陳反
諒遣其將熊天瑞攻掠諸郡至吉安納速兒丁以戰敗遁去萬
中兄弟與本立遂降天瑞仍併其軍使其婿徐指揮吳員外馬
斷事與本立萬中等共守吉安本立居徐下心常不悅及九江
破聞上至龍興即欲歸附慮為徐所覺乃詐與徐謀請假犒
師名往龍興謁兵勢徐不疑其意從之本立遂與萬中粹中至
龍興見上納款上以本立為江西行省叅政授以銀印萬
中為都元帥粹中為行軍指揮俾還守吉安○乙亥陳友諒平

章彭時中以龍泉降納友諒所授銀印命復其職別以行省印授之

二月丁丑朔改建德府為嚴州府○癸未金華苗軍元帥蔣英劉震李福叛殺守臣奉政胡大海及郎中王愷總管高子玉初大海下嚴州震等從負○威自桐廬未降大海喜其驍勇留置麾下待之不疑至是震等謀亂以大海遇已厚未忍發李福謂其衆曰胡奉政待我輩信厚然兵之柄在王將不殺王將則事不成舉大事寧假顧私恩乎衆從之以書通衢處苗帥李佑之等約以二月七日同舉兵是日蔣英等入分省署陽請大海至八詠樓下觀弩大海出將上馬英令其黨鍾婁子跪于馬前陽訴曰蔣英等欲殺我大海未及答反顧英英袖出鐵棍若擊婁子狀因中海腦仆地英即斷其首提于馬上以示同僉竊女慶

院判張斌曾其從已復杖大海子關住執郎中王愷愷正色曰
吾職居郎署同守此土義當允寧從賊耶劉震欲全之賊黨吳
得真與之有隙曰無自遺患遂殺愷及其子寅祿文章誠亦元
之典史李斌懷省印總城走嚴州告變于朱文忠文忠遣元帥
何世明孫史郭彥仁等率兵討之至蘭溪英等懼乃驅掠城中
子女西走降于張士誠世明軍入城張斌吳得真復未降世明
知王愷為得真所害將至馬前欲赦之斌力請曰赦一得真則
降者皆懼後人不復來降矣乃釋之大海養子德濟聞難引兵
奔討上即命左司郎中楊元果至金華總理軍儲事文忠亦
率將士至金華鎮撫其民既入父老遮道訴曰士民不幸遭叛
寇屠戮日夜望王師以解倒懸今將軍至吾屬無患矣文忠勞
勩之分遠左右徧行鄉邑撫輯人民民乃安大海守通南泗之

紅縣人 上駐兵滁陽杖策謁軍門一見語合遂居前鋒乙未
王師取和州下太平克集慶攻京口拔毘陵皆預有功授右翼
統軍元帥宿衛帳下丁酉夏四月從 上破宣城命副樞密院
判官鄧愈等守之秋七月遂同諸將攻拔徽州元將楊完者聚
兵十萬欲復其城大海自婺源兼程以進與楊完者戰橫槊而
前大呼衝其陣敵衆皆披靡不能支遂遁去戊戌春三月諸將
克嚴州大海偕行降楊完者溪洞兵三萬以功遷樞密院判官
大海謂蘭溪去嚴州為甚適蘭溪下則婺之右臂先斷冬十月
遂引兵攻蘭溪下之十二月王師進攻婺州陞大海僉樞密院
事己亥春正月攻下諸暨州十一月平處州庚子閏五月又拔
信州辛丑夏五月 上以婺為浙東大藩非宿將重臣不足以
控制之乃授大海江南分省叅知政事守金華。至是遇害

上聞而悼之親為文以祭且命有司塑像配享晉卞壺朝歲甲辰持贈先祿大夫新東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柱國追封越國公大海長身鐵面智力過人常自誦曰我本武人不讀書然吾行軍惟知有三事而已不殺人虜人婦女不焚燬人廬舍故其軍一出遠近之人皆趨附之初大海常夜出入見其兩目煌煌有光若燈及卒後敵兵有犯境軍中或夢大海若生持或夜觀火光滿野洵洵若人馬聲師出輒大捷人蓋英之云後又加贈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先祿大夫同知大都督府事謚武莊封勳如故王愷字用和太平當塗人幼讀書有大志欲見于事功歲乙未上取太平召愷至幕府命為掾以奉戎事從下京口民新附不安愷撫定之及建中書省治以愷為都事苗軍數萬自杭來降待命嚴州境上愷馳入其軍偕其渠帥來朝

王師取婺以命樞密院事胡大海鎮之而民賦軍器咸屬于愷
及克三衢命愷兼總制衢州軍民事增城浚濠宜將擊軍募保
甲以益戾守籍屬縣丁壯六丁中簡一為兵無事則為農有警
則出戰五丁者資其食凡得兵萬餘人命院常遇春守金華其
部將有擾民者愷執而誅之市遇春怒使人讓之愷對曰民者
國之本也將軍上股肱肯令傷其本乎愷一部將而萬民安
將軍所樂聞也遇春謝之陳友諒寇龍江上命胡大海擣廣
信以牽制之大海遣元帥萬俊率兵以往道經衢愷謂俊曰廣
信偽漢門戶彼既傾國入寇寧不以重兵為守非大將統全軍
不可若出偏師撓之未見其利設有往劔岳衛先釋騷矣乃止
俊而請大海行大海至而廣信潰一如愷言及拜大海為叅政
開分省于婺遣愷為郎中以佐之吳將呂珍侵諸暨堰水以灌

城大海奪堰水灌砾砾勢感馬上折矢誓解兵懼謂大海曰彼
狡謀慎無聽大海不忠食言克引兵還砾果敗盟至是大海被
害遂并殺之後贈奉直大夫飛騎尉逆封當塗縣男○丁亥慶
州苗軍元帥李佑之賀仁得等聞蔣英等已殺胡大海亦作亂
設院判耿再成都事孫炎知府王道同及朱文剛等據其城同
僉朱文忠聞亂遣元帥王祐等率兵北緝索以圖之再成字得
甫泗州五河縣人從上渡江多著勞績自偏裨擢居帥職出
鎮滁州揚州遷長興以功陞樞密院判官守處州至是祐之等
叛再成方與客飯聞亂即上馬收兵不及迎賊罵曰賊奴國家
何負汝乃敢反賊將直前刺再成中頸死胡深等收其屍索葬
之事聞上嗟惋不已立廟以祀後復以衣冠改葬于金陵聚
甯山追封高陽郡公擢其子天璧為官炎字伯融金陵句容人

女身跛一足了書無所不讀善辯論長于歌詩 上取金陵開
江南行省聞其名召見與語美陳元運將終勸 上延攬英才
以圖大業 上甚悅辟為掾每問以事所謀多合 上意從征
浙東以勞擢池州同知尋陞為知府召為分省都事會處州降
命夫為處州總制凡錢穀兵馬之事悉委之署授官省符虛其
職名付美聽自辟任夫入處州時城外七里即賊營茶點之徒
不奉約束夫措置有方境內皆服既而變作夫被執幽空室中
賊卒環守之脅夫降夫不屈賀仁得以美鴈斗酒饋夫夫不受
大罵曰今日乃為鼠輩所困然我死死為主爾反覆賊死狗且
不食守卒怒拔刀叱美解衣夫曰此蒸綺裘乃 主賜我者吾
當服以死賊遂害之年三十餘後追封丹陽縣男塑像于耿再
成祠道同初為中書省宣使尋為帳前總管除義烏知縣陞知

處州府至是為賀仁得所逼不屈而免後贈太中大夫輕車都尉追封太原郡侯○己丑孫本立等既還吉安秘其納款事久之徐指揮稍覺謀邀本立等飲就圍之徐有愛將泄其語于官灶效以告本立本立遂謀先發乃邀徐吳馬三人飲其家至則令其屬皆登樓與之劇飲使醉而潛去其梯本立乘其醉手刃之遂遣人來報上其軍民錢穀之數○辛卯 上既定洪都乃經度城守以舊城西面臨水不利守禦命移入三十步東南空曠復長二里餘以鄱愈為江西行省叅政留守洪都萬思誠為行省都事以佐之胡廷瑞張民瞻廖永堅傅猷潘友慶等從上還建康○丙申改中書分省為浙東等處行中書省陞同參朱文忠為左丞都事楊憲及胡深為左右司郎中照磨史炳丹徒知縣劉肅為都事仍闕省了金華總制衛處廣信嚴諸全軍

馬

太祖聖神文武致明啟運俊德成功統天大孝高皇帝實錄卷之十

大明太祖高皇帝實錄卷之十一

壬寅三月丁未朔以廣德府同知陳景仁為金華府知府○

上聞處州之亂命平章邵榮率兵討之○己酉明玉珍稱帝于重慶○癸丑初瓠士誠乘蔣英之亂遣其弟士信率兵萬餘圍諸全守將謝再興城守晝夜鏖戰二十九日未決再興潛遣元帥李子實總管甘汝垕設伏城外自引兵從南門出戰戰既合伏起大敗之禽其將士千餘人獲馬四十疋船四十艘士信情其敗益兵攻城再興慮不能支告急于浙東行省左丞朱文忠文忠遣同僉胡德濟往援之再興復以援兵少而敵衆請益兵是時金華叛寇初定而嚴州逼近敵境處州又為叛苗所據文忠自度兵少不能應援聞平章邵榮率兵討處州將至乃與都事史炳謀曰兵法先聲而後實今諸全被圍日久寇勢益盛而

我軍少非謀不足以制之今邵平章未取處州宜借以張聲勢亦制寇一奇也炳曰善乃揚言右丞徐達平章邵榮領大軍至嚴州剋日進擊使謀者揭榜于義烏之古朴嶺士信兵見之果驚謀夜遁德濟規知之密與再興謀發壯士夜半開門出擊鼓誘從之寇兵亂走自相蹂踐及溺死者甚衆士信驕侈不能撫循將士軍中常載婦人樂器自隨日以擣蒲蹴鞠酣宴為事諸將往往効之故至於敗○癸亥祝宗康秦叛攻陷洪都府初洪都之降非二人本心既降數有叛意時出語咎胡廷瑞廷瑞反覆閱諭之故未即發及上還建康廷瑞恐二人為變不利于己乃微言于上上即發使詣洪都令二人將所部兵往湖廣從徐達聽征二人舟次女兒港遂以其衆叛適遇商人布船因掠其布為謀號反兵劫洪都是日暮至城下於礮舉火攻破斬

城門賊殺官軍時鄧愈居故廉訪司聞變倉卒以數十騎出走
數與賊遇且戰且走從者多遇害愈窘甚連跳跨三馬馬輒踣
幾不免最後得養子所乘馬始得脫從撫州門出走還建康于
是都事萬思誠知府葉琛皆死于難琛字景淵處之麗水人元
李兵亂從叅政石抹宜孫守處州時青田葉賢三等作亂琛為
石抹宜孫畫策捕斬之浙江行省承制授琛元帥守桃花寨王
師下處州琛未降僉院胡大海以琛偕劉基送建康辛丑授營
田司僉事復命守洪都至是遇害 上聞悼痛遣使至其家祭
之贈大中大夫輕車都尉追封南陽郡侯復其家塑像于院判
耿再成之祠令有司歲祀之後陳友諒滅同思誠配享洪都功
臣廟○辛未鄧愈至建康具言廉祝之叛 上遣使詣漢陽命
右丞徐達等還軍討之○癸酉平章邵榮等兵至處州令院判

張瑄等分攻四門○甲戌命常遇春修寧江府

夏四月丙子朔○己卯以歐普祥子文廣為江西參政○平章
邵榮及元帥王祐胡深等兵攻處州燒其東北門軍士登城以
入李祐之自殺賀得仁走縉雲耕者縛之檻送建康伏誅處州
復平以王祐守之榮乃還○癸未復以西寧府為南康府寧江
府為安慶府○甲午右丞徐達等復取洪都時達等師抵城下
祝宗康秦分兵拒守達攻破之祝宗走斬塗依鄧志明後為志
明所殺函其首來獻康秦走廣信為追兵所獲送建康秦胡廷
端之甥 上以廷端故特宥之

五月乙巳朔○丙午命大都督朱文正統元帥趙德勝等同參
政鄧愈鎮洪都又以阮弘道為郎中李勝為員外郎江廣洋為
都事佐之程國儒知洪都府事文正既至增浚城池嚴為守

備

六月甲戌朔復以常州永定縣為武進縣○戊寅元中書平章
察罕帖木兒遣使致書于上上謂左右曰予觀察罕書辭婉
而媚是欲啗我我豈可以甘言誘哉況徒以書來而不返我使
者其情偽可見吾觀天下事勢若天未厭元而彼之所為有以
厭服人心則事未可知今其所為違天背理豈能有成且人謀
不如天從天與人人不得違人貪天天必不與我之所行一聽
于天耳夫天下猶器也衆人爭之必裂一人持之則完今張士
誠據浙西陳友諒據江漢方國珍陳友定又梗于東南天下紛
紛未有定日子方有事之秋未暇與較姑置不答

秋七月甲辰朔○丙辰平章邵榮奏政趙繼祖謀反伏誅榮粗
勇吾戰與上同起兵濠梁上待之甚厚自平處州還益驕

蹇有覲覲心常憤憤出恣言部將有欲害之者榮懼不自安與
趙繼祖謀俟間作亂至是○上聞兵三山門外榮與繼祖伏兵
門內欲為變會大風卒發吹旗觸○上衣上異之易服從他
道還榮等不得發遂為宋國興所告上召榮等面詰之具伏
曰死而已上不欲即誅繫于別室召諸將曰吾不負邵榮而
榮所為如此將何以處之常遇春曰榮等兇悖一旦忘恩義謀
為亂逆不利於主○主將害及我等縱主公不忍殺之我等
義不與之俱生上不得已命具酒食飲食之涕泣與訣肯就
誅

八月癸酉朔○癸巳陳友諒將熊天瑞寇吉安守將孫本立戰
敗走永新天瑞復攻破永新親本立至贛州殺之友諒使其知
院饒鼎臣守吉安鼎臣慄悍有膽畧所至毒害人呼為饒大膽

初天瑞寇吉女本立遣元帥曾萬中樺中間道走建康求救時
大都督朱文正鎮洪都 上遂命文正往救之師未發而吉安
陷

冬十月壬申朔○戊子池州元帥羅友賢據州之神山寨作亂
謀與張士誠通抗欵震動命常遇春率兵討之○辛卯設關市
批驗所官時四方戰爭財用不足羣臣議以爲未遠人在乎修
政裕國用責乎通財今各處每遇外境商旅販鬻物貨或兩兵
民留滯請置關市設官領之專通物貨又浙東所轄全華廣信
等府及諸全州接連外境鹽貨以十分兩率稅其一分物貨以
十五分爲率稅其一分從之
十二月壬申朔○丁亥大都督朱文正遣裨將率兵取吉安饒
昌臣出走遂以叅政劉齊陳海同李明道曾萬中樺中共守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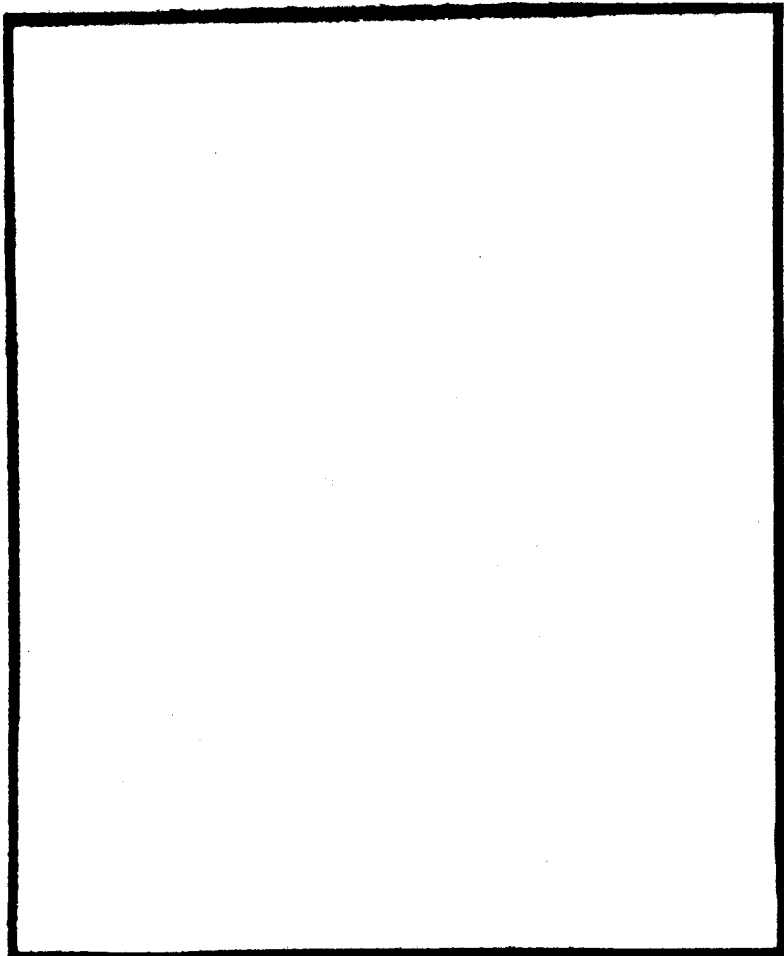
以朱叔華知府事兵還洪都○壬辰廣信守將元帥葛俊擅發
民夫募城浚池浙東行省左丞朱文忠遣人喻止之俊不聽反
出不執言文忠恐其為變欲討俊先遣從事王辰往察之辰還
報曰彼城守如故若臨以兵恐激其變文忠曰此人不足惜姑
為一郡生靈少息之遂不復問再遣都事劉肅往勞兵喻以禍
福俊心乃安○元遣戶部尚書林祖航海至慶元欲通好于我
方國亦遣檢校燕款來告上不之答款還國亦懼乃送昶于
福建平章燕只不花所時左丞相王溥在建昌聞之遣人報上
上命溥招之來且命符璽郎劉紹先候之于廣信溥招昶果至
遂偕紹先赴建康昶見上問其所以朱祖悅首無一言
上不欲窮詰命中等館之時召問以事知其才可用遂留之○
是月元將擴廓帖木兒遣尹煥章以書來獻馬先是其父察罕

帖本兒駐兵汴梁 上常遣使通好既而寨軍亦以書來聘
上以前所遣使不返不之答至是寨軍已先擴廓帖木兒代領
其衆乃遣使奉送我使者自海道還因以馬來獻擴廓帖木兒
者寨軍帖木兒甥也本姓王氏名保保寨軍養以爲子○是歲
以元帥吳復為孫武術指揮同知

宋

大明太祖聖神文武欽明啟運俊德成功統天大皇帝高皇帝實

錄卷之十一



大明太祖高皇帝實錄卷之十二

癸卯春正月壬寅朔以樞密院同舍湯和為中書左丞○以親
軍副都指揮使康茂才為金吾侍衛親軍都護○以徐司馬為
總制守金華○庚戌常遇春兵攻池州神山森翰羅友賢斬之
餘黨悉平○丙寅 上遣中書省都事江河送尹煥章歸汴以
書報擴廓帖木兒曰元失其政中原為沸廟廊方岳之臣互相
疑沮長師者無利恃志者方命悠悠歲月卒致上崩閣下先王
奮起中原英勇智謀過于草莽聞而未識是以前歲遣人直抵
大梁肯欲縱觀未敢納交也不意先王捐館閣下意氣相期遠
送使者涉濬而未深有推結之意加之辱賤何慈如之薄以文
綺若干用酬雅意自今以往信史○繼踵尚賈不起無有披此是
所願也

二月壬申朔申明將士屯田之令初 上命諸將分軍於龍江等處屯田至是康茂才乞積充初他將皆不及乃下令中諭將士曰興國之本在于強兵足食昔漢武以屯田定西域魏武以務農足軍食定伯興且莫不由此自兵興以來民無寧居連年饑饉田地荒蕪若夫食盡資于民則民力重困故令爾將士屯田且耕且戰今各處大小將帥已有分定城鎮然隨處地利不能盡墾數年以來未見功績惟康茂才所屯得穀一萬五千餘石以給軍餉尚餘七千石以此較彼地方均而人有多寡其故何哉蓋人力有勤惰故耳自今諸將宜督軍士及時開墾以收地利庶幾兵食充足國有所賴○冬百孫士誠將呂珍以劉福通等子女送入其城殺福通等先是福通等兵勢日盛以女壘來附至是為珍所殺○戊寅冷移置浙江行省于嚴州時張士

誠屢寇嚴及諸全行省發兵應援徃徃以道遠不能即達於是
使省治于嚴分金華軍戍之仍留徐司馬守金華○丁酉命王
時以白金三千兩令方國珍市馬○是月都昌盜江爵等陷饒
州先是守將于光與吳宏吳毅等不協爵因乘釁誘陳友諒將
張定遠蔣必勝入寇光等倉卒無備皆出走 上時遣理問穆
變即中楊憲綜理饒州軍務斃于難憲走還得免

三月辛丑朔 上率右丞徐達叅政常遇春等擊安豐是時呂
珍殺劉福通而據其城聞大軍至乃水陸連營戰艦蔽河沙際
皆樹木柵繚以竹籬外掘重塹極力以拒元帥汪某先攻拔其
中壘入據之會左右軍敗汪元帥兵望見亦出走為塹所阻呂
珍急攻之兵皆殊死戰 上命遇春以兵橫擊其陣三戰三勝
珍兵大敗俘獲士馬無算時廬州左君弼出兵來助珍遇春又

擊敗之珍與君弼皆敗走 上乃還命達等移師廬州圍之丁
是元將竹昌忻都遂乘間入安豐

閏三月辛未朔○丁丑處州翼總制胡深言近設關市征鹽貨
十取其一切詳溫台二郡產鹽浙東江西皆資其用而台州道
里險遠負販者少惟温州吳渡通潮而處婺商人每至吳渡與
海商買鹽舟行九十餘里還至青田批驗又百五十里方至處
州可謂勞毛舊例二十取一而每月所收多者百餘引少者亦
七八十引今處州軍餉全資鹽稅兼支若遽改法恐商人以征
稅太重不復販鬻則鹽貨壅滯軍儲闕乏且使江西浙東之民
艱于食用又如硫黃白藤蘇木棕毛諸物皆資于彼今稅額太
重亦恐不能流通臣請仍從二十取一之例鬻賣之處亦依例
納稅聽商與販如此則懋遷之利流轉不窮軍用給足 上從

其言人以爲使

夏四月庚子朔○壬戌陳友諒復大舉兵圍洪都初友諒忿其疆場日蹙乃作大艦乘攻艦高數丈外飾以丹漆上下三級級置走馬棚下設板房爲蔽置艖數十其中上下人語不相聞艖籍皆裹以鐵自爲必勝之計載其家屬百官空國而乘洪都城始瞰大江友諒前攻城以大艦乘水漲附城而登故爲所破上既定洪都命移城去江三十步至是友諒巨艦至不復得近乃以兵圍城其氣甚盛都督朱文正與諸將謀分城拒守○叅政鄧愈守撫州門元帥趙德勝等守官步士步橋步三門指揮薛顯等守章江新城二門元帥牛海龍等守琉璃澹臺二門文正居中節制諸軍自將精銳二千往來應援以禦之○乙丑諸全守將樞密院判官謝再興叛殺知州樂鳳鳳妻王氏以身蔽鳳

并殺之執叅軍李夢庚元帥陳元剛等奔紹興降于張士誠總管胡汝明棄妻子單騎走遠左丞朱文忠聞亂遣同僉胡德濟屯兵五指山下以備之事聞上因命德濟為浙江行省叅知政事德濟遣萬戶王克瑞偵邏敵境遇士誠兵被執死之初再興用部將左總管廖萬戶為腹心二人常使人販鬻于杭州

上知其陰泄機務擒二人誅之召再興赴建康而以叅軍李夢庚總制諸全軍馬上以再興長女妻兄子文正幼女適徐達恩意甚厚因命還守諸全再興以夢庚處己上忿忿不樂由是遂叛○丙寅陳友諒兵攻洪都之撫州門其兵各戴竹盾如箕狀以禦矢石極力來攻城壞三十餘丈鄧愈以火銃擊退其兵隨豎木柵敵爭柵都督朱文正督諸將死戰且戰且築通夕城完於是總管李繼先元帥牛海龍趙國旺許瑋朱潛萬戶程國

勝等皆戰死後俱配享洪都功臣廟

五月己巳朔陳友諒知院蔣必勝饒鼎臣等復陷吉安時李明道與曾萬中兄弟不協明道因潛通必勝約其來敵兵至城下明道舉火為應閭西門納之城由是復陷陳海萬中皆被殺執叅政劉齊知府朱叔華惟曾粹中亡走經其仇家黃如淵里中為所執如淵本萬中部屬怨萬中兄弟虐其家叛投鼎臣至是執粹中送鼎臣殺之必勝脅降齊等齊等不屈必勝又攻破臨江執同知趙天麟亦不屈俱送友諒所友諒以三人徇於洪都城下仍以明道同鼎臣守吉安○癸酉置禮賢館先是上聘諸名儒集建康與論經史及咨以時事甚見尊寵至是復命有司即所居之西創禮賢館處之陶安夏煜劉基章溢宋濂蘇伯衡等皆在館中時未文忠守金華復薦諸儒之有聲望者王禕

許元王天錫主 上皆收用之○陳友諒兵陷無為州知州董曾死之曾之守無為也招集流亡使各復業州民安之及城陷寇逼其降曾抗言不屈遂縛之沉于江○丙子陳友諒復攻洪都之新城門指揮薛顯將銳卒開門突戰斬其平章劉進昭擒其副樞趙祥敵兵乃退百戶徐明被執死之明有膽畧善修飾軍中號為胎裏蔬嘗出劫友諒營獲其良馬以歸故敵兵見明併刀來攻遂執而殺之後追封合肥縣男配享洪都功臣廟以其子為指揮○徐達常遇春之攻圍廬州也州城三面阻水攻之不克已而左君弼於城上為釣橋達曰君弼鼠伏穴內久不出今遽為此其將夜出劫我乎令軍中嚴為之備比夜半聞釣橋有聲軍覺則其兵已至營下營中萬弩俱發君弼不得利退走達縱兵擊之君弼大敗走入城歛兵拒守達攻圍凡三月不

下

六月戊戌朔○丁未忠勤樓災時砲藥藏樓中遇火怒激如雷
○辛亥陳友諒圍洪都久不克增修攻具攻水關欲破柵以入
都督朱文正使壯士以長槩從柵內刺之敵奪槩更進文正乃
命煅鐵戟鐵鉤穿柵更刺敵復未奪手皆灼爛不得進友諒盡
攻擊之術而城中備禦隨方應之友諒計窮又以兵攻官步士
步二門元帥趙德勝力禦之暮坐宮步門樓指麾士卒中流矢
死德勝臨濠人狀貌魁偉臂力絕人善用槩人稱爲黑趙歲壬
辰江淮兵起推德勝爲隊長時年二十八歲乙未乃挺身詣和
州來歸上命爲帳前先鋒從渡江克太平蕪湖句容丙申三
月下建康取鎮江皆有功己亥四月擢懷遠大將軍中翼左副
元帥辛丑四月進後翼統軍元帥壬寅從文正守洪都友諒攻

城德勝於諸將中杆禦功最多至是天中腰臂而死 上深惜
之後立廟城中祀諸功臣以德勝為首○壬戌方國珍遣經歷
陳惟敬來貢馬○洪都被圍既久內外阻絕音問不通文正乃
遣千戶張子明告急於建康子明取東湖小漁舟夜從水關潛
出越石頭口夜行晝止至是凡半月始得達見 上具言其故
上問友諒兵勢何如子明對曰友諒兵雖盛而戰聞死者亦
不少今江水日涸賊之巨艦將不利用又師久糧乏若援兵至
必可破也 上謂子明曰汝歸語文正但堅守一月吾自當取
之不足慮也子明還至湖口為友諒兵所獲友諒謂曰若能誘
城降非但不死且得富貴子明偽許之至城下大呼曰大軍且
至但固守以待友諒怒遂殺之後特封子明為忠節侯配享洪
都功臣廟○甲子召徐達常遇春於廬州令還師接洪都

秋七月戊辰朔○癸酉 上自將救洪都時徐達常遇春等亦
自廬州還 上於是召諸將諭之曰陳友諒構兵不已復圍洪
都彼累敗不悟是天奪其魄而促之亡也吾當親往爾諸將其
各整舟楫率士馬以從是日會師馮森于龍江舟師凡二十萬
俱發石丞徐達叅知政事常遇春帳前親軍指揮使馮國勝同
知樞密院事廖永忠俞通海等皆從舟過新河口有大魚二鱗
鬣異常出沒波浪中矣 上舟泝流直過小孤衆以爲龍云士
午風獲馮國勝舟 上以其不利遣還建康癸未師次湖口先
遣指揮戴德以一軍屯于涇江口復以一軍屯南湖甯以遏友
諒歸師又遣人調信州兵守武陽渡防其奔逸○丙戌陳友諒
圍洪都至是凡八十有五日聞 上至即解圍木出鄱陽湖以
迎我師 上帥諸軍由松門入鄱陽諭諸將曰兩軍相聞勇者

勝陳友諒久圍洪都今聞我師至而退兵迎戰其勢必死聞諸公當盡力有進無退剪滅此虜正在今日諸將受命當自奮丁亥遂與友諒師過於康郎山友諒列巨舟以當我師上見之謂諸將曰彼巨舟首尾連接不利進退可破也乃分舟師為十一隊火器弓弩以次而列戒諸將近寇舟先發火器次弓弩及其舟則短兵擊之戊子命徐達常遇春廖永忠等進兵薄戰達身先諸將擊敗其前軍殺千五百人獲一巨舟而還軍威大振俞通海復乘風發火砲焚寇舟二十餘艘彼軍殺溺者甚衆我指揮韓成元帥宋貴陳兆先亦戰死徐達等搏戰不已大延及達舟敵遂東之達僕火更戰上急遣舟接達達力戰敵乃退友諒驍將張定邊奮前欲犯上舟舟適膠淺我軍格鬪定邊不能近過春從旁射中定邊定邊舟始却通海乘後舟驟進水

湧 上舟遂脫永忠隨以飛舸追定遠定遠走身被百餘矢士卒多死傷既而遇春舟亦膠澳 上麾兵救之俄有敗舟順流而下觸遇春舟亦脫會日暮諸軍欲退 上御樓船鳴鉦集諸將申明約束喻以死生利害諸將咸舉手加額以死自誓是日命徐達還守建康己丑旦 上命鳴角舟師畢集乃親万陣復與友諒戰諸軍奮擊敵舟敵不能當殺溺死者無算院判張志雄所乘舟橋折為敵所覺以數舟攢兵鉤刺之志雄窘迫自刎丁普郎余某陳擲徐公輔皆戰死普郎身被十餘創自脫猶執兵若戰狀植○主舟中不仆敵兵每艦相連至脯末北風起上命以七舟載荻葦置火藥其中未草為人飾以甲冑各持兵戰若聞敵者令敵死士操之備走舸丁後將迫敵舟乘風縱火風急火烈須臾抵敵舟其水寨舟數百艘悉被燔燬燄漲天湖

水盡亦死者大半反諫弟友仁友貴及其平章陳普畧等皆焚
死我師來之又斬首二千餘級友仁者即所謂五王也妙一日
有智數臬勇善戰至是死友諫為之喪氣普畧即新聞陳也明
日 上復諭諸將曰友諫戰敗氣沮亡在旦夕今當併力滅之
于是諸將益自奮是時 上所乘舟楫白友諫覺欲併力來攻
上知之夜令諸船盡白其楫旦視莫能辨敵益驚駭卒即復繼
舟大戰敵舟巨艦難于運轉我舟環攻之殺其卒殆盡而操舟
者猶不知尚呼號徬徨如故已而焚其舟皆死命通海廖永忠
張興祖趙庸等以六舟深入得擊敵聯大艦極力拒戰我師望
六舟無所見意謂已陷沒有頃六舟旋繞敵船而出我師見之
勇氣愈倍合戰益力呼聲動天地波濤起立日為之晦自辰至
午敵兵大敗棄旗鼓器仗浮蕪湖面友諫遂奪氣張定邊自以

戰不利欲挾友諒退保鞋山為我師所扼不得出乃斂舟自守
不敢更戰通海等還 上嘗之曰今日之捷諸公之力也是日
移舟泊弑棚去敵船五里許數遣人往挑戰敵不敢應諸將議
欲退師少休士卒 上曰兩軍相持我若先退彼必以為怯而
未追非計也必先移舟出湖乃可無失時水路險隘舟不得並
進恐為敵所乘至夜令 船置一燈相隨渡淺比明已盡渡矣
乃泊于左叢友諒遂亦移舟出泊渚磯相待者三日友諒左右
二金吾將軍率所部來降先是友諒數戰不利春謀于下其右
金吾將軍曰今戰不勝出湖宵難莫若焚舟登陸直趨湖南謀
為再舉其在金吾將軍曰今雖不利而我師猶多尚堪一戰若
能僇力勝負未可知何至自焚以示弱萬一舍舟登陸彼以步
騎躡我後追不及前退失所據一敗塗地豈能再舉耶友諒捕

豫不決至是戰多喪敗乃曰右金吾之言是也左金吾將軍聞之憚及禍遂以其衆降右金吾見其降亦率所部來降友諒失此二將自是兵力益衰上既駐師左蠡移書友諒曰方今取天下之勢同討虜狄以安中國是馬上策結恣中國而復夷狄是謂無策曩者公北池州吾不以馬嫌立還停虜將欲與公為約從之舉各安一方以俟天命此吾之本心也公失此計乃先與我為讎我是以破公江州邊蹂斬黃漢沔之地日舉龍興十一郡奄而有今又不憐復啓兵端既用子洪都而敗于廬山殺其弟姪殘其兵將損數萬之命無尺寸之功此逆天理悖人心之所致也公東尾大不掉之舟傾兵敵甲與吾相持以公平日之狂暴正當覲決一戰何徐徐隨後若聽吾指揮者無乃非丈夫乎公平決之友諒得書怒留使者不遣猶疑金宇旗月四

巡寨令獲我戰士皆殺之。上聞之命悉出所得友諒軍說有傷者賜藥療之皆遣還下令曰但獲彼軍皆勿殺又令發其弟姪及將之戰死者我師遂出湖口命遇春永忠諸將統舟師橫截湖面邀其歸路又令一軍立柵于岸控湖口者旬有五日友諒不敢出復移書與之曰昨兵船對泊礮礮雷遣使齎記事往不覩使回公度量何淺淺哉大丈夫謀天下何有深讎夫辛卯以來天下豪傑紛然並起過秦中原英雄與問罪之師挾天子令諸侯於是淫虐之徒一掃而亡公之湘陰劉亦懼而往此公腹心人也都下將自此往矣江淮英雄惟存吾與公耳何乃自相吞併公今戰亡弟姪首將又何怒焉公之土地吾已得之縱刀驅殘兵乘死城下不可再得也設使公僥倖逃還亦宜修德勿作欺人之寇却帝名而待真主不然喪家滅姓悔之晚矣友

諒忿恚不能答 上與博士夏煜等日草檄賦詩意氣彌壯乃遣裨將率兵攻蘄州及興國克之獲其海舟十餘艘友諒住湖中既久食盡遣舟五百艘掠糧于都昌都督朱文正復使舍人陳方亮潛往燬其舟友諒糧絕勢益困

大明太祖聖神文武欽明啟運俊德成功統天大孝高皇帝實錄卷之十二

太祖高皇帝實錄卷之十三

癸卯八月丁酉朔○壬戌陳友諒窮蹙進退失據欲奔還武昌乃率樓船百餘艘趨南湖甯為我軍所遏遂欲突出湖口上鹿諸將邀擊之我舟與敵舟聯比隨流而下自辰至酉力戰不已至涇江口涇江之師復擊之張鐵冠大笑賀上曰友諒死矣上笑曰無妄言復戲鐵冠曰縛汝於水濱以俟乃遣樂人具牲酒往祭友諒以覘其死生且曰如其生往者必返若不返其死必矣已而往者俱被殺未幾有降卒來奔言友諒在別舸中流矢貫睛及顛而死諸軍聞之大呼喜躍殺敵益奮敵衆大潰於是禽其太子善兒平章姚天祥等明日友諒平章陳瑄參政魯某樞密使李才小舍命王副樞賈僉院及倚揮以下悉以其樓船軍馬來降得士卒五萬餘人惟太尉張定遠及楊丞相

韓副使乘夜以小舟竊載友諒屍及其子理徑走武昌遣師追之不及定邊等至武昌復立理為帝改元德壽友諒者沔陽王沙縣人世業漁姿貌豐偉嘗為縣吏不樂會徐壽輝與倪文俊等兵起友諒慨然往從之文俊用為簿書掾。友諒佐文俊攻陷諸州郡有功遂用領兵為元帥歲乙未文俊治宮室于漢陽迎壽輝居之而專其政柄友諒心不平丁酉九月文俊謀弒壽輝事覺懼奔黃州友諒因乘橐鞬殺文俊并其衆自稱宣慰使尋為平章明年率兵陷安慶池州又破龍興瑞州諸郡因分遣康泰趙琮鄧克明等攻取邵武別將取吉安而自以兵破撫州八月破建昌九月破贛州己亥正月破信州三月遣將取襄陽又出兵寇衢州遂取杉關友諒疑其將趙普勝貳已殺之先是友諒破龍興壽輝欲徙居之友諒恐其來不利於己遣人止其行

壽輝不得已而止。至是壽輝復欲往。友諒仍遣人止之。壽輝不聽。十二月引兵發漢陽。行次江州。友諒陽遣使出迎。而陰伏兵于城西門外。壽輝既入門。閉伏發。盡殺其部屬。乃以江州為都。奉壽輝居之。友諒遂自稱漢王。立府城。西門置官屬。自是事權一歸于友諒。壽輝但擁虛位而已。庚子閏五月。友諒挾壽輝犯太平。陷之。友諒既得太平。欲僭號。遂弑壽輝。率其兵進寇龍灣。上大敗之。降其將士二萬人。友諒失勢。走還江州。上怒其狂。僭自將水軍討之。兵薄江州。友諒棄城遁入武昌。至是死。友諒有權術。兵強一時。及弑。王稱帝。羣下多不服。而叛遂至滅亡。死時年四十四。自稱帝至元僅四年。友諒之初起也。其父甚恐曰。女一捕魚兒。欲圖大事。吾不願也。何不守汝故業。友諒答曰。昔有術者觀先世弄地。謂我後當富貴。今正其時。及稍貴。遣人迎。

其父父曰汝不聽吾言而起事至此吾懼不能勉。至是果收初上親往友諒于九江遂至洪都有周顛者謁上道旁曰告太平及還軍建康顛者亦隨至見上後曰告太平間為人言未然事多驗人以爲神吳稱爲顛仙及友諒再圍洪都上親勒兵往後因問顛仙曰吾此行何如對曰吉上曰彼已僭帝矣與之戰得無難乎顛仙仰面上視久之曰上面無此人分上曰吾與汝偕往可乎顛仙曰可即踴躍持所策杖急趨若揮戈狀以示必勝之兆舟次皖城無風上令人問顛仙有風乎荅曰行則有不行則無旣行不數里風米大作至馬當顛仙見江豚戲水曰水怪見領人多上惡其語令棄之江中明日顛仙復未見上以其異與之食食已至上前引顛曰顛仙可授矣上笑而遣之及友諒敗死其言頗驗云據僞寇者名中

字景和臨川人少應進士舉不第遇吳人授以皇極數談禍福多驗元末兵亂歸隱幕府山間至城中與人言避兵之方從之者多獲全士寅陳友諒圍南昌上帥師下之奉政鄧愈薦中上問之曰予定南昌兵不血刃而不易肆生民自此蘇息否中對曰天下自此大定但此地旦夕當流血應舍焚燬必盡鐵柱觀亦僅存一殿耳後指揮康泰反一如中言癸卯夏五月

上祭百神于覆舟山下召問中所以中曰吉天馬兩重似并似舞祀畢上欲還馬忽人立作舞狀已而俯首若拜是日役有獻名馬者果符兩重之語中又言者署當有震驚城中擾擾俄而忠勤樓穴接近者署內外咸恐及友諒復圍南昌上忽得異夢命占之曰當于咽喉處用力過夜燒燈花蓓蕾可愛鐵冠適在旁邊剪之左右喏曰嘉兆可惜鐵冠曰宜亟從江西後三

日報果至 上遂親將兵往復召問中中曰是行勿遲五十日

當大勝成亥之日獲其首領常遇春等與友諒戰率舟師深入

敵圍之數重衆謂不可出中曰勿憂當自出既而果出其他奇

中往往類此中為人捐介寡言笑不事華飾常戴鐵冠人號為

後改洪都府為南昌府○甲子遣吳遵德理于武昌

張鐵冠云○乙丑同僉行樞密院事守江淮府繆大亨卒大亨

濠之定遠人初以義兵起為元攻濠弗克時元兵所在潰散大

亨獨率其衆二萬人從元將老張也橫湖山固守一月餘

上以師夜襲其營衆潰獲其妻子大亨獨與其子道適去此明

猶收散卒列陣以待 上壯其為人因遣其叔貞佐諭以禍福

大亨遂率其衆降 上即以所部兵屬之自是從 上征伐屢

有功因令侍衛左右命同僉行樞密院事守江淮府大亨御士

卒嚴恪為政簡易人皆悅服之至是疾卒後 上過鎮江遣人

祭其墓嘆曰繆將軍平生端直在諸將中未常有過今不見矣
惜哉

九月丁卯朔 上發湖口還建康○壬申 上至建康告廟飲
呈論功行賞賜常遇春廖永忠田餘將士金帛有差因與諸將
論鄱陽之戰諸將請曰自古水戰必得天時地利乃為可勝若
周瑜之破曹操因風水之便乃能勝之陳友諒兵據鄱陽先處
上流而待我是得地利矣况我勞而彼佚今勝之誠未喻也
上曰汝不聞古人所謂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陳友諒
兵雖衆強人各一心上下猜疑剗用兵連年數敗而無功不能
養威俟時今日適勞于東明日又馳騁於西夫衆心也夫兵貴
時動動則威威則勝我以時動之師威不震之虜將士一心人
百其勇如鷲鳥搏擊巢卵俱覆此所以為吾破也諸將皆歎服

○壬午 上命李善長鄧愈留守建康復率常遇春康茂才廖永忠胡廷瑞等親征陳理于武昌○諸全叛將謝再興以張士誠兵犯東陽左丞朱文忠率兵禦之部將夏子實郎中胡深馬前鋒與其兵遇于義烏戰方接文忠自將精騎橫出其後擊之再興大敗遁去深因建議以馬諸全乃浙東藩屏諸全不守則衝不能支乃度地距諸全五十里于五指山下築城備禦分兵戍守之○乙未 上聞諸全叛遣使至文忠軍諭別為城守計使至而諸全新城已築未幾張士誠將李伯昇大舉入寇兵號六○十萬頓于城下城堅不可拔乃引去 上嘉胡深築城之功命以名馬賜之○是月張士誠稱吳王

冬十月丙申朔○壬寅 上兵至武昌馬步舟師水陸並進既抵其城命遇春等分兵于四門立柵圍之又于江中懸舟為長

寨以絕其出入之路分兵徇漢陽德安州郡於是湖北諸郡皆
來降○癸卯贈張德勝爲光祿大夫江淮等處行中書省平章
政事追封蔡國公趙德勝爲榮祿大夫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平
章政事追封梁國公桑世傑爲安遠大將軍輕車都尉行樞密
院判官追封永義侯○

十二月丙申朔上發武昌還建康命常遇春總督諸將守營
柵諭之曰彼猶孤狍處牢中欲出無由又當自服若來衝突慎
勿與戰但堅守營柵以困之不患其城不下也○甲寅上至
建康○戊午上聞武於鶴籠山還坐西苑召指揮華雲龍等
諭之曰今日所聞騎士汝能知其數否對曰不知上曰陣勢
或圓或方或縱或橫敵合布散倏往忽來使人莫測善用兵者
以少爲衆以弱爲強逸己而勞人伐謀而制勝運乎陰陽行乎

鬼神雖有勇者莫能施其力。冬者莫能用其謀。斯為妙矣。大於兩敵相對在審其強弱。識其多寡。以正應以奇。變奇正之用。合宜應變之方。弗失百戰百勝之道。此汝等其識之。是歲寶源局歲鑄錢三千七百九十一萬有奇。

大明太祖聖神文武欽明啟運從德成功統天大孝高皇帝實錄卷之十三

大明太祖聖神文武欽明啟運後德成功統天大孝高皇帝實錄卷之十四

野稼官皆善太太子師也 據慶曆書政大夫 都南宮 夏原吉

總裁官文淵閣大學士夏原吉春坊大學士夏原吉夏原吉

轉

甲辰春正月丙寅朔、李善長徐達等奉 上為吳王。時群臣以 上功德日隆、屢表勸進。上曰、戎馬未息、瘡痍未蘇、天命難必、人心未定、若遽稱尊號、誠所未遑。昔武王克商、戡干戈、案弓矢、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野、大告武成、然後與民更始、曷嘗遽自稱尊。今日之議且止、俟天下大定、行之未晚。群臣固請不已、乃即吳王位。建百司官屬、置中書省、左右相國為正一品、平章政事從一品、左右丞正二品、叅知政事從二品、左

右司郎中正五品、員外郎正六品、都事檢校正七品、照磨管勾從七品、參議府參議正三品、參軍、斷事官從三品、斷事經歷正七品、知事正八品、都鎮撫司都鎮撫正五品、考功所考功郎正七品。以李善長為右相國、徐達為左相國、常遇春、俞通海為平章政事、汪廣洋為右司郎事、張昶為左司都事。○丁卯、命減收官店錢。先是設官店以征商，上以其稅太多、病民、故命減之。○戊辰、上退朝謂左相國徐達等曰：卿等為生民計，推戴予，然建國之初，當先正紀綱。元氏昏亂，紀綱不立，主荒臣專，威福下移，由是法度不行，人心渙散，遂致天下騷亂。今將相大臣輔相於我，當鑒其失，宜協心為治，以成功業。毋苟且因循，取充位而已。又曰：禮法國之紀綱，禮法立則人志定，上下安。建國之初，此為先務。吾昔起兵濠梁，見當時主將皆無禮法，恣情任私，縱

為暴亂、不知馭下之道、是以卒至於亡。今吾所任將帥、皆昔時同功一體之人、自其歸心于我、即與之定名分、明號令、故諸將皆聽命、無敢有異者。爾等為吾輔相當守此道、無謹於始而忽於終也。○庚午、上坐白虎殿、與孔克仁論天下形勢。因曰、自元運既隳、連年戰爭、加以饑饉疾疫、十室九虛。天厭於上、人困於中。中原豪傑、智均力齊、互相仇敵、必將有變、欲併而一之勢。猝未能。吾欲以兩淮江南諸郡歸附之民、各於近城耕種、練則為兵、耕則為農、兵農兼資、進可以取、退可以守。仍於兩淮之間、輓運可通之處、積糧以俟、兵食既足、觀時而動、以圖中原、卿以為何如。克仁對曰、積糧訓兵、待時而動、此長策也。

二月乙未朔、上以諸將圍武昌久不下、復親往視師。○辛亥、至武昌、督兵攻城。先是陳理太尉張定邊見事急、潛遣卒夜

由觀音閣鮪城走岳州，告其丞相張必先使入援。至是必先引兵至去城二十里，軍于洪山。上命常遇春率精銳五千，乘其眾未集擊之，敵兵大敗，遂擒必先。必先驍勇善戰，人號為潑張。城中倚以為重。至是縛至城下，示之曰：汝所恃者潑張，今已為我擒，尚何恃而不降耶？必先亦呼定邊謂之曰：吾已至此，事不濟矣，兄宜自圖速降為善。定邊氣索不能言。武昌城東南有高冠山，下瞰城中。上問諸將誰能奪此。傅友德請行，遂率數百人一鼓奪之。城中益喪氣。後數日，上乃遣友諒、舊臣羅復仁入城，諭陳理及張定邊等曰：理若來，當不失富貴。復仁因請曰：主上推好生之仁，惠此一方，使陳氏之孤得保首領，而臣不食言，臣雖死不憾矣。上曰：吾兵力非不足，所以久駐此者，欲待其自歸，免傷生靈矣。汝行必不汝誤。復仁至城下號哭，理驚

召之入，復相持痛哭，止問故。復仁諭以。上意詞旨懇切，理與定邊等遂請降。○癸丑，陳理銜壁肉袒，率其太尉張定邊等出降。理至軍門，俯伏戰慄，不敢仰視。上見其幼弱，起挈其手曰：吾不爾罪，勿自懼也。命宦者入其宮，傳命慰諭友諒父母。凡府庫儲蓄，令理悉自取之。遣其文武官僚以次出城，妻子資裝皆俾自隨。王師圍武昌凡六閱月而降，士卒無敢入城，市井晏然。城中民饑困，上命給米賑之，召其父老復撫慰之。待友諒父母以禮，民大悅。於是漢沔荆岳郡縣相繼降。○故陳友諒兄友才降。友才，所謂二王者是也。始以友諒命與左丞王忠信守潭州。聞上親征武昌，遣忠信來援。忠信戰敗而降。上授忠信參政，俾仍守潭州。友才聞其降而復來，率兵拒于益陽之高山。忠信莫辭，開諭之。於是友才亦降，與其子俱送建康。○李明

道被獲、送武昌伏誅。明道豐城人、家富於貲、乘亂起兵附陳友諒。及見獲於胡大海。上宥之、命為行省叅政。今與曾萬中等守吉安、兩人不相能。明道復叛附于友諒。及友諒敗滅、明道懼、走歸豐城、剪其鬚髯、逃匿武寧山中。有茶客識之、縛送武昌。

上數其反覆之罪、明道無以對、遂戮于鮎魚口沙上。明道嘗有所畜犬、為我軍所得、携至武昌。犬見明道被戮、嗥鳴蹠躅不已、嘶聚其肉、跑沙瘞之。上義此犬、因命歛葬明道。○甲寅、陳理既降、上召諸將諭之曰、諸公久從吾、勞苦者至矣。然職其勞苦、圖其安逸。若農之耕、勤苦於春夏、至秋乃獲。由其用力於前、而取穫於後。今日之事、正由是也。所以必先懲乎暇豫。是故勞者逸之本也。否者泰之機也。吾與諸公先圖其勞、而後其逸。如農之望歲、於是乎可待至。如有早滂發騰之不足者、此則係

乎天時、有非勤怠之所致耳。○乙卯、立湖廣行中書省、以樞密院判楊璟為叅政。○丙辰、上發武昌、命常遇春發遣陳理官屬赴建康。

三月乙丑朔、上至建康。○丙寅、封陳理為歸德侯。下令諭臣民曰、予以眇躬、荷天地百神之眷、託於億兆臣民之上、戡定綏寧、疆宇日闊。乃者陳友諒、弑主僭逆、罪惡貫盈、自起兵端、犯我邊境、爰舉問罪之師、以慰來蘇之望。賴天地之靈、兵之所至、罔不克捷。江西諸郡一鼓而下。友諒稔惡不悛、仍合餘燼於癸卯七月、頓兵洪都城下。予乃總率舟師、親與決戰。友諒敗死。將士悉降。進攻武昌。其子理歸命。於是湖廣諸郡次第皆平。迨沿江漢、遂底安流。總總黎元、克全生樂。布告中外、咸使聞知。○丁卯、命全大旺守撫州。○置起居注、給事中。○皇第六子生、充

妃胡氏出也。○上謂廷臣曰、剽悍驕暴非人之性也、習也、苟有禮法以一之、則剽悍者可使善柔、驕暴者可使循帖。若跽嚙之馬、調御有道、久則自然馴熟。屬茲草創、苟非禮法、人無所守、故必當以此洗滌漸染之習。然制禮立法非難、遵禮守法為難。人知遵禮自無暴悍、能守法則不至暴悍。夫三尺童子至弱也、遇強暴而不欺者、以有禮法故耳。方今所當急者、此為先務、不可後也。○戊辰 歸德侯陳理同羣臣朝、上深憐之、理退、因謂羣臣曰、陳氏之敗、非無勇將健卒、由其上下驕矜、法令縱弛、不能堅忍、恃眾寡謀、故至於此。使其持重有謀、上下一心、據荆楚之富、守江漢之險、跨豫章、連閩越、保其民人、以待機會、則進足以窺中原、退足以抗衡一方、吾安得而取之。舉措一失、遂致土崩、此誠可為鑒戒者也。○以中書左丞湯和為平章政事。時和

守常州、率元帥吳福興以舟師徇黃楊山、遇張士誠水軍擊敗之、擒其十戶劉文興等四十九人、風船六艘、故有是命。○定大都督府等衙門官制。大都督從一品、左右都督正二品、同知都督從二品、副都督正三品、僉都督從三品、經歷從五品、都事從七品、各行省平章政事從一品、左右丞正二品、參知政事從二品、郎中從五品、員外郎從六品、都事檢校從七品、照磨管勾從八品、理問所正理問正四品、副理問正五品、知事從八品、都鎮撫司都鎮撫從四品、副鎮撫從五品、知事從八品、金吾侍衛親軍都護府都護從二品、經歷正六品、知事從七品、照磨從八品、統軍元帥府元帥正三品、同知元帥從三品、副使正四品、經歷正七品、知事從八品、照磨正九品、各衛親軍指揮使司指揮使正三品、同知指揮從三品、副使正四品、經歷正七品、知事從八

品、照磨正九品、千戶所正千戶正五品、副千戶從五品、鎮撫百戶正六品、各萬戶府正萬戶正四品、副萬戶從四品、知事從八品、照磨正九品。是日。上御戟門省臣以所官制制班次圖進。

上覽畢、因諭及選諫議之官曰、論道經邦、輔弼之臣、折衝禦侮、將帥之職、論思獻納、侍從之任、激濁揚清、臺察之司、此數者、朝廷之要職也。至於繩愆糾繆、拾遺補過、諫諍之臣、尤難其人。抗直者或過於矯激、巽懦者又無所建明、必國爾忘家、忠爾忘身之士、方可任之。不然、患得患失之徒、將何所賴也。○己巳、旬容儒士戎簡見。上因與語及陳氏之事。簡曰、主上向者敗陳氏於九江、其眾既潰、何不乘勝直抵武昌、而乃引還。今雖克之、費力亦多矣。上曰、汝儒者、豈不聞覆巢之下有完卵乎。況事有緩急、兵貴權宜。當陳氏兵敗、我豈不知乘勝以蹶之。兵法

曰、窮寇勿追、若乘勝急追、彼必死鬪、殺傷必多、吾故縱之、遣偏師綴其後、恐其奔逸、料彼創殘之餘、人各偷生、喘息不暇、豈復敢戰、我以大軍臨之、故全城降服。一者我師不傷、二者生靈獲全、三者保全智勇、所得不亦多乎、簡大悅服。他日 上與諸將論用兵方略、因謂諸將曰、汝等非不善戰、然臨事決機、智或不足、宜親近儒者、取古人之書、聽其議論、以資智識。前日戎簡所言、吾雖非之、然當時將校亦有勸我、邀之下流、而以全師威之、武昌賊眾可以全獲、軍中皆以為奇謀、不知簡亦能言之、然皆非吾意也。汝等當思之、勿以吾不用簡言而遂輕儒者。○庚午、置武德、龍驤、豹韜、飛熊、威武、廣武、興武、英武、鷹揚、驍騎、神武、雄武、鳳翔、天策、振武、宣武、羽林、十七衛親軍指揮使司。先是所得江左州郡、置各翼統軍、元帥府、至是乃悉罷諸翼而設衛馬。

上勅中書省臣曰、自古聖帝明王、建邦設都、必得賢士大夫、相與周旋、以成至治。今土宇日廣、文武並用、卓犖奇偉之才、世宣無之、或隱於山林、或藏於士伍、非在上者、開導引拔之、則在下者、無以自見。自今有能上書陳言、敷宣治道、武畧出眾者、叅軍及都督府具以名聞。若其人雖不能文章、而識見可取、許詣闕面陳其事、吾將試之。其郡縣官年五十以上者、雖練達政事、而精力既衰、宜令有司、選民間俊秀、年二十五以上、資性明敏、有學識才幹者、辟赴中書、與年老者叅用之。十年之後、老者休致、而少者已熟於事、如此則人才不乏、而官使得人。爾中書其下有司、宣布此意、悉令知之。○江西行省以陳友諒鑲金床進、上觀之、謂侍臣曰、此與孟昶七寶溺器何異、以一床工巧若此、其餘可知。陳氏父子窮奢極靡、焉得不亡、即命毀之。侍臣曰、

未富而驕、未貴而侈、此所以取敗。上曰：既富、豈可驕乎？既貴、豈可侈乎？有驕侈之心、雖富貴、豈能保乎？處富貴者、正當抑奢、侈、弘儉約、戒嗜欲、以厭眾心、猶恐不足以慰民望、况窮天下之技巧、以為一己之奉乎、其致亡也宜矣。然此亦足以示威覆車之轍、不可蹈也。○辛未、上御西樓、有軍士十餘人、自陳戰功、以求陞賞。上諭之曰：爾從我有年、爾才力勇怯、我縱不知、將爾者必知之、爾有功、予豈遺爾、爾無功、豈可妄陳。有功不賞、是謂各無功、求賞是謂貪、各則失眾、貪則踰分。夫有超人之才能者、必有超人之爵賞。爾曹不見徐相國耶、今貴為元勳、其同時相從者、猶在行伍、予亦豈忘之乎、以其才智止此、弗能過人故也。今爾曹自陳戰功、以求陞賞、國家名爵、烏得幸得耶。爾曹苟能黽勉立功、異日爵賞、我豈爾惜、但患不力耳。於是皆漸服而

退自是無有復言者。○丁丑、上諭中書省臣曰、先王之世、不施賞而民勸於善、不施罰而民不為非、若是何也、有仁義以為之本也。夫聖人統馭四海而宰制萬物者、仁以居之、義以行之、故賢者樂有仁義、而不肖者有所視效焉。是故商變乎夏、周變乎商、而仁義未嘗改也。天之生民、治亂相繼、亘萬世而不易者、其惟此乎。故湯武用是而興、桀紂忽是而亡。今天下紛紜、靡有底定、彼恃夫智力之私、而戕賊於民者、豈復知有仁義哉。卿等職居樞要、所以輔吾者、舍是則無以為治國之本也。卿等勉之。○以統軍元帥郭子興為鷹揚衛指揮使。○以傅友德為雄武衛指揮使。○以左翼右副元帥金朝興為龍驤衛指揮同知。○己卯、廷臣張閭等上疏勸上淵默以怡養神氣。上曰、汝等所言、知常而不達變。天下無事、端拱玄默、守道無為此固可以

保養神氣。顧今喪亂未定，軍旅方殷，日給不暇，此豈淵默怡養之日耶。諸公之言固愛我，但未達時宜耳。

夏四月甲午朔，上退朝，與孔克仁等論前代成敗，因曰：秦以暴虐寵任邪佞之臣，故天下叛之。漢高起自布衣，能以寬大駕馭羣雄，遂為天下主。今天下之勢不然，元之號令紀綱已廢弛矣。故豪傑所在，蠢起然，皆不知修法度以明軍政，此其所以無成也。因感歎久之。又曰：天下有兵，河北有字羅帖木兒，河南有擴廓帖木兒，關中有李思齊，張良弼，然有兵而無紀律者，河北也。稍有紀律而兵不振者，河南也。道途不通，餽餉不繼者，關中也。江南則惟我與張士誠耳。士誠多奸謀而尚間諜，其御眾尤無紀律。我以數十萬之眾，固守疆土，脩明軍政，委任將帥，俟時而動，其勢有不足平者。克仁頓首曰：主上神武，當定天下于

一、今其時矣。○乙未、置醫學提舉司、提舉從五品、同提舉從六品、副提舉從七品、醫學教授正九品、學正官醫提頌從九品。○中書省臣進宗廟祭享及月朔薦新禮儀。上御白虎殿覽畢、退自殿西、步至戟門東、忽悲愴流涕、謂宋濂孔克仁曰、吾昔遭世艱苦、饑饉相仍、當時二親俱在、吾欲養其力不給。今賴祖宗之佑、化家為國、而二親不及養、追思至此、痛何可言。因命并錄。皇考妣忌日、歲時享祀以為常。○平章俞通海、叅政張興祖、率兵略劉家港、進逼通州、擊敗張士誠兵、禽其院判朱瓊、元帥陳勝卒百餘人。○丙申、命建忠臣祠于鄱陽湖之康郎山。上謂中書省臣曰、崇德報功、國之大典。自古兵爭、忠臣烈士以身殉國、英風義氣、雖死猶生。予與陳友諒戰于鄱陽湖、將臣効忠死敵、昭然可數。然有功不報、何以慰死者之心、而激生者

之志哉。爾中書其議行之。於是中書省臣以死事之臣樞密院同知丁普郎、樞密院判張志雄、左副指揮使韓成、統軍元帥宋貴、陳兆先、左副元帥余昶昌、文貴、右副元帥王勝、李信、陳弼、劉義、徐公輔、同知元帥李志高、元帥副使王咬住、千戶姜潤、石明、王德、朱鼎、王清、常德勝、王鳳顯、丁宇、王仁、汪澤、王理、陳冲、裴幹、王喜仙、袁華、史德勝、顧撫、常惟德、曹信、逯德山、都尉鄭興、羅世榮等三十五人列進，遂封贈勳爵有差。建忠臣祠于康郎山，設像其中，令有司歲時祭之。○庚子，上謂徐達等曰：人之行事固欲盡善，然一時智慮未周，及既行之後，思之有未盡善，亟欲更之，已無及矣。與其追悔於既往，曷若致謹於其初。大抵更涉世故則智明，久歷患難則慮周。近日紀綱法度，粗若有緒，其間或有未盡善者，諸公宜執正論，亟為更張，庶幾上下之間各得

其便。苟有不善，豈獨予之過，亦汝等之責也。○甲辰，改各門總管府為千戶所，設正副千戶各一員。○乙巳，命建忠臣祠于江西南昌府，以平章趙德勝、樞密判官李繼先、左副指揮使劉齊、統軍元帥許圭、右副元帥趙國昭、同知元帥朱潛、元帥副使牛海龍、千戶張子明、張德山、百戶徐明、總管夏茂成、江西省都事葉思誠、洪都府知府葉琛、臨江府同知趙天麟，凡十四人，設像以祭之。上聞諸功臣家僮多有橫肆者，乃召徐達、常遇春等諭之曰：爾等從我起身艱難，成此功勳，匪朝夕所致。比聞爾等所畜家僮，乃有恃勢驕恣，逾越禮法，此不可不治也。小人無忌，不早懲治之，他日或生釁隙，寧不為其所累。我資將臣共濟大業，同心一德，保全始終，豈宜有此。故與爾等言，此輩有橫肆者，宜速去之。如治病當急去其根，若隱忍姑息，終為身害。

○丙午、中書省臣言湖廣行省所屬州縣故有鐵冶、方今用武之際、非鐵無以資軍用、請興建爐冶、募工煉鐵、從之。○丁未、左相國徐達等率兵取廬州、左君弼、君弼聞達至、懼不敵、遁入安豐、令其將張煥殷從道等城守。達等至、督兵圍之。煥、君弼驍將也、人以其多智計、號為樓兒張。○己酉、命中書省凡商稅三十稅一、過取者以違令論。改在京官店為宣課司、府州縣官店為通課司。○壬戌、命江西行省置貨泉局、設大使副使各一人、頒大中通寶大小五等錢、式使鑄之。○立部伍法、初上招徠降附、凡將校至者、皆仍其舊官、而名稱不同。至是下令曰、為國當先正名、今諸將有稱樞密平章元帥總管萬戶者、名不稱實、甚無謂、其覈諸將所部有兵五千者為指揮、滿千者為千戶、百人為百戶、五十人為總旗、十人為小旗、令既下、部伍嚴

明名實相副、眾皆悅服以為良法。上與詹同等論三國時事、因言孫權題諸葛子瑜於驢面、與其子恪諧謔。上曰、君臣之間、以敬為主、敬者禮之本也、故禮立而上下之分定、分定而名正、名正而天下治矣。孫權蓋不知此、輕與臣下戲狎、狎其臣而褻其父、失君臣之道。恪雖機敏有口才、不能正其自處、招辱於父、失孝敬之心。一諧謔而君臣父子之道虧、舉動如此、何以示訓。大抵君臣言動之際、不可不謹。

大明太祖高皇帝實錄卷之十四

大明太祖高皇帝實錄卷之十五

甲辰五月甲子朔。○丙寅。上諭諸將曰。汝等所統軍士。雖有眾寡不同。要必皆識之。知其才能勇怯。何如。緩急用之。如手足相銜。羽翼相蔽。必無喪失。若但知其名數。不識其能否。猝臨戰陣。何以應敵。且人家有僮僕。亦須知其能否。矧為將帥。而不知士卒可乎。夫能知人。則勇者效力。而智者效謀。鮮有不盡心者。苟一槩視之。則勇者退後。而智者韜策矣。汝等其識之。○丙子。上朝罷。退御白虎殿。閱漢書。侍臣宋濂。孔克仁等在側。上顧謂濂等曰。漢之治道。不能純乎三代者。其故何也。克仁對曰。王霸之道雜故也。上曰。咎將誰孰。克仁曰。責在高祖。上曰。高祖創業之君。遭秦滅學之後。干戈戰爭之餘。斯民憔悴。甫就蘇息。禮樂之事。固所未講。獨念孝文為漢令主。正當制禮作樂。

以後三代之舊，乃遂巡未遑，遂使漢家之業終於如是。夫賢如漢文而猶不為，前漢書有云：文帝不遑時，有美時而不為。與無其時而為之者，皆過也。三代之王蓋有其時而能為之，漢文有其時而不為耳。周世宗則無其時而為之者也。

六月癸巳朔。○戊戌，湖廣安定等處宣撫使向思明等違其漢洞長官硬徹律等，以元所授宣勅及印章來上，請改授官。命仍置安定等處宣撫司，設宣撫使二，以思明及其弟思勝為之。又置懷德軍民宣撫司，設宣撫司使一，以向大旺什用為之。統軍元帥二，以南木什用、潘仲玉為之。抽欄、不夜、黃石三洞各置長官一，以沒葉什用、大蟲什用、硬徹律為之。斡坪洞元帥府設元帥一，以向顯祖為之。梅梓、麻寮二洞各置長官一，以向志明、唐漢明為之。上謂廷臣曰：治國之道，必先通言路，言猶水也，欲

其長流。水塞則眾流障遏。言塞則上下壅蔽。今予以一人而酬應天下之務。非兼聽廣詢何以知其得失。詩曰。先民有言。詢于芻蕘。夫芻蕘至賤者也。古人尚有取於其言。况左右前後之人與我共事者。豈無一得之長乎。諸公有所建明。當備陳之。○丁巳。袁州降將歐普祥卒。普祥黃州黃崗人。歲辛卯從徐壽輝以燒香起兵為元帥。人稱為歐道人。壬辰二月引兵掠江西諸郡縣。攻陷袁州。焚室廬。掠人民以去。遣別將守之。既而分宜縣人彭繼凱與元帥別速堅起義兵復袁州。普祥怒。九月復往攻之不克。乃攻陷分宜新喻等縣。括其丁壯。圍結營寨。癸巳二月復攻袁州。元帥別速堅與萬戶寶同等堅守。城中民困食盡。死相枕藉。十二月城陷。普祥遂據之。分兵攻陷吉之安福。瑞之上高等縣。與元兵屢戰屢勝。壽輝累加普祥左丞。大司徒。袁國公。

普祥性殘暴，所過室廬皆焚蕩，俘掠無遺。庚子歲，陳友諒弒壽輝，徵兵於普祥。普祥不聽其節制。壬寅，王師取江西，普祥令其子文廣納款歸附。上厚賜之，命普祥仍以本部軍馬守袁州。至是卒。○戊午，上諭朝臣曰：國家政治得失，生民之休戚繫焉。君臣之間，各任其責，所行未當，即當速改，不宜有所隱避。若隱避不言，相為容默，既非事君之道，於己亦有不利用。今宜各盡乃心，直言毋隱。

秋七月壬戌朔。○丁丑，徐達常遇春克廬州。時廬州被圍久，眾皆飢困不能戰。張煥與賈且潛通款于達，請攻東門。己為內應。於是我師急攻之，城中諸軍悉救東門。張煥乃斷釣橋開西門出降。達兵入城，執其部將吳副使并左君弼母妻及子送建康，以指揮戴德守之。○戊寅，命平章常遇春會都愈及金大

旺兵討洒西上流未附郡縣。○己卯，左君弼部將許榮以舒城來降。上令榮還守舒城，俾發安陽等五翼士馬赴建康。○改廬州路為府，置江淮行省，命平章俞通海攝省事以鎮之。兵革之際，民多竄匿，通海日加招輯，為政有惠愛，由是復業者眾。八月壬辰朔，中書省掾史有以銓選受賄者，按察司劾其罪當死。上曰：「吏受賄賣選，見利忘法，罪固當誅。但法令初行人，未周知，姑減死杖之。若復犯，則不宥也。」○平章常遇春、叅政鄧愈等率兵討新淦之沙坑、麻嶺、牛陂諸寨，平之。執偽知州鄧志明送建康，與其兄克明皆伏誅。克明，新淦人，自少無賴，恣橫鄉里。及紅巾寇陷臨江，克明與弟志明亦聚眾而起，依賊帥陳普文據縣之修德、欽風、太平、玉筍四鄉，遂陷撫之樂安、崇仁、宜黃等縣，自稱元帥。陳友諒遣兵掠新淦，克明率眾歸之，友諒以克

明為右丞。志明知州事。克明復轉掠永豐、寧都、石城、汀州、寧化等縣，遂陷建昌，破杉關，掠光澤。道順昌以攻建寧不克，還兵據撫州。是冬，鄧愈兵逼撫州，克明欲走新淦，不果，乃偽請降。愈察其詐，潛以兵夜襲破其城，克明乃出降。愈遣志明還新淦，收其故部曲，送克明於九江。中途而遁，復獲於洪都，因送建康。是歲，大都督朱文正遣志明從征贛州。志明乃據麻嶺、沙坑、牛陂為寨，拒命不行。至是擒之，與克明俱伏誅。克明兄弟兇暴殘忍，御眾無紀律，所過荼毒，人以鄧賊稱之。○乙未，命左相國徐達率師按行荆湖等處。先是，陳友諒既滅，荆湘諸郡多款附。至是，上諭達曰：今武昌既平，湖南列郡相繼款附，然其間多陳氏部曲，觀望自疑，亦有山寨遺孽，憑恃險阻，聚眾殃民。今命爾按行其地，當撫輯招徠，俾各安生業。或有恃險為盜者，即以兵除

之母遺民患也。○戊戌，平章常遇春、叅政鄧愈既平諸山寨，進次吉安。時饒鼎臣守吉安，遇春遣人謂之曰：「吾今往取贛，可出城一言而去。」鼎臣怖懼不敢出，遣其幼子出見。遇春命坐而飲之，又贈以衣服，遣歸曰：「歸語而父將欲何為，匿而不見吾往矣，不能為爾留，可善自為計。」鼎臣即夜棄城走安福，遇春遂復吉安，乃引兵趨贛州。○庚子，以右副元帥王志為飛熊衛指揮使。○是月，平章常遇春兵至贛州，熊天瑞固守不下。上令平章彭特中以兵會遇春等共擊之，又命中書右司郎中汪廣洋叅謀遇春軍事。諭廣洋曰：「汝至贛如城未下，可與遇春等言熊天瑞困處孤城，猶籠禽阱獸，豈能逃逸。但恐破城之日，殺傷過多，要當以保全生民為心，一則可為國家用，一則為未附者勸。且如漢將鄧禹不妄誅殺，得享高爵，子孫昌盛，此可為法向

者。鄱陽湖之戰，陳友諒既敗，生降其兵，至今為我用。縱有逃歸者，亦我之民。我前克湖廣，禁軍士毋入城，故能全一郡之民。苟得郡無民，何益？廣洋至贛，見過春等傳。上命時天瑞拒守，益堅。過春乃浚濠立柵以固之。

九月辛酉朔。○庚午，置千戶所於滁州。○置合肥六安二衛於廬州。○戊寅，上坐便殿，問侍臣石勒苻堅孰優。詹同對曰：石勒雖不學，而豪爽脫畧，料敵制勝，舉無遺策。苻堅窮兵黷武，不量己力，淝水敗後，身為俘虜。以此言之，石勒為優。上曰：不然。石勒當晉室初亂，不逢勦敵，故易以成功。苻堅當天下戰爭日久，智勇相角，故難為力。夫親履行陣，戰勝攻克，堅固不如勒。量能容物，不殺降附，勒亦不如堅。然勒聰察有餘，而果斷不足，故馴致石季龍之禍。堅聰敏不足，而寬厚有餘，故養成慕容氏。

父子之亂，俱未再世而族類夷滅，所謂匹夫之勇，婦人之仁也。○辛巳，命中書省繪塑功臣像于下壺及蔣子文廟，以特遣官致祭。其南昌府及康郎山、處州府、金華府、太平府各功臣廟，亦令有司依期致祭。其未褒贈者，論功定擬以聞。○甲申，改長安州為長興州，永興翼為長興衛指揮使司，以耿炳文為長興衛指揮使。○立劉成廟於長興州。初，張士誠攻長興，守將劉成力戰而死，至是贈成懷遠大將軍，立廟長興以祀之。○左相國徐達及叅政楊璟等帥師取江陵，次於沙市，故陳友諒平章知樞密院事姜珏以城降。先是珏聞友諒敗，遣人入朝，上以書諭之曰：王尚書劉太監至言爾慷慨磊落，摠誠歸附，予甚嘉之。古人云：識時務者在乎俊傑。今足下知天命之有歸，審人心之所屬，以所部全疆來歸，其誠可以格天，其義可以感人，其惠

可以及百姓。視彼不知天命，不達事機，徒欲驅赤子於鋒鏑，而卒取敗亡者，豈不大相遠哉。且荊州自昔戰爭之地，今不煩干戈，而民獲生全，足下之功不少矣。尚當益修乃職，慎固封守，輯寧軍民，以副予倚注之意。玆得書猶豫，先遣妻子遁去。至是勢窮，自詣達乞降，且曰：當死者玆耳，百姓無辜。達善其言，下令安輯居民，禁兵侵擾，列郡聞之，望風歸附。尋改江陵為荊州府。○乙酉，左相國徐達遣裨將傅友德將兵取夷陵，故陳友諒守將楊以德率耆民出降，尋改夷陵為峽州。○方明善攻平陽，參軍胡深遣兵擊敗之。先是溫州土豪周宗道據溫之平陽，屢為明善所逼，歸降于我。明善怒，益率兵攻之，遂攻下。宗道乃求援於深深，深為出師擊敗之，遂攻下瑞安。進兵溫州，明善懼，與國珍謀，輸歲貢銀二萬兩充軍費，請守鄉郡如錢鏐故事。上許之。

命深班師。○是月左相國徐達率師至潭州湘鄉，土酋易華來降。華自壬辰兵起，集少壯據黃牛峯，至是達遣人招之，華率其部卒以降。○故陳友諒歸州守將楊興以城降，就以興為千戶守之。

冬十月辛卯朔。○乙未，遙授廖永安為光祿大夫柱國江淮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封楚國公，賜號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時永安被張士誠拘于蘇州，守義不屈，故有是命。○乙卯，以省都鎮撫隸大都督府。時叅議府言：初設省都鎮撫以制轄行省軍馬，總禁衛之司，今行省既改為中書，而大都督府併掌戎機，若以都鎮撫屬本府，則事歸于一。上以為然，遂以都鎮撫為大都督府。鎮撫秩從四品，掌調各門守禦千戶所。○己未，張士誠丞相張士信以兵侵長興，守將耿炳文破之，獲其

元帥宋興祖。士信憤怒，復益兵圍長興。○是月革金吾侍衛親軍都護府，統軍元帥府、萬戶府，併都護府斷事官知事于大都督府。○守江西都督朱文正遣元帥宋晟以兵討須嶺等寨。晟至，遣人招諭之。寨帥丁廷玉等及其下五千餘人來降。文正徙其眾并家屬于南昌。○平章常遇春等兵圍贛州既久，以人命勿殺，故欲困服之。天瑞子元震竊出覘兵勢，遇春亦從數騎出，猝與相遇。元震不知其為遇春也，過之。及遇春還，元震始覺。後來龍遇春過春，遣壯士揮雙刀以擊之。元震奮鐵槌以拒，且鬪且却。遇春曰：壯男子也，舍之。

十一月庚申朔，贈元帥俞廷玉為樞密院同知，追封河南郡公。廷玉嘗將兵攻安慶不克，卒于軍。上追念之，故有是命。○辛酉，置湖廣提刑按察司，以章溢為僉事，尋陞為浙東按察使。

溢固辭，仍以為僉事。

上謂中書省臣曰：立國之初，致賢為急。

中書百司綱頤，總率郡屬，須揀擇賢者與之共理。但任人之道，小大輕重各適其宜。若委重於輕，是以拱桐而為梁棟，委大於小，是以鍾庾而盛斗筲。省臣對曰：人有才者，施於任使，宜無不可。上曰：莫聊之利能斷犀象，以之斲石則必缺。騏驥之駛能致千里，以之服耒則必蹶。要必處之得其宜，用之盡其才可也。

○以浙東行省左丞朱文忠為右丞，按察使單安仁為左司郎中。○壬申，故鄧克明部卒羅五叛，寇撫州，守將金大旺討斬之。羅五者，撫之崇仁縣人，克明兄弟既敗，常過春籍，其散卒三千七百餘人分置撫州部伍中。羅五因糾集克明餘卒，謀入撫州為亂，密使人持書約城中舊卒為應，書為大旺所得。大旺乃盡縛其卒，嚴兵以待之。既而果來攻城，大旺盡殺所縛卒，開門。

出擊遂破之、境內悉平。○庚辰、置慈利軍民宣撫司、秩正三品、以其土官覃垕夏克明為宣撫使、田重祿為同知宣撫司事。時垕等歸順、以故元所授叅知政事照會三道來上、乞改置官司、上從其請、且俾因其俗而治之。○辛巳、命平章湯和帥師救長興。○戊子、皇第七子生、定妃達氏出也。湯和兵至長興、張士信以兵拒戰、自己至申鬪不解、殺傷相當、耿炳文自城中出兵內外夾擊、敗之、虜其士卒八千餘人、獲馬五百餘疋、和師還。

十二月庚寅朔、左相國徐達兵克辰州。先是辰州為陳友諒左丞周文貴所據、達遣指揮張彬將兵討之。文貴部將川張據白雲關以拒、彬與戰敗之、文貴棄城走湖南。○克衡州。初丙申歲南寧人鄧祖勝以左江義兵萬戶為元守衡州、歲庚子以兵

復永州。元以其有功，陞為左丞。至是，徐達遣指揮傅友德討之。祖勝棄城，退保永州。○辛卯，裁革諸處通課司一十六所。鎮江府二，曰丹陽縣、金壇縣。太平府二，曰涇縣、南陵縣。徽州府二，曰績溪縣、巖寺鎮。滁州一，和州一，無為州一，巢縣一，金華府四，曰浦江、武義、義烏、東陽縣。處州府二，曰寶定、鮑村。新置通課司二十三。直隸鄱陽府二，曰附城、曰石港鎮。江西行省二，曰南昌府、曰吉安府。湖廣行省一十九，曰武昌府、曰蘄州府、曰岳州府、曰華容、曰巴陵、曰益陽、曰湘鄉、曰黃州府、曰陽羅街。準、曰常德府、曰沔陽府、曰荊州府、曰峽州、曰澧州府。○乙巳，上遣使以書與擴廓帖木兒，曰：嘗觀英雄得志于天下也，何其難哉！立于始，或沮于終；成于前，或墜于後。此古今之所深惜也。曩因元政不綱，中原大亂，其命將出，師固有攸濟者。閣下之先人，穎川王。

以一軍之卒、用于眾敗之餘、僅得加兵于齊魯、功未及成、而禍
嬰不測、使一時豪傑莫不悼惜。閣下孝切于衷、勇發于義、鼓率
憤旅、雪仇恥、以成父志。方其臨難不撓、意氣慷慨、激勵三軍、
雖李存勗之規畧、莫是過。潁川為不死矣。邇聞北庭多事、變生
肘腋、控制河朔、挾令夷夏、字羅犯闕。古今大惡、此正閣下正義
明道、不計功利之時也。夫以閣下雄才、待之有餘、然常勝之家
意多輕敵、應變之術不可不審。今閣下居河南四戰之地、承潁
川新造之業、邊度未固、近郊多壘、其所以軍民相附、鄰與不窺
者、誠以潁川存日能盡撫養盟好之道、而人不忍遽絕也。或字
羅侵寇不已、閣下何靳一介之使、渡江相約。予地雖不廣、然春
秋郵交之意、常竊慕焉。且亂臣賊子人得而討之、又何彼此之
分哉。况予近平偽漢、四境已安、正息兵養銳之時、豈不往助閣

下乎。且英雄豪傑相與之際，正宜開心見誠，共際時艱，毋自猜阻，失此舊好。茲專人備道斯忱，惟閣下圖之。○乙卯，置拱衛司以統領校尉，屬大都督府，秩正七品。○丙辰，改雄峯翼為興安衛，尋又改為徽州衛。○新淦鄧仲謙作亂，罷破州治，殺知州王貞。仲謙志明從子也。○丁巳，上謂廷臣曰：元本胡人，起自沙漠，一旦據有中國，混一海內，建國之初，輔弼之臣，率皆賢達，進用者又皆君子，是以政治翕然可觀。及其後也，小人擅權，奸邪競進，舉用親舊，結為朋黨，中外百司，貪婪無話，由是法度弛，紀綱不振，至于土崩瓦解，卒不可救。今創業之初，若不嚴立法度，以革奸弊，將恐百司因循故習，不能振舉，故必選賢能以隆治化。爾等有所荐引，當慎所擇。

大明太祖高皇帝實錄卷之十五

大明太祖高皇帝實錄卷之十六

乙巳春正月庚申朔。○己巳。常遇春鄧愈克贛州。熊天瑞出降。天瑞、荊州人。初以樂工乘亂聚兵。從徐壽輝攻畧江相間。后以陳友諒命攻臨江吉安。又攻贛州。凡四越。月下其城。友諒以其有功。加天瑞叅政。俾守贛州。兼統吉安、南安、南雄、韶州諸郡。孫本立之降于我。遣其姪士安攻贛。之興國縣。為天瑞子元震所敗。天瑞因攻本立。殺之。復據吉安。遣其第三子劫掠山寨。獲貨利牛馬而歸。乃造戰艦。陽言欲領兵南下。署其幟曰無敵。自稱金紫光祿大夫司徒平章軍國重事兼侍衛親軍都指揮使。歲癸卯。陳友諒攻江西。檄天瑞以兵來援。天瑞坐觀勝負。不應命。及友諒敗死。乃陽遣其子元震赴援。已而與龍泉彭時中爭萬安地。以兵相攻。又欲圖取廣東。乃預于南雄造戰艦。遣

元震攻掠程鄉、興寧、長樂山寨，遂攻韶州，命其部將袁仁仲守之。甲辰春，戰艦成，即率兵數萬進攻廣州。時何真據廣，以兵逆于胥江。天瑞一戰而破之，意廣東可不戰而下。忽天晝晦，大雨如注，雷電。其橋舟不能進。天瑞驚惶，乃仰天祝曰：若廣州非予所當有，則天為霽明。當即日還師。祝已，天果霽。既歸，贛望氣者言：將有外兵至，可厭之。天瑞不之信。是年夏，以兵攻湖南桂陽山寨，皆俘獲之以歸。王帥既克臨江，天瑞始懼，遣元震築壘太壺頭，為備禦計。秋九月，王帥至贛，天瑞閉城拒守。常遇春、鄧愈乃浚濠立柵以困之。至是凡五閱月，天瑞援絕糧盡，遣元震出降。天瑞亦肉袒詣軍門，盡獻其地。遇春送天瑞建康。上聞遇春克贛不殺，喜甚，遣使褒諭之曰：予聞仁者之師無敵，非仁者之將不能行也。今將軍破敵不殺，是天賜將軍隆我國家，予

載相遇、非偶然也。授書至、予甚為將軍喜。雖曹彬之下江南、何以加之。將軍能廣宣威德、保全生靈、余深有賴焉。先是天瑞據贛、常加賦歛、民財及其既降、有司請仍舊徵之。上曰、此豈可為額耶、命亟罷之、并免甲辰秣糧之未輸者。元震、本姓田氏、為天瑞養子、善戰有名、過春喜、其才勇薦之、授指揮、后復姓田氏。

○左相國徐達遣千戶胡海洋取寶慶路克之、元守將唐隆遁去、于是靖州軍民安撫司及諸長官司皆來降、達皆賞賚而遣之。○壬申、上問起居注詹同曰、孫武殺吳王、二寵姬以教兵、其事何如。同對曰、此事載太史公書、或有之。上曰、夫以吳國之眾、豈無數十百人與武習兵、乃出宮人與之試、此閭閻之非也。當時武欲試其能、何必婦人哉。且其教吳王兵法、取勝之道、果何在。同對曰、春秋載柏舉之戰、楚一敗之後、遂有吳入郢

之師、此其效也。上曰、不然、太宰、詬伍員、皆楚人、先已在吳、其欲報怨于楚者、非一日矣、故有入郢之師、豈孫武教兵之效哉。若謂入郢之師、為武之功、何故不旋踵秦救楚、而有稷之敗。要之、殺寵姬之事、亦司馬遷好奇之論也。至其十三篇、恐非自作、抑亦有所授也。○甲戌、調黃州知府陶安、知饒州府。○平章常遇春、進師南安、遣麾下危止、踰嶺南、招諭韶州諸郡、未下者、于是韶州守將同僉張秉彝、院判郭容、叅政李如章、僉事張鵬飛、總管錢旭、及南雄守將孫榮祖等、各籍其兵糧來降。過春、令指揮王璵守南雄、令秉彝仍守韶州。○大都督朱文正、遣叅政何文輝、指揮薛顯等、討新淦鄧仲謙、斬之。命平章湯和、率兵討江西永新諸山寨。○叅政鄧愈、還軍至吉安、遣兵討饒鼎臣于安福軍。皆肆掠、虜其男女千餘人、安福州判官潘景岳、在吉

安聞之告于鄧愈曰將軍奉揚天威以除禍亂渠魁未殲而良民先被係累非弔民伐叛之義也愈聞而大驚即下令曰敢有掠民者斬且令騎士大索于是民爭歸景岳景岳恚置之空舍中日煮糜食之仍度道路遠近次第遣還其家愈還至富州復遣兵討山砦蔣鬼頭獲斬之捷聞進愈為江西行省右丞○甲申、一大都督朱文正有罪免官安置桐廬縣文正上兄南昌王子也少孤母王氏守節依上居止上事之甚謹撫文正愛愈已子文正既長涉獵傳記勇敢有才畧然深狡強戾人莫敢觸上嘗語曰汝欲何官文正即曰爵賞不先眾人而急私親無以服眾且叔父既成大業姪何憂不富貴上善其言益愛之使守江西遂驕淫暴橫奪民婦女所用床榻借以龍鳳為飾又怨上不先封己前所對上者皆詭辭上遣人責

之。文正慙懼，謀叛降張士誠。江西按察使李欣冰奏之。上曰：此子不才如此，非吾自行無以定之。即日往南昌，檣舟城下，遣人名之。文正不意。上遽至，倉卒出迎。上泣謂曰：汝何為若是？遂載與俱歸。至建康，群臣交章劾之，請寘于法。上曰：文正固有罪，然吾兄止有是子，若寘之法，則傷恩矣。乃免文正官，安置桐城。召其子巖，柱語之曰：爾父不率教，忘昔日之艱難，恣肆光惡，以貽吾憂。爾他日長大，吾封爵爾，不以爾父廢也。爾宜修德勵行，蓋前人之愆，則不負吾望矣。右文正卒。上推親親之恩，大封同姓，封巖柱為靖江王，改名守欽。諱○乙酉，上將經理淮甸，親閱試將士，命鎮撫居明率軍士分隊習戰，勝者賞銀十兩，其傷而不退者亦勇敢士，賞銀有差，且徧給酒饌勞之，仍賜傷者醫藥。因諭之曰：刃不素持，必致血指，舟不素操，必致傾溺。

弓馬不素習而欲攻戰、未有不敗者、吾欲擇汝等練之。今汝等勇健若此、臨敵何憂不克、爵賞富貴惟有功者得之。顧謂起居注詹同等曰、兵不貴多而貴精、多而不精、徒累行陣。近聞軍中募兵多冗濫者、吾特為試之、冀得精銳、庶幾有用也。

二月己丑朔、元福建行省平章陳友定侵處州、叅軍胡深率兵往援、友定聞深至、遁去。深追至浦城、其守將岳元帥率眾拒戰、深擊敗其眾、遂下浦城。○左相國徐達遣使言、臣奉命按行湖湘等處、所至降下湘潭、荆岳、辰、衡、寶慶等郡、及靖州、安撫司諸長官司悉皆平定、臣宣布威德、遠近向化、蠻夷率服、謹遣使以聞。上以湖湘既平、命達令諸將經畧各郡、班師還京。○辛丑、命千戶夏以松臨守江、張信守吉安、單安仁守瑞州、悉屬江西行省節制。將行、上召以松等諭之曰、汝皆吾親故、有功

之人、故命以專城之寄。夫守一郡必思所以安一郡之民、民安則汝亦安矣。昔者喪亂、未免有事于征戰、今既平定、在于安輯之而已。凡守城者、譬之守器、當謹防損傷、若防之不固、致使缺壞、則器為廢器、守者亦不得無責矣。吾不以富貴而忘親故、汝等勿以親故而害公法、庶幾上下之間、恩義兼盡、生民享安全之福、汝等亦有無窮之美矣。又命千戶宋炳守饒州、叅軍詹允亨總制辰沅靖寶慶等處州郡、聽湖廣行省節制。○丙午、張士誠憤諸全之敗、集兵號二十萬、遣其將李伯昇挾我叛將謝再興、寇諸全之新城。部陣延亘十餘里、造廬室、建倉庫、預為必拔之計。且分兵數萬據城北十里、以逼援兵。守將胡德濟堅壁拒守、告急于守嚴州行省右丞朱文忠。且曰：敵兵甚眾、非大發兵不能濟。文忠為遣指揮張斌、元帥張俊、率兵出浦江、遙為德

濟聲援。士誠又以兵自桐廬遡釣臺為石，將犯嚴州。文忠命以舟師扼之，未至而千戶謝右為其伏兵所執，諸將皆恐甚。文忠意氣自若，分署諸將各為備禦，以何世明、袁洪、柴虎居守。自指揮朱亮祖以下悉統以行。次浦江，下令諸軍斷枚走新城，且檄處州守將以兵來會。德濟復遣使以彼眾我寡為言，請濟師。文忠曰：昔謝玄以兵八千破苻堅百萬眾，兵在精不在眾也。丁巳抵龍潭，去敵不二十里，有白氣覆我軍上，或曰：此勝敵之兆也。至日晡，謀報寇將至，夜四鼓，新城知援至，潛繼卒以寇中事來報，約詰旦會戰。文忠乃集諸將會，曰：敵兵甚眾，今當盡死力擊之，不如令者斬。黎明，軍方食，候卒告敵兵至，文忠令老弱守輜重，悉精銳陣于營外。張左右翼以待之。元帥徐大興、湯克明為左翼，千戶王英、葉旺佐之。指揮張斌、元帥張俊為先鋒，關忠、郭

義佐之。嚴德王德為右翼，夏子實陶文興佐之。中軍文忠自己將馬。既而直營右數里，望見烟焰勃興，疑為寇兵，乃分前龍游總制夏仲毅將后軍，守隘備之。會處州叅軍胡深亦遣耿天璧援兵適至，文忠復勒兵申約束，于是我軍大奮，直前擊之。兩軍既交，文忠躍馬衝其中堅，當者迎稍而斃，敵中軍裨將周遇等披靡，謝再興及苗軍見之，震懾失次，遂大潰，棄兵甲走，自相蹂踐。我軍精而殲之，遂北十餘里，溪水盡赤，死者以萬數。文忠收兵會食，遣指揮朱亮祖張斌乘勝追殄餘寇，燔其營落數十，獲士誠同僉韓謙，理問滕忠，元帥周遇，蕭壽山等六百餘人，軍士三千，馬八百，輜重鎧甲甚眾。士誠第五子及其將李伯昇僅以數騎遁去。方兩軍相持，大霧陰晦，及戰勝，天日開霽，將士無不踴躍。文忠入城，胡德濟迎謁相喜，勞曰：今日之勝，皆相公之力。

也。上聞文忠大破士誠兵甚喜，徵入覲，賜衣服名馬，及錫賚。朱亮祖以下有差。○是以月康茂才為神武衛指揮使。

三月己未朔。○辛巳，常遇春平章貢軍還。上御戟門頒賞，勞之曰：將軍勤勞于外，南平諸郡，兵不失律，民無所擾，自巔以南望風降附，是能奉揚威武，克定邦家，報功之典，余豈敢後！今錫以布帛文綺，用彰厥功，以答三軍之用命。夫賞以酬功，爵以旌德，俟海宇寧謐，恩數有加，將軍其贊率三軍，更圖后舉。茂達偉烈，益著耿光，以副予所託。將軍其勛之哉。遇春曰：臣奉主上成算，所至輒克，非臣所能。上善其對。○癸未，起居注宋濂乞歸省全華。上賜金幣而遣之。濂還全華，進表謝，復致書世子，勸以進脩。上覽書喜，召世子諭之曰：吾自幼極艱難，今爾曹冠服華麗，飲食甘美，安居深宮，不思勇于進脩，是自棄也。

宋起居之言有益爾其味之。復遣使至金華、賜書獎諭濂、賜以綺帛、仍令世子親致書以報、人皆嘆。上待士之盛。○左相國徐達還自湖湘。

夏四月己丑朔、參軍胡深進攻建寧之松溪、克之、獲陳友定守將張子玉而還、留元帥季彥文安輯其眾。○庚寅、命平章常遇春取湖廣襄陽諸郡。上常與徐達過春論襄陽形勢、謂曰、安陸襄陽跨連荆蜀、乃南北之喉襟、英雄所必爭之地、今置不取、將貽後憂。此沔陽新附、城中人民多陳氏舊卒、壤地相隣、易于扇動。譬之樹木、安陸襄陽為枝、沔陽為幹、若有損、枝葉亦何有焉。今宜增兵守沔陽、而出師守安陸、庶幾不失其宜。至是遂命遇春將兵往。○癸巳、遣趙好德以紗綺及鞍轡賜方國瑒。○庚子、上謂孔克仁曰、漢高祖起自徒步、終為萬

乘何也。克仁對曰：由其知人善任使。上曰：如卿言，漢高止此乎。克仁對曰：然。上曰：周室陵夷，天下分裂，秦能一之，弗能守之。陳涉作難，豪傑蜂起，項羽矯詐，南面稱孤，仁義不施，而自矜功伐。高祖知其強忍，而承以柔遜，知其暴虐，而濟以寬仁，卒以勝之。及羽死東城，天下傳檄而定，故不勞而成帝業。譬猶群犬逐兔，高祖則張置而坐獲之者。方今天下用兵，豪傑非一，皆為勍敵，我守江左，任賢撫民，伺時而動，若徒與之角力，則猝然難定。○是月置衛州衛。

大明太祖高皇帝實錄卷之十六

大明太祖高皇帝實錄卷之十七

乙巳五月戊午朔。○庚申，廣信衛指揮王文英率師趨鉛山，次佛母嶺，與陳友定兵遇，破走之。○辛酉，叅軍胡深言：近克松溪，獲張子玉，其餘眾敗奔崇安，請發廣信、撫州、建昌三路兵併攻之，因規取八閩。上曰：張子玉友定、饒將，今為我禽，彼必破膽，乘勢攻之，必無不克。即如深言，命廣信衛指揮朱亮、祖由、鉛山、建昌王左丞溥、由杉關會胡深進兵以擊之。○乙亥，平章常遇春攻安陸，克之。先是，上命遇春往取安陸及襄陽，諭之曰：安陸、襄陽橫據上流，跨連巴蜀，控扼南北，自古所必爭之地，今置不取，將貽後憂，汝往取之。夫堅城之下，難以猝攻，緩之則頓，三軍之銳氣急之恐驅，人以冒矢石，宜相機招徠，以輯安其民。復調江西行省右丞鄧愈為湖廣行省平章政事，領兵繼

其後使人謂愈曰、今遣過春取安陸襄陽、汝當以兵繼之。凡得州郡、汝宜駐兵以撫降附。近聞王保保集兵汝寧、彼之所為如築堤壅水、惟恐滲漏、汝之往也、能愛軍恤民、則仁聲義聞被於遠邇、人心之歸猶水走下、正如穿穴其堤、使所聚之水洩漏、用力少而成功多。若襄陽未下、則令過春分兵半集沔陽、半集景陵、汝居湖廣、使聲援相應、以遏寇之奔軼、愈奉命遂行。至是過春攻安陸、其守將僉院任亮出拒戰、過春擊敗亮、執之、遂克其城、以沔陽衛指揮吳復守之。○己卯、↑常遇春至襄陽、守將棄城遁、過春追擊之、俘其眾五千、獲馬一千八百餘匹、糧八百石。元僉院張德山羅明以穀城降、過春遣人送德山等赴建康。○癸未、浙東元帥何世明敗張士誠軍于新溪、又敗之于柴溪、獲卒一百二十七人。○甲申、以神武衛指揮使康茂才為大

都督府副使。

六月戊子朔。○己丑，置思南宣慰使司。特思南宣慰使田仁智遣其都事楊琛來歸款，并納元所授宣慰使告身。上曰：仁智僻處遐荒，世長溪洞，乃能識天命，率先來歸，可嘉也。俾仍為思南道宣慰使，授琛思州等處軍民宣撫使兼新軍萬戶，以三品銀印給授之。○丁酉，克安福州。先是饒鼎臣父子既走安福，與其黨劉顛等仍肆剽掠，鄧愈自贛還，遣兵討，久不下。上復命元帥王國寶會叅政何文輝、黃彬共討之。鼎臣復棄城走茶陵。○壬子，叅軍胡海克溫之樂清，擒方國珍，鎮撫周清，萬戶張漢臣，總管張善等械送建康，命釋之。發戍常州。○指揮朱亮祖等克崇安，遂進攻建寧。時陳友定將阮德柔嬰城固守，我師次城下，亮祖即欲攻之。叅軍胡琛視氣侵不利，謂亮祖曰：天

時未協將必有災。未可與戰。亮祖曰：參軍何得以災為解。師已至此，庸可緩乎。且天道玄遠，山澤之氣變態無時，何足徵也。迫深令進兵，深猶不可。適德柔兵屯錦江，逼深陣後，亮祖愈咎深。督戰益急，深不獲已，遂引兵鼓譟進擊之，破其二柵。德柔盡率精銳扼深軍圍之數重。時日已暮，深知營壘未安，而兵圍不解，難以持久，即突圍而出。德柔伏兵忽起，深馬蹶，遂為所執，送于友定。友定初甚敬禮之，深因感稱。上神聖威武，群雄屬心，以喻友定。友定本無殺深意，會元使至，督迫之，深遂遇害。深字仲淵，處之龍泉人。元征東行中書省左右司員外郎鉅之子，個儻有才畧。至正壬辰兵亂，州郡皆擾攘，深嘆曰：浙水東地氣盡白，禍將及矣。已而處州盜起，元石抹宜孫以萬戶守處州，辟深參謀軍事。深遂收降諸山寨。深師王毅亦舉義兵擊賊有功，里中

惡少年忌疾之，因殺毅。深時從兵征鄱陽，聞毅死，即驅歸，執害毅者殺之。石抹宜孫又假深分樞密院行軍都事，令率兵討平麗水、縉雲、松陽、青田、遂昌諸縣寇賊，皆有功，因統其眾以保扞其州。石抹宜孫時已為行省叅政承制，命深為元帥。己亥，上遣胡大海率師由間道趨處州，深即日迎見，且曰：吾所以為此者，欲安四邑之民耳。大海以聞，上素知深名，驛召之，與語大悅，擢中書省左司員外郎。壬寅，陞浙東行中書省左右司郎中。總制處州軍民事。甲辰，領兵攻破方明善，復平陽瑞安二縣。上召還，授王府叅軍。至是，遇害，年五十二。上聞之，痛悼，遣使即其家祭之。○何文輝等平山尖寨，禽其盜萬興、宗斬之。○乙卯，下令凡農民田五畝至十畝者，栽桑麻木綿各半畝，十畝以上者倍之，其田多者率以是為差。有司親臨督勸，惰不如令。

者有罰。不種桑使出絹一疋，不種麻及木綿使出麻布綿布各一疋。以儒士滕毅揚訓文為起居注。上諭滕毅曰：吾見元末大臣門下之士多不以正自處，惟務諂諛以圖苟合，見其所為非是，不相與正救，及其敗也，卒陷罪戾。爾從徐相國幕下久而無過，故授爾是職，宜盡心所事，勿為苟容。苟事有差繆，皆足為己之累。譬之良玉，一有微疵，即為棄物，不能成器矣。諭訓文曰：起居之職，非專事紀錄而已，要在輸忠納誨，致主於無過之地，而後為盡職也。吾平時於百官所言，一二日外猶尋繹不已，今爾在吾左右，可不盡言。且爾素稱謹厚，當始終一致，苟易其所守，則患必生矣。譬如驅馬，能戒於險阻，則不墜，肆意於平曠，則顛蹶。吾每以此自警，故以勗爾等也。他日復命，訓文毅集古無道之君若夏桀、商紂、秦皇、隋煬帝所行之事以進，曰：往古人

君所為善惡皆可以為龜鑑。吾所以觀此者，政欲知其喪亂之由以為之戒耳。

秋七月丁巳朔，命降將元帥院張德山歸襄陽。招徠未附山寨，諭之曰：自古豪傑識察於未形，故夏將亡而終古先奔於高，殷將亡而向藝先歸於周，不待其迹之着見，待其迹之着見而後來歸者，此常人非豪傑也。汝能審存亡之幾，推誠歸我，實有可嘉。汝之才如美箭利鏃，必求善射者用之，庶不枉其才。若付之於不善射者，豈不重可惜哉。今令爾歸襄陽招徠未附，當曉以大義，告以成敗之由。若彼不審其幾而恃險以為固，終非自全之計。爾往諭之，俾知所以圖存，能全眾而來，功亦不細矣。因厚賜而遣之。又賜鄧愈書曰：予命爾戍守襄陽，法度既定，切宜謹守。已遣張德山招徠山寨，若其害為兵者，仍俾為兵，舊為民

者宜歸之有司，俾安農業。軍人小校亦令屯種，且耕且戰。古有成規，可以取法。且爾所守之地，隣於王保保。若汝之惠愛加於民，法度行於軍，則彼之部曲脅從者，望風來歸。如脫虎口，以就慈母。我之賴汝猶長城，而汝之自視當亦不輕。稍有不如敵人，不惟邊境不寧，予亦勞心矣。予之與汝，義雖君臣，恩同骨肉。所以諄諄告語者，以成事甚難，而儻事甚易。故欲汝謹法度，施惠愛，勿妄殺無罪。若有罪者，亦宜詳審。古之良將，以仁義為先，勇略次之。汝能自勉，則邊境可寧，而予無外顧之憂矣。○平章湯和進兵攻周安於永新。初，陳友諒既亡，安既來降，附命仍守永新。及兵入安福，討饒鼎臣，安疑而復叛，仍與諸山寨相結拒命。和至永新，安出拒戰，和擊敗之，克其十七寨。擒其偽官胡院判等五十餘人，遂圍其城。○戊午，下令曰：王者之於士卒，既用其

力當恤其老，而寡妻弱子尤宜憂恤。予自兵興十有餘年，所將之兵從渡江者皆濠、泗、安豐、汴梁、兩淮之人，用以攻取四方，勤勞甚矣。以其為親兵也，故遣守外郡以佚之。其有老羸嘗被創者，令其休養營中，死事物故者，妻子皆月給衣糧賑贍之。若老而思慕鄉土，聽令於應天府，近便居止，庶去鄉不遠，以便往來，所給衣糧悉仍其舊。○庚申，故陳友諒左丞辰州周文貴既走湖南，其黨欲復其城，率眾寇辰溪，殺縣丞高文貴，奪縣印，劫掠居民。總制辰沅等州事叅軍詹允亨遣兵討之。○辛酉，以王天錫為湖廣行省都事，諭之曰：汝往襄陽，贊助鄧平章設施政治。當叅酌事宜，修城池，練甲兵，搏節財用，撫綏人民。處事貴於果斷，御眾必以鎮靜。密以防姦，謹以待敵。敵至，則堅壁清野，以乘其弊。慎勿輕犯其鋒。方鎮之寄，固在將帥。贊畫之助，實資

幕寮恪盡厥心，毋負吾委任之意。○甲子，上遣使以書與擴廓帖木兒曰：曩者初無兵端，尹煥章來得書，惠騎郎遣汪河同往為生者賀，歿者弔。使者去而不回，復遣人往，皆被拘留。且閣下昔與宇羅構兵，雌雄未決，尚以知院郭雲同僉任亮攻我景陵，掠我沔陽。予思此城雖元之故地，久在他人之手，予從他人得之，非取於元也。閣下外假元名，內懷自造，一旦輕我，遂留前使。予雖不較，但以閣下內難未除，猶出兵以欺我，使其勢專力全，又當何如。閣下果若挾天子，令諸侯創業於中原，則當開誠心，示磊落，睦我江淮。今乃遣竹昌忻都率兵深入淮地，殺掠人民，殆非所宜。况有自中原來者，備言張思道、李思齊等連和合從，專併閣下，此正可慮之秋，安可坐思西北數雄結連關內反舍近圖，欲趨遠利，獨力支吾，非善計也。予嘗博詢廣採，聞中軍

將欲為變，恐不利於閣下，故再遣人叙我前意，述我所聞，閣下其圖之。節次使命若能遣回，庶不失舊好，惟亮察焉。○乙丑

元思州宣撫使兼湖廣行者左丞田仁厚遣其都事林憲、萬戶張思溫來獻鎮遠古州軍民二府。婺州功水常寧等十縣、龍泉瑞溪沿河等三十四州皆其所守地也。於是命改宣撫司為思南鎮西等處宣慰使司，以仁厚為宣慰使。○丁卯，置尚食高醴二局，設大使副使各一人。○癸酉，辰州沅陵縣向玠八作亂，總制辰沅等州叅軍詹允亨遣千戶何德討之，兵至官廳巖，玠八以眾迎戰，德擊敗之，進拔其寨，斬玠八，餘黨悉平。○庚辰，置靖州軍民安撫司，以唐光綺、張漢傑為安撫司同知，梁都武為副使，何澄為知事，唐光裕為鎮撫，皆隸湖廣行者，以光綺等初來歸附故也。○壬午，置太史監，設太史令、通判、太史監

事、僉判太史監事、校事郎屬官五官、正靈臺郎保章、正副挈壺、正掌曆管勾、尋以劉基為太史令。

八月丁亥朔。○辛卯。下令霍丘安豐等處募人之欲從軍者。

上御左閣讀宋史至趙普說太祖收諸將兵權謂起居注詹同曰普誠賢相使諸將不早解兵權則宋之天下未必不五代若也。史稱普多忌刻只此一事功施社稷澤被生民豈可以忌刻少之。○壬辰。命江淮行省平章俞通海及叅議鄒天庭覈實廬州軍民糧粟之數。○周文貴率划船三百餘艘復攻辰州千戶何德使別將與戰于西門之外自將輕騎直抵其寨攻破之獲其張千戶等百餘人。文貴退保麻陽德追擊之又俘其萬戶等二十四人。文貴遁去。○辛亥。羅田縣盜藍丑兒詐稱彭營王造妖言以惑眾鑄印章設官吏剽劫旁近居民麻城里長

袁寶率鄉人襲捕之，禽丑兒以獻。上曰：民能仗義殺賊，宜旌賞之，即賜以綺帛。仍命中書懸賞格，凡有司官能殺獲賊者，一次賞絢帛三疋，二次加倍，三次縣官陞州官，州官陞府官，府官別議之。民能殺獲者，亦量功賞資。○是月平章鄧愈遣指揮李琛率兵取襄陽之竹山縣，元平章余思志以其眾降。

九月丙辰朔，置國子學，以故集慶路學為之。設博士助教，學正、學錄、典樂、典書、典膳等官，以許存仁為博士。○夏主明玉珍遣其叅政江儼來通好。上遣都事孫養浩往報，遺書曰：曩者元政既隳，天下驅兵者蜂起，往往毒痛生靈，未有能奉天能拯民以塗炭者也。當是時，徐氏以昏懦見殺，陳友諒竊據荆襄，乃肆其強暴，犯我疆場，自取顛隕，又何足言。昔者曹操虎踞中原，假漢之名，以號令諸侯，孫權撫有江東，劉備又據巴蜀，三國鼎

峙。而操務併吞。今日伐蜀。明日攻吳。雖夢寐未嘗忘也。吳蜀既不能合從。以拒操。又屢起釁端。自相吞噬。遂使操乘隙于中原。而吳蜀有唇亡齒寒之患。思其所為。豈不失計之甚哉。今之英雄據吳蜀之地者。果欲與中國抗衡。延國祚而保社稷。惟合從為上謀。足下處西蜀。予居江左。蓋有類昔之吳蜀矣。方天下之變。中國士馬精強。民庶繁行者。汴洛齊魯三晉為然。今皆在豪傑之手。自彭城以南。嵩汝之東。兩淮之間。三分人民。予已得其二。足下之兵。雖出於潁之東南。漢沔廣湘之地。然而陳友諒握其權綱。足下固有所見。以扁師入蜀。度其兵有三分之一。茲既全有。西蜀乃古今人物強盛之所。寧不壯哉。然西有李喜喜等。兵侵擾殺掠。為虐亦甚。其生民不知存者能幾。近者王保保以鐵騎勁兵。據有齊魯。根培洛陽。招賢納士。練將養兵。實處中國。

其志非小。設使其姦雄如操，謀有荀彧，將有張遼之輩，足下與予豈得高枕無憂乎。當今之世，予與足下實相表裏，將欲圖祚之安，備中原之患，可不以昔之吳蜀為鑒耶。使至辱厚意，故以書往報，惟足下籌之。上諭諸將校曰：「近平章常遇春克襄陽，還之日，亟稱先鋒張煥勇智兼人，小心畏法，予聞甚喜。若其始終如一，不易所守，異日用將一軍，未嘗不可。大抵人有才能者，不失於粗鄙，則失於驕蹇。若煥既有如是之能，而小心畏法，此其所以可喜也。汝等當壯盛之年，正當發奮以取功名，豈可碌碌隨眾進退。我之用人，一善皆錄，不掩其能，毋謂雜處於眾人之中，而我不汝知。譬如良金在沙，而淘者識之；美玉在璞，而琢者取之。若果能建立奇勳，即有超人爵賞，苟畏法無能而希慕賞功，猶不稼穡而欲望有秋，其可得乎。」

大明太祖高皇帝實錄卷之十七

大明太祖聖神文武欽明啟運俊德成功統天大孝高皇帝實錄卷之十八

乙巳冬十月乙酉朔、上聞明玉珰取雲南失利、諸將往往暴掠、玉珰不能制、乃遣以書曰、自元失其馭、天下兵起、假竊名號者比比皆是、然仁人志士務在救民、故澤被當時、福流後裔、惟愚者誅降戮民、自絕于天、今十有四年、凡昔之首事者、十亡八九、此皆不思保民、恣行殘忍、以底禍敗故也、近聞足下發兵與蠻夷為仇敵、郊圻之民俱有懼色、而兵猶未已、兵之所過、民舍一空、此如割股以啖腹、腹飽則身斃、果何益哉、夫西蜀沃壤千里、昔劉備據之以三分天下、苟不善保而使他人得之、誠為足下之憂、古人有言、必先治己而後治人、予念與足下中心相孚、欣戚相同、故以相告、譬如奕者、當局有不自知、旁觀者能審之

矣。若足下旁觀於予，幸有所見，亦時以相告，豈不兩全其美哉。

○戊戌，上以張士誠屢犯疆場，欲舉兵征之。下令曰：王者征伐，應天順人，所以平禍亂而安生民也。張士誠假元之命，叛服不常，天將假手於我，是用行師以致天討。況士誠啟釁多端，襲我安豐，寇我諸全，連兵構禍，罪不可逭。今命大軍致討，止於罪首，在彼軍民無恐無畏，毋妄逃竄，毋廢農業。己未，大將軍約束官軍，毋致虜掠，違者以軍律論罪。布告中外，體予至懷。○庚子，命中書省以書招諭虎背寨劉寶曰：往者兵亂，群雄並起，或割據數郡，逞其陸梁，或憑恃險阻，以立營寨，十餘年間，民消物盡，亂已極矣。上天悔禍，人心思治，乃命我主上興仁義之師，以平四海，天戈所指，無不克捷。歐普祥率先歸附，陳友諒亦已削平，湖湘諸郡相繼納款，惟爾劉寶等屢苦群雄交侵，又為

饒鼎臣所劫、據寨自守、弗即款附。國家有爾、猶太空微雲、何能
點滓。但慮民困於兵、不堪其擾。今果能下寨投戈、非但保全性
命、亦可永享富貴。倘復不悛、大軍壓境、縱爾有三年之聚、斷爾
糧道、扼爾樵採、絕爾外援、數年之後、何以為命。汝雖欲苟活、不
可得矣。不教而殺、古人所戒。特宣。上意俾爾知之。○辛丑、
命中書左相國徐達、平章常遇春、胡廷瑞、同知樞密院馮國勝、
左丞華高等、率馬步舟師水陸並進、規取淮東泰州等處。時張
士誠所據郡縣、南至紹興、與方國珍接境、北有通泰、高郵、淮安、
徐宿、濠泗、又北至于濟寧、與山東相距。上欲先取通泰諸郡
縣、剪士誠肘翼、然後專取浙西。故命達總兵取之。達兵既出江
口、上遣使諭達曰、邇聞王保保兵入關中、為李思齊、張思道
逐出潼關、還至汴梁、復東取樂安、又為俞寶所敗、追過清河、弱

死者甚眾。今王保保驅其人民已北遁矣。孔興脫烈伯天保奴兵走三晉。汴梁唐鄧南陽之間。餘兵據守。尚未寧息。河南洛河水決。漂蕩三千餘家。天下擾擾如此。當何時可定也。此逃北消息。汝宜知之。夫軍旅重事。尤宜加慎。如獲張士誠將校。遣來吾自處之。思道即良弼。○乙巳。徐達兵趨泰州。浚河通舟師。遇張士誠兵擊敗之。獲馬三十匹。船二百艘。遂駐軍于海安壩上。○丙午。遣使諭永新周安等曰。爾本我之武臣。分守境土。近因大軍征討逆賊。饒鼎臣爾等心懷疑懼。故至於此。旅拒王師。已及三月。糧絕力盡。欲遁則無所歸。欲降則懼不受。以此偷生旦暮。予聞之惻然于懷。恐城下之日。玉石不分。使我赤子肝腦塗地。咎有所歸。令到之日。果能革心效順。棄甲來歸。悉宥前愆。安等仍猶豫未決。○丁未。徐達兵圍泰州新城。敗士誠湖北援

兵獲其元帥王成卒四百餘人。○己酉↑張士誠淮安李院判來援秦州常遇春擊敗之擒萬戶吳聚等一百二十九人遣人諭降城中其僉院嚴再興副使夏思忠院判張士俊等拒守不下。○癸丑↑饒鼎臣既走茶陵復合浦陽群盜於南峯山寨時出侵掠元帥王國寶等率兵擊敗之殺敗_賊眾朱國民等五十餘人鼎臣遁去。○信州盜蕭明率兵攻圍饒州府知府陶安召父老告之曰國家乘天運除禍亂兵甲之盛所向無敵今逆賊扇餘黨驅烏合而來徒貽民害爾不足畏也我糧實城堅素有其備但能固守不過數日援兵至破賊必矣眾皆諾安與千戶宋炳親率吏民分城拒守選勇健為游兵晝夜巡捍而請救兵於江西行省安登城諭賊曰爾眾吾民也反為賊用得無失計乎眾曰使皆如太守與總制豈有今日若破城必不相害安命射

之、矢下如雨、賊不敢逼。越三日、江西行省遣千戶陳明來援、遂大敗之。蕭明遁去、擒偽招討都海萬戶袁勝、斬之。饒州遂安。○閏十月乙卯朔、江陰水寨守將康茂才報張士誠以舟師四百艘出大江、次范蔡港、別以小舟於江中孤山往來出沒無常、疑有他謀、請為之備。上即日遣使諭徐達曰、近得康茂才報、張士誠以舟師往來江中、吾度此寇非有攻江陰直趨上流之計、不過設詐疑我、使我陸寨之兵還備水寨、我兵既分、彼將棄我水軍、疾趨陸寨、擣吾之虛、此寇一計也。爾宜備之。又聞常遇春出海安七十餘里擊寇、寇兵不過萬人、此非抗我大軍之勢。蓋欲誘過春深入、使我軍去泰州既遠、彼必潛師以趨海安、或趨泰州、令我大軍勢分、首尾衝決、不及救援、此又寇一計也。兵法致人而不致于人、爾宜審慮、使至即令過春駐師海安、慎守

新城坐以待寇。彼若遠來趨敵，吾以逸待勞，可一戰而克。泰興以南並江寇舟，亦宜設法備之。又占候此月二十九日堅壁勿輕出，若彼來攻則當速戰。及十一月初十日十一日皆慎，毋出兵。至十二日十三日乃可用師。○己未，上復遣使諭徐達曰：寇兵初駐范蔡港，吾度其有詐。今觀望猶豫，不敢即沂上流，其為詐益明。然寇計不過欲分我勢，非有決機攻戰之謀。宜遣廖永忠還兵水寨，大軍勿輕動。此寇徘徊江上，自老其師，乘其怠慢。此月必克泰州。泰州既克，江北瓦解，寇不戰自潰。但宜謹備之耳。是日，上親至江陰。康茂才水寨又以手書諭達等曰：初予聞爾等與寇相距甚遠，為是馳至此，恐有緩急，相為策應。及至乃知不然。今遣陳經歷去，汝有所言，即疾馳來報。予駐師以待。○辛酉，上還建康。○徐達送所獲張士誠萬戶吳聚等一

百二十九人至建康，命戍潭州。○戊辰，平章湯和克永新，執周安等送建康斬之。安永新人，初紅巾起，安乘亂聚眾剽劫，與歐普祥共據袁州。已而頌其眾還據永新，立山寨，重啟厚賦，恣睢殺人，暴橫日甚，民怨苦之。及既降而復叛，湯和進圍其城。上又遣人諭降安，安令偽張院判出見和，自言久拒王師，皆唐院判之罪，請為內應，執唐以獻。和信之，即攻其北門，安復與唐院判者率眾拒戰，和怒其變詐，督兵急攻之。至是城破，遂執安。○立永新守禦千戶所。○辛未，右相國李善長言湖廣邊務，上諭以安境息民，勿輕生邊釁。○甲戌，指揮副使王漢寶率兵取干州，進駐彭家鋪，賊將雷元帥劉朝端等率眾拒戰，漢寶與元帥祝觀擊敗之，取其州。以前鎮撫李旭守之。○庚辰，徐達常遇春克泰州，虜張士誠將嚴再興、夏思忠、張士俊等九

十四人卒五千馬一百六十餘匹船四十餘艘遣屠千戶以所俘五千人送建康報捷復以守城事宜為請。上遣使諭達新舊二城自度可否以便宜處之其未下諸城宜乘勝進取。○癸未命以徐達所送秦州俘五千人安置潭辰二州時天寒命人賜衣一襲婦女亦皆賜衣履鍼線布帛初眾自以抗拒必不免及得賜又妻子完聚咸感悅拜呼萬歲而去。○徐達遣黃旗千戶劉傑分兵徇興化張士誠守將李清戰敗閉城固守傑攻之不下士誠將陳元帥來援清傑復擊走之獲戰船十五艘及甲仗甚眾。

十一月甲申朔信州盜蕭明寇婺源州知州白謙力不能禦懷印出北門赴水死謙蒞政廉惠自奉甚薄嘗遇除夕無他供具惟蔬食而已家人嘆其寥落謙處之泰然人以此稱之。○辛

酉、左相國徐達進兵攻高郵。上聞之，恐徐達深入敵境，不能策應諸將，乃遣使即軍中命同知馮國勝帥所部節制高郵諸軍，俾達還軍泰州，圍取淮安濠泗。諭達曰：為將之道，貴於持重，進師攻取，宜加審察。近聞提兵遠出，深入重地，此甚不可也。若常平章獨提偏師，備寇江上，即有緩急，誰復為之應援者？宜還師泰州，兼總馮國勝所部，留兵萬五千人，以取未下州郡。爾居中節制，見可而進，協和諸將，一乃心力，以成大勳，毋或輕動，以失事機。○甲午，上饒鼎臣復與故陳友諒將劉平章恣肆剽掠，元帥王國寶聞之，出兵邀擊，殺賊眾二百餘人，鼎臣中弩死，自是餘黨皆潰散。○乙未，上以李濟據濠州，名為張氏守，而觀望未決，命右相國李善長以書招之，曰：近聞閣下退兵自泰州，回守濠梁，予與閣下本同鄉里，又忝同宗，深惟閣下所以成

敗禍福之計不可不告。以此啟聞于主上，奉命致書閣下。主上之意若曰：曩因元亂起兵，我與李濟皆致身甲冑，彼此間隔。後因揚州事變，濟乃來歸，為我攻常州。豈意揚州兩張浮言搖撼，彼此猜疑，遂使鄭同僉棄妻子，率濟走常州。蓋反間生變，事在謀首於濟，何預此主上之意也。竊嘗聞之，順逆者成敗之勢也，去就者禍福之機也。審成敗之勢，察禍福之機，惟豪傑之士能之。蓋豪傑之士乘亂起兵，相為雄長，及遇真主，則委身歸之。若竇融之於漢，李勣之於唐是也。閣下誠能識成敗之形，燭安危之理，察禍福之原，因敗為功，轉凶為吉，則身榮當時，澤流子孫，名垂于簡冊。况濠梁吾主上祖宗生長之地，陵墓親戚皆在於是，謁陵之心無時或忘。今左相國統率大兵東克秦州，攻高郵，取淮安，徇未下之地，惟是父母之邦，不忍以兵相加。

故遣使者杜三獻計左右願閣下精慮深計觀天時察人事因時立功獻納濠城使吾主上得以上奉祖宗之陵下慰鄉里父母之望則閣下之功不在二子下矣况我主上寬仁神武歸人之功忘人之過纖芥小釁不足為閣下累也若必欲拒義固守他日交獵長淮一決勝負或身力俘虜或膏塗草野妻子為僇貽天下笑豈不深可惜哉竊又為閣下籌之閣下所為不知果為元歟為張歟如為元也則元君昏弱奸孽擅政強將跋扈百姓荼毒天絕其命久矣如為張也則彼驕淫悖道亡在旦夕閣下於此時以彈丸孤絕之地歸元不足恃歸張不足成吾甚為閣下憂之夫不權事勢之宜昧於成敗禍福之幾非智也使人民苦於鋒鏑非仁也不仁不智亦閣下所惡聞也惟閣下效古人之明哲去眾人之昏蔽捨逆就順舉城來歸豈不偉然

大丈夫哉。若或遷延疑貳，大軍已下淮安，縱欲乞降，已在人後。或有圖富貴者，謀閣下以獻，閣下又將何以待之？鄉里之故，待閣下不薄，故反復及此。閣下其重思之。濟得書不報。○己酉。

命中書省掾劉大昕往湖廣、荊州分省參贊機務，徵行省都事陳顯達還朝，且賜大昕衣襖、余靴，月給祿米四石。○以張昶傳獄為中書省參政。○是月，張士誠兵寇宜興，上遣使勅徐達、令馮國勝、圖高郵，常遇春守海安，遣別將守秦州，而自以精兵援宜興。達遂率兵渡江，擊士誠，則其兵宜興城下，獲三千餘人。十二月甲寅朔，置安陸衛，調飛熊衛親軍指揮王志為指揮使。○乙卯，命興安衛指揮王克恭將兵屯杭之於潛，為桐廬、昌化諸軍聲援。○張士誠兵寇安吉，守將費子賢擊却之。先是戊戌歲，上以子賢為元帥，張德為總管，守吉安。子賢因築城。

守之士誠、連歲出兵來攻、皆為子賢所敗。至是士誠復遣其將張左丞帥兵八萬來攻、子賢所部僅三千人、堅壁拒守、城上設剌車弓弩以禦之、因射殺其裨將二人、敵驚潰遁去。○癸亥、以起居注滕毅為湖廣提刑按察使。○徐達自宜興還、兵攻高郵、其守將俞同僉堅守不下、時張士誠遣其左丞徐義由海道入淮、援高郵、義怨士誠、以為陷己死地、屯崑山之太倉、三月不進。○是月秦從龍卒。從龍字元之、其先洛陽人、初以才推薦仕元為校官、累官至和林行省左丞、改江南行臺侍御史、會兵亂、從龍以老避居鎮江、歲丙申、王師下金陵、遣徐達、湯和取鎮江、師行、上謂達曰、爾往下鎮江、有秦元之者、才學老成、入城當為吾詢訪其人、致吾欲見之意。達等至鎮江、果得之、從龍有從孫禮、時在達軍、達因遣其還報、上喜甚、即命兄子文正及朱

文忠以白金文綺往聘之。從龍遂與其妻陳氏偕來。上親至龍灣迎之以入。時上居富民王絲帛家。因邀從龍與同處。朝夕訪以時事。從龍皆盡言無隱。既而。上即元故御史臺為府。居從龍于西華門外。事無大小皆與之謀。每以筆書漆板問答。甚密。左右皆不能知。嘗稱為先生而不名。每歲從龍生日。上與世子俱有贈遺。或親至其家與之宴飲。禮待之者甚厚。是歲冬。從龍子澤死。請告還鎮江。上出郊握手送之。至是從龍亦病卒。年七十餘。上聞驚悼。時方督軍至鎮江。親至其家哭之。命有司為營葬事。厚賻卹其家。○置襄陽衛。

大明太祖高皇帝實錄卷之十八

大明太祖高皇帝實錄卷之十九

丙午春正月癸未朔，上張士誠以舟師駐君山，又出兵自馬馱沙澗流窺江陰，守將以聞，上親督水軍及馬步兵往救之。比至鎮江，寇已焚瓜洲，掠西津而遁，乃命康茂才等出大江追之，別命一軍伏于江陰之山麓。翌日茂才追至浮子門，遇寇舟五百餘艘，遮海口乘潮來薄我師，茂才督諸軍力戰大敗之，獲樓船三十餘艘，斬虜甚眾，有棄舟登岸者，伏兵又掩擊之，乘勝逐北，覆其巨艦無算，又獲其斗船十八艘，殺溺死者過半，凡虜將校四百人，卒五千餘人。○辛卯，上謂中書省臣曰：為國之道，以足食為本，大亂未平，民多轉徙，失其本業，而軍國之費所資不少，皆出於民，若使之不得盡力田畝，則國家資用何所賴焉。今春時和，宜令有司勸民農事，勿奪其時。一歲之中，觀其收穫

多寡、立為勸懲。若年穀豐登、衣食給足、則國富而民安、此為治之先務、立國之根本、卿等其行之。○是月、改宣城府為宣州府、維揚府為揚州府。命按察司僉事周頊等定議按察事宜、條其憲綱所當務者以進。諭之曰、風憲紀綱之司、惟在得人、則法清弊革。人言神明能行威福、鬼魅能為妖禍、爾等若能興利除害、輔國裕民、此即神明。若陰私詭詐、蠹國害民、此即鬼魅也。凡事當存大體、有可言者勿緘默不言、有不可言者勿沽名賣直、苟察察以為明、苛刻以為能、下必有不堪之患、非吾所望於風憲矣。命中書省錄用諸司劾退官員、省臣傅瓛等曰、今天下更化、庶事方殷、諸司官吏非精勤明敏者、不足以集事。此輩皆以迂緩不稱職、為法司劾退、豈宜復用。上曰、人之才能各有長短、故治效亦有遲速。夫質朴者多迂緩、狡猾者多便給、便給

者雖善辦事或傷於急促不能無損於民迂緩者雖於是或有
不逮而於民則無所損也。

二月癸丑朔[↑]湖廣行省叅政張彬率指揮胡海洋等討辰州
周文貴師次大陽江遣兵攻破其壘殺賊甚眾文貴黨益陽紫
良厓寨首劉七復率眾來援彬復擊敗之文貴等不支乃乘暮
風雨相率遁去。○丁卯[↑]容美洞宣撫使田光寶遣弟光受及
宣慰同知彭建思等以元所授宣勅印章來上。○命以光寶為
四川行省叅政行容美洞等處軍民宣撫司事仍為置安撫元
帥以治之。○以彭世雄為保靖軍民安撫使田升玉為鎮南軍
民宣慰使田光俊為太平臺宜靖安等處安撫使墨色什用為
幸直荒溪等處宣撫使田思勝為守鎮邊境大屯[△]等處軍民元
帥府元帥楊妙興為守鎮邊境等處元帥府元帥^其白餘副使萬

戶千戶等凡數百人，皆以其初來歸附故也。○處州青田縣山賊夏清四，與福建偽叅政范昌大攻圍慶元縣。時官軍出戍浦城，慶元城中兵少，浙東按察僉事章溢聞之，召其舊所部義兵，令元帥郭興、葉德善等率以討賊，賊敗遂潰去。○己巳，置兩淮都轉鹽使司，設運使同知、判官、經歷、知事、照磨，并置所屬富安、何梁、丁溪、草堰、小海、角斜、拊茶、安豐、梁梁、東臺、白駒、劉莊、伍祐、新興、廟灣、西亭、右港、餘西、餘中、金沙、豐利、馬塘、板浦、掘港、呂四、臨洪、徐濟、餘東、莞濟、二十九場鹽課司。歲辦鹽三十五萬二千五百九十引，每引重四百斤，官給工本米一石。其法：竈戶自置竈房，官給鐵角，或一二角，或三四角，措楚成盤，以青灰石灰泥飾貯，瀆煎燒，納官有餘，聽其貨賣。○庚午，以劉承直為國子博士，李暉、張濟、潘時英為助教，完誓為學正，鄭貫、杜環為學

錄張以誠為典膳。○癸酉、徐達遣使請以指揮孫興祖守海安、平章常遇春督水軍以為高郵聲援。上皆可之。復勅達曰：爾所請策皆善，前報彼軍事勢輕重不一，及俞平章請軍甚急，蓋因其未嘗獨將，料度未至，是以如此。安豐、竹昌糧盡將遁，此不足慮。張士誠兵多有渡江者，宜且收兵駐泰州，彼若來攻海安則擊之。○湖廣潭州衛指揮同知嚴廣率兵至茶陵江口，擊故陳友諒萬戶何壽一等寨平之，復擊破鴉渚等寨，擒其寨首許吳二萬戶，梟其首于茶陵江口。○乙亥、遣使諭徐達曰：江陰送至張士誠降將秦德等二十人，言士誠之志無日不在秦州，高郵已六遣兵渡江，其驍將單莊亦從徐義趨淮安矣。高郵海宜慎方略，勿墮其計。○庚辰、上以張士誠將徐義自海道入淮，援高郵，又聞王保保欲南攻兩淮，復遣使諭徐達曰：張

士誠由高郵嘯聚以有吳越高郵蓋其巢穴也。大軍攻之。彼必來救。今聞徐義兵已入海來援。王保保亦將兵南來。吾料王保保馬步必假道天長。徐義舟師或由射陽湖。或出瓠子角。或出寶應以趨高郵。二兵苟合。不可不備。通州有士誠。從子火眼張。乃疑兵。必不敢出。然軍之勝敗。在主將言者。王保保雖擁重兵。然千里遠來。其勢必弊。徐義狠愎自用。軍無紀律。以我節制之師當之。可以必勝。爾但秣馬厲兵。謹俟其至。己而王保保知有備。竟不至。○是月下令禁種糯。其畧曰。余自創業。江左十有二年。德薄才菲。懼弗勝任。但以軍國之費。不免科徵於民。而吾民効順。樂於輸賦。固為可喜。然竭力畎畝。所出有限。而取之過重。心甚憫焉。故凡有益於民者。必力行。而又申告之。曩以民間造酒醴。糜費未麥。故行禁酒之令。今春未麥價稍平。予以為頗有

益於民、然不塞其源而欲遏其流不可也。其令農民今歲無得種糯、以塞造酒之源。欲使五穀豐積而價平、吾民得所養以樂其生、庶幾養民之實也。○明王珣卒。王珣、隨州農家子、性剛直、自有重瞳。初徐壽輝兵起、斬水。王珣與里中父老謀避兵。父老曰、足下素剛直、能集壯勇、保全鄉里、眾所望也。王珣於是招集鄉人得千餘、屯于青山、結棚自固。眾推王珣為屯長。及壽輝攻陷荊湖州郡、遣人招王珣曰、早降共富貴、不來舉兵屠之。王珣懼、遂降。壽輝俾為元帥、遣守沔陽。與元將哈林禿戰于湖中、為流矢中右目。丁酉春、壽輝將倪文俊陷峽州、令王珣率斗船五十艘掠糧川峽間。時元四川行省右丞完者都、左丞哈林禿募兵重慶、義兵元帥楊漢聞之、率兵五千自西平寨至重慶、屯兵江北、單騎入謁完者都。完者都欲圖其兵、置酒飲漢。酒酣欲殺

之。漢覺脫身走歸營，將士皆怒，遂放船下峽。過玉玘，訴其故。且言重慶城中兵寡弱，哈林禿與完者都二人不相能。若回船出，其不意攻之，取重慶如反掌耳。玉玘猶豫未決。萬戶戴壽曰：「此機不可失，宜以船半載糧還沔陽，半與漢兵攻重慶。事濟則濟，否則掠財物而歸，亦何損哉。」玉玘從之，遂率兵至重慶。是時重慶承平日久，忽斗船大集，人民騷動。完者都率部下走果州。哈林禿出戰被執，玉玘遂入城，扼之。旁近降者日益眾。遣使送哈林禿于壽輝，壽輝授玉玘隴蜀右丞。戊戌春二月，完者都復自果州率兵至嘉定，屯于大佛寺，謀復重慶。玉玘遣其義弟明二，領兵禦之。又密遣猛士夜眼陳叔烏牛山寨，檣嘉定城，皆破之。惟大佛寨相持久不克。玉玘親率眾攻之，完者都軍內潰。玉玘遂擒完者都及叅政趙某以歸，殺于重慶市。後以禮葬之。自是

蜀中郡縣相繼下，玉玠盡有川蜀之地。己亥秋，遣使貢于壽輝。庚子夏，陳友諒弑壽輝自立為帝，玉玠曰：吾與友諒同事徐氏，今友諒弑，主自立，當整兵討之。遂令莫仁壽領兵守夔關，不與相通。立壽輝廟於城南，春秋奉祀。玉玠遂自稱隴蜀王，以劉楨為參謀。楨，瀘州人，元進士，為大名路經歷，罷官歸家。玉玠攻重慶道，經瀘州，部將劉澤民薦楨才可大任。玉玠遂往見之，與語當時事大喜，延至舟中，朝夕圖議，擢為參謀，預決政事。楨嘗說玉玠曰：今天下大亂，中原無主，西蜀形勝之地，東有瞿塘，北有劍門，沃野千里，所謂天府之國，大王撫而有之，除去盜賊，養其傷殘之民，用賢治兵，可以立業。於此之時，不稱大號，以繫人心，部下將士皆四方之人，恐思其鄉土，各散而去，大王誰與建國乎？玉玠善之。壬寅春三月己酉，玉玠遂稱帝，國號大夏，紀年天

統立子昇為太子、倣周制設六卿、以戴壽為冢宰、萬勝為司馬、張文炳為司空、向大亨、莫仁壽為司寇、吳友仁、鄒興為司徒、劉楨為宗伯、置翰林院、拜牟圖南為承旨、史天章為學士、內設國子監、外設提舉司、教授所、府置刺史、州曰太守、縣曰令尹、設科舉、策試進士、去釋老教、而專奉彌勒法、萬勝即玉珎義弟、明二也、復姓萬氏、是歲夏始定賦稅、十取其一、秋、廷試進士、賜重壁等八人及第、出身有差、置雅樂供郊社之祭、冬、使司馬萬勝、領兵攻刺踏坎侯普顏達失、平章敗走、獲其人馬一萬、癸卯冬、復遣司馬萬勝等率兵攻雲南、勝由界首司、徒鄒興、由建昌、芝麻李由八番、三道並進、勝兵不滿萬人、甲辰春三月、勝兵至雲南、元梁王字羅帖木兒及行省廉訪司官棄城退保金山、勝入城、掠之、夏四月、勝引兵還重慶、勝兵之入雲南也、鄒興、芝麻李

兵尚未至，梁王字羅帖木兒不意勝兵奄及，故棄城遁。及梁王之傳，大都率兵出偵敵，獲勝部將姬安禮，問勝兵幾何，曰八千。於是大都會大理段平章兵擊勝，殺傷者過半。勝以孤軍深入，約兵未至，而戰士多中傷，難以久駐，遂引兵還。所過暴掠為民患，玉珣不能制，上嘗遣書諭之。是歲秋七月，玉珣復遣鄒興攻拔巴州尚倉，置軍守之。乙巳春，更六卿為中書省樞密院，以戴壽為左丞相，萬勝為右丞相，向大亨、張文炳為知樞密院，鄒興為平章，守成都，吳友仁為平章，守保寧，莫仁壽為平章，仍守夔關，鄧元亨為平章，守通州，竇英為叅政，守播州，荆玉為宣慰，守永寧，商希孟為宣慰，守黔南。秋，遣叅政江儼入貢。冬，元威順王侯普顏達失平章率兵由雲南間行如陝西，玉珣遣其丞相戴壽追襲之，至秦州，弗及而還。時蜀星隕如雨。丙午春二月，玉

珣有疾、召其臣僚諭曰、西蜀險塞、汝等同心協力以輔嗣子、可
以自守、不然後事非吾所知、汝等勉之、遂卒、葬于江水之北、自
僭號至是五年、壽三十六、子昇嗣、年始十歲、改元開熙、母彭氏
同聽政、玉珣為人頗尚節儉、好文學、蜀人經李善喜^{喜喜}殘暴之餘、
賴以粗安、然喜自用、昧於遠略、而嗣子暗弱、政出多門、國事日
去矣。

三月癸未朔。○庚寅。上遣使徐達令自秦州進兵取高郵興
化及淮安。且諭之曰、聞寇兵在高郵者不滿五千、淮安兵僅六
千、興化民自為守、宜令常遇春還軍海安壩、巡略四境、別遣將
以兵三千守海安城、通州鹽場諸處亦宜慎守。汝於揚州、泰州
二軍分取二萬、直擣高郵、令別將取淮安、興化。敵見吾兵攻淮
安、深入重地、必來來我、若不攻海安、與常遇春求戰、必將攻掠

鎮江、此須令遇春知之。凡軍馬除攻高郵及取淮安興化、餘悉以付遇春、使得有以備之。吾料其勢如此、爾等又當臨機處置、毋執一也。○丙申、命江淮行省平章韓政率指揮顧時葉球等取濠州。命中書嚴選舉之禁。初、令府縣每歲舉賢才及武勇謀略通曉天文之士、其有兼通書律廉吏亦得薦舉、得賢者賞、濫舉及蔽賢者罰。至是、復命知府知縣有濫舉者俟來朝治其罪、未當朝覲者歲終達至京師治之。○徐達拔高郵。先是、達援宜興、令馮國勝統兵圍高郵、張士誠將余同僉詐遣人來降、約推女墻為應。國勝信之、夜遣康泰率兵千入踰城而入、皆為所殺。上聞之、怒責國勝。既而達自宜興還、益督兵攻之。至是、遂拔其城。戮余同僉等、俘其官將一千三十七人、士卒一千一百七十五人、馬三百七十三匹、民一千三百九十七戶、糧八千

石。上命以所俘將士悉遣戍沔陽辰州，仍給衣糧。有妻子者，賜夏布人五匹，無者半之。時俘至將士家屬多失實，上既命分別發遣，乃遣人諭徐達等曰：「昨令副使馮國勝往軍前命爾等將城中老弱婦女悉發遣，勿令失所。比發到將校婦女多非夫婦，及詢其婦人之夫多已歿於高郵。見至將校其妻亦有在我高郵將士之所。爾既失於約束，戢士卒，又不分別一槩發遣，何也？」已遣馮副使即軍中搜問，凡將佐及總兵之從者，有虜人婦女皆以軍法治之。○戊戌，上與國子博士許存仁等論用人。上曰：「一代之興，必有一代之臣。嘗觀漢高之興，首資三傑，光武之興，寇鄴耿賞以為之佐。歷代以來莫不皆然。天之生才以為世用，甚不^偶也。孟子言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古之帝王君聖臣賢可以當之，漢唐以下君臣可以當

之否。起居注唐同對曰：三代以下稱唐宋，其間名世之臣亦可以當之。上曰：三代以上純乎道德，三代以下雜乎霸術，其間雖有名世之臣，要之如皋、夔、稷、契、伊、尹、太公者鮮矣。吾方有事海內，憑賴英賢輔翼成功，天下紛紛未定于一者何也？存仁對曰：主上聖智神武，天生不世之資，以早禍亂，今群賢畢出，佐隆大業，稽之于曆，自宋太祖至今當五百年之數，定天下于一，斯其時矣。○甲辰，上語太史令劉基起居注，王禕曰：天下兵爭，民物凋殘，今土地漸廣，戰守有備，治道未究，甚切于心。基對曰：戰守有備，治道必當有所更革也。上曰：喪亂之後，法度縱弛，當在更張，使紀綱正而條目舉，其要在明禮義，正人心，厚風俗，以為本也。禕對曰：昔湯正桀之亂，而脩人紀，武王正紂之亂，而叙彞倫。主上之言誠脗合於前古也。○丁未，上遣使以

書諭徐達曰、近大軍下高郵、可乘勝取淮安。兵不在眾、當擇其
精精擇者而用之。宜以步騎一萬五千、舟師一萬、水陸並進、勿失機
也。其餘軍馬悉令常遇春統、領守泰州海安、應援江上。上諭
群臣曰、嘗聞昔者聖人不出戶庭而天下治、蓋由政成而化洽
也。治天下能使政成而化洽、故不令而民從、不施而民悅、吾甚
慕之。今師旅未休、民未甦息、政化何以能若是也。起居注王禕
對曰、政化脩否、係乎在上之人。主上此心拳拳、何憂政化之
不成也。

大明太祖高皇帝實錄卷之十九

大明太祖高皇帝實錄卷之二十

丙午夏四月壬子朔。○癸丑。夏主明昇遣其學士虞某來聘。○乙卯。上閱古車制至周禮五輅。曰玉輅太侈。何若止用木輅。詹同對曰。昔顏淵問為邦。孔子答以乘殷之輅。即木輅是也。孔子以其朴素渾堅質而得中故取焉。上曰。以玉飾車。攷之古禮亦惟祀天用之。若常乘之車。只宜用孔子所謂殷輅。然祀天之際。玉輅或未備。木輅亦未為不可。叅政張昶對曰。木輅戎車也。不可以祀天。上曰。孔子萬世帝王之師。其斟酌四代禮樂實為萬世之法。乘木輅何損于祭祀。况祀事在誠敬。不在儀文也。昶頓首謝。○左相國徐達兵至淮安。聞張士誠將徐義軍在馬驛港。夜率兵往襲之。破其水寨軍。義泛海遁去。獲船百餘艘。俘其院判錢富等及兵三千餘人。舟師進薄城下。其右丞梅

思祖、副樞唐英、蕭成、籍軍馬府庫出降，得糧四萬石，兵萬人，馬千五百匹，民四千餘戶，官五百餘人，達宿兵城上，民皆按堵，命指揮蔡仙華、雲龍守其城。○丁巳，沂州王宣以兵襲海州入之。宣、揚州興化縣長安鄉人，元末為司農椽，會黃河決，省部募淮揚才能之士，俾召集民丁疏濬之，宣挺身自薦，元以為淮南淮北都元帥府都事，賫楮幣至揚州市竹蔑，募丁夫，數月之間，得丁夫三萬餘，就令宣統領治河，數月工成，特徐州芝麻李兵起，據州城，因命宣為招討使，率丁夫從總兵知樞密院也速復徐州，尋授宣淮南淮北義兵都元帥，守馬陵，調滕州鎮禦，且耕且戰，以給軍儲，移鎮山東益都，田豐兵益都，宣子信從察帖木兒援之，破田豐，復令宣與信還鎮沂州，授宣父子俱為平章，于是權勢日重，宣因乘隙與信率兵攻掠山東，遂竊據沂州。○戊

午、徐達率兵取興化。先是，上命達圖泰州、興化、海安、通州、高郵、山川地勢要害以進覽之。見贛子角為興化要地，寇兵所出之路，令達以兵絕其隘。達如旨進兵，至是遂取興化。淮地悉平。○己未，上謂太史令劉基起居注王禕曰：兵反未靖，四方凋瘵，軍旅之需一出于民，吾欲舒其力奈何？基對曰：今用師之日，必資財用，出民所供，未可舒也。上曰：我謂舒民之力在均節財用，必也制其常賦乎？國家愛養生民，正猶抱保赤子，惟恐傷之。苟無常制，惟掬歛以腹其脂膏，雖有慈父不能收愛子之心。今日之計當定賦以節用，則民力可以不困。崇本而祛末，則國計可以恒舒。基對曰：臣愚所不及，此上下兼足之道。仁政之本也。○庚申，上濠州李濟以城降。先是韓政兵至濠，攻其水源洞月城，又攻其西門，殺傷相當。城中拒守甚堅，政乃督勵時以

雲梯砲石四面並攻。時孫德崖久已死，城中度不能支。濟及知州馬麟乃出降。得官一百七十三人，馬一千四百九十，民九百三十九戶，馬一百五十疋，戰艦三十艘。○辛酉，上命朱文忠往徐達軍會議淮安城守事宜。諭達曰：大軍既克淮安，足以保障江淮，控制齊魯。然將士新附，軍士移戍者多，留鎮者少。今就于其屬選將簡卒，人人望長其屬，不得則易怨。將軍在處，置得所使，上下相安，則吾無閭外之憂矣。○壬戌，上遣人齎書諭宿州吏民曰：自元失政，豪傑並起，奸詭之徒，多假向義之名以濟其私。如浙西張九四，亂元之天下，乍臣乍叛，視勢強弱以為向背。浚民膏血，專利自私。近殺元江浙丞相及南臺大夫，又誑誘浙右之人，擾我邊民。觀其所為，詭詐多端，不可不討。自去年十月十七日，命中書左相國徐達率兵平淮地。今年四月初九

日報至、淮東郡縣八處鹽場三十三所、已次第克平。近者安東
淮安守臣梅右丞蕭叅政等、封府庫、籍甲兵、全城來歸、已令官
復其職、民復其業。惟爾宿州、實我親戚、將士故鄉、安得不取、以
其為父母桑梓之邦、不忍即興師旅、恐傷鄉里之民。是用遣使
告諭本州官吏軍民人等、宜體予懷、毋為自絕。○元徐州守將
樞密院同知陸聚聞左相國徐達已克淮安、以徐宿二州詣達
軍請降。事聞、上甚喜、以聚為江淮行省叅政、仍守徐州、賜文
綺三十疋、白金三百兩、勞之。仍以書諭其吏民曰、自古帝王之
興、務在除暴救民、故成湯放桀、周武伐紂、皆以師旅而興。然大
軍所過之處、民庶不驚、由帥行以律、兵禍不加於百姓。此所以
為王者之師也。近自胡元失政、兵起汝潁、天下之人以為豪傑
奮興、太平可致。而彼惟以妖言惑眾、不能上順天意、下順民心、

是用旨底滅亡。及元兵雲集其老將舊臣雖有握兵之權皆無
戡亂之畧。師行之地。甚于群盜。致使中原板蕩。城郭丘虛。十有
餘年。禍亂極矣。予觀古昔救民者必成功。害民者必速禍。是以
兢兢業業。敬畏天命。修律治兵。教民耕種。訪賢才以定名爵。命
執法以伸冤枉。紀綱雖布。政化未周。近為浙西張士誠擾我邊
民。納我叛將。爰命左相國徐達總兵討之。自去歲十月至今年
四月。屢收捷報。淮東諸郡次第削平。徐州將陸聚當我軍之未
至。即先以土地人民來歸。予嘉乃志。遂加爵賞。命其統兵仍守
本郡。咨爾士民。既罹妖黨之禍。復遭胡兵之毒。供餽轉輸。勞苦
日久。可自丙午歲為始。民間稅糧軍需差役。參政陸聚其與有
司會議。務從寬簡。令爾軍民各安生業。毋或驚疑。○癸亥。上
謂侍臣孔克仁等曰。壬辰之亂。生民塗炭。中原諸將若字羅帖

木兒擁重兵犯城闕。亂倫干紀。行已夷滅。擴廓帖木兒挾太子以動兵。是以子抗父。且急于私仇。無敵愾之志。糜爛其民。終無成就。李思齊張思道輩。固碌碌不足數。然竊據一方。民受其蔽。他如張士誠。外假元名。內實寇心。反覆兩端。情狀可見。明玉珍父子。據有川蜀。僭稱大號。喜于自用。而無遠謀。觀其所為。皆不能有成。中原擾擾。孰為拯之。予揆天時。審人事。有可定之機。今師西出襄樊。東踰淮泗。首尾相擊。理之必勝。而大事可成。伐敵制勝。貴先有謀。謀定事舉。敵無不克矣。然中原固不難定。但民物凋喪。千里丘墟。既定之后。生息猶難。方勞思慮耳。○淮安降將梅思祖等至建康。上諭之曰。汝等多故。趙均用部曲。往往皆授重名。繼歸張氏。復食其祿。今來歸我。寧無舊主之思乎。思祖等對曰。草昧之際。誠欲擇豪傑以自附。今幸去彼而從。主

上猶出昏暗觀天日、豈敢有反覆耶。上曰、汝豈真知我之可附哉。思祖等曰、臣觀主上豁達大度、英明果斷、推赤心以任人、轍衣食以賞士、令行禁止、真命世之主。臣等誠得所歸。上曰、爾等既無貳心、當戮力建功、以保富貴。思祖等頓首謝。○甲子、上發建康往濠州、省陵墓、命博士許存仁起居注、王禕等從行。遣使諭徐達曰、聞元將竹貞、頌馬步兵萬餘、自柳灘渡入安豐、其部將漕運自陳州而南、給其餽餉。我廬州俞平章見駐師東正陽、脩城守禦、宜令遣兵巡邏、絕其糧道。安豐糧既不給、而竹貞遠來之軍、野無所掠、與我軍相持、師老力罷。爾宜選劉平章薛恭政部下騎卒五百、并廬州之兵、速與之戰、一鼓可克之。不然、事機一失、為我後患。達聞命、即統率馬步舟師三萬餘、取安豐。○丁卯、江淮行省叅政守徐州陸聚、遣院判曹國

器攻沛縣魚臺，下之，獲張同僉等官五十人。聚又遣院判司整率兵取邳州，敗其守將張侍郎。于是邳蕭宿遷睢寧諸縣皆降。上至濰州，追念仁祖太后始葬，時禮有未備，議欲改葬。問博士許存仁等，改葬典禮當何據。存仁等曰：禮改葬易常服用，總麻葬畢除之，今當如其禮。上愴然曰：改葬雖有常禮，父母之恩，豈能盡報耶？命有司製素冠白纓衫，經皆以麤布為之。起居注王禕曰：比總為重矣。上曰：與其輕也，寧重。時有言改葬恐泄山川靈氣，乃不復啟葬，但增土以培其封。陵旁居民汪文、劉英於上有舊，召至慰撫之，遂令招致鄰黨二十家以守陵墓，命有司復其家。○戊辰，方國珍遣經歷劉庸等來貢白金二萬兩，賜庸白金百兩，千戶梁某五十兩，綺帛各二疋。○濰州父老經濟等來見，上與之宴，謂濟等曰：吾與諸父老不相見。

久矣。今還故鄉，念父老鄉人，遭罹兵難以來，未遂生息，吾甚閔焉。濟等對曰：久苦兵爭，莫獲寧居。今賴主上威德，各得安息，勞主上憂念。上曰：濠吾故鄉，父母墓墳所在，豈得忘之。諸父老宴飲極歡。上又謂之曰：諸父老皆吾故人，豈不欲朝夕相見，然吾不得久留此，父老歸宜教導子弟為善，立身孝悌，勤儉養生，鄉有善人，由家有賢父兄也。濟等頓首謝。上又曰：鄉人耕作交易，且令無遠出，濱淮諸郡尚有寇兵，恐為所抄掠，父老等亦宜自愛，以樂高年。于是濟等皆歡醉而去。○庚申，上謁陵還邸舍，謂博士許存仁等曰：吾昔微時，自謂終身田野間，一農民爾，及遭兵亂，指身行伍，亦不過為保身之計，不意今日成此大業。自吾去鄉里十有餘年，今始得歸省陵墓，復與諸父老子弟相見，追思曩時，誠可感也。然吾向在軍中，見當時羣雄

皆縱令其下奪人妻女、掠人財物、心常非其所為。及吾自率兵渡江、克取諸郡、禁戢士卒、不許剽掠、務以安輯為心。上天鑒之、幸底成事。存仁等曰：主上一念之仁、故天人為之屬心。今歸故鄉、顧念桑梓、撫喻親故、眷眷不忘。雖漢高祖之待沛中父老、恩意不是過也。○辛未、左相國徐達克安豐。初、達率師至安豐、分遣平章韓政等以兵扼其四門、晝夜攻之不下。乃於城東龍尾壩潛穿其城二十餘丈、城壞遂破之。忻都、竹昌、左君弼皆出走。我師追奔四十餘里、獲忻都并君弼裨將賁元帥而還。竹昌、君弼皆走汴梁。至日晡時、元平章竹貞引兵來援、政等復與戰于南門外、大敗之。竹貞遁去。凡得兵四千、馬千匹、糧九百餘石。又遣千戶趙祥將兵至潁、獲其運船以歸。遂立安豐衛、留指揮唐勝宗守之。○癸酉、上遣使諭左相國徐達曰：比聞王保

保欲侵徐州、今將軍攻安豐、吾料以大軍蹙之、必有餘力、可分
精銳急趨徐州、為陸參政應援、彼不知吾有備、輕來侵犯、破之
必矣、仍察其軍勢虛實以聞、比使者至、達已克安豐、即分兵趨
徐、既而王保保兵至徐、果大敗而去。○戊寅、上將還建康、謁
解陵、名汪文、劉英謂曰、鄉里親戚愛厚者、惟足下二人、先世陵
墓所在、吾豈敢忘、但國家事重、不得不歸耳、公等善為我守視、
仍賜英文等綺帛米粟、曰、此以報夙昔相念之德也、又謂諸父
老曰、今兵禍已息、鄉里安靜、父老當得優游無事、撫育妻子、各
保生業、鄉縣租賦、當令有司勿征、二三年間、當復來相見、于是
父老皆歡悅、再拜謝曰、感主上恩德、無以報也。

五月壬午朔、上還自濠州、諭中書省臣曰、吾往濠州、所經州
縣見百姓稀少、田野荒蕪、由兵興以來、人民死亡、或流徙他郡、

不得以歸鄉里、骨肉離散、生業蕩盡、此輩寧無怨嗟。怨嗟之起、皆足以傷和氣。爾中書其命有司、徧加體訪、俾之各還鄉土、仍復舊業、以遂生息。庶幾斯民不致失所。○庚寅、上嘗命有司訪求古今書籍、藏之秘府、以資覽閱。因謂侍臣詹同等曰、三皇五帝之書不盡傳于世、故後世鮮知其行事。漢武帝購求遺書、而六經始出、唐虞三代之治始可得而見。武帝雄才大畧、後世罕及。至表章六經、開闡聖賢之學、又有功於后世。吾每于宮中無事、輒取孔子之言觀之、如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真治國之良規。孔子之言誠萬世之師也。○是月左相國徐達還自安豐。○六月壬子朔、改醫學提舉司為太醫監、設少監正四品、監丞正六品、以孫守真為少監、葛景山為監丞。○癸亥、上諭群臣曰、國家休戚、我與卿等同之。曩者群雄並起、東西角立、孰不欲

成大業。然不數年徐氏以柔懦滅陳氏以剛暴亡。今惟張氏存。來者咸謂政事廢弛。親昵奸回。上下蒙蔽。民心離怨。而費用無經。士卒困敗。而征調不息。此將亡之時也。夫察於亡者。然後可與圖存。審于危者。然後可以求安。彼昧乎安危存亡之幾。而能有成者鮮矣。若吾之君臣。傲怠不戒。亦終蹈其覆轍。豈不可懼。卿等宜竭忠宣力。以匡予不逮。欽哉。毋忽。○秋七月辛巳朔。上遣使以書與擴廓帖木兒曰。曩者尹煥章來。隨遣汪河報禮。至今不還。予思閣下之意。當此之時。孛羅提精兵往雲內。與京師密通。其勢必先挾天子。閣下恐在其號令中。故力與之競。若歸使者。必泄其謀。故留而不遣。閣下豈不知春秋戰國豪傑之主。平居則講信脩睦。朝聘以時。如季札至魯。請觀周樂。韓起來聘。因知周禮。未聞有拘留之典也。有事則遠交近攻。合縱連衡。

以郵鄰國、以保宗社。至于觀兵約戰、使命往來、猶恐後期相誤、亦未聞有拘留者。古人誠知相待如此、惟春秋有鄭告絕於楚、楚人執良霄、漢累伐匈奴、匈奴拘蘇武、此夷狄報怨之淺見、豈意閻下反效之。予亦不以此介意。予嘗言齊有十二山河、桓公因之以九合諸侯、秦有百二山河、周漢據之以統天下、三晉表裏山河、晉文以之世主霸業、幽燕北有居庸、南阻三關、天下都會、此四要之地、閻下兼得而跨有之、當留意于此。閻下自以智高勢大、傲然不合、亦不復留心于此。方且千里裹糧、遠爭江淮之利、是閻下棄我舊好而生新讐也。兵勢既分、未免力弱、是以字羅雖死、餘孽跳梁于西北、鳳翔鹿臺之兵合黨而東出、俞寶拒戰于樂安、王仁逃歸于東齊、幽燕無腹心之託、若加以南面之兵、四面並起、當如之何。此皆中原將士來歸者所說、豈不詳

于使臣復命之解。閻下拘使臣果何益哉。意者閻下不過欲挾天子令諸侯以効魏武。終移漢祚。然魏武能使公孫康擒袁尚以服遼東。使馬超疑韓遂以定關中。皇后太子如在掌握中。方能偽定中原。閻下自度能垂紳搢笏。決此數事。恐皆出魏武下矣。且古之為國者。不獨君能斷于上。臣亦善謀于下。漢王在成都。臯待楚使以草具。待亞夫之使以大牢。從陳平之計也。禮雖有厚薄。未嘗拘敢留也。拘留之意。雖出閻下所主。亦可見謀臣又出陳平之下矣。事皆如此。魏武之業。豈得成哉。倘能幡然改轍。續我舊好。還我使臣。救災卹患。各保疆宇。則地利猶可守。後患猶可緩。為閣下利。豈淺淺哉。如或不然。我則整舟楫。乘春水之便。命襄陽之師。經唐鄧之郊。北趨嵩汝。以安陸沔陽之兵。掠德安。向信息。使安豐濠泗之將。自陳汝擣汴梁。徐邳之師。取濟寧。

淮安之軍約王信海道舟師會俞寶同入山東加以張李及天保奴腹心之疾此時閣下之境必至土崩瓦解是拘使者之計不足為利而反足以為害矣惟閣下與眾君子同謀之母徒獨斷以遺後悔。○甲申以蘇伯衡為國子學錄。○丁未上以淮東諸郡既平遂議討張士誠召中書省及大都督府臣謂曰張士誠據姑蘇數侵擾吾近地為吾境內之寇不可不討諸公其熟計之右相國李善長對曰張氏宜討久矣然以臣愚觀之其勢雖屢屈而兵力未衰土沃民富又多儲積恐難猝拔宜視隙而動上曰彼昏淫益甚生釁不已今不除之終為后患且彼疆域日蹙長淮東北之地皆為吾有吾以勝師臨之何憂不拔况彼敗形已露何待觀隙徐達進曰張氏驕橫暴殄奢侈此天亡之時也其所任驕將如李伯昇呂珍之徒皆跼蹐不足數

徒擁兵眾為富貴之娛耳。其居中用事者黃蔡葉三叅軍輩，迂濶書生，不知大計。臣奉主上威德，率精銳之師，聲罪致討。三吳可計日而定。上喜，顧達曰：「諸人局于所見，獨爾合吾意。」事必濟矣。于是命諸將簡閱士卒，擇日啟行。○遣宋逵以紗綺鞍轡賜慶元方國珍，報其來貢也。○廖永安卒于蘇州。永安，廬州巢縣人，少個儻，以氣自豪。江淮兵起，與兄永寧結少年聚黨，保鄉里，從之者稍眾，遂約束以軍法，與俞通海等俱屯巢湖為水寨。乙未夏五月，與其弟永忠詣和州降，遂率眾擊破蠻子海牙水寨于裕溪口。六月，引舟師從上渡江采石，進克太平，以功擢為管軍總管。丁酉三月，除同僉行樞密院事，累功陞同知樞密事。戊戌歲，以舟師攻張士誠兵于太湖，乘舟深入，后軍不繼，為所獲，士誠欲降之，永安不屈，遂拘囚之。甲辰冬十月，上念

永安陷于強敵，守義不辱，遂投為開國附。運推誠宣力武臣，先
祿大夫柱國江淮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封楚國公。至是竟
被囚死。

大明太祖高皇帝實錄卷之二十

大明太祖高皇帝實錄卷之二十一

丙午八月庚戌朔，拓建康城。初建康舊城西北控大江，東進白下門外，距鍾山既闊遠，而舊內在城中，因元南臺為宮稍庳隘。上乃命劉基等卜地定作新宮于鍾山之陽，在舊城東白下門之外二里許，故增築新城，東北盡鍾山之趾，延亘週迴凡五十餘里，規制雄壯，盡據山川之勝焉。○以伐張士誠告祭大江之神曰：惟神奉天明命，主宰大江，察鑒無私，代天行令。予生於濠梁，乃庶民也。曩因兵變，遂列行伍，繼為總英，歲月以來，軍民既眾，土宇益闢，乃正王位，建國曰吳。立業江南，拓土廣疆，滅強暴之國，恤兵養民，除貪汙之政，于茲十有二年矣。今姑蘇張士誠處我東南之境，數來生釁，伏聞古今以來，民欲安，聖人一民欲慈，伯者多予之，與張不可多事于民，並立以榮其身，必決

△雄、以安民庶然而剖判在乎天、用事在乎人、其深淵巨峰、於淺河湖、人力一時不能為者、茲欲獎率舟師由毘陵之境委曲通道、進入太湖、與張氏決戰、告神鑒知。○辛亥、命中書左相國徐達為大將軍、平章常遇春為副將軍、帥師二十萬伐張士誠。上御戟門集將佐諭之曰、古人立大功於天地間者、必因其時以行其志、如伊尹佐湯以伐桀、呂望佐武王以翦商、皆得其時、而志在於天下蒼生也。自大亂以來、豪傑並起、所在割據稱名號者不可勝數。江南亂雄、西有陳友諒、東有張士誠、皆連地千里、擁眾數十萬、吾介乎二人之間、相與抗者十餘年、觀二人所為、其志豈在於民、不過貪富貴、聚淵藪、劫奪寇攘而已。友諒敗滅、獨士誠據有浙西、北連兩淮、恃其強力、數侵吾之疆場。賴諸將連歲征討、克取兩淮之地。今惟浙西姑蘇諸郡未下、故

命卿等討之。卿等宜戒飭士卒，毋肆虜掠，毋妄殺戮，毋發丘壠，毋毀廬舍。聞張士誠母葬姑蘇城外，慎勿侵毀其墓。汝等毋忘吾言。諸將帥務在輯睦，勿縱左右欺凌軍士。凡為將之功，必資士卒，善撫恤之。大抵克敵者必以成功為効，樹德者必以廣恩為務。卿等勉之。諸將皆再拜受命，遂為戒約軍中事。命人給一紙，既而。上御西苑，復召達。達過春諭之曰：今師行，苟張氏全城歸命，不勞吾師，吾必全之。若用師，城破之日，生其將士，撫其人民，無妄殺戮，有可用者，即選用之。達等既受命將發，上問諸將曰：爾等此行用師孰先？過春對曰：逐梟者必覆其巢，去鼠者必熏其穴，此行當直搗姑蘇。姑蘇既破，其餘諸郡可不勞而下矣。上曰：不然。士誠起鹽販，與張天驕、潘原明等皆強梗之徒，相為手足。士誠苟至窮蹙，天驕輩懼俱斃，必併力救之。今不先

分其勢而遽攻姑蘇。若天驕出湖州，原明出杭州，援兵四合，難以取勝。莫若出兵先攻湖州，使其疲於奔命，羽翼既披，然後移兵姑蘇，取之必矣。遇春猶執前議。上作色曰：攻湖州失利，吾自任之。若先攻姑蘇而失利，吾不汝貸也。遇春不復敢言。上乃屏左右，謂達遇春曰：吾欲遣熊天瑞從行，俾為吾反間也。天瑞之降，非其本意，心常怏怏。適來之謀，戒諸將勿令天瑞知之。但云直擣姑蘇，天瑞知之必叛。從張氏以輸此言。如此則墮吾計矣。○壬子，命博士許存仁進講經史，存仁講尚書洪範篇至休徵咎徵之應。上曰：天道微妙難知，人事感通易見。天人一理，必以類應。稽之往昔，君能修德則七政順度，雨暘應期，災害不生，不能修德則三辰失行，旱潦不時，乖異迭見。其應如響。箕子以是告武王，以為人君者之儆戒。今宜體此，下修人事。上

合天道。然豈特為人上者當勉。為人臣者亦當修省以輔其君。上下交修。斯為格天之本。○癸酉。大將軍徐達等率諸軍發龍江。辛酉。師至大湖。己巳。常遇春擊敗張士誠兵於湖州港口。擒其將尹義、陳旺。遂次洞庭山。上聞之喜曰。勝可必矣。癸酉。進至湖州之毗山。又擊敗士誠將石清汪海擒之。張士誠駐軍湖上。不敢戰而退。指揮熊天瑞叛降于士誠。甲戌。師至湖州之三里橋。士誠右丞張天驕分兵三路以拒我師。參政黃寶當南路。院判陶子實當中路。天驕自當北路。同僉唐傑為後繼。達率兵進攻之。有術者言。今日不宜戰。常遇春怒曰。兩軍相當。不戰何待。於是達遣過春攻黃寶。王弼攻天驕。達自中路攻陶院判。別遣驍將王國寶率長槍軍直扼其城。過春與黃寶戰。寶敗走。欲入城。城下釣橋已斷。不得入。復還力戰。又敗。被擒。并獲其元

帥胡貴以下官二百餘人。張天驕陶子實皆不敢戰，斂兵而退。士誠又遣司徒李伯昇來援，由荻港潛入城。我軍復四面圍之。伯昇及天驕閉門拒守。達遣國寶攻其南門，自以大軍繼之。其同僉余德全、院判張德義、陶子實出戰，皆敗走。士誠又遣平章朱暹、王晟、同僉戴茂、呂珍、院判李茂及其第五子號五太子者，率兵六萬來援，號三十萬。屯城東之舊館，築五砦自固。達與遇春、湯和等分兵營於東阡鎮南姑嫂橋，連築十壘，以絕舊館之援。李茂、唐傑、李成懼，不敢皆遁去。士誠壻潘元紹時駐兵於烏鎮之東，為呂珍等聲援。我帥乘夜擊之，元紹亦遁。遂填塞溝港，絕其糧道。士誠知事急，乃親率兵來援。達等與戰于皂林之野，又敗之，虜其載元帥及甲士三千餘人。○置常德衛。○丙子，上語中書省臣曰：術者言今歲當旱，自兵興以來，連年飢饉，百

姓流離、吾甚傷之。若又加以旱、民何以堪。今吾軍方東征、恐有貪暴掠人子女財貨、使民嗟怨、豈不重傷天地之和。吾前已戒飭諸將士、中書其以吾意諭軍中總兵者、務在安輯、以稱吾意。

九月、月庚辰朔。○辛卯、張士誠復遣其同僉徐志堅、以輕舟出東阡鎮、覘我師、欲攻姑嫂橋。常遇春遇之、與戰、會大風雨、天晦甚、遇春令勇士乘划船數百、突擊之、復破其兵、擒志堅、得衆二千餘人。○己未、命朱文忠帥師攻杭州。上諭之曰、徐達等取姑蘇、張士誠必集兵以拒、今命爾攻杭州、是掣制之也。我師或衝其東、或擊其西、使彼疲於應戰、其中必有自潰者、爾往宜慎方略。○己亥、夏主明昇遣使來聘。上因與語、使者輒自言其國東有瞿塘三峽之阻、北有劔閣棧道之險、古人謂一夫守之、百人莫過、而西控成都、沃壤千里、財利富饒、實天府之

國。上笑曰。蜀人不以脩德保民為本。而恃山川之險。誇其富饒。此豈為國長久之道耶。然自用兵以來。商賈路絕。民疲財匱。乃獨稱富饒。豈自天而降耶。使者退。上因語侍臣曰。吾平日為事。只要務實。不尚浮偽。此人不能稱述其主之善。而但誇其國險。固失奉使之職矣。吾嘗遣使四方。戒其謹於言語。勿為誇大。恐貽笑於人。蓋以誠示人。不事虛誕。如蜀使者之謬妄。當以為戒也。○乙巳。侍臣王禕等進講。上問曰。漢高祖。唐太宗孰優。起居注魏觀對曰。太宗雖才兼文武。而於為善未勉。矯揉高祖。豁達大度。規摹弘遠。以此觀之。高祖為優。上曰。論高祖豁達大度。世咸知之。然其記丘嫂之怨。而封其子為羹頡侯。怨豐之叛。而不封雍齒。不肯以豐為湯沐邑。則度量亦未弘矣。太宗規摹。雖不及高祖。然能駕馭群臣。各為己用。及大業既定。卒

皆保全。此則太宗為優也。○左丞廖永忠、叅政薛顯將游軍至湖山之德清，遂取之，獲船四十艘，擒其院判鍾正及叛將賈德成。○張士誠自徐志堅敗甚懼，遣其右丞徐義至舊館覘形勢，將還報。常過春以兵扼其歸路，義不得出，乃陰遣人約士誠弟士信出兵與舊館兵合力來戰。士誠又遣赤龍船親兵援之，義始得脫。與潘元紹率赤龍船兵屯于平望，復棄赤龍船，乘小舟潛至烏鎮，欲援舊館。遇春由別港追襲之，至平望，縱火焚其赤龍船、軍資器械，一時俱盡，眾軍散走。自是張氏舊館兵援絕，饋餉不繼，多出降。○指揮副使張勝宗討湘鄉，易華斬之。華據黃牛峯，既降而復叛，率其餘黨益肆剽掠。潭湘民多被其害。至是叅政楊璟命勝宗討平之。○周文貴復攻掠辰州諸郡，上聞之，遣人諭楊璟、張彬等曰：「湖南地接溪洞，賊人恃險負固，叛服

不常宜多設方略以取之。薄其山寨絕其樵採糧道。彼烏合之徒志在擄掠既無所得勢必潰散乘機勦捕無遺後患。其有脅從者則開釋之收復郡縣留兵鎮守以綏遠人於是瑄等遂分兵進討。○丙午遣參政蔡哲報聘于蜀論哲曰蜀使者多飾浮辭誇大其國徒取人不信。汝至蜀慎無効此彼有所問但以實告之耳。

冬十月己酉朔以郭永為國子博士李克正為學正張孟兼為學錄呂仲善為典膳。○辛亥大將軍徐達以所獲張士誠將士狗于湖州城下城中大震。○壬子常遇春兵攻烏鎮張士誠將徐義潘元紹及甘院判拒戰不勝復退走。遇春追至昇山遂攻破其平章王晟陸寨餘軍奔入舊館之東壁其同僉戴茂乞降我師馳入之是夕王昇亦降。○甲子朱文忠指揮朱

亮祖耿天壁攻桐廬降其將戴元帥。復遣袁洪孫虎略富陽擒其同僉李天祿遂合兵圍餘杭。○戊寅徐達復攻昇山水寨。顧時引數舟繞張士誠兵船。船上人俯視而笑。時覺其懈率壯士數人躍入其舟大呼奮擊。餘舟競進薄之。士誠五太子盛兵來援常遇春稍却。薛顯率舟師直前奮擊。燒其船其眾大敗。其五太子及朱暹呂瑄等以舊館降得兵六萬人。過春謂薛顯曰。今日之戰將軍之力居多吾固不如也。五太子者士誠養子也。本姓梁短少精悍能平地躍起丈餘又善沒水。朱暹呂瑄亦善戰士誠倚之至是皆降士誠為之奪氣。

十一月己卯朔。○庚辰舊館捷至父老進賀。上曰此民之福也。自此東南可定轉輸之勞亦可少蘇矣。汝父老宜戒諭百姓各立生業無作非義庶可共享太平。父老皆拜而出。○甲申。

徐達遣馮國勝以降將呂珍、王晟等徇湖州。城下，語李伯昇出降。伯昇在城上對曰：「張太尉養我厚，我不忍背之。」抽刀欲自殺。為左右抱持得不死。左右語伯昇曰：「援絕勢孤，久困城中，不如降。」伯昇俛首不能言。其左丞張天驕、總管陳珠等以城降。伯昇遂亦降。參政胡德濟討諸暨、斗巖、山寨平之。○己丑，徐達既下湖州，即引兵向姑蘇。至南潯，張士誠元帥王勝降。辛卯，至吳江州，圍其城。叅政李福知州楊彛降。○朱文忠攻餘杭，下之。先是文忠兵至餘杭，遣人語謝五曰：「爾兄以李夢庚小隙歸于張氏，非爾謀也。爾乃國之戚臣，若降可保不死，仍享富貴。」謝五答曰：「我誠誤計，若保我以不死，我即降。」文忠許之，乃與弟姪五人出降。文忠遂進兵杭州。未至，張士誠平章潘原明懼，遣員外郎方彛詣軍門請納款。文忠曰：「吾兵敵至此，勝負未分，而遽約

降無乃計大早乎。對曰：此城百萬生靈所係，今天兵如雷霆，當者無不摧破。若軍至城下，雖欲降恐無及，故使曩先來請命。文忠留之宿，明日遣還報，而駐兵以待。原明即日以款狀來曰：嬰城固守，乃受任之當為，歸款救民，亦濟時之急務。竊伏自念，起身草野，叨位省樞，非心慕于榮華，乃志存于匡定。豈意邦國殄瘁，王師見加。事雖貴于見機，民寔同于歸義。念是邦生靈百餘萬，比年物故十二三，今既入于職方，願溥覃于天澤。謹將杭州土地人民及諸司軍馬錢糧之數以獻。文忠至杭州，潘原明及同僉李勝奉士誠所授行省及樞密院浙西江東兩道廉訪司印，并執蔣英劉震出降，伏謁道佐，以女樂導迎。文忠叱去之，進原明等宣。上命慰諭之，禁戢士卒，城中晏然。凡得兵二萬，糧二十一萬，馬六百疋。執元平章丑得、長壽等，與蔣英劉震皆送。

建康并遣元明以下官屬入朝。○壬辰，脩公子書及務農技藝商賈書成。先是，儒士熊鼎、朱夢炎等至建康，延居上賓館，令纂修是書。上謂之曰：公卿貴人子弟雖讀書，多不能通曉，與義不若集古之忠良奸惡事實，以恒辭直解之，使觀者易曉。他日縱學無成，亦知古人行事可以勸戒。其民間商工農賈子弟亦多不知讀書，宜以其所當務者直辭解說，作務農技藝商賈書，使之通知大義，可以化民成俗。至是書成，命頒行之。賜鼎等白金人五十兩，及衣帽靴襪等物。○庚子，張士誠同僉李思忠、總管衛良佐以紹興路降，命駙馬都尉王恭、千戶陳清、李過守之。○左丞華雲龍率兵攻嘉興，張士誠將宋興以城降。○壬寅，海寧州降。○癸卯，大將軍徐達等兵至姑蘇城南鮎魚口，擊張士誠將竇義走之。康茂才至尹山橋，過張士誠兵，又擊

敗之、焚其官瀆、戰船千餘艘、及積聚甚眾。達遂進兵圍其城。達軍封門、常遇春軍虎丘、郭子興軍婁門、華雲龍軍胥門、湯和軍閭門、王弼軍盤門、張溫軍西門、康茂才軍北門、耿文炳軍城東北、仇成軍城西南、何文輝軍城西北、四面築城圍之。又架木塔與城中浮屠對、築臺三層、下瞰城中、名曰敵樓。每層施弓弩火銃於上、又設襄陽礮以擊之。城中震恐。有楊茂者、無錫莫天祐部將也、善沒水。天祐潛令入姑蘇、與士誠相聞、邏卒獲之於閭門水柵旁、送達軍。達釋而用之。時姑蘇城堅不可破。天祐又阻兵無錫、為士誠聲援。達因縱茂出入往來、因得其彼此所遺蠟丸書。由是悉知士誠。天祐虛實、而攻圍之計益備。達時督兵攻婁門、士誠出兵拒戰。我武德衛指揮副使茅成戰死。成、濠之定遠人、性剛勇。自和州從軍、隸元帥常遇春麾下、克太平、始授

萬戶。定常州寧國。陞為總管。克衛州。陞副元帥。守金華。調領軍駐杭州之皋亭山為應援。改太平興國翼元帥。從克安慶。還援安豐。討廬州。廬州未下。從上與陳友諒戰鄱陽湖涇江口。復從克武昌。遷武德衛正千戶。尋陞指揮副使。取贛州安陸襄陽。秦州皆有功。調征浙西。克舊館。至是圍蘇州。戰婁門。左脅中义死。後追贈鎮國上將軍。僉大都督府事。護軍東海郡公。○甲辰。元平章丑的長壽等至建康。上以其元臣。命有司給廩餼。歸之于元。而誅蔣英於市。以潘原明全城歸降。民不受鋒鏑。仍授平章。其官屬皆仍守舊職。從右丞朱文忠節制。

十二月戊申朔。○乙卯。永寧鄜縣賊饒一等作亂。指揮副使畢榮討之。擒偽元帥王子華。餘黨悉平。○己未。罷浙東行省。開浙江等處行中書省于杭州。陞右丞李文忠為平章政事。文

忠 上甥也、自幼育之、賜以國姓、至是命復姓李氏。○陞元帥
陳德為天策衛親軍指揮使。○改紹興路為紹興府、諸全州為
諸暨縣。○陳友諒將建寧阮德柔遣使來納款。○是時群臣皆
上言、一代之興必有一代之制作、今新城既建、宮闕制度亦宜
早定。 上以國之所重莫先廟社、遂定議以明年為吳元年、命
有司營建廟社立宮室。○甲子、上親祀山川之神、祝冊曰、維
神間闢以來、鍾毓靈秀、盤礴江東、然而氣運凝會之處、人莫能
知。予自乙未渡江、丙申駐師金陵、撫安黎庶、於今十有二年、拓
土廣疆、神人翼贊、茲欲立郊社、建宮宇於舊城之東、鍾山之陽、
國祚縣長、惟山川氣運是從、謹於是日肇庀工事、敢告。○己巳、
典營繕者以宮室圖來進、上見其有^雜琢奇麗者、即去之、謂
中書省臣曰、宮室但取其完固而已、何必過^為雕飾、昔堯之時

茅茨土階、采椽不斷、可謂極陋矣、然千古之上稱盛德者、必以堯為首。後世競為奢侈、極宮室苑囿之娛、窮輿馬珠玉之玩、欲心一縱、卒不可遏、亂由是起。夫上能崇節儉、則下無奢靡。吾嘗謂珠玉非寶、節儉是寶、有所締構、一以朴素、何必極雕巧以殫天下之力也。

大明太祖高皇帝實錄卷之二十一

大明太祖高皇帝實錄卷之二十二

吳元年春正月戊寅朔。○壬午、改容美洞等處軍民宣撫司為黃沙、靖安、麻寨等處軍民宣撫司、以田光寶掌司事、并立太當平臺宜麻寨等十寨長官司。○癸己、湖廣叅政戴德、叅軍詹允亨進兵取沅州。○乙未、置寧國衛、以元帥陳德成為指揮同知、劉仲才為副使。○有省局匠告省臣云、見一老人語之曰、吳王即位三年、當平一天下、問老人為誰、曰我太白神也、言訖遂不見。省臣以聞、上曰、此誕妄不可信也。若太白神果見、當告君子、豈與小人語耶。今後凡事涉怪誕者勿以聞。○戊戌、上謂中書省臣曰、予嘗親歷田野、見人民凋弊、土地荒蕪、失業者多、蓋因久困兵革、生息未遂、譬之觸熱者思得清涼、冒寒者思就溫煖、為之上者固當念之。且太平應天宣城諸郡、乃

吾渡江開創之地、供億先勞之民、其有租賦宜與量免、少甦民力。省臣傅瓛對曰、恤民王者善政、主上念之及此、真發政施仁之本也。民之受賜如大旱之得霖雨、其喜當何如。上因歎曰、吾昔在軍中、嘗乏糧、空腹出戰、歸得一食、雖甚麤糲、食之甚甘、今尊居民上、飲食豐美、心未嘗忘之。况吾民居於田野、所業有限、而又供需百出、豈不重困。於是免太平府租賦二年、應天宣城等處租賦一年。○戴德等兵至沅州、圍其城、凡六日、守將李興祖出降、得將士一千三百二十人。興祖即李勝也。○庚子、松江府嘉定州守臣王立中等、詣徐達軍降。○辛丑、上謂中書省臣曰、古人祝頌其君、皆寓警戒之意、適觀羣下所進箋文、頌美之辭過多、規戒之言未見、殊非古者君臣相告以誠之道。今後箋文、只令文意平實、勿以虛辭為美也。○甲辰、上遣

使與擴廓帖木兒書曰。蓋聞有匡天下之志者。必有容天下之量。然後能成安天下之功。使其規模狹隘。執見不廣。其為量也小矣。又何能安天下之功哉。予自起義以來。拓地江左。閣下之先王。以興復為名。提兵河北。相去遼遠。各天一涯。繼聞先王去世。閣下克成其功。一旦以尹煥章賈書致禮。跋涉而來。使予踴躍興起。乃知閣下能行先王未行之事。豈不為之快然。用遣汪河致禮同往。為死者弔。生者慶。初非無故也。及汪河去而不還。予初不能無疑。然久而自釋者。政以此時孛羅跋扈。倒持國柄。元之興替。在其掌握。故閣下以靜御動。一則恐起天下豪傑之心。二則恐出孛羅自為之後。汪河之留。似有說矣。茲歷歲久。終不見還。乃知閣下執見不廣。度量不弘。何自信其始而不信其終耶。予請復以古人之事言之。昔春秋之世。諸侯分治。亦

有以社稷為重、生靈為念者、故朝聘以時、會盟以道。且如魯襄公即位之始、衛使子叔、晉使知武子來聘、襄公亦以季武子如衛、穆叔如晉、此交好之間、未嘗執其使者。齊桓公伐楚、楚使行人來聘、師乃次于陘、此兵交之際、亦未嘗執其使者。古人豈不思一介之使、不過將誠導意、所拘者小、所失者大也。況閣下控守之地、東連齊岱、西距秦隴、北接幽薊、南抵長河、地非不遠、兵非不多。所慮者、張思道操刃於潼關、李思齊抗衛於秦隴、俞寶之兵、蓄變於肘腋、王信之眾、生變於近郊、恐閣下自以功名遂安、如泰山、置之不問、坐使諸雄連結、禍機一發、首尾莫救、此深為閣下惜也。所以數遣人喋喋奉書、瀆聽者、是予欲盡一得之愚於閣下、閣下何為自矜、拘使不答、問者禍起山東、兵連秦塞、幽并溷撓、鼎沸不寧、此皆予前日屢告之言、為閣下今日

明驗閣下何不取鑿焉。抑又聞古之立事業者，必求士之多聞博學以廣其才，深謀遠慮以益其智。今閣下用兵中原，迨及十載，幕下豈無其人乎？使有其人，不知以衛晉之使於魯也為何如，魯之復命於衛晉也為何如。設曰各盡其禮，則當磊磊落落，竭忠言於閣下，執此為法，即遣使刻日將命以汪河錢禎等還。豈惟不失前盟，亦可取信於天下。使其不然，是又開我南方之兵端，為彼後門之戰患。禍網日嬰，惡貫日積，強敵益增，仇讎不解。閣下雖深謀如莽操，詭計如懿溫，英雄滿前，何以取生。古云功被天下，守之以遜，富有四海，守之以謙。況其為臣者乎？閣下其深思之。○是月置辰州衛。

二月丁未朔，拓都城訖工，命賞築城將士。○元將擴廓帖木兒遣左丞李二侵徐州，兵駐陵子村，叅政陸聚令指揮傅友德

禦之。友德率兵二千餘，汎舟至呂梁，伺其出掠，即舍舟登陸擊之。李二遣裨將韓乙盛兵迎戰，友德奮槊刺韓乙墜馬，其兵敗去。友德度李二必益兵來鬪，趨還城，開門出兵陳城外，令士皆卧槍以待。有頃，李二果率眾至，友德令鳴鼓，我師奮起衝其前鋒，李二眾大潰，多溺死，遂生擒李二及其將士二百七十餘人，獲馬五百餘疋。○辛亥，徵張士誠降將呂珍所部軍校一千八百餘人至建康。○壬子，茗洋降賊周遂卿叛，浙東按察僉事章溢遣其子元帥存道，合平陽瑞安總制孫安兵討之，斬遂卿，獲其黨六十餘人。○癸丑，置崑山吳興安吉三衛，以羽林衛千戶常守道為崑山衛指揮同知，天策衛千戶劉寧為吳興衛指揮使。○置兩浙都轉運鹽使司於杭州，設蘆漚、鳴鶴、鮑郎、清浦、黃巖、昌國、正監、清泉、大嵩、穿山、錢清、三江、龍頭、曹娥、玉泉

天富北監、岱山、袁浦、下砂、蘆花、杜瀆、長林、長山、西路、橫浦、天賜、雙穗、天富南監、青村、石堰、仁和、海砂、長亭、永嘉、浦東、許村、西興等三十六場。歲辦鹽二十二萬二千三百八十四引。有畸，每引重四百斤。其法浙東以竹篾織盤，用石灰柴灰塗抹，注瀆煎燒。每田八畝辦鹽一引。田入鹽籍，謂之贍鹽田土。浙西竈戶自備荒鐵鑄盤，每盤一面重千數百斤，下用鐵柱週匝，磚石裝堵。其下砂青村等場曬灰，餘場俱取泥土曬之。用海潮澆灑，朝灑暮收。五七日間，其土起花，乃入溜淋淘以蓮子試之。鹹者須淨三蓮，然後下盤煎燒。竈戶之外復有柴丁、車丁、火工、驗丁、煎辦有差。○乙卯，上聞傅友德敗元兵於陵子村，謂大都督府臣曰：「近陵子村之捷，蓋擴廓帖木兒遊兵彼故，以此餌我，使吾將驕兵情，掩吾不備。古人之戒，正在於此，不可不知。善戰者知彼知

已察於未形，故不出廟堂，折衝千里，可語安豐、六安、臨濠、徐邳、守將嚴為之備，常如敵至，則無患矣。○丁巳，以陳桓為合肥衛指揮同知。○乙丑，遣使陳州以書諭左君弼。初，君弼自廬州走汴也。元將克彛使守陳州，至是，上乃遣使諭以書曰：曩者兵連禍結，非一人之失，予勞師暑月，與足下從事，足下乃舍其親而奔異國，是皆輕信羣下之言，以至於此，雖悔何及。今足下奉異國之命，禦彼邊疆，與予接壤，若欲獻計帥師侵境，其中輕重自可量也。且予之國乃足下父母國，合肥之城乃足下丘壠桑梓之鄉，寧不思乎。天下兵興，豪傑並起，豈惟乘時以取功名，亦欲保全父母妻子於亂世。足下以身為質，而求安於人，既已失策，復使垂白之母，糟糠之妻，獨居寡處，各天一方，朝思暮望，以日為歲，足下縱不以妻子為念，何思忘情於老親哉。功名

富貴可以再圖、生身之親不可再得矣。足下能留意於是、幡然而來、予當盡棄前非、仍復待以故舊、則足下於天理人心舉無不順矣。君弼得書猶豫不能決、上乃歸其母於陳州。○江淮分省叅政陸聚遣兵攻宿州、擒其僉院邢端等一百四十一人。○丁卯 江西行省遣兵會湖廣行省千戶徐興進取平江、賴寨、偽鎮、楊五以寨降。○癸酉、上慈利軍民宣撫使覃巨夏克武遣其子覃仁夏榮祖及其屬汪應瑞、黃壽興者、民周天成、蠻官什大蟲、墨刺什用等、貢馬及方物、賜織金綺帛有差。○甲戌、大將軍徐達遣人自軍中來請事、上勅勞之曰、古者帝王之興、必有命世之士以為輔佐。成周伐罪、鷹揚奮興、炎漢仗義、羣策畢舉、所以克集大勳、肇基隆祚者也。將軍自昔相從、忠義出乎天性、然且沉毅有謀、端重有武、故能遏絕亂略、消弭羣慝、建

無前之功。雖古豪傑之士不能過也。今尅期來所請事，悉欲稟命而行。此賢臣事君之道，吾甚嘉之。但所請事多可便宜行者，而識慮周詳，不肯造次有違，誠社稷之慶，邦家之福。然將在外，君不御，乃古道也。自後軍中緩急，將軍從宜行之。

三月丁丑朔，宣州貢新茶。上命內夫人親煮薦于宗廟。

○戊寅，置應天衛親軍指揮使司，以朱明李郃為指揮僉事。○叅政蔡哲歸自蜀，具言蜀自明玉璠喪後，明昇闇弱，群下擅權，因圖其所經山川阨塞之處以獻。○壬午，改驍騎衛為驍騎右衛親軍指揮使司，以千戶郭子英、張林為指揮僉事。○湖廣分省叅政楊璟率師由松滋至澧陽等處招撫，駐師三江口。慈利軍民宣撫使覃厚、夏克武等詣軍門謁見。○戊子，上思沅兩界軍民安撫使黃元明以其地內附。○丁酉，下令設文武

科取士。今曰蓋聞上世帝王創業之際用武以安天下守成之時講武以威天下。至於經綸撫治則在文臣二者不可偏用也。古者人生八歲學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十五學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是以周官選舉之制曰六德六行六藝文武兼用賢能並舉。此三代治化所以盛隆也。茲欲上稽古制設文武二科以廣求天下之賢其應文舉者察其言行以觀其德考之經術以觀其業試之書算騎射以觀其能策以經史時務以觀其政事。應武舉者先之以謀略次之以武藝俱求實效不尚虛文。然此二者必三年有成有司預為勸諭民間秀士及智勇之人以時勉學俟開舉之歲充貢京師其科目等第各有出身。○沂州流民千餘家還靈壁虹縣復業王信追至宿遷殺之因大掠而還餘民走入兩縣境上乞食。上聞而憫之曰王信不仁甚

矣。民無歸而懷土，亦其常情。既不能撫綏而又殺之，民雖死其如天道何。乃遣人撫其餘民而賑濟之。○叅軍詹允寧_字黔陽縣前元帥蔣節頌義兵千人結寨自固。自甲辰歸附，入租賦，供徭役。近李指揮叛逆，節能仗義，率民兵從征討賊有功。及湖南賊兵侵界，官兵未至，節又遣兵擊却之。今靖州安撫司雖朝廷設官鎮遏，然黔陽實在遐荒，居人四散，又無城郭。若官為置兵，脩城守禦，未免輓運之勞。今會同縣舊有城池，若以蔣節為安撫司官，頌其舊部曲，脩葺會同城池，自備糧餉，招撫人民，以實其城，俾討平靖州山寨，且耕且守，於計為便。上從之。○叅政楊璟進兵取澧州石門縣，故陳友諒守將鄧義亨率眾降。

大明太祖高皇帝實錄卷之二十二

大明太祖高皇帝實錄卷之二十三

吳元年夏四月丙午朔、上海民錢鶴臯作亂、據松江府、大將軍徐達遣驍騎衛指揮葛俊等率兵討平之。初、達攻蘇州、遣元帥楊福、叅謀費敬直、諭松江府守臣王立中以城降。達令立中就攝府事。既而、上命荀玉珝代之。未幾、達檄各府驗民田、徵磚甃城、鶴臯不奉令、欲倡亂、因號於眾曰、吾等力不能辦、城不完即不免死、曷若求生路以取富貴、眾皆從之。遂結張士誠故元帥府副使韓復春、施仁濟、聚眾至三萬餘人、攻府治、開庫庾、剽掠財物。通判趙倣倉卒不能敵、驅妻子十八人赴水死。玉珝棄城走、盜追殺之。鶴臯自稱行省左丞、署旗為元字、刻磚為印、偽署官屬、以姚大章為統兵元帥、張思廉為叅謀、施仁濟、谷子盛為樞密院判、令其子遵義率小舟數千走蘇州、欲歸張士誠。

以求援。至是達遣俊計之。兵至連湖蕩。望見遵義所率眾皆操農器。知其無能為也。乃於蕩東西連發十餘砲。盜皆驚潰。溺死者不可勝計。兵及松江城。鶴臯閉門拒守。俊攻下之。獲鶴臯檻送大將軍斬之。仁濟等率餘黨遁去。俊怒華亭人從亂。欲屠其城。華亭知縣馮榮初不屈於鶴臯。為賊縛置獄中。至是始出。即爭於俊曰。反者錢鶴臯耳。餘皆良民。縱有從者。皆由迫脅。將軍必欲加兵。榮請先死。有邑無民。何以為治。俊從之。華亭賴以安。上海知縣祝挺當鶴臯猝發。懷印出。將趨府治。聞知府被害。匿邑南僧舍中。寇執之。欲脅至鶴臯所。挺罵曰。爾輩吾編氓。吾為爾邑長。安得以賊勢屈我。爾不聞單騎入兜鍪營。屈渠帥。祝奉使乎。吾不畏死也。寇不敢迫。挺乃密遣人告諸巨姓。里中長老曰。逆順禍福。惟人自取。若等宜速思之。毋為不義。以取滅亡。聞

者翕然而附。其民顧正福等匿器械、舣巨艘渡挺。至黃浦，與主簿李從吉等會建義旗，集民兵，民皆從之。嚙指血誓劾順，遂率其眾復邑治，斬偽元帥姚大章及金萬戶等于市，餘黨釋不問。函二人頭并所獲兵仗獻于苜俊，曰：「事定矣，毋勞大軍。」凡三往返，俊怒猶未已。時鶴臯既就擒，銜其邑人之不附己者，誣以同黨數十百，俊逮捕甚急，囚窘挺。挺乃潛遣吏報復邑狀于徐達，達以聞。由是其被誣者及上海民皆得釋。仁濟等既脫走，率其黨五千餘人突入嘉興府，劫庫藏軍實而去。海寧衛指揮孫虎會其守禦指揮張山、知府呂用明率兵追擊，悉擒之。○丁未，上以兵革未弭，生民未遂，蘇息。顧侍臣嘆曰：「軍旅未息，供饋不休，生民之勞甚矣。」起居注王禕對曰：「主上威德昭著，遠近之人延頸俟蘇，民雖勞而無怨。正當乘勢長驅廓清中原，乃得休

息。上曰、建大事者必勤遠畧、不急近功、故泰山之高非簣土可成、江河之廣由勺水所積、天下之大豈一日可定也。自古帝王之興、皆上察天運、下順民心、從容待成、曷常急遽。予用兵征伐十有餘年、開基江左、命將四征、今雖西平陳友諒、而擴廓帖木兒駐兵河南、王信父子竊據沂州、譚右丞、高輩各假息州郡、若遽欲長驅、顧張士誠未下、東吳未平、靜觀元臣、依違者十八九、假恢復為名、惟擴廓帖木兒耳、又為諸將所沮、勢不能展、久不進兵、必生疑問、況其下皆四集之民、師老于外、人心離合之間、稍有不和、眾必瓦解、將不過一匹夫耳、而彼尚拘吾信使、撓我邊境、豈識時務者哉。中原數子、吾未暇與較、姑置之度外、但所念者彼土之民、尚阻兵革、未得休息也。○庚戌、上至白虎殿、見諸子有讀孟子書者、顧問許存仁曰、孟子何說為要、對

曰勸國君行王道、施仁政、省刑薄賦、乃其要也。上曰、孟子專言仁義、使當時有一賢君能用其言、天下豈不定于一乎。○錢塘衛指揮同知袁洪率兵攻崇德州、擒偽將朱千戶、遂取之。○辛亥、仁祖忌日、上詣廟祭畢、退御便殿、泣下不止、起居注詹同侍側、再三慰。上曰、往者吾父、以是月六日亡、兄以九日亡、母以二十二日亡、一月之間、三喪相繼、人生值此、其何以堪。終天之痛、念之罔極、愈嗚咽不勝。左右皆不能仰視。○遣使遺河南擴廓帖木兒、陳州譚右丞、高脫、因帖木兒等、紗羅葛布有差。○壬子、上諭起居注詹同等曰、國史貴乎直筆、是非善惡皆當書之。昔唐太宗觀史、雖失大體、然命直書建成之事、是欲以公天下也。予平日言行可紀之事、是非善惡、汝等皆當明白直書、勿宜隱諱、使後世觀之、不失其實也。○乙卯、卜中書平

章政事俞通海卒。通海字碧泉，廬州巢縣人。其先居濠之鍾離。父廷[△]，玉徙家于巢。元季汝穎盜起，有金花小姐者，亦以妖術惑眾，聚兵江淮，人多應之。通海父子亦操戈起田間，從其徒李普勝。及金花小姐敗，通海以舟泊巢湖，與左君弼有隙，屢為所困。乃間道來降。時上在和陽，欲渡江，無舟，得通海至大喜，即往巢湖發其舟，遂渡江，克采石，定太平。通海戰力居多，擢管軍總管。時蠻子海牙以戰艦列采石，陳瑄先合淮兵二十萬屯方山，相為犄角。丙申二月，上率舟師擊采石，通海與廖永安率先戰，敗之，獲其將卒戰船甚眾。三月，進破陳瑄先，遂取集慶，克鎮江，以功陞秦淮翼元帥。四月，與諸將取丹陽金壇。丁酉三月，取常州，授行樞密院判官。四月，從上取宣城，復與趙械[△]乘勝趣水陽下之。五月，畧大湖，擊敗張士誠兵。通海軍威大振，招降士

誠馬蹟山守將王貴、鈕津等，經東洞庭山，賊舟施口，士誠左丞呂玘舟師猝至，時大軍已西，通海獨率餘舟與戰，矢中右目，下痛劇，令從者被其甲立船上，敵以為通海也，遂不敢逼，通海由是一目眇。戊戌正月，與廖永安克江陰之石牌寇，降其元帥藥瑞，遂奪馬馱沙柵而還。己亥四月，擊敗陳友諒將趙普勝于樅陽，獲其軍校趙牛兒等及其舡艦，乘勝追殺敵眾，遂復池州。是時上親征江東，方以樅陽為憂，及捷至大喜。陞通海僉樞密院事。庚子閏五月，陳友諒犯龍灣，通海張德勝與戰，敗之，獲其將佐喻國興、李志高等及樓船，翌日又追敗之于慈湖，縱火焚其舟，論功第二。辛丑春，陞同知樞密院事。從上親征陳友諒。八月，下同安，遂進克九江。友諒遁走。癸卯秋七月，上復征友諒于龍興，于鄱陽湖之康郎山。時湖水淺深不同，舟師戰鬪往

來不利、通海黃。上出湖、據便利以威之、遂以舟師出據左蠡、友諒敗死、通海之功為多。甲辰正月、改立中書省、進通海平章政事、取通州、廬州皆有功。秋七月、立江淮行省于廬州、命通州攝行省事。時江淮遭兵革、人心未寧、通海撫循勞來、一以恩惠、由是復業者眾、修城浚濬以為備禦。乙巳、從相國徐達平安豐。丙午九月、又從克湖州。十一月、畧太倉、秋毫無犯、民皆悅之。僞元帥陳仁壽乘百餘舟遁入海、聞通海威名、皆還。羅拜麾下、願為編氓者數千人。大軍圍平江、相國達檄通海以兵來會、通海至桃花塢、為流矢所中、瘡劇歸京師。上幸其第、問曰、平章知予來問疾乎、通海已不能言。上揮淚而出。及卒、臨哭甚哀。從官衛士莫不感涕。尋贈光祿大夫、追封豫國公。上於諸將帥恩禮甚厚、遇疾必遣使存問、或親往臨視之。其卒則率百官為

發哀車駕臨奠。至於弔問賻贈之儀，與夫葬祭之具，皆官給之。已未，方國珎既入貢，復陰泛海北通，擴廓帖木兒南交陳友定，王師討姑蘇，國珎擁兵坐視，屢假貢獻，覘勝敗為叛服計。上以國珎反覆，以書數其十二過，曰：當爾起事之初，元尚承平，天下誰敢稱亂，惟爾倡兵海隅，元官皆世蘇子弟，願惜妻子，其軍久不知戰，故臨陣而怯，爾得鴟張於海隅，及天下亂，爾遂陷三州之地，扼海道之衝，竊據山島，二十餘年，朝送款于西，暮送款于北，此豈大丈夫之所為，爾過一也。吾下墜時，四方強敵甚多，豈暇用兵海島，與爾較長短，爾自懷懼，遣子納降，吾以誠心待人，不逆爾詐，即遣還爾子，爾乃詭詐多端，不數年間，迭生兵隙，爾過二也。近者浙左會稽，浙右錢塘諸郡，皆下，爾陰蓄異志，時遣人覘吾虛實，爾過三也。未有釁端，先起猜忌，自懷反側，爾過

四也。易交而輕侮，爾過五也。擴廓帖木兒以曹操之奸，將烏合之兵，東奔西擾，傾師之糧，為李思齊、張思道逐出潼關，三秦已失。中原徐宿邳郡為吾藩籬，大河為吾門戶，吾舟師往來如入無人之境，爾不能料中原事勢，顧且泛海交好，聲言擊我，虛張聲勢，以速怨尤，爾過六也。彼若倉卒有事，爾隔海濱，豈能應援？敗亡由爾，彼若無事，交疎禮薄，則豪傑之怨，禍亂之生，由此始矣。爾過七也。爾兄弟無功於元朝，無恩於下民，盜據海隅，以勢要君，以私賄下，坐邀名爵，跋扈萬狀。今歸于我，而又不能善保富貴，欲驅民於鋒鏑，爾過八也。爾兵數出掠我並海之民，上帝好生，下民思治，乃違天虐民，爾過九也。爾若有大志，盡驅溫台、慶元之民與我較勝負，此果決丈夫之志也。今不能此，徒遣數舟狗偷鼠竊，小舉而興大怨，爾過十也。吾遣兵入浙，下湖州軍

舊館張氏將士盡皆降附，遂搗姑蘇，對壘深溝，民安如故。爾乃

誘我海上土豪作亂，近已平定。匪其首惡此言，良深痛恨，十二日，遂使使定奸謀，稔惡以致阮德柔輩自相

吞噬，彼可合乎爾，乃陰扇潛結，違為聲援，以詐交詐，豈能長久。

如吾以誠待爾，反自疑貳，輒以詐罔，所謂首言為定者何在。爾

過十二也。吾為爾計，當未交敵國之先，不必送款納降，但有豪

傑止以平禮相好，守分保民，自安海隅，臨事而處，見幾而作，不

輕屈膝，亦不生釁，此爾之福，民之福。今大敵未至，自生疑惑，起

事危身，非計之善。亮此非爾本情，或由左右所誤，如左右有俊

傑之士，能為爾謀，擇交大敵，有一無二，保全必多矣。爾其深燭

成敗，高覽遠慮，自求多福，尚可圖也。國珍得書不報。○壬戌。

置太倉衛以千戶朱禹為指揮，副使蒲仲亨為指揮僉事。○丁

卯，仁祖后忌日，上詣廟祭畢，退御便殿，謂侍臣朱升曰：昔

吾母終時、吾年甫十七、侍母病晝夜不離側、吾次兄經營家事、母遣吾呼與偕來、囑曰、我今病度不起、汝兄弟善相扶持、以立家業、言訖而終。今大業垂成、母不及見、語猶在耳、痛不能堪也。因悲咽泣下、群臣莫不感恻。○浙江行省平章李文忠言、浙江嘉興海鹽海寧等處沿海州縣皆是邊防之所、宜設兵鎮守、上命文忠調兵戍之。○壬申、復以宣州府為寧國府。○改江陰州為縣、隸常州府。○命江西行省選精兵二千人充宿衛。○潭州衛遣兵攻易華餘黨所據山寨克之、偽元帥伍德明等降。○是月應天府句容縣耆民施仁等獻瑞麥、上下令諭民曰、自渡江以來十有三載、境內多以瑞麥來獻、丙申歲太平府當塗縣麥生一幹兩歧、丁酉歲應天府上元縣麥生一莖三穗、寧國府寧國縣麥生一莖二穗、今句容縣又獻麥一莖二穗、蓋由

民人勤於農事，感天之和，以致如斯。爾民尚盡力畎畝，以奉父母，育妻子，永為太平之民，共享豐年之樂。起居注磨同進曰：昔在成周，嘉禾同穎，漢張堪守漁陽，麥秀兩歧。今主上撥亂世而反之正，功德大矣。雖戎馬之際，亦修農務，故斯民得脫喪亂，盡力田畝，天降瑞麥，非偶然也。上曰：天不可必，人事則當盡。為國家者，豈可恃此而自怠乎。

五月丙子朔，徐達之圍姑蘇也。上初不欲煩兵，但困服之耳。至是又久不下，乃以書遣士誠曰：成湯放桀，武王伐紂，漢祖滅秦，歷代皇帝之興，兵勢相加，乃為常事。當王莽之亡，隋之失國，豪傑乘時蜂起，圖王業，據土地，及其定也，必歸于一。天命所在，豈容紛然。雖有智者，事業弗成，亦當革心，畏天順民，以全身保族。若漢之竇融，宋之錢俶，是也。自古皆然，非今獨異。爾能順

附其福有餘，毋為困守孤城，危其兵民，自取滅亡，為天下笑。士誠不報。○丁丑，慈利軍民宣撫使覃垕遣其子覃仁夏克武，遣其子夏德勝及其屬張璠、尚仁入朝，貢馬二十匹及方物，遣使賫綺帛往賜之。○甲申，諸將言陳友定竊據閩中，擅作威福，宜乘勢取之。若固脩日久，使得自固，則難為力矣。上曰：吾固知之，然方致力姑蘇，而張氏降卒新附，未可輕舉。且陳友定據閩已久，積糧負險，以逸待勞。若我師深入，主客勢殊，萬一不利，進退兩難。兵法貴知彼知己，用力不分，此萬全之策。吾前已計之審矣。徐而取之，未晚也。○己丑，湖廣行省遣鎮撫馬國芳等討平江花楊山寨，克之，獲其將王世平等及士卒一千九百餘人，馬三十九匹，糧二萬三千七百餘石。○己亥，初置翰林院，學士正三品，侍講學士正四品，直學士正五品，修撰典

簿正七品、編修正八品、召知饒州府陶安為學士。○是月上
以久不雨、日減膳素食、謂近臣吳去疾曰、予以天旱、故率諸宮
中皆令素食、使知民力艱難。往時宮中所需蔬茹醢醬、皆出大
官供給、今皆以內官為之、懼其煩擾於民也。去疾頓首曰、主
止一心愛民如此、今雖遇旱、上天眷愛、必有甘澍之應。免徐宿
濠泗襄陽安陸等郡稅糧三年、下令曰、堯舜為之治天下、君臣
皆有聖德、以天下為家、凡民有難、君臣同憂、甚於庶民之有憂
也。由是天下和平、災害不生。其後或君聖臣賢而天下亦治、然
不如古矣。自漢唐而下、君難[△]以天下為家、其臣則以民為民、以
家為家、而有親疎之分。甚至奸邪用事、國家傾覆、視以為常、災
害屢興、民罹荼毒、為君臣者若不自革其過、則天下奚由治、富
貴安能保乎。予本布衣、因天下大亂、集眾渡江、撫定江左、十有

三年而中原之民流離顛沛尚無所歸吾乃積粟控弦於江左坐視民之塗炭而莫之救豈不負上帝好生之德而有愧古聖人愛民之心哉今特命中書省凡徐宿濠泗壽邳東海安東襄陽安陸郡縣及今後新附土地人民尋麻穀粟稅糧徭役令有司盡行蠲免三年。

大明太祖高皇帝實錄卷之二十三

大明太祖高皇帝實錄卷之二十四

吳元年六月丙午朔、日有食之、晝晦。○己酉、張士誠被圍既久、欲突圍決戰、覘城左方見軍陣嚴整不敢犯、乃遣徐義潘元紹潛出西門、欲掩襲我軍、轉至閩門、將奔常遇春營、過春覺其至、分兵北濠、截其兵後、遣兵與鬪、戰良久未決、士誠復遣參政黃哈刺把都率兵千餘人助之、又自出兵山塘為援、塘路狹塞不可進、虜令稍却、遇春撫王弼背曰、軍中皆稱爾為猛將、能為我取此乎、弼應曰諾、即馳鐵騎揮雙刀往擊之、敵眾小却、遇春因率眾來之、士誠兵大敗、人馬溺死沙盆潭甚眾、士誠有勇勝軍號十條龍者、皆倉夫善為盜者也、士誠每厚賜之、令被銀鍘錦衣、將其眾出入陣中、人不能測、是日亦敗溺死萬里橋下、士誠馬驚墜水、幾不救、肩輿入城、計忽忽無所出、特降將李伯

昇知士誠勢迫、欲說令歸命、乃遣客詣士誠門急告。士誠名之入曰、爾欲何言。客曰、吾言為公興亡禍福之計、願公安意聽之。士誠曰、何如。客曰、公知天數乎。昔項羽暗鳴叱咤、百戰百勝、卒敗北垓下、天下歸於漢祖、何則、此天數也。公初以十八人入高郵、元兵百萬圍之、此時如虎落窠中、死在朝夕、一旦元兵潰亂、公遂提孤軍乘勝攻擊、東據三吳、有地千里、甲士數十萬、南面稱孤、此項羽之勢也。誠能於此時不忘高郵之危、苦心勞志、收召豪傑、度其才能、任以職事、撫人民、練兵旅、御將帥、有功者賞、敗軍者戮、使號令嚴明、百姓樂附、非特可保三吳、天下可取也。士誠曰、足下此時不言、今復何及。客曰、吾此時雖有言、亦不得聞也。何則、公之子弟親戚將帥羅列中外、美衣玉食、歌妓舞女、日夕酣宴、身衣天下至美、口甘天下至味、猶未厭足。提兵者自

以為韓白、謀畫者自以為蕭曹、傲然視天下不復有人。當此之時、公深居於內、敗一軍不知、失一地不聞、縱知亦不問、故淪至今日。士誠曰、吾亦甚恨無及、然則今當何如。客曰、吾有一策、恐公不能從也。士誠曰、不過死耳。客曰、使死有益於國家、有利於子孫、死固當、不然徒自苦耳。且公不聞陳友諒者、跨有荆楚、兵甲百萬、與江左之兵戰于姑孰、蹙於鄱陽湖、友諒舉火欲燒江左之船、天乃反風而焚之、友諒兵敗身喪、何則、天命所在、人力無如之何。且今攻我益急、公恃湖州援、湖州失、嘉興援、嘉興失、杭州援、杭州又失、今獨守此尺寸之地、誓以死拒、然竊慮勢極、患生、猝有變從中起者、公此時欲死不得、生無所歸、故吾竊以為莫如順天之命、自求多福、令一介之使、疾走金陵、稱公所以歸義救民之意、公開城門、幅巾待命、亦不失為萬戶侯、况嘗許

以資融錢俶故事耶。且公之地，譬如博者得人之物而復失之，何損士誠。仰首沉慮良久曰：足下且休，待吾熟思之。然卒狐疑莫能決也。壬子，士誠復率兵突出胥門索戰，聲甚銳。過春禦之，兵小却。士誠弟士信方出城樓上督戰，急大呼曰：軍士疲矣，且止且止。遂鳴金收軍。過春因乘勢奮擊，大破之。追至城下，攻之益急。復築壘迫其城，自是士誠不復得出矣。士信張幙城上，踞銀椅與叅政謝節等會食。左右方進桃，未及嘗，忽飛礮碎其首而死。○甲寅，革叅議府。○壬戌，擴廓帖木兒部將李守道來降，命館之于會同館。○癸亥，陞指揮傅友德為江淮行中書叅政，賞綺帛各十疋，其從征千戶各三疋，百戶鎮撫各二疋。軍士人賜鹽二十斤，以陵子村之功也。○乙丑，賜羽林虎賁天策驍騎衛指揮千百戶鎮撫之有功者，綺帛有差。軍士人賜

鹽二十斤。戰沒者倍之。○戊辰。大雨。先是。上因久旱。日減膳素食。宮中皆然。俟天雨復膳。既而雨。群臣請復膳。上曰。元早為災。實吾不德所致。今雖得雨。然苗稼焦損必多。縱肉食美能甘味。廷臣對曰。昔武王克商。屢獲豐年。詩人頌之曰。綏萬邦。屢豐年。主上平海內。拯生靈。上順天心。下慰民望。而憂勤惕勵。感茲甘雨。豐年之祥。其有兆矣。上曰。人事通。天道遠。得乎民心。則得乎天心。今欲弭災。但當謹於修己。誠以愛民。庶可答天之眷。乃詔免民今年田租。○癸酉。命自今凡朝賀不用女樂。參知政事張昶以謀叛誅。昶北平之宛平人。任元為戶部尚書。以奉使來。上與語。初默然。後見其才敏。留用之。累授參知政事。昶外示誠款。內懷陰計。與楊憲胡惟庸等皆相善。昶有才辨。智識明敏。熟於前代典故。凡國家建置制度。多出昶手。裁決

如流事無停滯。昶恆自以元臣失節，謂不能無議已者，心常快。時擴廓帖木兒兵尚強，元都未下，昶嘗竊語其所親曰：吾若得歸元，仍不失富貴也。間陰使人上書頌功德，勸上以及時娛樂。上以語太史令劉基曰：是欲為趙高也。基曰：誠如聖見，必有使之者。上不欲窮治，但斥之，焚其書。後復勸上重刑法，破兼并之家，多陳厲民之術，欲上失人心，陰為元計。上皆不聽。昶懼不自安。時元主謂昶已死，贈昶官謚，擢用其子。會平章李文忠下杭州，以元平章長壽丑的等至京師。上釋之，遣歸元。昶乃陰托長壽丑的奉表于元，且寓書其子詢存亡。會昶卧病，憲往候，偶於昶卧內得書，遂奏之。上令大都督府按問，昶書八字於牘曰：身在江南，心思塞北。上始惜其才，猶欲存之。及得其所書牘，解曰：彼決意叛矣，是不可赦，遂伏誅。

○甲戌、上謂憲臣曰、任官不當則庶事不理、用刑不當則無辜受害。譬之熇草菜者、施罅不謹必傷良苗。繩姦慝者、論法不當必傷善類。故刑不可不慎也。夫置人於捶楚之下、屈抑頓挫、何事不伏、何求不得。古人用刑、蓋不得已、懸法象魏、使人知而不犯。譬之水火能焚溺人、狎之則必傷、遠之則無害。水火能生人、亦能斃人。刑本生人、非求殺也。苟不求其情而輕用之、受枉者多矣。故欵恤二字用刑之本也。

秋七月乙亥朔、先是命選道童俊秀者充樂舞生、至是始集。上御戟門召學士朱升及范權頌樂舞生入見、設雅樂閣試之。上親擊石磬、命升辨識五音、升不能審、以宮音為徵音。

上曰、升每言能審音、至辨石音何乃以宮作徵耶。起居注能鼎對曰、八音之中、石聲最難和、古惟夔能和磬聲、故書曰於予

擊石附石百獸率舞。上曰石聲固難和。然樂以人聲為主。人聲和即八音諧和矣。因命樂生登歌一曲。上復歎曰古者作樂以和民聲。格神人而與天地同其和。近世儒者鮮知音律之學。欲樂和。顧不難耶。鼎復對曰。樂音不在外求。實在人君一心。君心和則天地之氣亦和。天地之氣和則樂亦無不和矣。上深然之。○丙子。除郡縣官二百三十四人。定賜子及道里費之令。賜知府知州知縣文綺四。絹六。羅二。夏布六。父如之。母妻及長子各半。府州縣佐貳官視長官半之。各府經歷知事同佐貳官。州縣吏目典史視佐貳官又半之。父母妻子皆如之。其道里費知府賜白金五十兩。知州三十五兩。知縣三十兩。同知視知府五之三。治中半之。通判推官五之二。州同知視府通判。經歷及州判官視府同知半之。縣丞主簿視知縣又半之。知事吏

目典史皆十兩着為令。先是 上語中書省臣曰、新授郡縣官多出布衣、到任之初、或假貸於人、或侵漁百姓、不有以養其廉、欲其奉公難矣、故賜道里費。○丁丑、各郡縣官既受賜、入謝、上諭之曰、自古生民之眾、必立之君長以統治之、不然則强者愈強、弱者愈弱、紛紜吞噬、亂無寧日矣。然天下之大、人君不能獨治、必設置百官、有司以分理之。鋤強扶弱、獎善去姦、使民得遂其所安。然後可以盡力田畝、足其衣食、輸租賦以資國用。予今命汝等為牧民之官、以民所出租賦為爾等俸祿。爾當勤於政事、盡心於民、民有詞訟、當為辦理曲直。毋或尸位素餐、貪冒壞法、自觸憲網、爾往其慎之。○戊寅、上諭諸將曰、兵以戢亂、非為亂也。若假兵以逞志、仁者所不為。曩者元季兵興、群雄角逐、恃威憑陵者非止一人。其間有以貨財而貪戾者、有以聲

色而淫暴者、有因仇讐而報復者、有因忿怒而加誅者、提兵奮
旅、求快意於一時、而不知傷人害物、有不勝其荼毒。朕往往行
師之際、必申嚴號令、以戢貪暴。汝等從事征討、宜體此意。若曹
彬、曹翰之事、可以勸戒矣。吾嘗以此諭徐達、為將之道、雖務威
嚴、要之以人愛為本。達能聽吾言、攻城下邑、不肆殺戮、可謂善
將矣。汝等其勉勅之。○庚辰、命指揮華雲龍取海州、兵既至、
復召還。○甲申、相國李善長等勸上即帝位。上未之許。
善長等力請曰、殿下起濠梁、不階尺土、遂成大業。四方羣雄剗
削殆盡、遠近之人莫不歸心。誠見天命所在、願早正位、號以慰
臣民之望。上曰、我思功未覆於天下、德未孚於人心、一統之
勢未成、四方之塗尚梗。若遽稱大號、未愜輿情。自古帝王之有
天下、知天命之已歸、察人心之無外、猶且謙讓未遑、以俟有德。

常笑陳友諒初得一隅、妄自稱尊、志驕氣盈、卒致亡滅、貽譏於後、吾豈得更自蹈之。若天命在我、固自有時、無庸汲汲也。○乙酉、思南道宣慰使司都元帥田仁智遣五寨副長官戴允中進表、貢馬及方物。○己丑、雷震宮門獸吻、得物若斧形、而石質、上命藏之、出則使人負於駕前、臨朝聽政、則奉置几案、以祇天戒、遂赦中外獄囚。○庚寅、置徐州及濟南二衛。○方國珍之初降也、約云杭城下即納地來朝、及王師克杭州、國珍據境自若、時時遣間諜覘我虛實、又通使于閩、圖為犄角。上聞之怒、遣使責國珍貢糧二十三萬石、仍以書諭之曰、汝初納款、謂杭城克即獻土來歸、此汝左右之士共保富貴之良謀也。豈意汝懷姦挾詐、陽降陰畔、數相愚弄、張士誠與爾壤地相接、取爾甚易、然所以不敢加兵于爾者、誠以吾力能制之、爾故得以

安處海隅，坐享三郡之富，是我大庇于爾也。爾乃自為不祥，背棄信義，時遣奸細覘我動靜，潛結陳友定以圖相援，彼自救不暇，何暇救人，爾何惑之甚也。今明以告爾，吾師下姑蘇，即南取溫台慶元，水陸並進，無能禦也。爾早於此時改過，効順，能盡以小事大之義，猶可保其富貴，以貽子孫，以及下人。如其不然，集三郡之兵，與我一較勝負，亦大丈夫之所為。不然，舍三郡之民，為偷生之計，揚帆乘舟，竄入海島，然吾恐子女玉帛反為爾累，舟中自生敵國，徒為豪傑所笑也。非分之思，不可數得，爾宜慎思之。書至，國珍大懼，集弟姪及諸將佐，決去就。其郎中張本仁曰：江左之兵，方圍姑蘇，姑蘇勍敵也。國富兵強，高城深池，懷必死之志，勝負難必。彼安能輕越千里而取我。劉庸曰：江左兵多步騎，步騎平地用也。施諸海濱，其如吾海舟何。國珍弟姪多以

為然。唯兵楠爭曰：此二者皆非，所以為公福也。惟智可以決事，惟信可以守國，惟直可以用兵。江左一下姑蘇，出兵南向，乘勝而驅，責吾背叛之罪，辭直而師壯，吾誰與為援者？將一敗塗地矣。莫若遣使奉書，明示不敢背德，庶幾可以解紛息兵，而公得以常保富貴，福及子孫，不然禍至無日矣。國珍素慧，聞不能決，惟日夜運珍寶，集巨艦為汎海計。○辛丑，置太常司農大理將作四司，俱正三品。每司設卿正三品，少卿正四品，丞正五品，太常司典簿協律郎博士正七品，贊禮郎從八品，司農司庸田署令正五品，典簿司計正七品，大理司評事正七品，將作司左右提舉正六品，同提舉從六品，司程典簿副提舉正七品，軍需庫大使從八品，副使正九品。以楊思義為司農卿，劉誠抗琪為司農少卿，單安仁為將作司卿。○是月上諭群臣曰：古之賢

君常憂治世、而古之賢臣亦憂治君、然賢臣之憂治君者、君常安、而明主之憂治世者、世常治。今土宇日廣、斯民日蕃、而予心未嘗一日忘其憂何也。誠以久困之民、未盡蘇息、撫綏之方、未盡得宜、卿等能同予之憂乎。能同予憂、庶幾格天心、而和氣可致矣。若徒竊位苟祿、於生民之利、病謾不加省、卒之禍敗隨至、不可得而救矣、可不懼哉。

八月乙巳朔。○戊申、有吏受贓、人發其事、吏赴井死。上聞之、諭羣臣曰、彼知利之利、而不知利之害、徒知愛利、而不知愛身、人之愚、孰有甚於此者。君子聞義則喜、見利則恥、小人見利則喜、聞義不徙、是故君子有舍生取義、小人則舍生為利、所為相反。然其人既死、有不足恤、但其事可以為世之貪污者戒。○癸丑、圍丘、方丘及社稷壇成。圍丘在京城東南、正陽門外、鍾

山之陽，倣漢制為壇二成，第一成廣七丈，高八尺一寸，四出陛，正南陛九級，廣九尺五寸，東西北陛亦九級，皆廣八尺一寸，壇面及趾甃以琉璃磚，四面琉璃闌干環之。第二成周圍壇面皆廣二丈五尺，高八尺一寸，正南陛九級，廣一丈二尺五寸，東北陛九級，皆廣一丈一尺九寸五分，壇面趾及闌干如上成之制。燼去壇一十五丈，高八尺一寸，甃以磚，四面為靈星門，南為門三，中門廣一丈二尺五寸，左門一丈一尺五寸五分，右門九尺五寸，東門[△]西門[△]各廣九尺五寸，去燼一十五丈，四面為靈星門，南為門三，中門廣一丈九尺五寸，左門一丈二尺五寸，右門一丈一尺九寸五分，東西北為門各一，各廣一丈一尺九寸五分，四面直門外各為甬道，其廣皆如門，為天庫五間，在外牆北，靈星門外南向，廚房五間，西向，庫五間，南向，宰牲房三間，天池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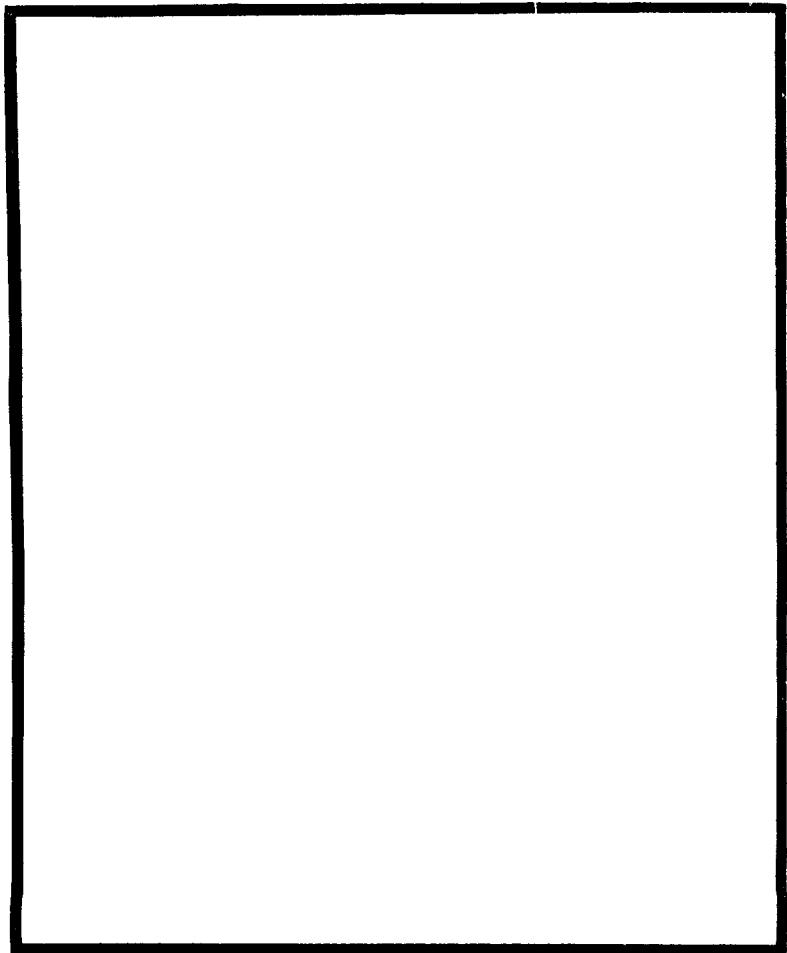
所俱在外牆東靈星門外東北隅牌樓二、外牆靈星門外橫甬道東西燎壇在內墼外東南丙地、高九尺、闊七尺、開上南出戶。方丘在太平門外鍾山之北、為壇二成、第一成廣六丈、高六尺、四出陛、各廣一丈八級。第二成四面各廣二丈四尺、高六尺、四出陛、南面陛廣一丈二尺八級、東西北面陛各廣一丈八級。壇去壇一十五丈、高六尺、四面為靈星門、正南為門三、中門廣一丈二尺六寸、左門一丈一尺四寸、右門一丈六寸、東西北為門各一、各廣一丈四寸、周圍為外牆、四面各六十四丈、皆為靈星門、正南為門三、門廣一丈六尺四寸、左門一丈二尺四寸、右門一丈二尺二寸、東西北為門各一、各廣一丈二尺四寸、庫五間在牆外北靈星門外南向、廚房五間、宰牲房三間、皆南向、天池一所、在外牆西靈星門外西南隅、瘞坎在內墼外壬地、社稷壇

在宮城之西南背北向。社東稷西各廣五丈高五尺。四出陛。每陛五級。壇用五色土。色各隨其方。上以黃土覆之。壇相去五丈。壇南各栽松樹。二壇同一壇。壇方廣三十丈高五尺。甃以磚。四方有門各廣一丈。東飾以青。西飾以白。南飾以赤。北飾以黑。瘞坎在稷壇西南。用磚砌之。廣深各四尺。周圍築牆開四門。南為靈星門。三北戟門。五東西戟門各三。東西北門皆列二十四戟。神厨三間。在牆外西北方。宰牲池在神厨西。社主用石高五尺闊二尺。上銳微立於壇上。半在土中。近南北向。稷不用主。○甲寅。命協律郎冷謙協樂章聲譜。令樂生肄習之。○乙丑。上大風。○丙寅。上祀山川畢。出齋次。頒胙于羣臣。將還宮。願謂世子等曰。人情貴則必驕。逸則忘勞。聖人所以戒盈滿而謹怠荒。夫貴而不驕。逸而知勞。智周萬物。心體眾情。斯為人上之道。故

天道下濟而歲功成，人道克敏而德業著。歷觀往古，取法於上而治化於下，皆由於此。今國家初定，民始息肩，汝能知其勞乎？能諳人情，則不至驕惰。今將士中夜而起，扈從至此，皆未食，汝可步歸，庶諳勞逸。他日不至驕惰。世子等趨出，衛士聞之，莫不感悅。○上以書諭沂州王宣父子曰：吾兵去歲拔淮甸，爾父子遣軍乘勢入海州，非仗吾軍威，安能得此。爾乃不知所自，縱軍燒吾鹽草。今春又犯我宿遷，此乃鼠竊狗偷之計，豈大丈夫所為哉？事本微細，徒啟釁端，是以前日海州之舉，不過畧示警戒。吾若督師進取海州，決不可保。兵臨海州時，吾忽記爾父子數年前與吾書云：雖在蒼顏皓首之際，猶望閣下鼓舞羣雄，殪子嬰於咸陽，戮高辛於牧野，以清華夏。因不忘舊盟，遂即命班師。今整兵取河南，已駐淮安，念爾昔言，故以書示意。若能速更名。

號奮然來歸、相與戮力戡亂、豈不偉哉。不然、未取河南、先伐沂州、當此之時、雖欲改圖、不可得矣。○徵江西儒士顏六奇、蕭飛鳳、劉于等至京、欲官之、俱以老疾辭、各賜帛遣還。

大明太祖高皇帝實錄卷之二十四



大明太祖高皇帝實錄卷之二十五

吳元年九月甲戌朔陞雄武衛千戶韋正爲鳳翔衛指揮副使○命叅政朱亮祖帥浙江衢州金華等衛馬步舟師討方國瑒上曰方國瑒魚鹽負販結竅偷生觀望從違志懷首鼠今出師討之勢當必克彼無長策惟有泛海遁耳三州之民疲困已甚城下之日母殺一人於是亮祖頓首受命而行○太廟成四祖各爲廟 德祖居中 懿祖居東第一廟 熙祖居西第一廟 仁祖居東第二廟廟在宮城東南皆南向每廟中奉神東西兩夾室兩廡三門門皆設戟二十四外爲都宮正門之南別爲齋次五間齋次之西爲饌次五間俱北向門之東爲神厨五間西向其南爲宰牲池一南向○乙亥贈故鳳翔衛指揮使丁德興爲都指揮使誥曰朕聞爲人臣生而能宣力效忠者沒則必有

褒贈之禁所以報功也。鳳翔衛指揮使丁德興以武勇之資拔身戎伍，委質事朕，歷有戰功，當征進蘇^州之時，方圖報效，竟以一疾長逝，追念曩昔，不忘於懷，是用贈爾駱騎將軍都指揮使，以慰爾於冥冥，爾其有知，服茲寵命。後又進封為濟國公。○戊寅，上謂中書省臣李善長、傅祿、楊憲等曰：「法有連坐之條，謂從損傷人者，吾以為鞠。獄當平恕，非大逆不道，則罪止及其身。先王之政，罪不及孥，罰弗及嗣，忠厚之至也。自今，民有犯者，毋連坐。」參政楊憲對曰：「先王用刑，世輕世重，自元政姑息，民輕犯法，非重治之則犯者益衆。」上曰：「民之為惡，譬猶衣之積垢，加以澣濯，則可以復潔；汙染之民，以善導之，則可以復新。夫威以刑戮，而使民不敢犯其為，術也；淺矣。且求生於重典，是猶索魚於釜，欲其得活，難矣。故凡從輕典，雖不求其生，自無死之道。」○辛巳。

大將軍徐達克姑蘇執張士誠時城圍既久。○天瑞教城中作
飛礮以擊我師多所中傷城中木石俱盡至折祠廟民居鳥礮
具達令軍中架木若屋狀承以竹笆軍伏其下載以攻城矢石
不得傷至是達督將士破葺門常遇春亦破閭門新寨遂率眾
渡橋進薄城下其樞密唐傑登城拒戰士誠駐軍門內令叅政
謝節周仁立柵以補外城傑知不敵投兵降周仁徐義潘元紹
及錢叅政皆降。○補將士誠軍大潰諸將遂煖附登城城已破士
誠猶使其副樞劉毅收餘兵尚二三萬親率之戰于萬壽寺東
街復敗劉毅降士誠倉惶歸從者僅數騎初士誠見兵敗謂其
妻劉氏曰我敗且死矣若曹何為劉氏曰君勿憂妻必不負君
乃積薪齊雲樓下及城破驅其群妾侍女登樓趨其自盡令養
子辰保縱火焚之遂自經死士誠獨坐室中左右皆散走達遣

士誠舊將李伯昇至士誠所諭意時日已暮士誠距戶自經伯昇決戶令降將趙世雄抱解之氣未絕復蘇達又令潘元紹以埋曉之反覆數四士誠瞑目不言乃以舊盾昇之出葑門途中易以戶扉昇至舟中凡復其官屬平章李行素徐義左丞饒介恭政馬玉麟謝節王原恭董綬陳恭同僉高禮內史陳基右丞潘元紹等所部將校抗湖嘉興松江等府官吏家屬及外郡流寓之人凡二十餘萬并元宗室神保大王黑漢等皆送達康叛將熊天瑞伏誅初達與遇春約城破之日中分撫定先集將士申明上意令將士各懸小木牌令曰掠民財者死折民居者死離營二十里者死及城破達軍其左遇春軍其右號令嚴肅軍士莫敢妄動居民晏然○壬午命中書省以戰袍賜征浙西將士將姑蘇之捷未至上念士卒征戍時將寒故有是命○

癸未姑蘇捷至 上乃命中書平章胡廷瑞帥師取無錫州仍命大都督府副使康茂才將常州宜興長興等衛兵繼之○命虎賁左衛副使張興率勇士千人赴淮安俟師期又命溧州練習平鄉山寨軍亦會淮安謀取膠州及登萊等處○乙酉改平江路爲蘇州府以何質知府事○命江淮衛以兵千人守禦碭州○大將軍徐達等遣許千戶率兵取通州次狼山其守將張右丞者士誠從子所謂火眼張也率所部詣軍門降得將士七千三百四十二人銀甲一銅印十二馬二百八十七匹船二百一十四艘糧五萬二千六百九十餘石 是日 上以姑蘇始克慮通州驚濟命恭州指揮孫興祖往取之比至而城已降○丁亥置內使監秩正四品設監令正四品丞正五品奉御從五品內使正七品典簿○正八品皇門官秩正五品設皇門使正五

品副從五品後改置內使監御用監秩皆正三品各設令一人
正三品丞二人從三品奉御正六品典簿正七品皇門官秩正
四品門正正四品副從四品春宮門官正副同御馬司秩正五
品司正正五品副從五品高寶兼守殿尚冠尚衣尚佩尚履尚
樂紀事等奉御秩俱正六品○召湖廣參政周德興岳州參政
張彬還達康以張士誠平大會諸將故也○無錫莫天祐以城
降初天祐附張士誠大將軍涂達累遣使諭降天祐俱殺之至
是胡廷瑞等率兵攻其城州人張翼○知事急率父老往見天祐
曰吾民不見天日十二年張氏已就縛縱固守將誰爲況未必
能守一城生民存亡皆在今夕願熟慮之天祐沉思良久擲帽
於地曰守此城難不如降也翼乃鮑城而下詣廷瑞軍請曰無
錫本良民不幸屠割據中非有心於張氏亦非有心於樹立○功○

業也。今明公頻兵城下，勢若泰山，壓卵孰敢不懼？況敢爲之敵乎？翼不避萬死，特爲生民請命。願明公閱之，廷瑞喜曰：汝誠知利害，識去就，城不受兵，皆汝之力也。乃命翼還翼，扣城門入告。天祐遂出降。天祐性克猛，有勇力，人稱爲莫老虎。壬辰間，聚結鄉民，以自保。張士誠陷常州，招天祐不從，發兵攻之，不勝。後士誠受元太尉官，天祐乃降于士誠。累表爲同僉樞密院事，亦羈縻而已。至是降。○戊子，上御戟門，閱試將士，因諭千戶趙宗等曰：軍士行伍不可不整，進退不可無節。雖屯營廬舍，亦必部伍嚴整。遇有調發，毋於呼召不致失次。自今居營者，必以總旗爲首，小旗次之，軍人又次之，列屋而居。凡有出征，雖婦女在家，亦得互相保愛。臨敵之時，亦如前法。居則部伍不亂，行則進退有節。加之將有智謀，不戰則已，戰則必勝。復簡閱騎士，弓弩各爲

部分諭之曰汝等知弓力乎其力但能至百步百步之外又加五步馬不能入矣故善射者求中於百步之內則弓無收折之患馭馬亦然其力能至百里百里之外加十里馬則馬力疲矣故善馭馬者常使其力有餘而不盡則馬無蹶傷之失況攻戰之際馬功居多平原曠野馳騁上下無不從志免敗速奔所向無前皆在馬力若不善於調養使其力乏則臨陣之際必至敗事無以成功矣因下令將士不得私乘戰馬及載他物違令者罪之○己丑朱亮祖駐軍新昌遣指揮嚴德友關嶺山寨平之○大將軍徐達遣人送張士誠至建康士誠在舟中閉目不食至龍江堅卧不肯起昇至中書省相國李善長問之不語已而士誠言不遜善長怒罵之上欲全士誠而士誠竟自縊死賜棺以葬之士誠小字九四奉之白駒場亭民以操舟運鹽為業

少有膂力無賴販鹽諸富家富家多陵侮之或弗酬其直弓兵
丘義屢嘗辱之士誠憤欲報其讎至正癸巳正月士誠運與其
弟士義士德士信結壯士李伯昇等十八人殺丘義及所讎富
家焚其廬舍延燒民居甚衆自懼獲罪乃入旁近場招集少年
謀起兵行至丁溪大姓劉子仁集衆拒之士義中矢死士誠益
憤怒決戰于仁衆潰入海士誠遂乘勝攻秦州有衆萬餘克興
化結寨於德勝湖四月元遣侍制孫搗烏馬兒以萬戶告身招
之士誠不受命五月攻破高郵入據之甲午正月朔自稱誠王
國號大周改元天祐元復命丞相脫脫領兵討之久不下會元
主以譏解脫脫兵柄貶之于淮安士誠乘隙出兵奮擊元兵大
敗乙未淮東饑士誠留兵守高郵由通州渡江入福山港陷常
熟丙申二月入據平江路改爲隆平府立樞密院建百司集兵

旅以腹心之將徐美徐志堅與親軍李伯昇制軍亨幕官韓謙
錢輔黃參軍等任謀畧相與戮力遂南侵江浙○至紹興北踰江
淮抵徐州至濟寧之金溝○納款于元奉正朔元不得已拜為太
尉士誠雖假元名爵實不用其命立參軍府及江浙淮南二省
歲甲辰僭稱吳王遣士信運元江浙丞相達識賊腹通于嘉興
醜殺之遂縱肆專命擅官爵制度僭擬當是時浙西民物蕃盛
儲積殷富士誠兄弟驕侈淫泆懈于政事又暗於斷制權與文
吏所竊然士誠運重寡言欲以好士要舉士有至者不問賢不
肖輒重贈遺與馬居室無不充足士之嗜利者多往趨之及士
信用事跡間舊將奪其兵柄由是上下乖疑不肯用命凡出兵
遣將當出者或財不起邀求官爵美田宅即厚賜之始起任事
至○軍則載妓女歌舞日會游談之士酣宴傳奕及喪師失地而

歸士誠亦不問或僣用為將其威權不立類如此此其敗也死時年四十七諸弟士德最優既被擒死氣日以衰士信惡妾不識大體人頗嗤之士誠有二子皆幼城將破時其妻劉氏以白金遺乳媪令負二子逃民間不知所終士誠母曹氏亦頗有智數士誠稱王進號太妃死葬姑蘇南門外王師致伐時上預戒將士勿發其墓吳人感上之仁無不欣悅初士誠用事者黃參軍蔡參軍葉參軍輩迂闊書生不知大計吳中童謠云黃葉作齒頰一夜西風來乾厥至是卒敗果如童謠云士誠既死上謂羣臣曰張士誠吾本欲保全之但其為人剛悻無識天命予奪之際豈可以力爭吾初定建康各守境土未嘗有意收伐彼誅誘吾將士自鬪兵釁戰鬪連年卒為我擒使其早能省覺外睦鄰國內撫百姓豈易破之乃驕侈自娛不念民艱其

下又無忠謀卒以詭譎取敗其死也吾甚憐之羣臣皆稽首對對曰天生聖智混一疆宇張士誠縱能以謹畏自保雖守此一隅終無所成上曰吾昔渡江時所得江東數郡而已陳友諒據上流張士誠為吾腹心之患一有警報首尾牽制吾居中應之實為艱難今二人皆為吾所滅然東南雖定而中原尚擾尤當相與戮力未可遽為自安之計○辛卯置宣徽院後院使正三品同知正四品院判正五品典簿正七品以尚食尚醴二局隸之局設大使從六品副使從七品以大都督府叅議阮崇禮為院使○癸巳改中書省都督府斷事官俱從五品知事俱為提控案牘省注各行省照磨管勾正八理問所正理問從五品副理問從六品都鎮撫司都鎮撫正五品副鎮撫正六品理問所鎮撫司知事俱為提控案牘省注○改太醫監為太醫院設院使

正三品同知正四品院判正五品典簿正七品仍以太醫監官
孫守真為院使葛景山為同知陸惟恭杜天僖為院判 朱亮
祖兵至天台縣尹湯築以縣降○乙未 上諭羣臣曰大丈夫
有志於功業者必親賢以廣德蓋正直相親則善日聞讒邪相
近則惡日深如王保保所信多非正人有傳穎陽者專為苛察
細事甚張威福一僧畧不相禮陰謂枝之信讒如此豈持久之
道乎為人上者最忌偏聽所謂偏聽生姦誠有是也信任姦邪
假聲勢以濟其愛憎之私何所不至使人離心離德功業豈能
能成立○丁酉朱亮祖進攻台州方國瑛出兵拒戰我師擊敗
之指揮嚴德戰死德采石人乙未從渡江有功陞都先鋒丁酉
轉管軍總管己亥授金斗翼同知元帥甲辰轉統軍元帥累功
陞海盜衛指揮同知至是中天死○戊戌 上遣使以書送元

宗室神保大王及黑漢等九人於元主曰曩者天棄金宋曆數在殿下祖宗故以鞬韃部落起事沙漠入中國與民為主傳及百年至于殿下海內兵興豪傑紛起擾亂中原邑里蕭條縱有遺民又處朝秦暮楚之時民庶之不安已十七載矣如予者父母生於元初定天下之時彼時法度嚴明使愚頑畏威懷德強不凌弱衆不暴寡在民則父父子子夫夫婦婦各安其生惠莫大焉古者帝王混一止乎中原四夷不治惟殿下之祖宗四海內外殊方異類盡爲土疆。亘古所無豈意辛卯之年妖人橫起不三四年間海內海外勢如瓦解殿下屢嘗命將征伐國勢日衰妖氣愈盛遂令故將大臣服毒而歿臨陣而陷十常八九如以義旗而興焉將者李察罕張思道李思齊雖能殄滅妖寇功已高惟己重憂保之志在高殿下不能誰何尤甚於妖人之作亂

也。蓋其心不異曹操奉漢獻帝于許下。陛下豈不知之前。妖人之作亂。權臣之跋扈。非妖人易於作亂。權臣易於跋扈。此蓋陛下不能體祖宗所為。故天將棄之。如棄金宋之時。事不可救。于本庶民因亂起兵。保障鄉里。官軍隔絕。遂為衆所推戴。數年以來。因輯衆撫有江東兩浙湖湘兩淮漢沔。江西嶺廣人各生理。近於滅。反側張士誠於彼得。神保大王及黑漢等九人。昔殿下祖宗滅金宋。蕩除其宗室。親上駟馬。盡行殄滅。亦何忌也。將謂已王天下。有萬世之永時。運在天。豈由人乎。今我則不然。所獲元氏子孫。悉皆放歸。望殿思祖宗之傳。以善待之。不悉。又以書道。擴廓帖木兒曰。曩者累遣使皆被拘留。未嘗聞下雅意。若何。今都事李節思歸。特遣人送去。所拘使者亦望發還。方今天下豪傑如萌芽之發。尚未長成。聞下如存大義。宜整師旅。聽命于

朝令四境貢賦入京或時赴朝廷與君共謀大事以安天下可
也不然名爲臣子而朝廷之權專於軍門縱此心自以爲忠安
能免於人議若猶豫不決恐變生部屬事有難言閣下果忠於
君當以赤心事之若有他圖遠宜堅兵以固境土予近於九月
初八日削平姑蘇張氏江南已定東連大海西抵巴蜀南及嶺
廣止有閩中一區已遣偏師征討旦夕必下即日諸軍屯駐在
內居間養銳閣下如欲借力但遣一使至即時調發應援薄有
金織文綺四端用見遠意○遣使以織金龍衣并綵段十二端
遣陳州譚石丞○已亥沂州王宣遣其副樞苗芳來謝遇○上
命鎮撫使正紀往報之○辛丑命於泗州靈璧取石割營湖州
朱桐梓製琴瑟○平吳師還諭勿行賞召石相國李善長左相
國徐達平章帝遇春都督馮宗異平章湯和胡廷瑞石丞廖永

忠左丞華高都督康茂才都督副使張興祖梅思祖叅政薛顯
趙庸曹良臣及各衛指揮千百戶於戰鬥封善長為宣國公達
為信國公遇春為鄂國公達綵段衣裏十一匹遇春十匹廷瑞
宗異各九匹和良臣各八匹永忠高茂才各七匹顯庸興祖思
祖各六匹指揮人五匹千戶人四匹百戶人三匹軍人米一石
鹽十斤 上諭諸將曰自兵興以來天下豪傑紛起予將兵渡
江賴 上天之靈將士之力拓地開疆削平敵國如陳友諒兵
衆地大已先摧滅張士誠兵強積富今亦就擒非爾將士用命
何以致此今論功行賞以報勞動如王國寶等歿於王事而不
得與吾甚惜之自古帝王多以征戰而得天下皆有名世之將
以佐輔之爾等今日之功亦何忝於古之名將乎但從軍在外
與經營布置在內者任雖不同其勞則一馮宗異留守京城軍

府之事獨任其勞亦宜受賞然江南既平當北定中原以一天下母但於暫安而忘永遠母足於近切而昧遠圖大業垂成更須努力達等頓首曰臣等叨承 主上威業幸獲成功敢不益盡心以圖尺寸明 日達等人謝 上悟之曰公等還第置酒為樂否對曰荷 主上恩德皆置酒相慶 上曰吾寧不欲置酒與諸將為一日之歡但中原未平非宴樂之時公等不見張氏所為乎終日相與酬歌達樂今竟何如宜深戒之未亮祖兵克台州方國瑛奔黃巖初國瑛聞王師至即欲遁去會其都事馬克讓曰慶元還言國瑛方治兵為城守計勸國瑛勿去國瑛始約來將士棄城拒守然士卒懷懼往往有逃潰者我師攻之急國瑛度力不能禦以巨艦載妻子夜出興善門走黃巖亮祖入其城遂徇下仙居諸縣○壬寅 上視朝戟門召浙西來歸諸

將諭之曰汝等舊事張氏為將領兵計窮勢屈始降于我吾待以厚恩列于將校汝等知其然乎吾明告汝等吾所用諸將多濠泗汝穎壽春定遠諸州之人勤苦儉約不知奢侈非比浙江富庶耽於逸樂汝等亦非素富貴之家一旦為將握兵多取子女玉帛非禮服橫今既歸于我當革去舊習如吾濠泗諸將庶可以保爵位人莫不慕富貴然致富貴易保富貴難汝等誠能盡心效職從大軍除暴平亂使大業早定非獨己受富貴子孫亦得以世享其福若肆志一時慮不顧後雖暫得快樂旋復表敗何足為真富貴乎此皆汝等所親見者不可不戒也諸將皆頓首受命而退○癸卯新內成正殿曰奉天殿前為奉天門殿之後曰華蓋殿華殿之後曰謹身殿皆翼以廊廡奉天殿之左右各建樓左曰文樓右曰武樓謹身殿之後為宮前曰乾清宮

後曰坤寧宮六宮以次序列焉周以皇城城之門南曰午門東曰東華西曰西華北曰玄武制皆朴素不為雕飾上命博士熊鼎編類古人行事可為鑒戒者書于壁間又命侍臣書大學衍義於兩廡壁間上曰前代宮室多施繪畫于用此以備朝夕觀覽豈不愈於丹青乎是日有言瑞州出文石琢之可以甃地。上曰敦崇儉朴猶恐習奢好華美豈不過侈爾不能以節儉之道事予乃導予以侈麗夫豈予心哉但構為宮室已覺作者之勞况遠取文石能不厲民乎言者大慚而退○置金吾左金吾右虎賁左虎賁右及興化和陽廣陵通州天長懷遠崇仁長河神策等衛尋改金吾左右為金吾前後二衛羽林衛為羽林左右二衛○上謂中書省臣曰軍中士卒多有因戰鬥而傷殘者既不可備行伍今新宮成宮外當設備禦可於宮牆外周

園隙地多造廬舍令廢疾者居之晝則治生夜則巡警因給糧以贍之使得有所養也○是月楚國公廖永安之喪王自蘇州上迎祭于郊其文曰惟靈賦質忠純夙稱勇敢念昔開基之始汝方保禦巢湖不待諭言即通誠款既而大集舟楫力贊渡江鼓棹洪濤奮身勇進是用大啓疆土克壯皇猷佐命之勲汝固不少夫何禍生不虞陷沒敵境予之痛悼予茲有年今者剪除殘孽浙右悉平即命有司返汝靈柩惜汝不見國家永昌而猶以汝獲歸葬為少慰也嗚呼有功而不享其報有才而不盡其用股肱之義寧不盡傷式奠于郊用宣予意汝其歆之○上謂太史令劉基學士陶安曰狄氏既滅南方已平宜致力中原乎一天下基對曰土宇日廣人民日衆天下可以席卷矣上曰土不可以恃廣人不可恃衆吾起兵以來與諸豪傑相逐每臨

小敵亦若大敵故致。致勝今王業垂就中原雖板蕩豈可易視之苟或不戒成敗倖焉基曰近滅張氏彼聞而膽落乘勝長驅中原孰吾禦者所謂迅雷不及掩耳上曰深究事情方知通變彼方犄角相為聲援豈得遽云長驅必憑一戰之功乃乘破竹之勢若謂天下可以徑取他人先得之矣且嘗觀之彼有可亡之機而吾孰可勝之道必加持重為萬全之舉豈可驕忽以取不虞也

大明太祖聖神文武欽明啟運俊德成功統天大孝高皇帝實錄卷之二十五

大明太祖高皇帝實錄卷之二十六

吳元年冬十月甲辰朔遣起居注吳林魏觀等以幣帛求遺賢于四方○乙巳置蘇州衛指揮使司○徙蘇州富民實濠州○上御戟門與給事中吳去疾等論政務因謂之曰吾以布衣起兵與今李相國徐相國湯平章皆鄉里所居相近遠者不過百里君臣相遇遂成大功甚非偶然今掃除羣雄撫有江南免離亂之苦每終夜思之不能安枕人心難安而易動事機難成而易壞苟撫之失宜施之不當亂由是生今中原未平正焦勞之日豈能坐守一方而忘遠慮乎正當練兵選將平定中原諸將小心忠謹者惟徐達聽受吾言可任斯寄常遇春果勇有為可以佐之其餘或為偏裨或以守城皆有可用之才天若輔吾諸將足以了之去疾對曰知臣莫若君 主上知人善任使平定

之功不難矣○丙午命百官禮儀俱尚左改右相國為左相國左相國為右相國餘官如之○陞湖廣行省參政楊璟為湖廣行省平章政事階榮祿大夫仍于荊州分省署事○定國子學官制祭酒正四品司業正五品博士正七品典簿正八品助教從八品學正正九品學錄從九品典膳省注陞博士許存仁為祭酒劉承直為司業學錄蘇伯衡為學正以陳世昌署典簿陳宗義署博士高輝署助教掖溥為學錄○改太史監為院設院使正三品同知正四品院判正五品五官正正六品典簿兩場司時序郎紀候郎正七品靈臺郎保章正正八品副從八品掌曆管勾從九品以太史監全劉基為院使 上謂侍臣曰吾自起兵以來凡有所為意向始萌天必垂象示之其兆先見故常加儆省不敢逸豫侍臣曰天高在上其監在下故能修省者蒙

福不能者受禍 上曰天禹象所以警乎下人君能體天之道
謹而無失亦有受災而為祥者故宋公一言受感移次齊侯暴
露甘雨應期文祥之未雖曰在天實由人致也○朱亮祖兵至
黃巖州方國瑛燒解守民居遁海上守將哈兒魯降○辛亥置
長淮衛指揮使司于臨濠○賈克蘇州將士有功者未有差先
是王師攻蘇州閩門胥門之戰大將軍徐達定賞格出印帖付
獲功者至是師還奏之命悉依所定格給之○上初禮官曰自
古忠臣義士舍生取義身歿而名存有以垂訓于天下後世若
元右丞余闕守安慶屹然當南北之衝援絕力窮舉家皆元節
義凜然又如江州總管李輔身守孤城力抗強敵臨難无義與
闕同撤自昔忠臣義士必見褒崇於後代蓋以勵風教也宜令
有司建祠肖像歲時祀之○壬子置御史臺及各道按察司御

史臺設左右御史大夫從一品御史中丞正二品侍御史從二品治書侍御史正三品殿中侍御史正五品經歷從五品都事正七品照磨管勾正八品察院監察御史正七品各道按察司按察使正三品副使正四品僉事正五品經歷正七品知事正八品照磨正九品以湯和為左御史大夫鄧愈為右御史大夫劉基章溢為御史中丞文原吉范顯祖為治書侍御史安慶為殿中侍御史錢用壬為經歷何士弘吳去疾等為監察御史基仍兼太史院使 上諭之曰國家新立惟三大府總天下之政中書政之本都督府掌軍旅御史臺糾察百司朝廷紀綱盡繫於此而臺察之任實為清要卿等當思正己以率下忠勤以事上蓋己不正則不能正人是故治人者必先自治則人有所瞻仰毋使擁虛位而漫不可否毋委靡因循以縱姦長惡毋假公

濟私以傷人害物詩云剛亦不吐柔亦不如此大臣之體也卿等勉之又諭御史大夫湯和曰卿以武臣而位處文職當求儒者講論自古人臣立身行己事君治人之道盡心所事以成功業他日名書史冊垂耀千載豈不美哉和頓首謝○命放廣德府民義四百六十八婦農初廣陽建平等縣驗丁出兵謂之民義以守廣德至是上聞其妨農悉赦罷之○癸丑置定遠衛親軍指揮使司以龐龍戈預為指揮僉事○命御史大夫湯和為征南將軍僉大都督府事吳禎為副將軍帥常州長興宜興○江陰諸軍討方國珍于慶元上諭之曰爾等來解討罪女縱殺戮當如徐達下姑蘇平定女驍乃副吾所望也○右御史大夫鄧愈等各言便宜事上覽之謂愈等曰治天下當先其重且急者而後及其輕且緩者今天下初定所急者衣食所重者

教化衣食給而民生遂教化行而習俗美足衣食者在于勸農
舉明教化者在于興學校學校興則君子務德農桑舉則小人
務本如是為治則不勞而政舉矣今卿輩所言皆國家不可闕
者但非所急卿等國之大臣于經國之道庶民之術尚當為予
畫心為○甲寅復遣使檄諭溫台慶元之民曰慶元方圖始
由海上細民因元失政首倡禍亂盜據三郡兄弟子姪偽列官
曹肆其貪虐為民巨害昔常達人納降吾念爾民之故即許之
不疑彼懷恣匿詐旋即背叛交構闖寇犯我邊疆故命師往討
罪止方氏其他士民有誣誤者皆非本情毋妄致疑各歸本業
有能仗義擒斬魁黨未歸者吾爵賞之○命中書省定律令以
左丞相李善長為總裁官叅知政事楊憲傳獻御史中丞劉基
翰林學士陶安右司郎中徐本治書侍御史文原吉范顯祖經

歷錢用壬監察御史盛原輔吳去疾趙麟崔永泰張純誠謝如
心大理卿周禎少卿劉惟啟大理。○委周湏評事陳敏孫忠按察
使李詳潘黼。○殺命事程孔昭傳敏學王藻運水貞孫引吳彤
為議律官初。上以唐宋皆有成律斷獄惟元不做古制取一
時所行之事為條格胥吏易為姦弊自平武昌以來即議定律
至是臺諫已立各道按察司將巡歷郡縣欲頒成法。○俾內外遵
守命善長等詳定諭之曰立法責在簡當使言直理明人各易
曉若條緒繁多或一事而兩端可輕可重使姦貪之吏得以資
緣為姦則所以禁殘暴者反以賊良善非良法也務求適中以
去煩弊夫網密則水無大魚法密則國無全民卿等宜盡心參
究凡刑名條目逐日來上吾與卿等面議斟酌之庶可以為久
遠之法○乙卯。上謂臺憲官劉基章濫周禎。○等曰紀綱法度

為治之本所以振紀綱明法度者則在臺憲凡揭紀綱法度以
示百司猶射者之有正鵠也百司庶職操弓矢以學射者于臺
憲乎取法故審己不可以不慎苟不知其本察于小物而昧于
大體終非至正之道爾等執法上應天象少有偏曲則紀綱法
度廢壞而民不得其矣况或深文以為能苛察以為智若竇成
郅都周興來佞臣之徒巧詆深文恣為酷虐終亦不免若于公
陰德子孫乃致責顯天道昭然深可畏也○丙辰遣使以書諭
元將李思齊林思道曰曩者元君失馭天下土崩羣雄欲成霸
功者甚衆然處非其地徒擾擾以傷民今十有七年矣功業之
建際乎無聞邇者吾將軍傅友德守徐州師次中濠獲玉保保
部將始知二公割據秦中而王氏亦已守之三分其險數年之
間民無一定之歸使人旁觀似無智者以吾料之非智不足也

志在因循假元君之舊號決智不達而使民橫遭塗炭耳區區
雖昧于見聞然常與高明長者才能之士論訪海內形勢天運
去留之幾頗知一二况人之常言天道所助者在德地利可據
者在險今百二山河二公割據不相上下必欲相為犄角分富
貴於其中恐可保其暫未可保其終也今吾不畏二公之怒直
辭相告二公當揣其福德威力足慰民望者推一人為尊撫定
關中以一民心擁精兵守要害虎視太行之東大河南北使君
尊于上公卿將相各安于下家樂其業人全其生不亦可乎若
乃各據一隅以殺戮相高雖快志一時必有不測之禍脫有不
虞身名俱滅此之屈節揣分尊朋友有德者為君己為公卿將
相永保功名富貴其賢不肖豈不大相遠哉吾若以用兵爭強
之事相告使二公彼此角力以快雌雄是秦民未有休息之日

終非賢人君子知天運者之所為今以相尊相讓之事告二公者蓋欲休兵息民為二公之福不淺也二公當度之揣之其勢其德可尊者誰苟為不然鵠蚌相持漁者獲利悔將無及○丁巳上宴功臣于西樓既罷諭諸將曰自古豪傑開基創業非用賢能何以集事吾起于布衣賴諸將相化家為國但累歲征伐跋涉戎馬間其勞甚矣近討張氏始不復親行陣大將軍達平章邁春等能出死力擒王縛將以成厥功為一代之元勳光著史冊名垂不朽吾推心腹以任之彼竭心膂以報吾上下一心故能至此往幸陳友諒既滅唯誅其首惡餘有才者悉用之豈但待以不死雖剖心與語而終自懷疑間有英傑一見與語即復輸心出入左右侍之如一無間新舊使反側自安又若張氏之臣不思為國盡力唯貪金帛子女以肥其家一旦摧敗萬

事无解此近事明鑒也及張氏既滅惟大將軍于貨寶無所取
婦女無所近其深謀遠畧蓋謂中原未平民未蘇息豈可遽恃
為安乎爾等當如大將軍所存共圖大勛康濟宇內于是諸將
皆頓首謝○戊午考正四廟雅樂命協律郎冷謙校定音律及
編鐘編磬等器○思州宣慰使田仁厚遣其鎮撫田謹晉貢馬
及方物○庚申 上以書諭元守陳州諱右丞曰吾觀古昔豪
傑之士有出于畝畝者有出于市廛者有出于衣冠之冑者或
得事明主則功施社稷名垂青史蓋豪傑之人奮臂昏暴之世
其得天眷福盛者為君其得所歸有能者為將故能濟世安民
慶及子孫吾聞將軍起自淮西亦農耳因時多事以勇名達于
四方若大展其能何所不至惜乎近年以來坐守陳州未遂其
志蓋陳州之兵不足以稱將軍之用陳州之民不足以供將軍

之費使人聞之深為歎惜夫以熊虎之將而淹滯于莽殘之地况今正當立志之時而乃尚聽無志之士約束古之豪傑果如是乎將軍必能有以自處書至宜悉此意○上將命諸將止伐謂信國公徐達等曰自元失其政君昏臣悖兵戈四興民墜塗炭予與諸公仗義而起初為保身之謀冀有莫女生民者出豈意大難不解為衆所附乃率衆渡江與羣雄相角遂遂平陳友諒滅張士誠開廣之地將以次而定尚念中原擾攘人民離散山東則有王宣父子狗偷鼠竊反側不常河南則有王保保名雖尊元寶則跋扈擅爵專賦上疑下叛閩隴則有李思齊張思道彼此猜忌勢不兩立且與王保保互相嫌隙元之將亡其機在此今欲命諸公北伐計將何如邵國公常遇春對曰今南方已定兵力有餘且檇元都以我百戰之師敵彼久逸之卒挺干

而可以勝也都城既克有破竹之勢乘勝長驅餘可建銳而下矣上曰元建都百年城宇必固若如卿言懸師深入不能即破頓于堅城之下餽餉不繼援兵四集進不得戰退無所據非我利也吾欲先取山東撤其屏蔽旋師河南斷其羽翼拔潼關而守之據其戶檻天下形勢入我掌握然後進兵元都則彼勢孤援絕不戰可克既克其都鼓行而西雲中太原以及關隴可席卷而下諸將皆曰善上顧謂信國公徐達曰兵法以廟算勝者得算多也卿其識之○癸亥定樂舞之制樂生用道童如故舞生以軍民俊秀子弟為之文武各六十四人文生唐帽紫大袖袍執羽籥武生唐帽絳大袖袍執干戚俱革帶皂靴導改用幞頭緋紫袍靴帶仍舊○甲子命中書右丞相信國公徐達為征虜大將軍中書平章掌軍國重事鄂國公常遇春為征虜

副將軍率甲士二十五萬由淮入河，北取中原。又命中書平章胡廷瑞為征南將軍，江西行省左丞何文輝為副將軍，率安吉、寧國、南昌、袁、贛、滁、和無為等衛軍，由江西取福建。以湖廣參政戴德隨征湖廣，平章楊璟左丞周德興參政張彬率武昌、荊州、益陽、常德、潭、岳、衡、澧等衛軍取廣西。上召諸將諭之曰：「征伐所以奉天命，平禍亂，安生民，故命將出師，必在得人。今諸將非不健鬪，然能持重師，有紀律，戰勝攻取，得為將之體者，莫如大將軍達。當百萬之衆，勇敢先登，摧鋒陷陣，所向披靡，莫如副將軍。過春，然吾不患過春不能戰，但患其輕敵耳。吾前在武昌，親見過春，纔過數騎，挑戰即輕身赴之。彼陳氏如張定邊者，何足稱數。向據城指揮，過春為大將，顧與小校爭能，甚非所望。切宜戒之。若臨大敵，過春須領前鋒，或敵勢強，則過春與衆將為宗。」

異分爲左右翼各將精銳以擊之右丞薛顯叅政傅友德皆勇
畧冠諸軍可各領一軍使當一面或有孤城小敵但遣一將有
膽畧者付以總制之權皆可成功達則專主中軍柔勳羣帥運
籌決勝不可輕動古云將在軍君不與者勝汝等其識之又諭
達曰閩外之事汝責任之茲行必自山東次第進取山東古云
十二山河之地師行之際須嚴部伍明分數一家心審進退之
機適通變之宜使戰必勝攻必取我虛而彼實則避之我實而
彼虛則擊之將者三軍之司令立威者勝任勢者強成立則士
用命勢重則敵不敢犯吾常與諸豪傑並驅觀其取敗者未有
不由威不立而勢輕也汝其慎之諭友德曰此行汝當努力昔
漢高祖與項羽爭衡彭越宣力于山東今用師自山東始汝其
勉之諭廷瑞曰汝以陳氏丞相未歸事吾數年忠實無過故命

汝總兵往取福建何文輝為兩之副湖廣奉政戴德從汝調發
二人皆吾親近之人勿以此故廢軍政凡號令征戰一以軍法
從事吾昔徵時在行伍中見將統御無法心竊鄙之及後握兵
柄所領一軍皆新附之士一日驅之野戰有二人犯令即斬以
徇衆皆股栗莫敢違吾節度人能立志何事不可為聞汝往年
常攻閩中必深知其地里險易今總大軍進征凡攻圍城邑必
擇便利可否為之進退無失機宜克定之功全賴于汝文輝初
為上養子賜姓朱氏至是復何姓○是日上親祭上下神
祇于北門之七里山祝曰元君失道天下兵興豪雄割據角逐
無治民之方而有損民之患予甚憫之自帥師渡江以來撫定
江東豫章各處山寨亦就殄除遂平陳友諒賊張士誠今則東
連滄海西抵峽口南有湖湘北有兩淮兼跨中原民人雖未獲

享治安之樂然撥十年之前此地之內稱帝者三稱王者二及諸豪強深溝高壘培歛殘虐則今日之民已無向者之苦料其事體終歸于一近因姑蘇班師諸軍日集金陵皆言中原廣西福建擾攘未已民有倒懸之急予畏天命必當拯救今命諸將分道率師征討未知上天之心奚鑒山川之神奚助是以兵行不敢不告祝畢上復大召諸將士諭之曰今命爾諸將各率所部以定中原汝等師行非必畧地攻城而已要在削平禍亂以安生民凡遇敵則戰若所經之處及城下之日勿妄殺人勿奪民財勿燬民居勿廢農具勿殺耕牛勿掠人子女民間或有遺棄孤幼在管父母親戚來求者即還之此陰隲美事好共為之復諭璟等曰南方之地皆入版圖惟淮北山東尚未寧一兩廣八閩尚未歸附已命丞相徐達平章常遇春等北定中原平

章胡廷瑞等分道南征以取八閩俟八閩既定就以其師航海
趨廣東故命爾等率荆湘之衆進取廣西兩軍合勢何征不克
何堅不摧爾其務靖亂止暴撫綏順附使遠人畏服懋建乃勛
毋替予命諸將皆領首受命各引兵發○乙丑 上遣世子標
次子棖。性臨濠謁陵墓因諭之曰世稱商高宗周成王為賢君
者汝知之乎高宗舊勞于外知民疾苦成王早聞無逸之訓知
稼穡之艱難故其在位不敢殿逸能脩勤儉之政為商周令主
今汝諸子生於富貴未涉艱難人情習於宴安必生驕惰況汝
他日皆有國有家不可不戒今使汝等於旁近郡縣遊覽山川
經歷田野因道途之儉易以知鞍馬之勤勞觀小民之生業以
知衣食之艱難察民情之好惡以知風俗之美惡即祖宗陵墓
之所訪求父老問吾起兵渡江時事識之於心以知吾創業之

不易也於是命中書擇官輔導以行凡所遇郡邑城隍及山川之神皆祭以少牢世子至太平府訪陳迪家賜白金五十兩以初誕其家也至臨濠以上意告祭皇祖考妣皇考妣諸陵及皇兄皇姊其文曰惟我祖宗積德深厚始由泗郡遷居鍾離益衍德澤日見昌隆至于眇躬上承餘慶因元末兵亂倡義于鄉南渡江左自始至今十有六年重荷先庇肇啟疆土每思鞠育深恩難報兄姊同氣親義在懷又念長子年甫十三次子年甫十二生長江南未至鄉里茲特命其拜掃先陵敬陳薦奠以表孝思追想音容昊天罔極○丙寅撤諭齊魯河洛燕薊秦晉之人曰自古帝王臨御天下中國居內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國未聞以夷狄居中國治天下者也自宋祚傾移元以北狄入主中國四海內外罔不臣服此豈人力實乃天授彼

特君明臣良足以綱維天下然達人志士尚有冠履倒置之嘆自是以復元之臣子不遵祖訓廢壞綱常有如大德廢長立幼嘉定以臣弑君天曆以弟斃兄至於弟收兄妻子蒸父妾上下相習恬不為恠其於父子君臣夫婦長幼之倫潰亂甚矣夫人君者斯民之宗主朝廷者天下之本根禮義者御世之大防其所為如彼豈可為訓於天下後世哉及其後嗣沉荒失君臣之道又加以宰相專權憲臺報怨有司毒虐於是人心離叛天下兵起使我中國之民死者肝腦塗地生者骨肉不相保雖因人事所致實天厭其德而棄之之時也古云胡虜無百年之運輸之今日信乎不謬當此之時天運循環中原氣盛億兆之中當降生聖人驅逐胡虜恢復中華立綱陳紀救濟斯民今一紀於茲未聞有濟世安民者徒使爾等戰戰兢兢處於朝秦暮楚之

地誠可矜憫方今河洛關陝雖有數雄忘中國祖宗之姓反就胡虜禽獸之名以爲美稱假元號以濟私恃有衆以要君憑陵跋扈遙制朝權此河洛之徒也或衆少力微阻兵據險賄誘名爵志在養力以俟釁隙此關陝之人也二者其始皆以捕妖人爲名乃得兵權及妖人既滅兵權已得志驕氣盈無復尊主庇民之意互相吞噬反爲生民之巨害皆非華夏之主也予本淮右布衣因天下亂爲衆所推率師渡江居金陵形勢之地得長江天塹之險今十有三年西抵巴蜀東連滄海南控閩越湖湘漢沔兩淮徐邳皆入版圖奄及南方盡爲我有民稍安食稍足兵稍精控弦執矢目視我中原之民久無所主深用疚心予恭天威命罔敢自安方欲遣兵北逐群虜拯生民於塗炭復漢官之威儀慮民人未知反爲我讎挈家北走陷溺尤深故先諭告

兵至民人勿避予號令嚴肅無秋毫之犯歸我者永安於中華背我者自竄於塞外蓋我中國之民天必命中國之人以安之夷狄何得而治哉予恐中土久汙腥腥生民擾擾故率群雄奮力廓清志在逐胡虜除暴亂使民皆得其所雪中國之恥爾民其體之如蒙古色目雖非華夏族類然同生天地之間有能知禮義願為臣民者與中夏之人撫養無異故茲告諭想宜知悉

○丁卯大將軍徐達等師至淮安明日遣人往沂州以書諭王宣父子使來降○己巳 上以大軍進取中原恐王保保弟脫因帖木兒乘吾大舉潛師竊發侵擾邊民乃命中書省臣遣人戒飭廬州安豐陸安濠泗斬黃襄陽各處守將嚴兵備守○湖廣行省遣千戶蔡添祿率兵取寶慶新化縣擊元將麻周破之獲其部將李八等三十四人送京師○叅政朱亮祖自黃巖進

兵温州陳于城南七里方國瑛部將率兵拒戰我師擊敗之破其太平寨追北至城下斬首六十餘級獲馬八十四匹餘兵奔入城亮祖復遣指揮張俊湯克明攻其西門徐秀攻東門指揮柴虎將游兵往來應援曠時克其城獲其負外郎劉本方明善先已挈其妻子遁去亮祖入城撫諭其民分兵徇瑞安樞密同會謝伯通以城降○辛未沂州王信既得大將軍書乃遣使納款具奉表賀平張士誠其畧曰天地覆載日月照臨共仰無私之化江漢朝宗星辰拱北同知有德之歸矧茲醴泝敢干國紀恭惟殿下克寬克仁乃文乃武初征自葛來蘇紹於商書以伐崇墉致附隆於周雅神人交贊遐邇同歡臣信等仰戴威光欣逢盛事執玉帛者萬國慶大會於塗山舞干羽于兩階熙重明於衢室表至上遣徐唐臣李侍儀李少卿等往沂州授信為

榮祿大夫江淮行中書省平章政事麾下官將皆仍舊職所部軍馬令悉聽征虜大將軍節制且以書諭之曰惟古豪傑之士天下擾攘之秋集群衆以鷹揚據一方而虎視然遇真主者出遂知天命所歸乃披露其誠歸于有德如竇融獻河西之地于漢李勣歸黎陽之衆于唐能達時務之機故享富貴之福名昭史冊世謂英賢惟爾父子久據沂州近使苗副樞來通附順之忱吾遣侯正紀○往答慰勸之意兩旬已過一介未還且慮天將改物元政不綱誰能霖雨以蘇民方見龍蛇之起陸拯此塗炭責實在予爰命征虜大將軍徐達副將軍常遇春統率大軍水陸並進往戡衆亂平定中原方我師之出適爾使復來摠情悃於表詞納版圖于我國豈非感天地之神明成風雲之慶會哉予嘉汝義終不忘汝其一德輔濟蒼生更為悉爾兵力用討

隣封以廣海岱之區益我職方之典母使融勛之功獨擅漢唐之美共保富貴同我永昌時信與其父宣陰持兩端外雖請降內實脩備上知之乃遣人密諭大將軍徐達曰王信父子反覆不可遽信宜勒兵趨沂州以觀其變如王信父子閉門納款即分兩衛軍守其地信父子及部將各同家屬遣至淮安若益都濟寧濟南俱下各令信軍五千及我軍萬人守之其餘軍馬分調於徐邳各州守城然後發遣其家屬與居惟上兵勿遣分調之後仍選其馬步精銳者從大軍北伐苟閉門拒守即攻之○壬申世子等還自臨濠○立茶陵衛指揮使司

大明太祖聖神文武欽明啓運俊德成功統天大孝高皇帝實錄卷之二十六

太祖高皇帝實錄卷之二十七

吳元年十一月癸酉朔朱亮祖率舟師襲敗方明善于樂清之
盤嶼追至楚門海口遣百戶李德招諭之○乙亥夏主明昇遣
使者鄧良史來聘命良史從大將軍徐達軍觀所下城邑○丙
子大將軍徐達師次下邳遣都督同知張興祖將宣武等衛軍
往徐州進取山東諸州縣○戊寅 上閱漢書謂侍臣曰漢高
帝以追逐狡兔比武臣發蹤指示比文臣譬諭雖切而語則偏
重朕謂建立基業猶構大厦剪伐斲削必資武臣藻繪粉飾必
資文臣用文而不用武是斧斤未施而先加黜陟用武而不用
文是棟宇已就而不加塗墍二者均失之為天下者文武相資
庶無偏陂○己卯大將軍徐達兵至榆行鎮元會院鄼鼓鎮撫
孫惟德等降達令黃蓬張千戶守之○庚辰平章韓政師次梁

城元同知樞密院盧斌、合院程福等率衆降。是日徐唐臣等至沂州。○辛巳，征南將軍湯和克慶元。先是和兵自紹興渡曹娥江，進次餘姚，降其知州李樞。及上虞縣尹沈煜遂進兵慶元城，下攻其四門。府判徐善等率官屬耆老自西門出降。方國瓖驅部下乘海舟遁去，和率兵追之。國瓖以衆逆戰，我師擊敗之，斬首及溺死者甚衆，擒其僞副樞方惟益。元帥戴廷芳等獲海舟二十五艘，馬四十一匹，國瓖率餘衆入海，和還師。慶元徇下定海、慈谿等縣，得軍士二千人，戰艦六十三艘，馬二百餘疋，銀印三銅印十六，金牌二錢六千九百餘錠，糧三十五萬四千六百石。○壬午，沂州王宣彙燧大將軍徐達引兵進討克之。先是，上以宣來降，故遣徐唐臣等往諭之，令以兵從。大將軍征討唐臣等至宣德，不欲行，乃令其子信密往莒寧等州募兵爲備，禦計

而達其負外郎王仲剛及信妻父老馮等詐來犒師以緩我兵
大將軍徐達受而遣之仲剛等既還宣即以兵夜劫徐唐臣等
欲殺之東亂唐臣得脫走達軍達聞之即日率師徑抵沂州營
于北門達猶欲降之復遣梁鎮撫往說宣宣使其郎中常某出
見梁于西門梁謂之曰我即張氏義子蚤降故得至今日王平
章不降何待常歸語宣宣使迎梁入謂曰吾降吾降梁既還報
達宣復閉門拒守達怒遂進攻分軍營其南門都督馮宗異令
軍士開壩放水明日達督軍急攻其城宣侍信募兵未還自度
不能支甲申乃開西門以元所授沂國公印及子信宣命出降
達命宣為書達鎮撫孫惟德招降信信不從殺孫鎮撫與其兄
仁走山西於是澤州右丞趙蠻子莒州周敵海州馬驍及沐陽
日照鄆榆諸縣并隨信將士皆相繼來降達以宣反覆并怒其

子殺孫鎮撫遂執宣杖而戮之并戮王仲剛常郎中等命指揮韓溫守沂州○乙酉定大都督府及各衛官制大都督府左右都督正一品同知都督從一品副都督正二品僉都督從二品叅議正四品經歷斷事官從五品都事正七品照磨從七品內外各衛指揮使司僉事宿衛鎮撫從四品各衛鎮撫從五品千戶所鎮撫從六品各衛知事正八品宿衛知事從八品斷事官提控素賸者注餘官仍舊○定監運司使為正三品同知正四品副使正五品運判正六品經歷正七品知事正八品照磨綱官正九品監場司令從七品司丞從八品百夫長省注○以大都督府副使康茂才為都督府同知鷹揚衛指揮使郭子興天策衛指揮使陳德並為僉都督○定起居注給事中為正五品○戊子元沂水守將張雲翰遣人送款于徐達○己丑湯和等

既下温台慶元方國瑛遁入海島 上乃命中書平章廖永忠
為征南副將軍帥師自海道會和討之祭海上諸神曰近命御
史大夫滂和為征南將軍領兵取慶元温台等郡今復遣中書
平章廖永忠為之副往慶元招撫軍民惟茲軍士未嘗涉海茲
經海上惟神鑒之○方國瑛遣經歷郭春及其子文信詣朱亮
祖納款○廣實遣使諭大將軍徐達等曰聞將軍已下沂州未
知勒兵何向如向益都當遣精銳將士於黃河扼衝要斷其援
兵使彼外不得進內無所望我軍勢重力專可以必克若未下
益都即宜進取濟寧濟南二城既下益都山東勢窮力竭如囊
中之物可不攻而自下矣然兵難遙度隨機應變尤在將軍時
金火二星會于丑分望後火逐金過齊魯之分占曰宜大屢兵
威故有是論○壬辰方國瑛部將徐元帥李合院等率所部詣

湯和降國琛見諸將皆叛不得已於是亦遣郎中承廣負外郎
陳永奉書于和已降已而又遣其子明完明則從子明鞏等納
其省院及諸司銀印銅印二十六并銀一萬兩錢二千緡于和
○以翰林侍講學士朱升年老免朝謁○甲午 上沐浴出觀
園丘顧爲起居注熊鼎等曰此與古制合否對曰小異也 上
曰古人於郊掃地而祭器用匏陶以示儉朴周有明堂其禮始
備今予創立斯壇雖不必盡合古制然一念事天之誠不敢頃
刻怠矣鼎曰 主上創業之初首嚴郊丘之祀既斟酌時宜以
立一代之制又始終盡其誠敬此誠前代之所未及 上曰郊
祀之禮非尚虛文正爲天下生靈祈福予安敢不盡其誠時世
子從行 上因命左右導之偏歷農家觀其居處飲食器用還
謂之曰汝知農之勞乎夫農勤曰體務五穀身不離畝畝手不

釋耒耜終歲勤動不得休息其所居不過茅茨草榻所服不過練裳布衣所飲食不過菜羹糲飯而國家經費皆其所出故令汝知之凡一居處服用之間必念農之勞取之有制用之有節使之不至于飢寒方盡爲上之道若復加之橫斂則民不勝其苦矣故爲民上者不可不體下情復指道傍荆楚謂之曰古者用此爲朴刑蓋以其能去風雖傷不至過甚苟用他物恐致殞生此古人用心之仁亦宜知之○元莒州守臣安統來歸欵○乙未冬至文武百官朝賀如常儀是日太史院進戊申歲大統曆先是本院會太常司議進曆儀宋以每歲十月朔明堂設仗如朝會儀受來歲新曆頒之郡縣今擬先冬至一日中書省臣同太史院使以進曆闕至日黎明上御正殿百官朝服侍班執事者設裏案于丹墀之中太史院官具公服院使用盤袂捧

曆從正門入屬官從西門入院使以曆置案上與屬官序立皆再拜院使捧曆由東階陞自殿東門入至御前跪進上受曆訖院使興復位皆再拜禮畢乃頒之中外至是如儀行之既而上召御史中丞兼太史院使劉基謂曰古者以季冬頒來歲之曆似爲大遲今於冬至亦爲未宜明年以後皆以十月朔進初戊申曆成將入梓基與其屬高翼以所錄本進上覽之謂基曰此衆人之爲乎基曰是臣二人詳定上曰曆數者國之大事帝王敬天勤民之本也天象之行有遲速古今曆法有疏密苟不得其要不能無差春秋之時鄭國爲一辭命必禪謀革創世叔討論子羽脩飾子產潤色然後用之故少有_闕失辭命尚如此而况於造曆乎卿等推步須各盡其心必求至當基等頓首而退乃復以所錄再加詳較而後刊之丙申上御殿

門與侍臣論及郊祀因言慕容超郊祀之時有赤鼠大如馬之異太史成公綏占之以爲信用姦佞殺害賢良賦役繁重所致是則妖孽之召實由人興我嘗以此自警如公孫五樓之輩余安肯用之起居注熊鼎等頓首曰慕容超信用姦佞故賢良退而姦佞附之今主上明聖所用皆賢良公孫五樓之徒何從至哉上曰汝等宜勉之苟有所見毋隱也○朱亮祖兵至黃巖南監方國瑛及其兄子明善來見送之建康○戊戌上謂侍臣曰吾昨觀輿地圖所得州縣天下三分已有其二若得材識賢俊之士布列中外佐吾致治吾以一心統其綱紀群臣以衆力贊襄庶政使弊革法彰民安物阜混一之業可以坐古語云國無仁賢則國空虛爾等其各舉賢良以資任用○己亥中書叅政傅巖言應天府有滯獄當斷決者上曰淹滯幾時

矣曰逾半歲 上惕然曰京師而有滯獄郡縣受枉者多矣有
司得人以時決遣安得有此噉頰首曰臣等不能統率庶寮是
臣罪也 上曰吾非不受其民而民尚爾幽押近且如此遠者
何由能知自今獄囚審鞠明白須依時決遣毋使淹滯○庚子
克滕州先是大將軍徐達命平章韓政畧榆行梁城諸鎮寨繼
又命政分兵扼黃河以斷山東援兵政乃遣千戶趙實率兵畧
滕州元守將楊知院驅軍民老弱嬰城固守至是聞大軍至城
中懼楊知院遁去遂克其城○辛丑大將軍徐達師克益都先
是達至臨朐元守將丁玉明遁去及達至益都玉明復來降達
因遣玉明入城諭平章老保等不下達謂諸將曰老保所恃者
河上援兵耳吾已分兵扼黃河斷其左臂彼尚不知爲釜魚之
計即督兵填壩攻其城拔之執老保與白知院等平章普顏不

花不屈死遂徇下壽光臨淄昌樂高苑等縣及濰膠博興等州
獲將士一萬五百餘人馬騾一千六百餘疋糧一十八萬九千
餘石令指揮葉國瓌等守之老保姓李氏一名保保陽武縣中
智保人元至正壬辰寨罕帖木兒起義沈丘老保從之復羅山
縣除澤州路治中復平方脫脫之亂老保以功改除樞密院知
院守石州復隨察罕帖木兒攻取山東寨罕爲田豐王士誠所
害老保與其甥王保保協力攻拔益都遂陞平章政事留守益
都至是與白知院俱送建康老保保復從 上幸汴 上遣之
招諭王保保保保鴆殺之 上勅大將軍徐達等曰若山東各
城俱下留兵一萬守益都餘分守濟南濟寧然後大軍進取河
洛燕冀相機而動其徐州仍益舊卒守之。○壬寅 上謂省臺
官曰近代法令極繁其弊滋甚今之法令正欲得中毋襲其弊

如元時條格頑冗吏得賣緣出入爲姦所以其害不勝且以七殺言之謀殺故殺鬪毆殺既皆死罪何用如此分析但誤殺有可議者要之與戲殺過失殺亦不大相遠今立法正欲矯其舊弊大槩不過簡嚴簡則無出入之弊嚴則民知畏而不敢輕犯爾等其體此意○征南將軍胡廷瑞帥度杉關畧光澤縣下之

大明太祖聖神文武欽明啟運俊德成功統天大孝高皇帝實錄卷之二十七

大明太祖高皇帝實錄卷之二十八

吳元年十二月癸卯朔日有食之

上御白虎殿諭羣臣曰自古忠賢之士大槩有三輔國安邦孜孜圖治從容委曲勸諍臣為善君雖未聽言必再三入君感悟而聽用之則朝廷寧安庶務咸理至於進用賢能使野無遺逸黜退邪佞處置當法而人不致怨此上等之賢也博習古人之言深知已成之事其心雖忠於輔國而智中無機變之才是古非今膠柱鼓瑟而強人君以難行之事然觀其本情忠鯁亦可謂端人正士矣屢遭斥辱其志不忘此亦忠於為國乃中等之賢也又有經史之學雖無不通然泥於古人之陳迹不識經濟之權衡智中混然不能辨別每揚言高論以為進諫竟不知何者宜先何者宜後何者可行何者不可行凡其謀事自以為富而

實不切於用人君聽之則以之自高不聽則謂不能行其言既無益於國家徒使人君有拒諫之名然其心亦無他不識時違受耳此下等之賢也予今論此三者有識者自見耳○甲辰律令成命頒行之初命李善長等詳定律令 上每御西樓召諸議律官及儒臣皆賜坐講論以求至當謂起者注鯨鳥曰吾適觀羣臣所定律令有未安者吾特以一己意見決之而衆執以爲然鮮有執論蓋刑法重事也苟失其中則人無所措手足何以垂法後世禹對曰 主上參於羣議斷以睿見誠爲允當請使書成更與廷臣看詳而後頒之 上然其言及是始成 上與廷臣復閱視之去煩就簡減重從輕者居多凡爲令一百四十五條吏令二十戶令二十四禮令十七兵令十一刑令七十一工令二律準唐之舊而增損之計二百八十五條吏律十八

戶律六十三禮律十四兵律三十二刑律一百五十一工律八命
有司刊布中外善長等賜物有差 上又諭羣臣曰讀書所以
窮理守法所以持身故吏之攝循良者不在於威嚴在於奉法
循理而已鄉等既讀書於律亦不可不通大抵人之犯法者違
理故也君子守理故不犯法小人輕法故陷重刑令鄉等各
官守宜知所謹○乙巳大將軍徐達等將發益都遣使往樂安
招諭俞勝時勝允寶為帳下所執勝代為平章領其衆明日達
師次長山北河般陽路總管李圭等率軍民詣軍門降於是所
屬淄川新城等縣皆望風款附得其軍士一千四百一十四人
糧二萬一千三百餘石○丁未 上遣使諭征虜大將軍徐達
副將軍常遇春曰將軍統率將士鼓行而東下齊魯數十城求
之於古雖韓信功能不過是也然事機合變之際不可不慮今

山東諸將雖皆款附而未嘗遣一人至此若留諸降將布列舊地所謂養虎遺患也昔漢光武命馮異平三輔營堡降者遣其渠帥詣京師散其小民令就農桑壞其營壁無使復聚古人之慮患深矣將軍其思之○大都督府同知張興祖率師至東平元平韋馬德棗城趙興祖遣指揮常守道千戶許秉等追至東阿元參政陳瑩等以所部軍民五萬餘人來降東後以舟師趨安山鎮元右丞杜天祐左丞蔣興以衆降得船一百五十餘艘○孔子五十六世孫襲封衍聖公孔希學聞大軍至率曲阜縣尹孔希章鄒縣主簿孟思諒等迎見興祖于軍門興祖禮之於是兗州以東州縣皆來降○置尚寶司卿一人扶正五品少卿一人從五品丞一人正六品置侍儀司扶從五品設侍儀引進使置教坊司扶正九品掌宴會音樂以樂工為之設大使副使

各一人和督部二人○命置內職六尚局○方國琛達子明先
奉表謝罪乞降曰臣聞天無所不覆地無所不載王者體天法
地於人無所不容臣荷 主上覆載之恩久矣不敢自絕於天
地故一陳愚衷知必有以容臣者臣本庸才昧於學術遭時多
釅起身海島非有父兄相藉之勢與衆馳逐又非有圖成望大
之心不過欲得湯武之君為之依附而已向者王師之渡江左
霆擊電揮至於繁城遂近震驚是以達子拜師歸心効順惟時
固已知 主上有今日矣所以依日月之末光望雨露之餘澤
者也而 主上惟識布公賜手書歸質子保守城邑如錢銀故
事奉遵約束不敢有違豈意從子明善不戒擅搆蒙端得罪實
深固不可解今者守播之吏馳書飛報言天兵遠臨間之不勝
駭愕惶惑失措遂得守者奉迎王師然而未允浮海何已昔有

孝子於其親遇小扶則受大扶則走適與相類竊自咎十年之間非 主上無以至今日一旦墮墜天下後世必有以議臣者
敢冒斧鉞之誅遣子入侍伏望復全覆育之恩更加生成之賜
容歸老死使子姪輩得全餘生以聽驅策寔臣萬幸 上始恕
其又覆覽表憐之乃賜書曰昔汝外示歸誠中懷譎詐吾姑宥
之侍汝自効豈意汝行小智愈肆姦穴竟背前盟致勞我師汝
尚不即斂手歸命乃逃于海上猶欲觀望成敗今勢窮未歸解
甚哀懇吾當以汝此誠為誠不以前過為過汝勿自疑率眾來
附悉從原宥○八月中宋迪使山東還言于 上曰都督同知張
興祖所下山東諸郡得士馬萬計興祖能推誠待人於其降將
有可用者即使償其舊兵俱以進取 上曰此非良策聞興祖
麾下將至有領馬軍千騎者若一旦臨敵勢不足以相加因

而生變何以制之乃命迪仍往諭與祖後今得一降將及官吏儒
生才有可用者悉送以來勿自留也○大將軍徐達等至韋丘
元守將右丞王成降○上夢人以璧置于項既而項肉隱起微
痛鼓其痰也以藥傅之無驗後遂成骨隆然甚異○乙酉大將
軍徐達至濟南元平章忽林台詹同脫因帖木兒間之先驅人
民引軍遁去平章達朶兒只進已等以城降攻其將士二千八
百五十五人馬四百二十九匹命指揮陳勝守之後遣送達朶
兒只進已等赴建康至洛口達朶兒只進已等復欲使者北走
○征南將軍胡廷瑞至郡武元將軍李宗茂以城降得將士五
千四百六十餘人馬一百二十九匹糧六萬二千餘石○庚戌
都督同知張興祖率兵取濟寧元將軍平章陳直棄城遁我
師遂入守之○辛亥 上遣人諭大將軍徐達副將軍常遇春

曰間將軍已下齊魯諸郡中外皆廢于獨揖勝而能戒者可以
常勝安而能警者可以常安戒者雖勝若始戰警者雖安若履
危夫屢勝之兵易驕又勞之師易潰能慮于敗乃可以無敗能
慎于成乃可以有成必須周防謹密常若臨敵忽生懈怠為人
所乘慎之慎之○密州守將邵禮徐達降○方國瑒及其弟國
祗率所部謁見湯扣于軍門得其步卒九千二百人水軍一萬
四千三百人官吏六百五十人馬一百九十四海舟四百二十
艘糧一十五萬一千九百石他物稱是繼而元昌國州達魯花
赤聞里吉思亦來降得糧六萬九千石馬五十匹船四百八十
二艘送國瑒等赴京師初國瑒之降非其本意故往往多變雖
細款劾質而通元如故元亦預其海運之力累加國瑒官大尉
江浙行省左丞相賜爵衛國公國章行樞密副使國祗國祗

善供累官行者平章蔣瑛劉震之叛時由台走福建國章與戰于仙居國章兵敗被執○壬子樂安俞勝遣部中劉啟宗理問張東一詣大將軍納欵○癸丑中書省左相國宣國公李善長率文武百官奉表勸進曰開基創業既宏盛世之興圖應天順人宜正大君之寶位蒼生咸仰紅日方升蓋聞以道化民者謂之皇以德教民者謂之帝惟^首出於廢物用光建於鴻名由是舉百王而立國家定四海而總綱紀事聞在昔蓬蔦當今欽惟殿下勇智自天聰明冠世掃除六合之風塵拯救兆民於水火擁樓船而西上孺子奉璽而出迎命將軍以東征偽王未身而就縛由是天下歸赴若江漢之朝宗邦域肇隆有金湯之鞏固既膺在躬之層數必當臨御於宸者上以答於天心下以符於人望冀俯從衆請早定尊稱且善長等爰合羣情躬伸勸進對

明廷而虎拜。聖主之龍飛，發政施仁，參贊兩間之化育，制禮作樂，開拓萬世之太平。謹奉表勸進以聞。上曰：始吾即位，亦不得已，勉從衆言，今卿等復勸，即帝位。吾恐德薄不足以當之，羣臣皆頓首請曰：天生聖哲，本以為民。殿下之即王位，天命已有歸矣。今又三四年，若不正大位，何以應天下臣民之望。昔漢高帝既誅項籍，羣下勸進，亦不違其請。今殿下除暴亂，救生民功，塞乎宇宙，德協天心，天命所在，誠不可違。臣等敢以死請。上曰：邇之明日，善長等復請曰：殿下謙讓之德，著於四方，感於神明，願為生民計，早拘羣臣之請。上曰：中原未平，軍旅未息，吾意天下大定，然後議此。而卿等屢請不已，此大事當斟酌禮儀而行，不可草草。○乙卯，改慶元路為明州府。○丙辰，上復遣使諭大將軍徐達副將常遇春曰：聞大軍下山東

所過郡縣元之者院官來降者甚多二將軍皆留於軍中吾慮其難處我君或重過馭或夜過盜將變生不測非我之利蓋北鞏初屬於勢力未必盡得其心不如遣來使處我官屬之間日相親近然後用之可無後患若濟寧陳平章盧平章東平馬平章各官家屬亦發遣來我將厚待之○丁巳征南將軍胡廷瑞副將軍何文輝師至建陽元守將曹復等出降得將士三百餘人馬二十八匹糧六萬八千四百石留指揮沈友仁守之○元蒲臺守將荆王及鄒平縣尹董綱詣大將軍徐達降達以元降時僉院鄒毅守鄒平命指揮張堃守章丘調益指揮唐英守蒲臺○使方國瓌所署僞官左右丞元帥劉膺等居于濠州○戊午命頒律令直解先是上以律令初行恐民一時不能盡知法意或有誤罹于法者乃謂大理卿周禎等曰律令之故所以使人

不犯法田野之民豈能悉曉其意有誤犯者赦之則廢法盡法則無民爾等前所定律令除禮樂制度錢糧選法之外凡民間所行事宜類聚成編直解其義頒之郡縣使民家喻戶曉至是書成以進 上覽而喜曰前代所行通制條格之書非不繁密但資官吏弄法民間知者絕少足聳替天下之民使之不覺犯法也今吾以律令直解徧行人人通曉則犯法自少矣○初征南將軍湯和副將軍廖永忠都督僉事共禎帥舟師自明州海道以取福州 上御戟門與大都督府臣論各處用兵曰胡廷瑞已得鄂武今命湯和又從海上取福州其勢必得既得福建當留兵守要害俾由海道取廣東揚粵兵取廣西既克就以其兵下西蜀中原亦地千里人民艱食軍馬所經糧餉最急當令人往徐邳運糧兵措糧足所向必克鄉等以馬何如皆曰善○

己未廣信衛指揮沐英帥師破分水關畧崇安縣克之○庚申
命凌說為浙東按察使入辭上見其衣服垢弊謂曰汝久居
通顯猶服弊衣得無儉不中禮乎說對曰臣平生好儉素上
曰好儉固是美事但無似公孫○有飾詐之譏說慚而退○辛酉
俞勝自樂安來見大將軍徐達于濟南達遣勝還樂安留其即
中揚子華○中書左相國李善長率禮官以即位禮儀進即位
之日先告祀天地禮成就即位于南郊丞相率百官以下及都
民耆老拜賀舞蹈呼萬歲者三禮畢具鹵簿導從詣太廟奉
上冊寶追尊四代考妣仍告祀社稷還具衾冕御奉天殿百官
上表稱賀前期侍儀司設表案於丹墀中內道之西北設丞相
以下百官拜位于內道上下之東西等其位重行北面據表
官宣表官展表官位于表案之西東向糾儀御史二人位于表

案之南東西相向宿衛鎮撫二人位于東西陛下護衛百戶二十四人位于宿衛鎮撫之南稍後知班二人位于文武官拜位之北東西相向通贊贊禮二人位于知班之北通贊在西贊禮在東引文武班四人位于文武官拜位之北稍後皆東西相向引殿前班二人位于引文○武班之南舉表案二人位于引文武班之北舉殿上○案二人位于西陛下下東向其丹陛下設殿前班指揮司官三員侍立位于陛下之西東向宣徽院官三員侍立位于陛下之東西向儀鸞司官位于殿中門之左右護衛千戶八人位于殿東西門之左右俱東西相向鳴鞭四人位列於殿前班之南北向將軍六人位于殿門之左右天武將軍四人位于陛下之四隅皆東西相向殿上尚寶司設寶案于正中侍儀司設表案于寶案之南文官侍從班起居注給事中殿中侍

御史尚寶卿位于殿上之東西向武官侍從班懸刀指揮位于
殿上之西東向受表官位于文官侍從班之南西向內贊二人
位于受表官之南東西相向捲簾將軍二人位于簾前東西相
向是日清晨拱衛司陳設鹵簿列甲士於午門外之東西列旗
仗於奉天門外之東西龍旗十二分左右用甲士十二人北斗
旗一轟一居前豹尾一居後俱用甲士三人虎豹各二馴象六
分左右左右布旗六十四門旗日旗月旗青龍白虎旗風雲雷
雨江河淮濟旗天馬天祿白澤朱雀玄武等旗木火土金水五
星五嶽旗及二十八宿旗各六行每旗用甲士五人一人執旗
四人執矛擊鼓五轂于奉天門外玉轂居中左金轂次革轂右
象轂次木轂俱並列丹墀左右布黃麾伏黃蓋華蓋曲蓋紫方
傘紅方傘雉扇朱圓扇羽葆幢豹尾龍頭早信幡傳教幡告止

熊旗鸞旗

幡絳引幡戟^文儀鎧^文等各三行丹陛左右陳幢節響節金節
燭龍音龍白虎幢班劍格杖立爪以爪儀刀鎧杖戟骨朵朱雀
玄武幢等各三行殿門左右設圍蓋一金交椅金脚踏水盂水
罐圓黃扇紅扇皆按肘擎執侍儀舍人二人舉朱案入就殿上
鼓初嚴百官俱朝服次嚴各依品從齊班于午門外以北為上
東西相向通班贊禮及宿衛鎮撫等官入就位諸侍衛官各服
其常服及尚寶卿侍從官入鼓三嚴丞相以下文武官以次入
各就位 皇帝衮冕陞御座大樂鼓吹振作樂止將軍捲簾尚
寶卿以寶置于案拱衛司鳴鞭引班引文武百官入丹墀拜位
北面立初行樂作至位樂作知班唱班齊贊禮唱鞠躬拜樂作
四拜興平身樂止捧表以下官由殿西門入內贊唱進表捧表
官捧表跪進于案前受表官搢笏跪于案東受表置于案出笏

興退立于殿內之西內[○]向內贊唱宣表宣表官詣案前搢笏取表疏宣于殿內之西展表官搢笏同跪展宣訖展表官出笏一人以未後置于案俱退立于位宣表官備伏與同捧表以下官出殿西門降自西階後位贊禮唱鞠躬樂作四拜樂止唱搢笏鞠躬三舞蹈唱跪唱山呼各拱手加額呼萬歲者三樂工軍校齊擊擊鼓應呼之出笏備伏興樂作四拜賀畢遂還官冊拜

皇后冊立皇太子以即位詔告天下仍以冊立 皇后皇太子冊寶制度以進冊用金冊金字二片每片依周尺長一尺二寸闊五寸厚二分五釐字則依數分行鐫刻真書每片側邊上下有竅用紅條聯貫間闕如今書帙之狀背各用紅錦嵌護藉以紅錦小褥冊蓋以木為之飾以渾金灑粉蟠龍用紅紵絲襯裏內以紅羅銷金小檗覆冊外以紅羅銷金夾檗最之五色小條

繫于匣外。實用金龜紐。朱綾文用篆書曰皇后之寶。依周尺方五寸九分厚一寸七分。寶池用金闔取容。寶實匣二副。每副三重。外匣用木飾以渾金。澀粉蟠龍紅紵絲襯裏。中匣用金鍍造蟠龍內。小匣仍用木飾以渾金。澀粉蟠龍紅紵絲襯裏。小匣置以寶座。四角雕蟠龍飾以渾金。座上用錦褥。褥上一置寶池。用銷金紅羅小夾袂。裏實其匣外。各用紅羅銷金大夾袂。覆之。臨冊之日。冊寶俱置於紅漆輿。輿某項有紅羅澀水用擔床。輿之○
○癸亥中書省議科池州宣徽太平諸府民布囊運糧。上曰國家科差不可苛細。則民不堪。今庫中布不乏。為囊甚劣。可用復取於民。

大明太祖聖神文武欽明啓運俊德成功統天大孝高皇帝實錄卷之二十八上

大明太祖高皇帝實錄卷之二十八下

吳元年十二月○甲子 上御新宮以羣臣推戴之意祭告于上帝皇祇其畧曰惟我中國人民之君自宋運告終 帝命真人于沙漠入中國為天下主其君臣父子及孫百有餘年今運亦終其天下土地人民豪傑分爭惟臣 帝賜英賢為臣之輔遂戡定諸雄息民於田野今地周迴二萬里廣諸臣下皆曰生民無主必欲推尊帝號臣不敢辭亦不敢不告 上帝皇祇是用明年正月四日於鍾山之陽設壇備儀昭告 帝祇惟簡在帝心如臣可為主民主告祭之日 帝祇來臨天朗氣清如臣不可至日當烈風異景使臣知之○大將軍徐達遣叅政傅友德取萊陽○乙丑禮部尚書崔亮等以所定冊立 皇右皇太子禮儀進其冊右儀前冊一日內使監設御座於奉天殿如儀

尚寶卿設御寶案於御座前侍儀司設冊寶案於寶案之南冊
東寶西設奉節官位於冊案之東設掌節者位於捧節官之左
稍退俱西向設水刺官位於奉節官之南西向設奉冊寶官
位於冊寶案之西東又設使副受判位於橫街之南北向東上
設承判官宣判位於使副受判位之北西向設奉節官奉冊奉
寶官位於使副東北西又設使副受冊寶樞位於受判位之北
北向典儀二人位於丹陛上之南東西相向贊禮二人位於使
副受判位之北東西相向知班二人位於贊禮之南東西相向
設文武百官侍立位於文武接之北東西相向文武侍從班位
於殿上之左右引文武班舍人四人位於文武官之北稍後東
西相向引禮二人位於使副之北東西相向拱衛司宣徽院官
對立位於奉天殿門之左右東西相向將軍二人位於殿上簾

前東西相向將軍六人位于奉天門之左右東西相向又將軍
四人位于丹陛上之四隅東西相向又將軍六人位于奉天殿
門之左右東西相向鳴鞭四人位于丹陛上北向是日金吾衛
陳設甲士儀仗於午門外之東西拱衛司陳設儀仗于丹陛并
堦之東西和聲郎設樂位于丹堦之南禮部設龍亭儀仗大樂
于奉天門外正中以俟迎送兩寶至中宮贊明鼓初嚴儀仗舍
人催百官具朝服導駕官侍從官入迎車駕次龍引班舍人引
文武百官入就侍立位引禮引使副具朝服入就丹堦受制位
諸執事者各就位三嚴侍儀奏外辦御用監奏請
皇帝服袞冕御輿以出尚寶司○御前導侍從整蹕如常儀
皇帝將出仗動大樂鼓吹振作至奉天殿○升御座樂止尚寶御
以寶置于案捲簾鳴鞭報時鐘鳴訖禮部官奉○兩寶各置于案

奉節官承制官奉冊官奉寶官及掌節者各入就殿上位西向
立定舉兩寶案四人入立于奉冊奉寶官之後與儀唱鞠躬樂
作四拜平身樂止承制官進詣御座前跪奏請發 皇后冊寶
承制訖由中門出中陸降至宣制位稱有制典儀唱跪使副跪
承制官宣制曰冊妃某氏焉 皇后命卿等持節展禮宣訖由
殿西門入復位贊禮唱俯伏興奉冊奉寶官率執事者舉冊寶
案由中門出中陸降奉節官率掌節者前導至使副受冊寶稱
位以案置于稱位之北冊東寶西掌節者脫節衣以節授奉節
官奉節官播笏受節以授冊使冊使播笏跪受以受掌節者掌
節者跪受興立於冊使之左奉節官出笏退引禮引冊使詣受
冊稱位立定奉冊官播笏就案取冊以授冊使冊使播笏跪受
冊復置于案奉冊官及冊使皆出易退復位引禮引副使至受

寶橋位奉寶官措笏就案取寶以授副使副使措笏跪交寶興
復置了案副使及奉寶官皆出笏退復位與儀唱鞠躬樂作四
拜興平身樂止引禮引冊使押冊副使押寶掌節者前導舉案
者次之初行樂作出奉天門止掌節者加節衣奉冊寶官皆措
笏詣案取冊寶安置龍亭中奉冊寶官退執事者舉案退儀仗
大樂迎龍亭以行執節者行于龍亭之前副使行于龍亭之後
迎送至中宮門外初冊寶將出門侍儀跪奏禮畢 皇帝與樂
作還宮樂止引班引文武官以次出○受冊儀前一日內使監
官陳設 皇后御座于中宮殿上如常儀設香案于殿庭之正
中設權置冊寶案于香案之前冊東寶西設 皇后受冊寶位
于冊寶案前北向設司言司寶二人位于 皇后位之北東西
相向設奉冊寶內官位于冊寶案之南東西相向設讀冊寶內

官位于東兩寶內官之南東西相向設內外命婦位于庭下左右東西相向又設內外命婦賀位于殿中北向尚儀二人位于皇后拜位之北東西相向司贊內官二人位于內外命婦立位之北東西相向又設權置兩寶棗于中宮門外設內使監令位于棗之東西向設奉兩奉寶內官位于內使監令之左右稍退俱西向使副位于棗南北向引禮二人位于使副之前東西相向掌節者位于兩使之後其日所司設儀仗于殿庭之東西華執于殿上之左右樂工陳樂于殿庭之南兩寶將至中宮門尚儀奏請 皇后首飾禕衣出閣樂作至殿上南向立樂止司言司寶立于後及兩寶至宮門使副于龍亭中取兩寶權置于門外所設棗上引禮引使副及內使監令俱就位立定次引兩使于內使監令前稱兩禮使臣某副使臣某奉制授 皇后兩寶

退復位內使監令入詣 皇后殿躬言訖出復位引禮引內外
命婦俱入就位讀冊寶內官及司贊內官俱就位引禮引冊使
取冊授內使監令內使監令跪受以授展冊內官冊使退復位
引禮又引副使取寶授內使監令內使監令跪受以授奉寶內
官副使退復位以俟宮中行禮內使監令率奉冊奉寶官各奉
冊寶以次入詣 皇后受冊位前以冊寶各置於案冊東寶西
尚儀引 皇后降詣庭中受冊位立定侍從如常儀司言司寶
各就位內使監令率奉冊奉寶內官取冊寶以次立於 皇后
之東西向內使監令稱有利尚儀贊拜興樂作 皇后四拜興
樂止內使監令宣制訖奉冊內官就案取冊授讀冊內官讀冊
訖跪以授內使監令內使監令跪以冊授 皇后 皇后跪受
訖以授司言奉寶內官就案取寶以授讀寶內官讀寶訖以授

內使監令內使監令跪以寶授 皇后 皇后跪受訖以授司
寶尚儀贊拜興樂作 皇后四拜興樂止內使監令出詣使副
攝 皇后受冊禮畢使副退詣奉天殿橫街南北面西上立給
事中立於冊使東北面向使副再拜復命曰奉制冊命 皇后
禮畢又再拜平身給事中奏聞乃退初 皇后受冊寶訖尚儀
引 皇后陞座引禮引內命婦班首一人詣殿中賀位初行樂
作至位樂止司贊唱拜興樂作班首再拜興樂止跪致詞曰茲
遇 皇后殿下膺受冊寶正位中宮妾等不勝歡慶謹奉賀司
贊唱拜興樂作班首再拜興樂止引禮引班首退復位引禮又
引外命婦班首一人入就殿上賀位其行禮並如內命婦儀司
贊唱禮畢引禮引內外命婦出初行樂作出門樂止尚儀奏禮
畢引 皇后降座樂作還閣樂止○百官稱賀上表箋儀 皇

后受冊禮畢至晚內使監於奉天殿陳設御座香案尚寶司設
寶案於香案之北侍儀司設表案位於香案之南又設表箋案
位於丹墀北之正中設文官起居位於丹墀之東南西向武官
起居位於丹墀之西南東向文官拜位於丹墀之中○東北每等
異位重行北向西上武官拜位於丹墀中之西北每等異位重
行北向東上殿前班諸執事起居位於武官起居位之北東向
侍從班諸執事起居位於文官起居位之北西向殿前班指揮
司官三員侍立位於丹陛上之西東向宣徽院官三員侍立位
於丹陛上之東西向侍從班文官立位於殿上之東侍從班武
官立位於殿上之西拱衛司官二員侍立位於殿中門之左右
典牧官二員侍立位於仗馬之前東西相向受表箋內使監官
一員位於丹墀表箋案之東西向宣表官一員展表官二員位

于丹墀表裏案之西東向糾儀御史二人位於展表官之南東
西相向典儀二人位於丹陛上之南東西相向知班二人位於
文武官拜位之北東西相向通贊贊禮二人位於知班之北東
西相向通贊在西贊禮在東引文武班舍人四人位於文武官
拜位之北稍後東西相向引殿前班舍人二人位於引武班之
南東向攀表案舍人二人位於引文班之南西向宿衛鎮撫二
人位於丹陛東西階下東西相向護衛百戶二十四人位於宿
衛鎮撫之南稍後東西相向護衛千戶八人位於殿東西門之
左右將軍二人位於殿上簾前東西相向將軍六人位於殿門
之前東西相向將軍四人位於丹陛上四隅東西相向將軍六
人位於奉天門東西相向鳴鞭四人位於丹陛上之南北向其
日金吾衛陳軍仗於午門外之東西陳旗仗於奉天門外之東

西拱衛司陳儀仗於丹陛之東西及丹墀之東西陳車輅於丹墀之南典投官陳仗馬於文武樓南之東西虎豹於奉天門之東西和聲郎陳樂於丹墀文武官拜位之南內使監官擊執於御座之左右侍儀司舍人舉表案入就殿上乘位舍人二人舉表案俟候於午門外文武官具朝服迎表至雲集橋舍人引殿前班司贊贊禮內贊宿衛鎮撫護衛鳴鞭各入就位侍儀侍從入迎車駕 皇帝御謹身殿侍儀版奏中嚴御用監官奏請

皇帝服衮冕文武官迎表至午門前置龍亭於道中禮部官取表函置於案舍人舉案禮部宣表官展表官押表案引丞相行文武官分班俱由西門入至丹墀中禮部官押表案置於丹墀正中各就位文武官各入就起居位侍儀奏外辦導引 皇帝御輿以出仗動鼓吹振作尚寶卿捧寶前導侍衛如常儀 皇

帝陞御座樂止尚寶卿捧寶置於案將軍捲簾鳴鞭報時雜唱
訖諸侍從官殿前班拱衛司官由西階降引班引同宣表官受
表官受箋內官俱入起居位東西相向立定通贊唱某衛指揮
使臣某以下起居引班唱鞠躬平身引班東西分引至丹墀中
拜位北面立贊禮唱鞠躬樂作指揮以下皆再拜興樂止贊禮
唱指揮使稍前指揮使前立贊禮唱鞠躬指揮以下皆鞠躬贊
禮唱聖躬萬福唱平身指揮使以下皆平身唱復位指揮使復
位唱鞠躬樂作指揮使以下皆再拜樂止通班唱各供事引班
引指揮以下皆各就位通班唱具丞相銜臣某以下起居引班
唱鞠躬平身文武官相向鞠躬平身引班東西分引入丹墀中
拜位丞相初行樂作至位樂止知班唱班齊贊禮唱鞠躬樂作
文武官皆四拜樂止贊禮唱進表箋引班引丞相及平章詣表

笑案前丞相捧表與平章跪奉箋進於受箋官受箋內使監官接箋入中宮啟閣平章與引班引後位丞相捧表與宣表官展表官由丹墀西陞陞西門入至殿中丞相跪進表於案退立於殿南正中內贊唱跪贊禮唱跪丹墀百官皆跪內贊唱宣表宣表官詣案取表跪讀於殿西展表官同跪展表宣表官宣訖俯伏興展表官以表置於案訖內贊與贊禮同唱俯伏興平身丞相與丹墀百官皆俯伏興平身與宣表展表官由殿西門出西階降後位贊禮唱鞠躬樂作百官皆四拜興平身樂止贊禮唱稽芻三舞蹈跪山呼萬歲者三出芻俯伏興樂作四拜平身樂止贊禮唱禮畢侍儀奏禮畢鳴鞭皇帝興樂作導引還謹身殿樂止舍人舉表案出引班引文武官以次出皇后謁廟儀

皇后將謁

太廟

皇帝先遣官用牲宰行事告以

皇后將

祇見之意其儀與時享同祝文臨時選定遣官之日 皇帝降香昔官奉香至 太廟告畢 皇右親行謁見前期 皇右齊三日內外命婦及執事內官各齊一日前一日執事官灑掃廟庭內外設 皇右拜位於廟戶外又設拜位於廟中香案前俱北向設內命婦陪祀拜位於廟庭之南北向設外命婦陪祀拜位於內^命婦之南司贊位於 皇右拜位之東西司賓位於內命婦之北東西相向司香位於香案之右設盥洗位於庭階之東司盥洗官位於位所各廟皆如前儀其日清晨宿衛陳兵衛樂工備樂尚儀備儀伏及重翟車於中宮外門之外陪祀外命婦各具翟衣集於中宮內門之外內使監官奏中嚴 皇右服首飾九龍四鳳冠襪衣尚儀奏外辦導引 皇右出內宮門司贊奏陞輿 皇右陞輿至外門之外司贊奏降輿 皇右降輿司

贊奏陞車 皇后陞車宿衛兵仗前導鼓吹鼓而不鳴次尚儀
陳儀衛次外命婦次內命婦皆乘車前導次 皇后重翟車內
仗監人負危從宿衛後陳兵仗於後 皇后至廟門司賓引內
外命婦先入就殿東西侍立司贊奏請降車 皇后降車司
贊引左門入就位北向立司賓引內外命婦各就位北向立司
贊司賓各贊拜 皇后及內外命婦皆再拜興司贊奏請行事
請詣盥洗位引 皇右至盥洗位奏盥洗司盥洗者酌水 皇
右盥手訖奏悅予司中以巾進 皇右悅手訖司贊奏請詣神
位前引 皇右由東階陞至神位前北向立司贊奏上香者三
司香奉香進於 皇右之右 皇右三上香訖司贊引 皇右
後位司贊司賓各贊拜興 皇右及內外命婦皆再拜興司贊
奏禮畢引 皇右出自廟之左門司賓引內外命婦出司贊奏

陞車 皇后陞車宿衛陳儀伏樂工陳樂尚儀陳儀伏內外命婦前專侍從如來儀過廟鼓吹振作還至宮之外門外司贊奏降車 皇后降車司贊奏陞輿 皇后陞輿至宮之內門外司贊奏降輿 皇后降輿入宮 皇后受冊畢 皇后會群臣於謹身殿 皇后於中宮會內外命婦其儀皆如正旦宴會之儀

○冊皇太子儀皇太子受冊服冕服九章車輅乘金輅冊寶利慶俱與 皇后同寶曰皇太子之寶受冊寶前一日內使監官陳御座香案於奉天殿如常儀尚寶司設寶案於御座前侍儀司設詔書案於寶案之前冊案寶案於殿中冊案在東寶案在西冊寶案一座於丹陛之東皇太子拜位於丹陛上及御座前俱北向授冊寶官位於殿上皇太子拜位之東西向讀冊寶官位於授冊寶官之北西向奉進冊寶官位於讀冊寶官之南西

向受冊寶內使二人位於殿上皇太子拜位之西昇冊寶亭內
官八人位於丹陛○冊寶亭之東設承制官承制位於殿內之西
宣制位於殿門外東北捧詔官位於殿內之東內贊二人位於
殿內皇太子拜位之北東西相向贊禮二人位於丹陛^上之南東
西相向和班二人位於丹墀中文武官侍立位之南糾儀御史
二人位於和班之北俱東西相向文武百官齊班位於午門外
之東西北上文官侍立位於文樓之北西向武官侍立位於武
樓之北東向使臣僧道耆老侍立位於天官侍立位之南俱西
向殿前班指揮司官三人位於丹陛之西東向宣徽院官三人
位於丹陛[○]之東西向侍從班起居注給事中殿中侍御史侍儀
使尚寶鄉侍立位於殿之東侍從班武官指揮使侍立位於殿
上之西拱衛司官二人侍立位於殿中門之左右典牧官二人

位於伏馬之南宿衛鎮撫二人位於丹墀階前東西相向護衛
百戶二十四人位於宿衛鎮撫之南指後東西相向護衛千戶
八人位於殿東西門之左右將軍二人位於殿上簾前將軍四
人位於丹陛之四隅俱東西相向將軍六人位於奉天殿門之
左右將軍六人位於奉天門之左右鳴鞭四人位於丹陛之南
北向引文武官舍人四人位於文武官侍立位之北稍後東西
相向引使臣僧道耆老舍人二人位於引文武官舍人之下禮部
官同內使監官安奉詔書於殿內案上及於冊寶亭中匣蓋內
取冊寶置於殿內冊寶案上冊在前寶在後內使昇冊寶亭就
位禮部官以付內使監官守護其日清晨鼓初嚴金吾衛陳甲
士於千門外之東西旗仗於奉天門之外外東西拱衛司陳儀仗於
丹陛之東西及丹墀之東西陳車絡於文武樓之南典牧官陳

仗馬于車輅之南虎豹于奉天門外和聲郎入陳樂于丹墀之
南所司備鼓樂儀衛司備儀仗于奉天門外伺候迎送兩寶至
東宮文武百官各具朝服執事者俱入就位鼓次嚴百官齊班
于午門外尚寶卿侍從侍衛官各服器服俱詣謹身殿奉迎鼓
三嚴侍儀奏中嚴御用監官奏請 上御謹身殿具衣冕啓請
皇太子于奉天門具冕服引班引百官使客僧道耆老等俱入
侍立位侍儀奏外辨 上御輿以出尚寶卿捧寶及侍儀導從
營蹕如常儀仗動大樂鼓吹振作陛御座樂止將軍捲簾尚寶
卿以寶置于案鳴鞭報時訖引進四人引皇太子入奉天東門
樂作陛自東階由東門入引進立候于門外內贊接引至丹陛
拜位引禮分立于左右樂止捧受兩寶內使由西陛升俱入就
丹陛立位知班于丹墀中唱班齊贊禮于丹陛上唱鞠躬樂作

皇太子再拜興平身樂止內贊唱承制官稍前承制官前立于殿西內贊唱跪承制官跪承制訖由殿中門出立于門外稱有制贊禮唱跪皇太子跪宣制云爾長子某為皇太子畢贊禮唱俯伏興平身皇太子俯伏興平身承制官由殿西門入跪于殿西云傳制畢復位贊禮贊鞠躬樂作皇太子鞠躬再拜興平身樂止贊禮唱行爾禮引禮引皇太子由殿東門入樂作引禮立于門外內贊接引至御座前拜位樂止內贊唱跪皇太子跪唱受爾寶捧爾寶官于案前跪捧爾授讀爾寶官內贊唱讀爾讀爾寶官跪讀爾訖以爾授丞相丞相授太子捧受爾寶內使跪于皇太子西捧爾興立于皇太子西捧爾寶官又于案前跪捧寶授讀爾寶官內贊唱讀實讀爾寶官跪讀寶訖以寶授丞相

丞相受寶跪授于皇太子捧受兩寶內使跪于皇太子西捧寶
興立于捧兩內使之下內贊唱出主皇太子出主唱俯伏興平
身皇太子俯伏興平身唱復位引皇太子出樂作內使捧兩寶
前導出至殿東門引禮引皇太子復位樂止內使以兩寶置于
兩寶亭蓋匣中退位于丹陛之東贊禮贊鞠躬拜樂作皇太子
四拜興平身樂止內使昇兩寶亭前行引禮導皇太子由東階
降樂作出奉天門樂止引禮引皇太子詣東耳房伺候于中宮
行禮內使昇兩寶亭東門出至西道儀仗鼓吹前迎百官迎送
至東宮安奉兩寶于殿內初皇太子降階禮部尚書跪奏用寶
詣東捧詔書尚寶卿用寶以詔書置于東禮部尚書于殿西跪
奏云捧詔赴午門開讀興捧詔官捧詔由中門出樂作降自中
陛引禮引文武官迎詔書出奉天門樂止開讀于午門外訖百

官迎詔至中書省頒行執事入報侍儀奏禮畢鳴鞭上與樂作還宮樂止○皇太子朝謝中宮儀受用之日內使監官陳設皇后御座于中宮殿上皇太子拜位于殿庭正中及御座前內贊二人位于殿上拜位之東西司贊二人位于丹墀拜位之東西陳設儀仗于殿庭之東西贊執于殿上之左右樂工陳樂于殿庭之南皇太子于奉天殿受冊畢司賓引皇太子具冕服至中宮門外東向立內使監官啓闕皇后首飾祿衣出殿樂作陞御座樂止司賓引皇太子由東階升樂作就丹墀拜位樂止司賓分立于其前司贊唱鞠躬拜樂作皇太子四拜興平身樂止司賓引皇太子由殿東門入樂作至殿上拜位樂止內贊唱跪皇太子跪恭謝曰小子某茲受冊命謹詣母后殿下恭謝謝畢內贊唱俯伏興皇太子俯伏興平身司賓引皇太子由殿

東門出樂作復位樂止司贊唱鞠躬拜樂作皇太子四拜樂止
司賓唱禮畢內使監官啓禮畢 皇后興樂作還宮樂止內官
引皇太子出○諸王賀東宮儀皇太子受冊之日內使監官設
皇太子座于東宮侍儀司設諸王拜位于殿庭階上及殿上正
中贊禮二人位于殿庭王拜位之東西內贊二人位于殿內王
拜位之東西文武官侍立位于殿庭之東西將軍六人位于殿
門之左右拱衛司設儀仗于殿庭之左右樂工設樂于宮門之
外伺皇太子于中宮行禮畢引禮引諸王使服至東宮門外西
向立引進引皇太子使服出宮樂作陞殿樂止引禮引諸王由
東階陞樂作至殿庭階上拜位樂止贊禮唱鞠躬拜樂作諸王
鞠躬四拜興平身樂止引禮引諸王居長者由殿東門入樂作
引禮立于門外內贊接引至殿內拜位樂止內贊贊禮同唱訖

諸王皆跪長王恭賀曰小弟慕齒遇長兄皇太子榮膺兩寶不
勝忻忭之至謹率諸弟詣殿下稱賀賀畢內贊贊禮同唱俯伏
興平身引禮引長王由殿東門出樂作復位樂止贊禮唱鞠躬
拜樂作諸王鞠躬四拜興平身樂止唱禮畢引進啟禮畢皇太
子與樂作還宮樂止引進引諸王以次出○諸王賀中宮儀皇
太子受冊之日內使監官陳設 皇后御座于中宮殿上諸王
拜位于殿庭正中及御座前內贊二人位于殿上拜位之東西
司贊二人位于諸王丹墀拜位之東西設儀仗于殿庭之東西
贊執了殿上之左右樂工陳樂于宮門外諸王于東宮行賀禮
畢司贊引諸王具冕服至中宮門外東向立內使監官啓聞
皇后百飾禕衣出殿樂作陞御座樂止司贊引諸王由東階升
樂作入就丹墀拜位樂止司贊唱鞠躬拜樂作諸王鞠躬四拜

與平身樂止司賓引諸王居長者由殿東門外入樂作至殿上
拜位樂止內贊司贊同唱跪諸王皆跪長王恭賀曰小子某茲
遇長元皇太子榮膺國寶不勝歡慶謹率諸弟詣 母后殿下
恭賀賀畢內贊司贊同唱俯伏與平身諸王俯伏與平身司賓
引女王由殿東門出樂作復位樂止司贊唱鞠躬拜樂作諸王
鞠躬四拜與平身樂止司賓唱禮畢內贊監官啓禮畢 皇后
與衆作還宮樂止內官引諸王以次出○百官進表箋賀

皇帝 皇后其儀與進賀中宮受冊表箋儀同○百官進箋賀
東宮儀前期内使監官陳設皇太子位于東宮正殿如常儀侍
儀司設箋秉位于殿下及殿上正中文武官拜位于殿下文武
或西異位重行北向設宣箋官位于殿下箋秉之西展箋官位
于宣箋官之下知班二人位于文武官拜位之北贊禮二人位

于知班之北內贊二人位于殿上引文武班各人四人位于文武班之北稍後俱東西相向是日宿衛陳兵位于東宮外門之東西陳旗位于中門外東西相向將軍六人于殿門之東西拱衛司陳儀位于殿庭階上下之東西和聲部陳樂于文武官拜位之南內仗等執于殿上之左右文武官進奠至于門前禮部官以箋函置于案舍人舉入東宮門外恭候行禮文武官于奉天殿行賀禮畢常服詣東宮文武西分立于門外受奠官贊禮等執事各入就位引進啓外備皇太子常服出宮至殿門東作陛殿樂止舍人舉奠案入宣奠官展箋官押案置于庭各就位引班引文武官亦入就位知班唱班齊贊禮唱鞠躬拜樂作丞相以下皆鞠躬四拜興平身樂止贊禮唱進奠受奠官進至案之東北引班引丞相至案前丞相跪捧箋與宣奠官展奠

官由西陞陞西門入至殿內置于案退立于殿南正中內贊唱
跪贊禮唱象官皆跪丞相與象官皆跪內贊唱宣贊宣贊官詣
案前取箋跪宣于殿西展箋官同跪展箋宣畢俯伏興退立于
西展箋官以箋復置于案退立于西內贊贊禮同唱俯伏興丞
相與百官皆俯伏興平身丞相與宣贊官展箋官由殿西門出
西陞陞復位贊禮唱鞠躬拜樂作丞相以下皆鞠躬四拜興平
身樂止贊禮唱禮畢引進啓禮畢舍人舉箋奏出皇太子興樂
作還宮樂止百官以次出○內外命婦賀中宮儀至日司賓引
內外命婦各服其服伺于中宮門外之左右何皇太子入行朝
詣禮畢內使監官啓問司賓二人先引外命婦由西門入序立
于庭中左右二人引內命婦入就拜位司贊唱班齊拜樂作內
命婦以下皆四拜興樂止司賓引班首由西階陞西門入樂作

至御座前樂止內贊司贊同唱跪班首以下皆跪班首稱某封
恭某等茲遇皇太子榮膺冊命恭詣 皇后殿下稱賀賀畢
內贊司贊同唱興班首以下皆與司賓引班首西門出西陸降
復位司贊唱拜樂作班首以下皆四拜興樂止司賓二人引外
命婦入就拜位贊拜樂作班首以下皆四拜興樂止司賓引班
首由西陸陸西門入樂作至御座前樂止內贊司贊同贊跪班
首以下皆跪班首稱賀曰某某氏等茲遇皇太子榮膺冊命恭
詣 皇后殿下稱賀賀畢內贊司贊同唱興班首以下皆與司
賓引班首西門出西陸降復位司贊唱拜樂作班首以下皆四
拜興樂止司賓二人引外命婦入就拜位贊拜樂作班首以下
皆四拜興樂止司賓引班首由西陸陸西門入樂作至御座前
樂止內贊司贊同贊跪班首以下皆跪班首稱賀曰某某氏等

茲遇皇太子榮膺冊命恭詣 皇后殿下稱賀賀畢內贊司贊
同唱興班首以下皆與司賓引班首由西門出西陛降司贊唱
拜樂作班首以下皆四拜興樂止司賓唱禮畢 皇后興樂作
還宮樂止命婦以次出皇太子擇日恭詣 太廟 上覽之曰
禮文太繁况是日即位告祭 天地 宗廟恐羣臣趨事不暇
給其賀中宮與東宮宜省節之○丙寅命世子及諸子名祝告
太廟曰維子之生父命以名典禮所重古今皆然仰承先德自
舉兵渡江以來生子七人今長子命名曰樛次曰楸曰桐曰楛
曰楸曰楸曰楸從孫一人曰輝敢告知之輝後更名守謙
上以諸子年漸長宜督勤勞使不驕惰命內侍製麻屨行騰凡
出城稍遠則令馬行其二步趨其一○定內使冠服制凡內使
冠用烏紗描金曲角帽承月背花團領窄袖衫烏角束帶○

宣國公李善長子進儀衛 上見仗內旗有天下太平皇帝萬
歲字額謂善長曰此誇大詞也古者九旗之制各有其屬若日
月交龍熊虎鳥華龜蛇之類所以昭儀物辨等威若太平萬歲
之名此直誇耳莫若以天祐邦家海宇康寧易之庶幾順理既
而復語之曰此亦近誇宜併去之○天將軍徐達自濟南復還
益都督諸將進取登萊各處州縣○丁卯 上諭中書省臣曰
徐達常遇春等克益都濟寧濟南掖陽諸城已收其軍進取矣
今聞其已將散卒尚有于塔山等處剽掠為民患者中書宜榜
諭之謂爾等昔皆良民因世亂不得已而從軍王師之舉正為
民驅除禍亂使得復業爾等各有父母妻子祖宗丘壠豈不因
此得以休息遂仰事俯育之心何乃遂而不役以此為終身之
謀得無失計若體此意能自言于官軍則月給以糧民則各歸

木土如不從命天憲靡逃一麗于法悔無及矣○上又諭山木
所俘楊左丞等曰古之忠臣良將臨大事當大任者身貴而愈
謙權盛而愈下敵勝而愈戒故能立功于當世流芳于無窮王
侁保本一諾于承平察罕徐烈驟將重權拔復山東河南北諸
郡遠襲王爵遂萌驕縱之心豈有優保之見使其能知禮義欲
為一代中興名將則必盡忠于元凡間外生殺之權專之可也
至于道法錢糧必歸之朝廷重兵在手攻戰守禦必盡其心若
大成收利鈍一聽于天以此存心足為忠臣使其不能出此分
兵以守要地多任賢智去其兪祥釋其私忿一心公忠凡事要
于天子不失君臣之禮功成若立此又其次也今王保保下此
之務自除官職其麾下稱左右丞相政院官不可勝數而各處
錢糧皆收入軍中不供國用此與叛亂何異名雖尊元實則跋

危若一旦焉。歟。國所賦天下後世將謂何如是。遠矣。也。古之賢哲寧如是乎。○定間讀詔赦儀。前期翰林院官承制。單詔訖。禮部告示百官于皇城。守宿至日。內使監設御座。香案于奉天殿。尚寶司設寶案于御座南。用寶案于詔書案東。侍儀司設宣讀案于午門外之東西。向設龍亭香案于正中。百官并位于香案之南。文武西吳位。重行知班二人。道贊二人。位于文武班之北。俱東西相向。宣讀官展讀官位于宣讀案之左右。皆西向。案上設案于丹墀之中。南其餘侍衛陳設俱如朝會儀。鼓初嚴。禮部律詔書入置于寶案。百官具服執事者就位。夾殿百官序立午門外。三嚴百官就拜位。皇帝皮弁服出。舉作陛。座捲簾。為鞞。樂止。禮部官捧詔書至寶案。尚寶司奏用寶訖。禮部同中書省官用黃銷金袱裹之。奏詣于午門外。間讀中書省官捧由。殿

中門出大樂作拱衛司擊鼓是禮降自中階由奉天中門出樂止金鼓前導至于門外置于龍亭百官出班于午門外東西贊鞠躬拜樂作百官皆四拜樂止贊宣讀東官跪聽宣訖後至于龍亭眾官俯伏興樂作四拜樂止惜芻弄蹈山呼出芻興樂作四拜樂止禮部同中書省官入後命畢 皇帝興樂作還宮樂止百官送至中書省頒行天下○戊辰 上諭 書省臣曰自古聖賢之君不以祿私親不以官私愛惟求賢才以治其民所以示天下至公也元朝出於沙漠惟任一己之私不明先王之造所在官司輒以蒙古色目人為之長但欲私其族類霸虐其民而矣非公天下愛民圖治之心也況姦吏從而蒙蔽之舜又弄法朝廷之上賄賂公行苟且之政因循歲月上下同風不以為怪不羊以乘其弊危甚以致社稷傾危而卒莫之救卿等宜

以為戒選官之際填擇其人而用之勿徇其弊也○大將軍徐達至益都元登州守將董卓遣都事鞠元中萊州守將安然遣理問李榮及福山等縣官各奉圖籍來降○蒲臺民有供芻藁達今者大將軍徐達欲斬之其子乞以身代達遂之建康上以其孝并其父宥之○庚午征南將軍湯和率師克福州初陳友定環城外皆築壘為備每五十步更築一臺嚴兵守之間我師入杉關乃留同僉賴正孫副摠謝英輔院判鄧益以衆二萬守福州自率指銳守延平以拒時和等舟師自明州乘東北風徑抵福州之五虎門駐師而臺河口遣人入城招諭為元平章曲出所致我師登岸將圍城曲出領衆出南門逆戰指揮謝得成等擊敗之衆潰入城拒守是夜叅政袁仁密遣人納款黎明我師於臺上議附登城遂開南門和擁兵入鄧益拒戰于水部

門擊殺之正孫英輔自西門出走延平曲出塔海木兒杭者不
花左丞鄧住中丞鐵木烈思等皆懷印綬挈妻子遁去參政丹
克仁赴水死行宣坎院使柔耳麻耳不屈下獄死時金樞密院相
鐵木兒各候官聞大軍攻城急曰戰守非我得為毋以報國乃
積薪樓下殺其妻妾及兩女縱火焚之遂自到扣入省番撫輯
軍民獲馬六百三十九匹海舟一百五艘糧一十九萬九十五
百餘石金一十四百五兩胡椒六十三百餘斤扣遣素仁暨司
外余善招諭興化漳泉諸路其福寧等州縣之未附者分兵徇
畧之○是月上山東郡縣既下命官往撫輯之諭之曰
百姓安否在守令守令之賢者以才德有才則可以應變集事
有德則足以善治然為治之道亦有難易當天無事民狃於
奢縱治化為難及更喪亂斯民凋弊撫綏尤難元之所以致亂

者雖上失其操柄亦州郡官吏不得其人儒者不立流於從地
強者急寔發為暴橫又皆以胡為之長不惟尸位而已實為姦
吏愚弄假威竊權以生亂階今山東邵縣新附之民望治猶負
疾者之望良醫譬之術有攻治有保養攻治者伐外邪保養者
扶元氣今民出喪亂是外邪去矣所望休養生息耳休養生息
即扶元氣之謂也汝等今有守令之寄當體予意以撫字為心
毋重困之○陞龍驤衛指揮同知金朝興為指揮使陳寧等為提舉
浙江行省左丞○置船提舉司以浙東接察使陳寧等為提舉
○是歲定各縣為上中三等稅糧十萬石之下者為上縣知縣
從六品主簿從八品六萬石之下者為中縣知縣正七品縣丞
正八品主簿從八品三萬石之下者為下縣知縣從七品丞簿
如中縣之扶典史俱省注○減金華田租初得金華時軍食不

給知府王宗顯請增民田租以足用民頗病之至是浙江行省
平章事又忠以其事聞遂下令免所增之數民大感悅

大明太祖聖神文武欽明啟運俊德成功統天大孝高皇帝實
錄卷之二十八下



大明太祖高皇帝實錄卷之二十九

洪武元年春正月壬申朔免百官朝賀命禮官書四代 皇祖
考妣神主○甲戌 上将告祀南郊戒飭百官執事曰人以一
心對越上帝毫髮不誠怠心必乘其機瞬息不敬私欲必投其
隙夫動天地感鬼神惟誠與敬耳人莫不以天之高遠鬼神幽
隱而有忽心然天雖高所監甚邇鬼神雖幽所臨則顯能知天
人之理不二則吾心之誠敬自不容於少忽矣今當大祀百官
執事之人各宜慎之○元萊陽守將世家竄籍其軍馬之數違
僉院王世龍都事唐宜等詣大將軍徐達納款○乙亥 上祀
天地于南郊即皇帝位定有天下之號曰大明建元洪武 上
服袞冕先期告祭設 昊天上帝位于壇之第一成居東 皇
地祇居西皆南向各用玉一幣一犢一籩豆各十有二簋簋各

二設大明夜明位于壇之第二成星辰祗獲太歲嶽鎮海瀆山川城隍位于壇內之東西各用犢一幣一蓮豆各十盞盞各二其儀迎神燔柴奠玉帛進俎三獻飲福受胙徹豆送神望燎瘞各行再拜禮樂舞如制祝曰惟我中國人民之君自宋運告終帝命真人於沙漠入中國為天下主其君父子及孫百有餘年矣運亦終其天下土地人民豪傑分爭惟臣 帝賜英賢為臣之輔遂戡定采石水寨蠻子海牙方山陸寨陳瑄先袁州歐善祥江州陳友諒潭州王忠信新淦鄧克明龍泉彭時中荊州姜珏濶州孫德崖廬州左君弼安豐劉福通贛州熊天瑞永新周安萍鄉易華平江王世明沅州李勝蘇州張士誠慶元方國瑛沂州王宣益都老保等偃兵息民於田里今地幅員二萬餘里諸臣下皆曰生民無主必欲推尊帝號臣不敢辭是用以今年

正月四日於鍾山之陽設壇備儀昭告上帝皇祇定有天下之號曰大明建元洪武簡在帝心尚享先是自壬戌以來連日雨雪陰返至正月朔旦雪霽粵三日省牲雲陰悉斂日光皎然暨行禮天宇廓清星緯明朗衆皆欣悅禮成遂即位于郊壇南備儀衛法從丞相率百官北面行禮呼萬歲者三禮畢上率世子暨諸子奉神主詣太廟追尊四代祖考妣為皇帝皇○后奉上玉寶玉冊冊曰孝玄孫嗣皇帝元璋稽首頓首上言尊○敬先世人之至情祖父有天下傳之於子孫子孫有天下者追尊於祖考此古今之通義也元璋遇天下兵起躬擐甲冑調度師旅戡定四方以安人民土地日廣皆祖宗深仁厚德所致也諸臣庶推尊元璋為皇帝先世考妣未有稱號謹上皇高祖考尊號曰玄皇帝廟號德祖皇高祖妣曰玄皇后皇曾

祖考尊號曰恒皇帝廟號懿祖 皇曾祖妣曰恒皇后 皇祖

考尊號曰裕皇帝廟號熙祖 皇祖妣王氏曰裕皇后 皇考

尊號曰淳皇帝廟號仁祖 皇妣陳氏曰淳皇后伏惟神明在

上鑒此孝思每廟牲幣祭器及禮儀樂舞同郊壇惟不用玉不

燔柴祭訖退 上顧謂李善長曰朕荷先世積累之勤慶及于

躬撫臨億兆今遵行令典尊崇先代齋肅一心對越神靈所謂

蒸蒿悽愴若或見之善長對曰 陛下誠孝感通達于幽顯

上曰奉先思孝祭神如在誠敬無間神靈其依佑或有間非奉

先思孝之道也遂命世子先至社稷壇立石主 上至設位于

兩壇之間詣各神位前行禮奠禮如宗廟儀畢事 上還御奉

天殿尚寶司拱衛司金吾衛陳設如儀中書省左相國宣國公

李善長等率文武百官上表賀曰天生聖智宏開基創業之功

運際亨嘉仰濟世安民之主萬方欣戴四海更新恭惟 皇帝
陛下稟聰明睿智之資備聖神文武之德首出庶物卓冠群倫
初無尺地一人之階而致溥天率土之會東征西怨猶大旱之
望雲霓外攘內安措顛連而置衽席兵威所向靡堅不摧德意
所加無遠不服平群雄而偕亂息掃六合而煙塵清拯其塗炭
之氓布以寬仁之政四維張而風俗美三綱正而倫理明天命
攸歸寔茂膺於曆數人心所屬咸鼓舞於謳歌冕旒端拱於宸
居華夏統承於正朔乃繼天而立極受定鼎而建都臣等幸際
亨嘉獲叨任使忝居鶴列上祝鴻圖偃武脩文開太平於萬世
制禮作樂妙化育於兩間上受群臣朝賀舉命互相國宣國公
李善長奉冊寶立妃馬氏為皇后立世子標為皇太子皇后冊
曰天眷我啓運興王出自衡門奄有四海為君為后可不慎歎

君以仁政慎於在位撫黎庶而統萬邦后以懿德慎於治內表
六宮而母天下長久之道也咨爾馬氏同勤勞於開創之時由
家成國內躬良多今以金卺金寶立爾為皇后其敬乃職耿光
後世於戲慎戒之皇太子冊曰國家建儲禮從長嫡天下之本
在馬朕起自田野與群雉角逐○戡定禍亂就功於多難之際今
基業已成命爾標為皇太子於戲爾生玉宮為首嗣天意所屬
茲正位東宮其敬天惟謹且撫軍監國爾之職也六師兆民宜
以仁信恩威懷服其心用永固于邦家尚慎戒之○以李善長
徐達為左右丞相諸功臣進爵遷秩有差○丙子詔告天下曰
朕惟中國之君自宋運既終天命真人於沙漠入中國為天下
主傳及子孫百有餘年今運亦終海內土疆豪傑分爭朕本淮
右庶民荷上天眷顧祖宗之靈遂東逐鹿之秋致英賢於左右

凡兩淮兩浙江東西湖湘漢沔閩廣山東及西南諸部蠻夷
各處寇讎屢命大將軍與諸將校奮揚威武已皆戡定民安田
里今文武大臣百司眾庶合辭勸進尊朕為皇帝以主黔黎勉
徇輿情於吳二年正月四日告祭天地于鍾山之陽即皇帝位
于南郊定有天下之號曰大明以是年為洪武元年追尊四代
考妣為皇帝皇后建大社大禩于京師立妃馬氏為皇后長子
標為皇太子布告天下咸使聞知 上以元時詔書首語必曰
上天眷命其意謂天之眷佑人君故能若此未盡謙卑奉順之
意命易為奉天承運庶見人主奉若天命言勅皆奉天而行非
敢自尊也○詔封皇族以皇伯考 為壽春王皇兄 為南昌
王 為盱眙王 為臨淮王皇從兄 為霍丘王 為下蔡王
為安豐王 為蒙城王皇姪 為山陽王 為招信王皇從姪

為寶應王 為六安王 為來安王 為都梁王 為英山王

皇伯妣劉氏為壽春王夫人皇嫂劉氏為臨淮王夫人皇從嫂

翟氏為霍丘王夫人趙氏為安豐王夫人告曰天相我家肇興

帝業仰承先德以克臻此已於正月四日祭告 天地即皇帝

位于南郊既追尊四代考妣為帝后重念親親之道無間存沒

凡我伯考兄姪悉追封為王伯妣先嫂皆為王夫人列祀家廟

著為常典伏惟英靈歆此祭社○詔製太廟祭器 上曰今之

不可為古猶古之不能為今禮順人情可以義起所貴斟酌得

宜必有損益近世泥古好用古邊豆之屬以祭其先生既不用

死而用之似亦無謂孔子曰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其製宗

廟器用服御皆如事生之儀於是造銀器以金塗之酒壺盃觥

每事皆八朱漆盤盃二百四十及揮旒枕篔簹筍幃幔浴室皆

具上謂侍臣曰朕念創業之艱難日不暇食夜不安寢侍臣對曰陛下日覽萬幾未免有勞聖慮上曰汝曾不知創業之初其功實難守成之後其事尤難朕安敢懷宴安而忘艱難哉○湖廣行省平章楊瑄進兵擊永州元右丞鄧祖勝求救於守全州平章阿思蘭思蘭遣兵來援瑄命左丞周德興參政張彬等逆擊敗之獲其卒九十五人馬二十餘匹遂進兵逼其城祖勝出兵南門拒戰又敗之獲其將王鑑祖勝收兵入城固守瑄盛兵圍之○元興化州守將葉萬戶俞院判聞福州不守遂遁去耆民李子成率衆詣福州征南將軍湯和請降和遣指揮俞良輔守於是莆田等十三縣相繼降附和遂移師進攻延平是日上遣使齎勅諭和曰軍中之事難於執一惟當以德服人必其負固弗順然後威以震之凡推德必先通者通者遠

之所瞻示威必先大者大者小之所憑通服則遠來大懼則小懼又曰若欲人不違己當使之以信欲人成功當任之以專不信則令不一不專則權有所分矣凡此皆汝所短故特諭爾○
叅政傅友德兵至萊陽世家寶詣軍門降○丁丑 上御奉天殿大宴羣臣三品以上者皆升殿餘悉列宴于丹墀宴罷因召群臣諭之曰朕本布衣以有天下實由天命嘗群雄初起所在剽掠生民惶惶不保朝夕朕見其所為非道心常不然既而與諸將渡江駐兵太平深思愛民安天下之道自是十有餘年收攬英雄征伐四克賴諸將輔佐之功尊居天位念天下之庶生民之衆萬幾方殷朕中夜寢不安枕憂懸于心御史中丞劉基對曰往者四方未定勞頓聖慮今四海一家宜少紓其憂 上曰堯舜聖人處無為之世尚猶憂之矧德匪唐虞治非雍熙天

下之民方脫於創殘其得無憂乎夫慮天下者當以天下為憂
處一國者當以一國為憂處一家者當以一家為憂且以一身
與天下國家言之一身小也所行不謹或致顛蹶所養不謹或
生疾疾况天下國家之重豈可頃刻而忘警畏耶○元寧海州
守將方德陳用及文登守將馮國寧等俱詣大將軍降○戊寅
自舊內遷新宮 上諭中書省臣曰成周之時治掌於冢宰教
掌於司徒禮掌於宗伯政掌於司馬刑掌於司寇工掌於司空
故天子總六官六官總百執事大小相維各有攸屬是以事簡
而政不紊故治秦用商鞅變更改古制法如牛毛暴其民甚而民
不從故亂卿等任居宰輔宜振舉大綱以率百寮贊朕為治○
方國珎至京師入見 上諭之曰汝數款已久何為反側復勞
征伐國珎頓首曰臣遭時多艱逃死海上終期歸附聖明以全

首領不意又勞王師然此非出臣心實羣小所誤是以至此惟
陛下哀其愚昧赦其死罪上曰草昧之時英雄角逐人孰不
欲有為亦誰能識帝王之有真者其為去就不能無所齟齬爾
之所為亦何足責朕推赤心待人汝其自安勿用懷疑國珍願
首謝遂賜第居京師○己卯上諭羣臣曰吾觀史傳所載歷
代君臣或聰明之君樂聞忠讜而臣下循默諂諂不盡其誠者
有之或臣下不欺能抗言直諫而君上昏愚驕暴飾非拒諫者
有之臣不諫君是不能盡臣職君不受諫是不能盡君道臣有
不幸言不見聽而反受其責是雖得罪於君然有功於社稷
人民也若君上樂於聽諫而臣下善於進諫則政事豈有不善
天下豈有不治乃知明良相逢古今所難○庚辰上朝羣臣
罷從容謂御史中丞劉基章溢曰朕起義淮石以有天下戰陣

之際橫罹鋒鏑者多常惻然于懷今民脫喪亂猶出膏火之中
非寬恤以惠養之無以盡生息之道基對曰自元氏法度縱弛
上下相蒙遂至於亂今當維新之治非振以法令不可 上曰
不然夫經喪亂之民思治如饑渴之望飲食創殘困苦之餘休
養生息猶恐未蘇若更嚴以法令譬以藥瘵疾而加以鳩將欲
救之乃反害之且為政非空言要必使民受實惠若徒事其名
而無其實民亦何所賴焉溢頤甘曰 陛下深知民隱天下蒼
生之福也 上欲製寶璽而未得王有賈胡浮海道至閩
上即伏以美玉來獻云此闡寶玉也自其祖父相傳云當為帝
王傳國之寶 上喜以示王王果良玉即命製為璽一圭一○
辛巳詔以銀青榮祿大夫上柱國錄軍國重事中書左丞相宣
國公李善長兼太子少師銀青榮祿大夫上柱國錄軍國重事

中書右丞相信國公徐達兼少傅銀青榮祿大夫上柱國中書
平章領軍國重事鄂國公常遇春兼少保銀青榮祿大夫大都
督府右都督馮宗異兼右詹事榮祿大夫中書平章政事胡廷
瑞梁永忠李伯昇俱兼同知詹事院事資善大夫中書左丞趙
庸右丞王惠兼副詹事奉大夫中書參政楊憲傅瓛兼詹事
丞榮祿大夫同知大都督府事康茂才兼左率府使榮祿大夫
同知大都督府事張興祖兼右率府使驃騎上將軍大都督府
副使顧時兼同知左率府事驃騎上將軍大都督府副使孫興
祖兼同知右率府事鎮國上將軍兼大都督府事吳楨兼左率
府副使鎮國上將軍兼大都督府事耿炳文兼右率府副使榮
祿大夫御史大夫鄧愈湯和兼論德資善大夫御史中丞劉基
章溢兼贊善大夫嘉議大夫御史臺治書侍御史文原吉范顯

祖兼賓客初御史中丞劉基學士陶安言於上曰適聞中書及都督府議徹元舊制設中書令欲奏以太子為之法於古必擇其善者而從之苟惟不善而一槩是從將欲望治譬猶求登高岡而却步渡長江而迴楫豈能達哉元氏胡人事不師古設官不以任賢惟其類是與名不足以副實行不足以服衆豈可取法且吾子年未長學未充更事未多所宜尊禮師傅講習經傳博通古今識運機宜他日軍國重務皆令咨聞何必倣彼作中書令乎乃命詹同取東宮官制觀之謂同等曰朕今立東宮官取廷臣勲德老成兼其職老成舊人動有典則若新進之賢者亦選擇恭用夫舉賢任才立國之本崇德尚齒尊賢之道輔導得賢人各盡職故連抱之本必以授良匠萬金之璧不以什拙工同對曰陛下立法垂憲之意實深遠矣於是

以李善長等皆燕東官官乃諭善長等曰朕於東官官屬不別設府僚而以卿等兼之者蓋軍旅未息朕若有事于外必留太子監國若設府僚卿等在內事當啓聞太子或有聽斷不明而與卿等意見不合卿等必謂所僚導之嫌隙將由是而生朕所以特置賓客諭德等官以輔成太子德性且選名儒為之賓友昔周公教成王告以克詰戎兵召公教康王告以張皇六師此居安慮危不忘武備蓋繼世之君生長富貴泥於安逸軍旅之事多忽而不務一有緩急罔知所措二公所言不可忘也○以虞城縣隸濟寧府○周文貴自全州引兵援永州左丞周德興等擊之文貴敗走斬其部將朱院判獲元師漆甲等六人○壬午上訪得皇后親族欲授以官后曰國家官爵當與賢能之士妾家親屬未必有可用之才且聞前世外戚之家多驕淫

奢縱不守法度有致覆敗者 陛下加恩妾族厚其賜予使得
保守足矣若其果賢自當用之若庸下非才而官之必恃寵致
敗非妾之所願也 上聞后言遂止○ 上諭羣臣曰忠臣愛
君讜言為國益愛君有過必諫諫而不切者非忠也為國者遇
事必言言而不直者亦非忠也比來朕每發言百官但唯諾而
已其間豈無是非得失而無有直言者雖有不善無由以聞自
今宜盡忠讜以匡朕不逮者但唯唯非人臣事君之義也○征
南將軍胡廷美副將軍何文輝率師至達寧元守將回僉達里
麻參政陳子琦集僚佐謀曰聞大明軍驍勇自入杉關諸鎮兵
皆望風瓦解其鋒不可當今吾城中軍士亦不下萬餘儲蓄尚
富可以拒守不可與戰彼攻吾城不克必將自退吾因而乘之
或可以得志衆皆曰然由是備禦甚堅廷美等進圍之數與挑

戰遠里麻等固守不出我師環其四門攻之○癸未 上諭省
府臣曰爾諸大臣既受封爵進職任可謂尊顯矣當同以輔國
以享祿位朕嘗思古之君臣居安不忘警戒盈滿常懼驕縱親
親業業日慎一日故能始終相保不失富貴夫抵開基創業之
主待功臣非不欲始終盡善如韓信彭越自不能保全其功深
可惜也至承平之後舊臣多有獲罪者究其所以蓋其事主之
心日驕富貴之志日淫以致于敗古人置欬器於座側正以戒
其驕盈耳汝等宜戒慎之又謂都督同知康茂才等曰汝等今
成大功賞汝一人之能哉非軍士同心効力曷能致此切不可
挾功驕恣輕忽下人若此則鮮有不敗者朕故吐心拳拳為爾
等言之古之人主待其臣下往往以權術駕馭不以至誠相感
易生猜疑故久而生變今吾以直言告汝常相警戒非止在於

汝身汝又當以朕意訓汝子孫則可與國同其久長矣時皇太子侍側 上指謂之曰太子年幼未歷世故朕嘗以此意誨之使他日汝子成立與吾兒共享太平常如今日則子子孫孫無有窮也羣臣皆拜謝而退○元兵自廣西來援永州駐東鄉橋倚湘水列七營軍勢甚盛平章楊璟遣鎮撫呂琛指揮袁子明等擊敗之獲其萬戶丁武等一千二百三十九人馬一百餘疋寶慶衛百戶周迪戰死 上聞之命禮部議褒贈令有司祭之○甲申詔遣周鑄等一百六十四人往浙西覈實田畝謂中書省臣曰兵革之餘郡縣版籍多亡田賦之制不能無增損征歛失中則百姓咨怨今欲經理以清其源無使過制以病吾民夫善政在於養民養民在於寬賦今遣周鑄等往諸府縣覈實田畝定其賦稅此外無令有所妄擾復諭鑄等曰爾經理第以實

聞無踵襲前弊妄有增損曲徇私情以病吾民否則國有常憲
各賜衣帽遣之○乙酉 上謂劉基曰曩者群雄角逐生民塗
炭克亡既多休養難復今國勢已定天下次第而平思所以生
息之道何如基對曰生息之道在於寬仁 上曰不施實惠而
樂言寬仁亦無益耳以朕觀之寬仁必當阜民之財而息民之
力不節用則民財竭不省役則民力困不明教化則民不知禮
義不禁貪暴則民無以遂其生如是而曰寬仁是徒有其名而
民不被其澤也故養民者必務其本種樹者必培其根基頓首
曰 陛下盡心如此民其有不受惠者乎傳曰以仁心行仁政
實在今日天下之幸也○丙戌 上御文樓太子侍側因問近
與儒臣講說經史何事對曰昨講漢書七國叛漢事遂問此曲
直孰在對曰曲在七國 上曰此講官一偏之說宜言景帝為

太子時常授博局殺吳王世子以激其怒及為帝又聽晁錯之說輕意黜削諸侯土地七國之變實由於此若為諸子講此則當言藩王必上尊天子下撫百姓為國家藩輔以無撓天下公法如此則為太子者知敦睦九族隆親親之恩為諸子者知夾輔王室以盡君臣之義○丁亥 上御東閣御史中丞章溢學士陶安等待因論前代興亡之事 上曰喪亂之源由於驕逸大抵居高位者易驕處逸樂者易侈驕則善言不入而過不聞侈則善道不立而行不顧如此者未有不亡今日聞卿論此深有敏於予心古者今之鑑豈不信歟○置中山衛親軍指揮使司以周立為指揮使○置濟寧左右二衛○壬辰克建寧時征南將軍胡廷美督兵攻建寧益急達里麻不能支夜潛至副將軍何文輝營納款詰旦總管程也先不花亦率眾詣文輝降建

美怒二人不詣已欲屠其城文輝止曰吾與公同受命至此為
天百姓耳今城降欲以私忿殺人可乎廷美遂止乃整軍入城
中嚴號令亮髮無所犯執叅政陳子琦送京師獲將士九千七
百九十餘人馬二百七十三疋銀一萬六千三百兩糧九萬八
千六百四十石命指揮費子賢領兵守之廷美即廷瑞避 御
宇改今名○癸巳 上與諸儒臣論學術翰林學士陶安對曰
道之不明邪說害之也 上曰邪說之害道猶美味之悅口美
色之眩目人鮮不為所惑自非有豪傑之見不能決去之也戰
國之時縱橫捭闔之徒肆其邪說游說諸侯當時諸侯急於功
利者多從其說往往事未就而國隨以亡此誠何益夫邪說不
去則正道不興正道不興天下烏得而治安曰 陛下所言深
探其本 上曰仁義治天下之本也賈生論秦之亡不行仁義

之過夫秦襲戰國之餘弊又安得知此○丙申大將軍徐達獲
自益都至濟南○己亥命道士周原德往登萊州諭祭海神原
德未至前數日並海之民見海濤恬息聞空中洋洋然若有神
語者皆驚異及原德至臨祭烟雲交合異香郁然靈風清肅海
湖響應竣事父老皆欣喜相賀爭至原德所曰海濤不息者十
餘年矣今 聖人應運太平有北海濱之民何幸身親見之原
德還奏 上悅○庚子以鄧愈為征戍將軍將襄陽安陸景陵
等衛兵征取南陽以北未附州郡○授翰林學士陶安諾曰蓋
闡國家之立必有一心之臣尊戴巨輔用能張其紀綱植其表
儀正其名位善其辭命基圖以大國家以安自古皆然朕初渡
江時江南之士謁於軍門者陶安實先即以帝王事功期於始
見之際贊襄兵務多歷年所宣號令則軍民信議禮樂則體要

成建陳之論以忠出納之命惟允至於擇域禦侮寇慙成擒為
郡治民勤勞益著肆朕君臨大寶念此翊戴舊臣老當優之不
宜久煩以政適者開翰苑以崇文治立學士以冠儒英重道尊
賢莫先於爾是用擢居宥密俾職論思茲特授以寵章用昭國
典尚其勤於獻納贊我皇猷綜理人文以臻至治可翰林學士
嘉議大夫知制誥兼脩國史○立大都督府斷事官秩從五品
○立善世院以僧慧曇領釋教事○立玄教院以道士經善悅
為真人領道教事○置各處水馬站及遞運所急遞鋪凡六站
六十里或八十里專在遞送使客飛報軍務轉運軍需等物應
用馬驢缸車人夫必因地里量宜設置如衝要處或設馬八十
疋六十疋三十疋其餘非衝要亦係經行道路或設馬二十疋
十疋五疋驢亦如之馬有上中下三等驗民田糧出倍大率上

馬一疋糧一百石中馬八十石下馬六十石如一戶糧數不及百石者許衆戶合糧并為一夫視使事緩急給上中下馬每驛有供帳使者日給糜米五升過者三升設官一人掌之水驛如使客通行正路或設缸二十隻十五隻十隻其分行偏路亦設缸七隻五隻缸以繪飾之每缸水夫十人於民糧五石之上十石之下者充之不足者衆戶合糧并為一夫餘如馬站之例逸運所置缸俱飾以紅如六百料者每缸水夫十三人五百料者十二人四百料者十一人三百料者十人皆選民糧五石以下者充之陸逸運所如大車一輛載米十石者夫三人牛三頭布袋十條小車一輛載米三石者夫一人牛一頭每夫一人出牛一頭選民糧十五石者充之如不足者衆戶合糧并為一夫急遞鋪凡十里設一鋪每鋪設鋪司一人鋪兵要路十八僻路或

五人或四人於附近民有丁力田糧一石五斗之上二石之下者充之必少壯正身每鋪設十二時日晷以驗時刻鋪門置牌掛一座常明燈燭一副簿曆二本鋪兵各置夾板一副鈴攀一副纓鎗一把棍一條迴曆一本遞送公文依法一晝夜通一百刻每三刻行一鋪晝夜行三百里凡遇公文至鋪隨即遞送無分晝夜鳴鈴走遞前鋪聞鈴鋪司預先出鋪交收隨即於封皮格眼內填寫時刻該遞鋪兵姓名連令鋪兵用袱及夾板裹繫持小迴曆一本急遞至前鋪交收於迴曆上附寫到鋪時刻毋致遲失停滯若公文不即遞送因而失誤事機及折動損壞者罪如律各州縣於司吏內選充鋪長一人巡視提督每月官置文簿一本給各鋪附寫所遞公文時刻件數官稽考之其無印信文字並不許入遞○征南將軍湯和率帥師至延平元叅

政文殊海牙等以城降執元守臣平章陳友定送京師先是
上遣使招諭友定友定大會諸將殺使者置其血酒甕中慷慨
飲之誓衆死守至是我師隔水而陳分一軍渡水攻其西門友
定謀於衆曰彼兵方來其氣勇銳難與爭鋒不如持久以困之
伺間而動必有可勝遂嚴飭軍校巡城晝夜不少息諸將請出
戰友定不許歎請不已友定乃疑其部將蕭院判劉守仁有携
二心即收其兵柄殺蕭院判守仁知事急來奔士卒多踰城夜
遁自始圍至是凡十日適城中軍器局失火砲聲亂發我軍疑
其內叛遂併力攻城友定見勢窮蹙乃與副樞謝英輔參政文
珠海牙訣曰大事已去吾無以報國家惟有死耳公等宜自勉
迺退於省堂按劍仰藥飲之達魯花赤白哈麻具服北望泣拜
與謝英輔皆自經死賴正孫等夜開門出降黎明我師入城友

定氣未絕遂昇之出水東門外值大雷雨復甦祇繫送京師以唐鐸知府事友定子海聞其父兵敗自將樂來降遂併執之遣仁和衛指揮徐興安撫將樂友定自安國福州福清縣人從汀之清流世業農為人沈勇喜游俠鄉人畏服之壬辰兵起所在騷動汀州府判蔡公安至清流募民兵為保障友定以壯士見公安與語奇之令長所集民兵署為黃土寨巡檢從福建僉都元帥吳按灘不花討汀延建邵諸山寨以功授清流縣主簿尋陞縣尹歲己亥陳友諒遣康泰取邵武鄧克明攻汀州轉畧延平將樂諸處行省乃授友定汀州路總管以禦之戰于黃土獲其將鄧益克明遁去元稭友定行省恭政歲辛丑鄧克明復取汀州進攻延寧不克而還友定遂復汀州關分省守禦陞左丞甲辰又置分省于延平以友定為平章於是閩中八郡皆其所

守王師西征駐軍蒲城衆軍胡深與戰錦江而敗友定執而害之至是被執及其子送至京師 上詰之曰元綱不振海內土崩天命更革豈人力所能為爾竊據偏方負固逆命害吾衆軍殺吾使者陸梁弗服欲何為哉友定對曰事敗身亡惟有死耳尚何言遂併其子誅之○辛丑置建昌衛沅州衛（上謂宰臣曰朕每燕居思天下之事未嘗一日自安蓋治天下猶治絲一絲不理則衆緒棼亂故凡遇事必精思而後行惟恐不當致生奸弊以殃吾民以此不敢頃刻安逸至於刑法尤所關心然此非一人所能獨理卿等皆須究心庶幾民無冤抑刑獄清省漢宣帝言獄者所以禁暴止姦養育群生甚得用法之意卿等宜體之毋怠也○天下來朝府州縣官陸辭 上諭之曰天下初定百姓耐力俱困譬猶初飛之鳥不可拔其羽新植之木不可

操其根要在安養生息之惟廉者能約己而利人貪者必峻人而厚己況人有才敏者或居於私善柔者或昧於欲此皆不廉害之也爾等當深戒之

大明太祖聖神文武欽明啟運俊德成功統天大孝高皇帝實錄卷之二十九

太祖高皇帝實錄卷之三十

洪武元年二月壬寅朔中書省臣李善長傅楸翰林學士陶安等進郊社宗廟議先是上初禮官及翰林太常諸儒臣曰自昔聖帝明王之有天下莫嚴於祭祀故當有事內必致其誠敬外必備其儀文所以交神明也朕誕膺天命統一海宇首建郊社宗廟以崇祀事顧草創之初典禮未備其將何以交神明致靈祝嘏等其酌古今之宜務在適中定議以聞至是善長等奏有國大祀曰圜丘曰方丘曰宗廟曰社稷各具沿革以進 圜丘之說曰天子之禮莫大於事天故有虞夏商皆郊天配祖其未尚矣周官大司樂冬至日祀天於地上之圜丘大宗伯以禮祀昊天上帝孝經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皆所以重報本反始之事禮之見於遺經者可考也秦人

燔書滅學仍西戎之俗立四時以祀白青黃赤四帝漢高祖因之又增北時兼祀黑帝至於武帝有雍五時之祠又有涓陽五帝之祠又有甘泉太乙之祠而吳天上帝之祭則未嘗舉行至元帝時合祭天地光武祀太乙遵元始之制而先王之禮變易盡矣魏晉以來郊丘之說互有不同宗鄭玄者以為天有六名歲凡九祭六天者北辰曜魄寶蒼帝威靈仰赤帝赤燥怒黃帝含樞紐白帝白招拒黑帝協光紀是也九祭者冬至祭昊天上帝於圜丘立春立夏夏季立秋立冬祭五帝於四郊王者各稟五帝之精而王天下謂之感生帝於夏至之月祭於南郊四月龍見而嘗總祭五帝於南郊季秋大享於明堂是也宗王廟者則以天體惟一安得有六一歲二祭安得有九大抵多叅二家之說行之而至唐為尤詳武德貞觀間用六天之義永徽中從

長孫無忌等議廢鄭玄議用王肅說乾封中復從鄭玄議馬宋
太祖乾德元年冬至合祭天地于圓丘神宗元豐中罷合祭指
宗紹聖徽宗政和間或分或合高宗南渡以後惟用合祭之禮
元初用其國俗拜天於日月山成宗大德六年建壇合祭天地
五方帝九年始立南郊專祀昊天上帝泰定中又合祭然皆不
親郊文宗至順以後親郊者凡四惟祀昊天上帝今當遵古制
分祭天地于南北郊冬至則祀昊天上帝於圓丘以大明夜明
星辰太歲從祀方丘之說曰按三代祭地之禮見於經傳者夏
以五月高以六月周以夏至日禮之於澤中方丘蓋王者事天
明事地察故冬至報天夏至報地所以順陰陽之義也祭天於
南郊之圓丘祭地于北郊之方澤所以順陰陽之位也然先王
親地有社存焉禮曰享帝於郊祀社於國又曰郊所以明天道

社所以神地道又曰郊社所以祀上帝又曰明乎郊社之禮或以社對帝或以社對郊則祭社乃所以親地也書曰敢昭告于皇天后土左氏曰戴皇天履后土則古者亦命地祇為后土矣曰地祇曰后土曰社皆祭地也此三代之正禮而釋經之正說自鄭玄惑於緯書而謂夏至於方丘之上祭崑崙之祇七月於泰折之壇祭神州之祇析而二之後世宗馬一歲二祭自漢武用祠官寬舒議立后土祠于汾陰睢上禮如祀天而後世又宗之於北郊之外仍祀后土元始間王莽奏罷甘泉泰畤復長安南北郊以正月上辛若丁天子親合祠天地於南郊而後世又因之多合祭焉由漢歷唐千餘年間視祀北郊者惟魏文帝之大和周武帝之建德隋高祖之開皇唐玄宗之開元四祭而已宋元豐中議專祭北郊故政和中專祭者凡四南渡以後則惟

攝祀而已元皇慶間議夏至專祭地未及施行今當以經為正擬以今歲夏至日祀方丘以五嶽五鎮四海四清從祀宗廟之說曰傳謂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故為之宗廟以享祖考而致其根本之意也德有厚薄故制有隆殺自天子至官師其制不同周制天子七廟而高書伊尹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則知天子七廟自古有之不獨周為然也若夫太祖百世不遷三昭三穆以世次比至親盡而遷焉此有天下之常禮也若至周穆王時文王親盡當祧共王時武王親盡當祧以其有功當宗故皆別立一廟而謂之文世室武世室亦皆百世不遷漢高承秦之弊未嘗立七廟至太上皇崩始詔郡國立廟而皇祖以上無闕焉惠帝詔有司立原廟又以沛宮為高祖廟又於陵傍立寢園廟自後每帝輒立一廟不序昭穆景帝尊高帝為太祖文帝為

太宗宣宗又尊武帝為世宗皆世世不毀至元帝始罷郡國廟及寢園廟光武中興於洛陽立高廟祀高祖又文武宣元五帝天子親奉祠於長安故高廟祀成哀平三帝京兆尹侍祠又別立四親廟於南陽春陵祀父南頓君祖鉅鹿都尉曾祖鬱林太守高祖春陵節侯皆歲時郡縣侍祠至明帝遺詔藏主於光烈皇后更衣別室後帝相承皆藏主於世祖之廟由是同堂異室之制至於元莫之能改唐高祖追尊高曾祖考立四廟於長安太宗議立七廟虛太祖之室玄宗創制立九室祀八世文宗開成中禮官以景帝受封於唐高祖太宗創業受命有功之主百代不遺親盡之主禮合祧遠至神祿則合食如常其後以敬文武三宗為一代故終唐之世常為九世十一室宋自太祖追尊僖順翼宣四祖每遇禘則以昭穆相對而虛東向之位神宗熙

寧中奉僖祖為太廟始祖至徽宗時增太廟為十室而不祧者五宗崇寧中取王肅說謂二祧在七世之外乃建九廟高宗南渡祀九世至于寧宗始別建四祖殿而正太祖東向之位元世祖中統三年初建宗廟於燕京以太祖居中為不違之祖至泰定中為七世十室今擬四代各為一廟廟皆南向以四時孟月及歲除凡五享孟春特祭于各廟孟夏孟秋孟冬歲除則合祭于高祖廟社稷之說曰周制小宗伯掌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社稷之祀壇而不屋必受霜露風雨以達天地之氣凡起大事動大眾必先告于社而後出其禮可謂重矣蓋古者天子社以祭五土之祇稷以祭五穀之神其制在中門之外外門之內尊而親之與先祖等人非土不立非穀不食以其同功均利以養人故祭社必及稷所以為天下祈福報功之道也然天子

有三社為群姓而立者曰大社其自為立者曰王社又有所謂
勝國之社屢之不受天陽國雖亡而存之以重神也後世天子
之禮惟立大社大稷以祀之社皆配以勾龍稷皆配以周棄漢
周高祖除亡秦社稷立官大社大稷一歲各再祠光武立大社
稷于洛陽在宗廟之右春秋二仲月及臘一歲三祀唐因隋制
並建社稷於含光門之右仲春仲秋二時戊日祭之玄宗升社
稷為大祀仍以四時致祭宋制每歲以春秋二仲月及臘日祭
之元世祖營社稷于和義門內少南以春秋二仲月上戊日致
祭今宜祀以春秋二仲月上戊日從之○征南將軍湯和遣使
傳檄至漳州元達魯花赤迭里迷實具服焚香北面再拜持斧
斫印章引刀自刎而死總制陳馬兒以城降和命指揮李執中
往守之○癸卯詔御史大夫湯和運明州造海舟漕運北征軍

餉命平章廖永忠為征南將軍以叅政朱亮祖為副帥舟師由海道取廣東勅諭永忠等曰王者之師順天應人所以除暴亂解倒懸以慰民望朕昔平定武昌荆湘諸郡皆望風款附常遇春克贛州南安嶺南數郡亦相繼來歸此無他師出以律人心悅服故也今西廣之地遠在南方彼此割據割民困久矣定亂安民正在今日彼聞八閩不守湖湘已平中心震懾無固守之志若先遣人宣布威德以招徠之必有歸款迎降者可不勞師旅慎勿殺掠沮向化之心如其拒命舉兵臨之扼其險要絕其聲援未有不下者且廣東要地惟在廣州廣州既下則循海州郡可傳檄而定海南海北以次招徠留兵鎮守仍與平章楊璟等合兵取廣西用師方喜率用是道肅靖南服在此一舉○上御奉天門謂侍臣曰凡人之言有忠諫者有讒佞者忠諫之言始

若難聽然其有益如藥石之能濟病讒佞之言始若易聽然其
貽患不可勝言夫小人之為讒佞也其設心機巧漸漬而入始
焉必以做事可信者言於人主以探其淺深人主苟信之彼他
日復有言必以為其嘗言者可信將不復審察讒佞者因得肆
志而妨賢病國無所不至自古若此者甚多而昏庸之君卒莫
之悟由其言甘而不逆於耳故也惟剛明者審擇於是非取信
於公論不偏信人言則讒佞之口可杜矣○征南將軍胡廷美
遣建寧降將曹復疇招諭汀州及寧化連城等縣元汀州路守
將陳國珍納款泉州郡縣相繼降附○乙巳元濱州守將翟副
樞于僉院謁見大將軍於濟南○丙午征虜副將軍常遇春率
師自濟南取東昌○丁未詔以大牢祀先師孔子于國學仍遣
使詣曲阜致祭使行 上謂之曰仲尼之道廣大悠久與天地

相並故後世有天下者莫不致敬盡禮脩其祀事朕今為天下
主期在明教化以行先聖之道今既釋奠國學仍遣爾備祀事
于闕里爾其敬之○戊申 上親祭大社大稷大社設正位在
東配以后土西向大稷設正位在西配以后稷東向大社大稷
位各用玉兩卣幣黑色牲用犢一羊一豕一籩豆各十籩實以
形鹽鳧魚栗棗榛菱芡鹿脯白餅黑餅豆實以韭菹醯醢菁菹
鹿醢芹菹兔醢笋菹魚醢脾折豚脂簋簋各二實以黍稷稻粱
鉶三實以和羹后土后稷位並同但不用玉大社壇正配位共
設酒罇三于壇東西向實以汎齊醴齊盎齊祝二共設于壇西
東向大稷壇正配位共設酒罇三于壇西東向祝二共設于壇
東西向各壇爵六同設于酒罇所先期 皇帝散齋四日致齋
三日陪祭執事官同先祭一日設大次于社稷門外之西南向

設御位于壇內當兩壇之北居中南向 皇帝服皮弁根條法
駕詣大次遂省牲視鳥鏡滌漑有司陳設如儀至日清晨諸執
事官各實蟬冕蓋蓋蓮豆登鉶實玉帛于篚置祝于神位之右
車駕至大次太常卿奏中嚴 皇帝服通天冠絳紗袍樂生舞
生及諸執事官陪祭官入就位太常卿奏外辦 皇帝入就位
贊禮唱迎神協律即舉麾樂奏廣和之曲贊禮唱請行禮太常
卿奏有司謹具請行事 皇帝再拜皇太子以下在位官皆再
拜贊禮唱奠玉帛 皇帝詣盥洗位揖圭盥洗出圭詣大社神
位前協律即舉麾樂奏肅和之曲 皇帝跪揖圭上香奠玉帛
出圭再拜興次詣后土神位前次詣大稷壇大稷后稷神位前
並如大社儀復位贊禮唱進俎協律即舉麾樂奏凝和之曲
皇帝詣大社神位前揖圭奠出圭次詣后土神位前次詣

大稷壇大稷后稷神位前並如大社儀復位贊禮唱行初獻禮
皇帝詣盥洗位播圭滌爵拭爵以爵授執爵官出圭詣酒尊所
播圭執爵授○禮齊以爵授執爵官出圭詣大社神位前協律郎
舉鬯樂奏壽和之曲武功之舞 皇帝跪播圭上香祭酒奠爵
出圭請祝官取祝跪讀祝 皇帝俯伏興再拜次詣后土神位
前次詣大稷壇大稷后稷神位前並如大社儀復位亞獻酌盞
齊樂奏豫和之曲文德之舞儀並同初獻但不用祝獻畢太常
卿奏飲福受胙 皇帝詣飲福位再拜跪播圭執事官以爵酌
福酒跪進太常卿贊曰惟此酒饋神之所與賜以福慶億兆同
霑 皇帝受爵祭酒飲福酒以爵置于站奉胙官奉胙跪進
皇帝受胙以授左右出圭俯伏興再拜興皇太子以下皆再拜
大稷壇如之復位贊禮唱徹豆協律郎舉鬯樂奏雍和之曲掌

祭官各徹豆贊禮唱送神協律郎舉麾樂奏安和之曲 皇帝
再拜皇太子以下在位官皆再拜讀祝官取祝奉幣官取幣字
祭官取牲饌詣瘞所置于坎內 皇帝詣望瘞位執事置土于
坎實土至半太常卿奏禮畢駕還大次解嚴祝文。大社曰惟神
德司坤厚。品物由生。歷代國家精。崇祀典。予本庶民。舉兵討亂
得土得象。建國紀年。是以遵休古禮。設壇歲祀。今於初祭。不敢
不以情告。大稷曰惟神奉若天時。茂生百穀。神化無窮。歷代昭
著。后土曰惟神分山川。高下於始。世樂民生。於至今水土之功
人何敢忘。有國家者務嚴祀典。后稷曰惟神奉天之道。因地之
利。播耘百穀。闡脩農事。歷代崇之。自予本庶民以下。大稷后土
后稷並與大社同其樂舞之。至樂用協律郎一人。幘頭紅羅袍
荔枝帶皂靴。手執麾幡。樂生六十二人。服緋袍。展脚幘。頭革帶。

皂靴樂器用編鐘編磬各十六琴十瑟搏拊頌篪簫笛各四笙
八應鼓一舞則武舞曰武功之舞文舞曰文德之舞舞士一人
文武舞生各六十四人內各以二人為引舞舞士服幘頭紅羅
袍蒞杖帶皂靴手執節文引舞舞生各執羽籥服紅袍展脚幘
頭革帶皂靴武引舞舞生各執干戚服與文舞同樂章迎神云
五土之靈百穀之英國依土而寧民以食而生基圖肇建祀禮
脩明神其未臨肅恭而迎奠幣云有國有人社稷為重昭祀云
初土帛虔奉維物匪奇敬實將之以斯為禮冀達明祇奉祖云
崇壇北向明禮方闡有潔犧牲禮因物顯大房載設中情以展
景運以承神貺斯衍初獻大社云高為山林深為川澤崇丘廣
衍亦有原隰惟神所司百靈効職清醴初陳顯然昭格后土云
平治水土萬世神功民安物遂造化攸同嘉惠無窮報祀宜豐

配食尊嚴國家所崇大稷云秦稷稻梁來牟降祥為民之天豈
年穰穰其功甚大其恩深長乃登芳齋以享以將后稷云皇室
后稷克配于天誕降嘉種樹藝大田生民粒食功垂萬年建壇
于京歆茲吉蠲亞終獻大社云廣厚無邊具體弘兮德侔坤厚
萬物生兮錫民地利神化行兮恭祀告虔國之禎兮后土云周
圉四方偉烈昭彰九州既平五行有常壇壝以妥牲醴之將是
崇足嚴煥然典章大稷云億兆林林所資者乾雨暘應時家給
人足倉庾城京神介多福祇薦其儀昭祀惟肅后稷云躬勤稼
穡有相之道不稂不莠實堅實好農事開國王基永保有年自
今常奉蘋藻徹豆云禮展其勤樂奏其節庶品苾芬神明是達
有嚴執事粗豆乃徹穆穆雍雍均其欣悅送神云維壇潔清維
主堅貞神之所歸依茲以寧土宇靖晏年穀順成祀筮昭明永

致昇平望瘞云晨光將發既侑既歆瘞茲牲幣達于幽陰神人和悅實獲我心永久禮祀其始于今是日賜群臣享胙于奉天門○巳酉 上謂侍臣章溢曰福建諸郡已平但小寨未下近遣湯和往明州遣海舟運糧北餉吾欲令李文忠繼往必全獲也溢力贊之即日命文忠總兵往福建○庚戌遣右丞王溥齋上尊至濟南大將軍徐達等仍頒賜于各衛將士○壬子先是上嘗命中書省及翰林院官議於社稷壇創屋以備風雨至是翰林學士陶安奏考諸禮天子大社必受風雨霜露以達天地之氣若亡國之社則屋之不受天陽也今於壇創屋非所宜若祭而遇風雨則於齋宮望祭 上是之○定宗廟時享之禮翰林學士陶安侍講學士朱升待制詹同等奏按禮古者禘祫燕嘗四時之祭三祭皆合享於祖廟祭於各廟者惟春為然自漢

而下廟皆同堂異室則又四時皆合祭矣今四廟時享亦宜倣
近制合祭于第一廟庶通禮之中無煩瀆也 上命春特祭餘
三時合祭○是日太常又進宗廟月朔薦新禮正月以韭菁生
菜雞子鴨子二月以水芹萹蒿臺菜子鶩三月以荅笋鯉魚鱉
魚四月以櫻桃梅杏鱖魚雉五月以新麥黃瓜桃李米芹嫩雞
六月以西瓜甜瓜蓮子冬瓜七月以菱雪梨紅棗蒲萄八月以
芡新米藕芡白姜鰕魚九月以小紅豆柿橙蠓鰕魚十月以木
瓜柑橘蘆菔兔雁十一月以蕎麥甘蔗天鵝鵲鵝鹿十二月以
芥菜菠菜白魚鯽魚 上覽畢謂群臣曰宗廟之祀所以隆孝
思也然祭之于後不若養之於先朕今不及矣嘗聞為人子者
願為人兄其意謂為兄侍膝下之日早于養之日多也朕于子
為人弟親存而幼不能以養及長而富有天下則親沒矣雖欲

以天下養其可得乎因悲嘆久之命以月朔薦新儀物著之常
典俾子孫世承之○詔復衣冠如唐制初元世祖起自朔漢以
有天下悉以胡俗變易中國之制士庶咸辮髮椎髻深襜胡俗
衣服則為袴褶窄袖及辮線腰褶婦女衣窄袖短衣下服裙裳
無復中國衣冠之舊甚者易其姓氏為胡名習胡語俗化既久
恬不知怪上久厭之至是悉命復衣冠如唐制士民皆束髮
于頂官則烏紗帽圓領袍束帶黑靴士庶則服四帶巾雜色藍
領衣不得用黃玄樂工冠青巾字頂巾繫紅綠帛帶士庶妻首
飾許用銀鍍金耳環用金珠釧鐲用銀服淺色團衫用紵絲綾
羅紬絹其樂妓則戴明角冠皂褶子不許與庶民妻同不得服
兩截胡衣其辮髮椎髻胡服胡語胡姓一切禁止斟酌損益皆
斷自 聖心于是百有餘年胡俗悉復中國之舊矣○癸丑副

將軍常遇春師克東昌元平章申鑾自經死于是所屬荅平等
縣皆降遇春仍遣軍濟南○甲寅平章楊璟遣千戶王廷將兵
取寶慶進次邵陽萊艾灘賊衆千餘據險拒戰廷擊敗之迨至
城下周文貴遁去餘衆猶據城拒守廷進兵逼之明日賊衆繼
火掠民財出走遂下其城留兵守之○乙卯詔將作司製錦布
戰衣三萬製用紅紫青黃四色○上退朝御東閣翰林侍講學
士朱升待制唐同侍 上顧謂升等曰近觀周禮見有所謂六
夢者因思去秋嘗夢在鄉里遊舍南仰見群鳥摩天而下少近
則類鳩鳥之狀忽一鶴沖起其中徐度東南予四顧鶴已不見
惟見五色雲中青鶴數行浮空而過少頃天西北擁一朱臺四
周檻欄前立二人兜鍪全甲口若宣授之狀忽臺四轉以左向
而列坐幞頭抹額者數人臺又旋北向以後居南中立三尊貴

若道家三清其中一人美貌脩髯異常所見顧我甚至既而三人西北去朕亦歸舍後出門則景象迥異非在鄉里時矣傍有立者朕問通真貴何之曰還天宮矣朕急趨從之道遇紫衣者數人其一人以絳衣授朕裏皆五綵朕問此何服一人曰此真人朕方服之不覺冠履俱備又一人授朕劍光氣燁然復命朕道東南而行遇一皂衣短袖者來露首及西眩西股首戴一竈兩耳怒目由西北而去朕復東南行度一小川川南北有房東西約十餘間見朕長子衣青衣而立忽然夢覺若此者其思夢邪正夢耶升對曰夢者人之精神所感此誠陛下受命之兆所謂正夢也昔黃帝夢遊華胥而天下大治古已有之蓋帝王之興自有天命非人智力所能致也○夜三更有星大如盞赤色有光自中台西北行至雲中沒○丙辰征南將軍廉永

忠自福州遣人以書至廣東諭元江西分省左丞何真畧曰廸者元君失馭天下土崩豪傑之士乘時而起分割州郡竊據疆土或假元之號令或自擅其兵威暴征橫斂蠶食一方生民塗炭可謂極矣今天子受天明命肇造區夏江漢既已底定閩越又皆帖服中原之地相繼以平惟兩廣僻在遐方未霑聖化予受命南征順者撫綏逆者誅殄恐足下未悟輒先走一介之使相告惟足下其留意焉○丁巳命都督同知康茂才率師往濟南從大將軍徐達北伐詔中書左丞相李善長致祭江河淮濟之神曰近為中原擾攘興兵北伐除暴安民已命中書右丞相信國公達為征虜大將軍中書平章政事鄂國公過春為征虜副將軍統率王師由淮入河取山東次第而進嘗昭告神明矣願神之佑所向皆克齊魯之境俱入版圖今再命都督同知

康茂才總率馬步往山東魯信國公達等併取中原以今日
行敢告○已未 上諭侍御史文原吉等曰比來臺臣久無諫
諍豈朝廷庶務皆盡善抑朕不能聽受故爾黑嘿乎爾等以言
為職所貴者忠言日聞有益於天下國家若君有過舉而臣不
言是臣負君臣能直言而君不納是君負臣朕每思一介之士
於萬衆之尊其勢懸絕平居能言臨對之際或畏避不能盡其
詞或倉卒不能達其意故嘗霽色以納之惟恐其不盡言也至
于言無實者亦畧而不究蓋見秦漢以來季世末主護短惡諫
誅戮忠直人懷自保無肯為言者積咎愈深遂至不赦夫日月
之行猶有薄食人之所為安能無過惟能改過便可成德原吉
對曰 陛下此心即大禹好聞善言成湯不吝改過之心也言
而無實略不之究尤見天地之量 上曰有其實而人言之則

當益勉于善無其實而人言之則當益戒于不善但務納其忠誠何庸究其差謬○庚申大將軍徐達檄濟寧運糧一萬石徐州二萬石俱赴東昌仍令守濟南指揮楊廣領新附軍士六千人赴齊東會大軍○壬戌勅鄆州衛指揮使陸仲亨副使胡通帥本衛及南雄韶州等衛軍兩會征南將軍廖永忠等征廣東諭仲亨等曰近命平章楊燦等由湖南取廣西平章廖永忠等由福建取廣東今特命爾等率師由韶州直搗德慶三方進師為犄角之勢舉無不克廣東既下合兵以取廣西先聲既震勢如破竹但當撫輯生民毋縱侵掠○甲子命江西等處諸行省及鎮江等府製戰衣一萬領表裡異色使將士變更而服以新軍號謂之鴛鴦戰襖○樂安俞勝叛大將軍徐達等率師往討之初勝納款來見達等禮而遣之勝既歸陽為附順陰實從

元達乃遣其郎中楊子華等回樂安名為造作軍器微糧草實
欲陰察其所以勝果拒命而叛達等遂進師取之師至濟陽指
揮劉寧渡賸偵卒二人達斬之而進○乙丑上遣使諭大將
單徐達曰計將軍之師將至樂安攻之半月可下樂安既下即
引兵上黃河取汴梁河南如樂安不下作長圍困之止留親軍
攻守彼外援不及內食不繼俞勝等將不戰而擒之矣其羽林
等衛壯士并各衛軍馬令都督馮宗吳總之都督同知張興祖
康茂才右丞薛顯恭政傅友德諸將士等俱令至濟寧草橋以
聽調發○命中書議役法上以立國之初經營興作必資民
力恐後及貧民乃命中書省驗田出夫于是省臣奏議田一項
出丁夫一人不及頃者以別田足之名曰均工夫直隸應天等
十八府州及江西饒州九江南康三府計田三十五萬七千二

百六十九項出夫如田之數遇有興作於農隙用之 上諭中
書省臣曰民力有限而徭役無窮當思節其力毋重困之民力
勞困豈能獨安自今凡有興作不獲已者暫借其力至于不急
之務浮汎之後宜罷之○丙寅大將軍徐達等師至土河距樂
安五里命軍士填壩以進明日俞勝部將朱鎮撫等報勝已遁
去達等率師趨樂安營于城東南其部中張仲毅出降樂安平
令指揮羊雲龍守之副將軍常遇春都督滿宗異追勝不及獲
其將朱右丞而還既而有報元丞相也達平章忽林台等軍至
達率兵出戰元兵敗走達奔八十餘里殺傷甚衆生擒樞密院
判脫驩并軍士數百人獲馬三百匹○戊辰翰林學士陶安等
奏古者天子五冕祭天地宗廟社稷諸神各有所用請製之
上曰五冕禮太繁論祭天地宗廟則服衮冕社稷等祀則服通

天原終紗袍餘不用○庚午追封故皇妣為孝親公主封妣夫
孝貞為駙馬都尉恩親侯公主誥曰蓋聞玉姬錫範制有筆于
成周公主頒封禮從崇于炎漢上稽古典茲用追崇故妣朱氏
夙孝尊親後嚴聞事舅姑以柔順致室家之壽雍宜享永年
倏然謝世緬惟同氣爰舉哀封象塚有靈當歆至汪可追封孝
親公主孝貞誥曰蓋聞漢高增封蕭相舊惠是懷周武褒建胡
公至戚惟厚况恩親之無有宜名爵之持崇駙馬都尉孝貞年
逾耆英德稱御郡脩孝義於平素聯姻眷於我家昔居畎畝之
時曾有周旋之益篤生良子為我虎臣仁愛既深善譽彌著爰
詳稽于古典當隆錫於寵章可封恩親侯駙馬都尉○命選國
子生國琦王璞張傑等十餘人侍太子讀書禁中琦等入對謹
身殿皆姿狀明秀應對詳雅上為之喜因謂殿中侍

度儒士郭友淵等曰吾觀諸生於文藝素習矣然與太子處當
端其心術養其德性庶不流於浮靡太子之德亦當有初也因
厚賜之○詔中書省自今新除府州縣官給賜白金一十兩布
六疋

大明太祖聖神文武欽明啟運俊德成功統元大孝高皇帝實
錄卷之三十

大明太祖高皇帝實錄卷之三十一

洪武元年三月辛未朔命翰林儒臣修女戒。上謂學士朱升等曰：治天下者，修身為本，正家為先。正家之道，始於謹夫婦。后妃雖母儀天下，然不可使預政事。至於嬪嬙之屬，不過備執事。侍中櫛若寵之太過，則驕恣犯分。上下失序，觀歷代宮闈政由內出，鮮有不為禍亂者也。夫內嬖惑人，甚於媮毒。惟賢明之主，能察之於未然。其他未有不為所惑者，卿等為我纂述女戒及古賢妃之事，可為法者，使後世子孫知所持守。命增修國學齋舍。命戶部及行省鼓鑄洪武通寶錢，其制凡五等：當十錢重一兩，當五錢重伍錢，當三錢重三錢，當二錢重二錢，小錢重一錢。置廣信守禦千戶所。征戍將軍鄧愈、裨將袁陽、衛指揮副使王遇成、孫茂先、率兵分道取南陽。汀州路總管吳宗率

耆民詣征南副將軍何文輝營納款。壬申克全州先是平章楊璟兵圍永州遣左丞周德興參政張彬率兵取全州至是元平章阿思蘭聞王師至率衆宵遁州民以城降於是道州萬戶吳友孫寧遠州土官李文卿守藍山縣元帥黎茂陵等俱遣人請降納元所授印章宣勅。癸酉遣官致祭臨濠仁祖陵及魯山淮川之神。命以大牢祀三皇。甲戌上諭武臣曰汝曹從朕起兵攻城畧地多宣其力然近日新降附者亦推擢居汝輩之上而爾等反在其下非棄舊取新也今天下一家用人之道至公無私彼有智謀才畧克建功勳故居汝輩之上夫有兼人之才出衆之智乃有超人爵賞汝輩苟能日親賢士大夫以廣其智識努力以建功業不患爵位之不顯也於是皆頓首感激各賜綉衣以慰勉之。元江西分省左丞何真籍所部廣

東郡縣戶口兵馬錢糧遣使奉表迎降。初湯和等平福建真遣使由海道奉表於元。遇和兵遂改其表文請降。且遣人回報。真至是征南將軍廖永忠遣人送其使及表詣京師。上賜詔褒之曰。自元綱解紐。羣雄並爭天下。瓜分未見定於一者。朕舉兵濠梁。創業金陵。除殘去暴。十有四年。邇者遣將四征。所向克捷。捷有七閩。肅清齊魯。廣西之師相繼。奏捷大將軍提兵北伐。中原指日可定。朕思昔豪傑之士。保境安民。以待有德。若竇融李勣。擁兵據險。角立於羣雄之間。非真主不屈。此漢唐名臣於今未見故。此興歎爾。連數郡之眾。乃不勞旆。師先命來降。其視竇李莫讓焉。今特驛召來庭。賜爾名爵。以彰有德於戲。天厭紛紜。人思平治。爾之所舉。惟知時報。乃初心益懋。厥績。乙亥。太將軍徐達等師發樂安。壬午。征南將軍廖永忠率舟師自福州航

海趨廣東○置泉州衛以李山為指揮同知徐玉周淵為指揮
參事○癸未平章楊瑄遣兵攻常州義兵千戶朱權以城降
○甲申征虜大將軍徐達等奏所下山東州縣凡獲卒三萬二
千餘人馬一萬六千餘匹糧五十九萬七千餘石鹽五萬三千
七百餘引布絹八萬七百餘匹騎近臣因進言山東舊有銀場
可興業者 上曰銀場之弊我深知之利於官者少而損於民
者多况今凋瘵之餘豈可以此重勞民力昔人有拔茶種桑民
獲其利者汝豈不知言者慙而退○乙酉 上御奉天門與劉
基論兵事 上曰克敵在兵而制兵在將兵無節制則將不任
將非人則兵必敗是以兩軍之間決死生成敗之際有精兵不
如有良將基對曰臣荷 聖上厚恩倚侍左右每觀廟算初謂
未必皆然及至摧鋒破敵動若神明臣由是知任將在 陛下

將之勝不若主之勝也然臣觀 陛下常下拘古法而勝此其所難也 上曰兵者謀也內敵制勝豈必泥於古哉朕嘗親當矢石觀戰陣之事聞奇正頃刻變化猶風雲之無常勢要在適其變耳亦何暇論古法耶○丙戌平章楊璟遣兵攻夙州元守將曾權以城降○大將軍徐達等至濟寧衍聖公孔希學來見達送之京師是日達開耐牢坡壩引舟師由鄆城趨汴梁以取河南○戊子命中書首給榜撫安山東郡縣先是朝廷以大將軍徐達既下山東命所在州郡訪取賢材及書仕宦者聞者舉赴京師有司詢求嚴迫凡書仕元者多疑懼不安由是所在驚殫 上聞之乃命中書省給榜安諭所徵人材有不願行者有司不許驅迫聽其自便其自他郡縣避兵流寓願歸鄉者聽之○庚寅置汝寧衛以劉成楊威為指揮僉事○辛卯夜禁

星出○壬辰日將^軍廖永忠舟師至潮州何真遣其都事劉克
佐諸軍門上其印童并所部圖籍○征戍將軍鄧愈進兵取唐
州元守將劉平棄城遁○是夜有流星青赤色起自天空北
行三丈餘至近濁漫○丙申征戍將軍鄧愈率兵趨南陽前鋒
至危店遇南陽卒三百餘人擊敗之乘勝追奔夜半愈師至南
陽城北明攻其北門克之擒元守將蔡烈公史克新平章張若
敬等二十六人獲軍士一十五百餘人馬一百五十匹奏政王
國寶副樞喬珍等皆降○己亥命禮官又諸儒臣編存心錄
上以祭祀為國大事舍唐之間敬戒或怠則無以交神明乃命
禮官及諸儒臣編集郊社宗廟山川等儀及歷代帝王祭祀感
應祥異可為監戒者為書以進○大將軍徐達等至陳橋左居
鄉竹呂迎降先是元汴梁守將李克彝聞達至召居鄉謂曰公

與南朝數接戰。熟其陣勢。今授公以兵。公前與戰。我從後來之。何如。君弼嘗感。上歸其母。有降附意。因曰。朝軍鋒不可當。吾見其陣。輒膽落。不能戰。故奔投至此。況徐相國善用兵。所向克捷。君弼安敢受命。克彞無如之何。乃夜驅軍民遁入河南。於是君弼與竹昌等率所部兵詣達降。達入汴城。副將常遇春營于城外。克彞字景昌。置達守衛。以沐英為指揮使。是月置樂安衛。夏四月辛丑朔。中書省奏桑麻料徵之額。麻料八兩。木綿畝四兩。栽桑者以四年有成。乃徵其租。從之。○新州竹篔上謂中書省臣曰。古者方物之貢。惟服食器用。故無耳目之娛。玩物之失。今新州所進竹篔。固為用物。但未有命。而來獻。若受之。恐天下聞風。皆爭進奇巧。則勞民傷財。自此始矣。命卻之。仍令四方非朝廷所需。毋得妄有所獻。○置汀州衛。以王珪為指

揮同知秦友諒為指揮食事○征南將軍廖永忠至廣州之東
莞縣何真率官屬迎見真東莞人嘗為淡水場管勾元末兵亂
嶺南盜賊竄起真遂退而家居已而羣盜剽掠其鄉乃結豪民
集義兵保障鄉里及亂兵擾惠州真率衆復之以功授惠州路
通判○陸同知進宣慰使司都元帥府元帥將南海寇邵○宋惠臨
廣州真率衆擊走之元立江西分省于廣東以真為叅政又陸
左丞遂擢有廣東諸州郡至是始降○贛州衛指揮使陸仲才
等帥師畧定英德清遠蒼江連州肇慶等郡縣進攻德慶元守
將張鵬程驅衆棄城遁仲才等遂引兵會廣州○壬寅大將軍
徐達遣千戶王鎮送左君弼竹昌竹君祥等赴京師○置温州
衛○甲辰徐達等率步騎自中滌進取河南命都督食事陸德
守汴梁○乙巳征南將軍廖永忠帥次虎頭山門小亭張元帥

以所部來降○丙午遣使賜思南宣慰使田仁智羅錦綺帛○
丁未禘享太廟 德祖皇考妣神位居中南向 懿祖皇考妣
神位居東第一位西向 熙祖皇考妣神位居西第一位東向
仁祖皇考妣神位居東第二位西向每位用犢羊豕各一幣
一白色登三賓以大羹釧三賓以和羹蓬豆各十二蓬賓以形
鹽菹魚棗栗榛菱芡鹿脯白餅黑餅糗餌粉粢玉實以韭菹醢
醢菁蕘鹿醢芥菹兔醢笋蕘魚醢脾析豚胎飽食糝食簋簋各
二賓以黍稷稻粱共設酒尊三金爵八磁爵十六于殿東西向
祝文一帛篚四于殿西東向先期 皇帝散齋四日致齋三日
陸享執事官各齋一日前祭一日 皇帝服通天冠絳紗袍者
牲視鼎鑊滌溉有司陳設如儀至日清晨皇太子奉迎各廟神
主合置於 德祖廟車駕至大次太常卿奏中嚴 皇帝服袞

冕太常卿奏外辦 皇帝入就位贊禮唱迎神協律即舉麾樂
奏泰和之曲贊禮唱請行禮太常卿奏有司謹具請行事 皇
帝再拜在位官皆再拜贊禮唱奠帛行初獻禮 皇帝詣盥洗
位搯圭盥枕出圭詣爵洗位搯圭滌爵拭爵以爵授執事者出
圭詣酒尊所搯圭執爵受醴齊以爵授執事者出圭詣 德祖
神位前協律即舉麾樂奏壽和之曲武功之舞 皇帝跪搯圭
上香奠帛祭酒奠爵出圭俯伏興再拜次詣 懿祖神位前次
詣 熙祖神位前次詣 仁祖神位前皆如前儀詣讀祝位跪
讀祝官取祝跪讀訖 皇帝俯伏興再拜復位贊禮唱行亞獻
禮各掌祭官以爵受酒奠于神位前樂奏豫和之曲文德之舞
皇帝再拜終獻禮樂奏熙和之曲文德之舞儀同亞獻其亞
終樂舞則四廟共之贊禮唱飲福受胙 皇帝詣飲福位再拜

跪措圭執事官以爵酌福酒跪進太常御贊曰惟此穀羞神之
所與賜以福慶億兆同霑 皇帝受爵祭酒飲福酒以爵置于
坫奉昨官奉昨跪進 皇帝受昨以授左右出左坐俯伏興再拜
復位在位官皆再拜贊禮唱徹豆協律卽舉麾樂奏雍和之曲
掌祭官各徹豆贊禮唱送神協律卽舉麾奏安和之曲 皇帝
再拜在位官皆再拜讀祝官取祝奉幣官取幣各詣燎所贊禮
唱望燎 皇帝詣望燎位執事者以炬燎火柴半燎贊禮唱禮
畢皇太子奉神主還各廟駕還大次解嚴其祝文曰惟我祖宗
積德於世茂子孫於天地之間今以家為國建廟于京以序昭
穆謹率諸執事以四時之祀為大禮之常茲當孟夏敬奉明薦
伏惟昭格鑒此永思樂章迎神曲云慶源發祥世德惟崇致我
耿躬闡基建功京都之內親廟在東惟我子孫永懷祖風氣體

則同呼吸相通來格來從皇靈顯融初獻 德祖前奏云思皇
高祖穆然深玄其遠歷年其神在天尊臨太室餘慶綿綿歡於
几筵有永其傳 懿祖前奏云思皇曾祖清勤紀古曰呈輪光
天篤其祐佑我曾孫弘開土宇遠揚慶勳遵前矩 熙祖前
奏云惟我皇祖淑後貽謀盛德實長與泗同流於孫棧明禮
敦修嘉澗如海恩何以酬 仁祖前奏云惟我皇考既溥且仁
弗耀其身克開嗣人子有天下尊歸於親景運維新則有其因
亞獻云對越至親儼然如生其氣昭明感格在庭如見其形如
聞其聲愛而敬之發乎中情終獻云承前人之德化家為國母
曰予小子基命成績欽頌其德昊天罔極懇懇三獻我心悅懌
徹豆云樂奏具肅神其熙嬉告成于 祖亦右 皇妣敬徽不
遠以終祀禮祥光煥揚錫以嘉祉送神云顯兮幽兮神運無迹

靈馭逍遙安其所適其靈在天其主在室于子孫孫孝思無斁
其孟春享各廟禮同初學士陶安太常丞任以忠等奏凡特享
太廟皇太子當冕服隨班行禮至是上命皇太子奉各廟神
主就位侍立位傍南昌等王則命皇太子行禮○博興等縣民
人高翼等五十二人來謝恩先是詔免山東鄒縣祖稅至是翼
等來謝上召至前之曰朕以爾民勞困且逢饑饉難於衣食
故免祖稅三年欲爾民安也今若等遠來跋涉良苦是以所安
爾者反勞爾也豈朕之本心爾歸見鄉里長老其以朕意告之
但心在朝廷足矣不必來謝命禮部各給道里費而遣之仍止
其未來者○戊申賜群臣手詔于奉天門○詔太廟器皿舊制
以金塗銀者以金俱易上命畫古孝行及身所經歷艱難起家戰
伐之事為圖以示子孫謂侍臣曰朕家本業農祖父皆長者世

承忠厚積善餘慶以及於朕今圖此者使後世觀之知王業艱難也唐同善塲首曰陛下昭德垂訓莫此爲切上曰富貴易驕艱難易忽久遠易忘後世子孫長深宮惟見富貴習於奢侈不知祖宗積累之難故示之以此使朝夕覽觀庶有所警也○大將軍徐達等率師自虎牢關進至河南塔兒灣元將唐同脫因帖木兒以兵五萬迎戰列陣于洛水之北十五里我軍既成列副將軍常遇春單騎突入其陣敵發二十騎攔禦利之過春發一天斃其前鋒彼軍奮氣達遂麾衆乘之特南風驟發兵塵漲空呼聲動天地元軍陣亂退走追奔五十餘里俘獲無算脫因帖木兒收散卒走陝州達遂營于河南北門城李克彞復走陝西於是河南行省平章梁王阿魯溫遣其副樞夏仲良送款軍門及暮又遣叅政鄭伯起省都鎮撫李敏等詣中軍見達明

日阿魯溫以梁王金印率官民出降河南平達命左丞趙肅守
之達勇外郎高瑞撫諭各處山寨指揮任亮招諭嵩州阿魯溫
者察罕帖木兒父也○征南將軍廖永忠師至廣州之龍潭元
將盧左丞達鎮撫盧誠納款得其海舟五百餘艘軍士二千九
百六十五人馬三百匹糧五千餘石命指揮胡通守之○元國
子祭酒孔克堅來朝先是大將軍徐達至濟寧克堅稱疾遣其
子希學見達于軍門達送希學赴京希學奏言臣父久病不能
行令臣先入見上乃以勅往諭之曰朕聞爾祖孔子垂教于
世扶植綱常子孫非常人等也故歷數十代徃徃作賓王家豈
獨今日哉胡元入主中國茂業禮教莫倫彼數天寶厭之以喪
其師朕率中土之士奉天逃胡以安中夏以復先王之舊雖起
自布衣實承古先帝王之統且古人起布衣而稱帝者漢之高

祖也天命所在人孰違之間爾抱風疾果然否若無疾而稱疾則不可論至思之會克堅亦自來朝行至淮安遇勅使拜命惶恐無程而進既至呂對謹身殿上從容慰問曰爾年幾何克堅對曰臣年五十有三上曰爾年雖未老而疾嬰之今不煩爾官但爾家先聖之後爲子孫者不可以不務學朕觀爾子資質溫厚必能承家爾更加誨諭俾知進學以振揚爾祖之道則有光於儒教克堅頓首謝即日賜宅一區馬一匹月給米二十石又明日復召至諭之曰爾祖明先王之道立教經世萬世之下君召臣臣父子子實有賴焉故爾孔氏高出常人常人且知求聖賢之學況孔氏子孫乎爾宜勉爾族人各務進學因顧謂群臣曰朕不授孔克堅以官者以其先聖之後特優禮之故養之以祿而不任之事也○己酉夜彗星沒先是三月辛卯彗

出邠北大陸天船間芒長約八尺餘辛丑指文昌近五車是夜
沒于五車北○辛亥元鄭州榮陽百尺川寨守將叅政楚諒遣
照磨尹敬祖等詣大將軍送款○壬子副將軍常遇春率兵至
嵩州元守將李知院迎降得馬二百餘匹甲寅入其城執其平
章外兒等分兵取未附諸山寨○乙卯遣使詣河南命大將軍
徐達徵儒士雅明義鉅昂臣程彥魯秦彥洪谷天民王克明馮
子瑞邊仲德單有志王儀等赴京○元神頂寨守將僉院西青
山等以馬騾三十五匹來見大將軍于軍門○征南將軍廖永
忠遣兵攻破偽叅政鄧宗愚山寨獲宗愚等斬于廣州市初宗
愚聞王師入廣州遣其黨羅元祥詣軍門降本以覘軍勢而實
無降意未忠謂之曰欲降則來毋虛言以相欺也宗愚遷延累
日竟不至未忠知其詐乃下令往攻之夜二鼓發兵直抵其寨

詰旦破之。宗愚據三山寨，兄弟俱殘，暴嗜殺近境，頗破其產。嘗再陷廣州，大肆掠，廣州民尤嫉之。及面縛入城，民往觀之，爭啖其面，遂與其徒皆棄市。新會縣土豪黃彬、河源縣曹文昌、泮州廖仁等復聚衆作亂，自稱元帥。未忠復捕誅之。南海縣人麥康祖以魔魁，盡毒殺人，又捕斬之。廣州既平，未忠遂進兵取廣西。○丙辰，元龍門守將叅政保童等以其所部軍及僱師守將儲德以山寨頭目丁戶俱來降。○上謂侍臣曰：吾見史傳所書漢唐末世皆爲宦官，敗壞不可拯救，未嘗不爲之惋歎。此輩在人主之側，日見親信，小心勤勞，如呂強、張承業之徒，豈得無之？但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聖人之深戒，其在宮禁止，可使之供灑掃，給使令，傳命令而已。豈宜預政典兵？漢唐之禍，雖曰宦官之罪，亦人主寵愛之使然。向使宦者不得典兵預政，雖欲爲亂，其

可得乎○丁巳平章揚璩兵克永州元守將右丞鄧祖騰自殺
時璩圍永州久不下乃分命指揮胡海洋等於各門築壘困之
後造浮橋於西江上練習軍士示以必克祖騰屢戰屢屈至是
食盡力窮仰藥死叅政張子賢等猶率衆拒守百戶夏昇總城
館墮降因言祖勝死狀夜三鼓璩督兵四面攻之胡海洋等踰
城入子賢復率衆巷戰天明衆潰子賢與元帥鄧思誠等就執
并獲其全城士馬璩調衡州衛指揮同知丁玉守之於是耒陽
等州皆遣人降○戊午大將軍徐達遣都督同知馮宗吳康茂
才等分兵取陝州又遣其麾下及降將楚諒招諭登封各處山
寨頭目柴巖翁諒等於是守鞏縣五夏寨叅政李成來降○庚
申元福昌守帥知院張興鈞州守將哈剌魯守許州右丞謝孚
陳州知院楊崇各遣人詣大將軍送款○辛酉大將軍徐達遣

叅政傅友德取福昌山寨元右丞潘恭兒降○副將單常遇春
下汝州留兵守之遂徇下却縣○壬戌都督同知馮宗異等兵
至陝州元將脫因帖木兒棄城逃去宗異遂入其城留都督同
知康茂才守之○癸亥置山東行中書省調江南叅政廣洋為
山東叅政以翰林學士陶安為江西叅政 上因謂安曰朕渡
江之初卿首率父老見于軍門為朕敷陳王業論時之務深合
朕心由是朝夕相近幕府軍旅之事裨益良多繼入翰林益聞
議論今調汪廣洋為山東叅政而江西乃上游都會可以代之
者宜莫如卿其為我撫治之安對曰臣以微陋叨蒙甄錄保居
左右幸望過矣今獲委以重任恐付託不効有負 上恩 上
曰躬擐甲冑決勝負於兩陣之間此武夫之事非儒生所能至
若承沉寔化綏輯一方之衆此儒者之事非武夫所能也朕之

用人用其所能不疑其所不能卿才宜膺是任故以授卿我豈
私卿一人而不愛一方乎安乃頓首受命○以陝州盧氏縣隸
南陽府○進封恭軍胡深為縉雲郡伯制曰德忠効力允惟勲
舊之臣崇德報功宜厚進封之典表幽光於既往昭大節於無
窮美考彞章用加寵數故恭軍胡深奇姿素稟偉器夙成大詞
元著於英華武事兼通於翰墨朕創業江左嘗駐師金華乃得
賢才以資任用首居省幕繼擢恭軍外則贊畫鼎鈞內則周旋
帷幄恪恭乃職蕪潔自聲重念括蒼之城近接閩海之地寇多
侵擾民弗寧居俾率義師鎮茲封域每有保釐之助即無東顧
之憂奈何兵逼寇區倉皇而遇敵然能身先士卒慷慨以捐生
今茲七閩悉入版圖所獲渠魁已令繫鼓惜爾弗及見此俾朕
哀痛致思是用褒崇以旌勇烈爾惟有嗣朕念不忘將世祿於

厥家庶未延於宗祀欲服寵命用慰幽冥可追封為縉雲郡伯
○以侍儀范常為翰林直學士初常知太平府募民種藝時亂
後乏種官原有穀數千石常請于朝志發貸之至秋大稔私更
既實官原一充乃興學校延師儒民甚安之召入為侍儀 上
訪以時政及古今事宜常直對無隱遂擢為崇士尋兼太常卿
特筆興禮樂講究設施常多損議後復為起居注以疾致仕御
製詩以賜之終于家○甲子遣使諭都督同知馮宗異曰若克
潼關勿遽求勝而西今大軍方有事北方宜選將留兵守關以
遏其援兵爾且率師回汴梁朕將躬往議之是日 車駕發京
師幸汴梁特言者皆謂君天下者宜居中土汴梁宋故都衝
上定都故 上往視之且會大將軍徐達等謀取元都○守方
山寨儒官程夢魯以其衆詣大將軍徐達降○都督同知馮宗

吳進兵攻潼關李思齊張思道棄關宵遁初思齊與思道聞王師取河南即駐兵潼關以拒既而火焚思道營思齊乃移軍退守蒭蘆灘遣其部將張德欽穆薛飛守關又王師至思齊棄輜重走鳳翔思道奔郿城丙寅宗異遂入潼關引兵西至華州元守持皆望風奔潰○丁卯指揮唐黑塔等攻裕州臬白寨元平章郭雲堅守不克元孟津守將萬戶李恕荅底寨僉院陳德庸俱詣大將軍納款

大明太祖聖神文武欽明啟運俊德成功統天大孝高皇帝實錄卷之三十一

太祖高皇帝實錄卷之三十二

洪武元年五月庚午朔置沂州衛以徐崇禮張雲翰為指揮僉事○昌國州蘭秀山盜入象山縣作亂縣民蔣公直等集鄉兵擊破之初方國珍遁入海島亡其所受行樞密院印蘭秀山民得之因聚衆為盜至是入象山縣執縣官劫掠居民公直與王剛甫率縣民數百人欲擊之適知縣孔立自府計單還公直等走告立遂駐兵東禪山盜來攻公直乃先伏兵兩山間自領數十人迎戰佯敗走盜追之伏發盡禽殺之事聞遣大理卿周禎至縣賞其功賜公直剛甫白金人百二十兩○大將軍徐達自河南進至陝州都督同知馮宗異請益兵守潼關達調都督余奉郭子興將鷹揚衛指揮于光威武衛指揮金興旺守之○陝西袁州衛百戶艾明以擊山寇于沙陂橋而死命禮部襲贈

官致祭○大將軍徐達遣蔣彥彰賚書往太原與擴廓帖木兒
又遣指揮王瑤總虎賁振武驃騎通州各衛行士往號州等處
取毛胡蘆山寨毛胡蘆者初南陽鄧州等處義兵萬戶府募土
人為兵因其自相團結故號曰毛胡蘆○上幸汴梁道邳州駐
蹕于東門召知州李相諭之曰山東故官聽其從便若止朕將
用之相奏曰其有願赴京及還鄉者未奉處分 上曰往南京
者日給康餼還故鄉者皆給米一斛○丙子遣李二忻都從大
將軍北征初二人皆從擴廓帖木兒李二嘗侵徐州為指揮傅
友德所獲忻都守安豐信國公徐達下安豐擒之以歸 上釋
其罪厚遇之至是遣從征以白米三十石夏布三十匹給其家
○都督同知馮宗異還軍至陝州大將軍徐達與之俱還河南
○己卯征南將軍廖永忠參政朱亮祖等兵至梧州境元達魯

花赤拜住率官吏父老迎降時元吏部尚書普顏帖木兒張翹
以便宜行軍入廣西行次藤州聞永忠兵至即募兵歡迎拒民
無有應之者既而聞州守吳鏞出降乃率所部百餘人走鬱林
亮祖勅兵追之普顏帖木兒戰死張翹赴水死亮祖駐兵藤州
於是潯貴等州郡以次皆降○辛巳大將軍徐達等自陝州還
至河南遣指揮唐英撫諭鞏縣諸山寨○癸未夜有流星起自
天市西垣東北行至天市東垣沒○甲申登封鞏縣雞翎山并
天堂山寨復叛大將軍徐達命指揮曹諒等率兵討之○擴廓
帖木兒遣尚書蔣也先叅政溫某自太原以馬三匹白金二錠
詣大將軍徐達備饋禮達受焉又金明日遣舍人王銘送也先
赴京仍遣溫叅政還報擴廓帖木兒○指揮任亮以兵取露豹
寨克之○夜太上犯填屋○己丑大將軍徐達遣人以書招諭

元裕州泉白寨守將郭雲等○庚寅車駕至汴梁○參政傅友德取凌青寨克之黑山寨守將聞風遁去友德送所獲守仙人寨參政牛某等八人于大將軍○辛卯改汴梁路為開封府○副將軍常遇春都督同知馮宗異至行在謁見上勞之曰大將軍與將軍率師北征不踰年平齊魯下河洛亦甚勞矣遇春頓首曰此皆陛下威德所致臣等奉遵成算得效驅馳臣等之幸也○癸巳詔置中書分省于汴梁以中書參政楊憲署省事○指揮唐英及曹諒破雞翎山寨獲叛將送大將軍斬之○甲午參政朱亮祖引兵至梧州容州同知明安不花暨普寧縣達魯花赤買閻皆率父老來降○乙未指揮任亮克玉山等寨擒其頭目李德斬之○副將軍常遇春自行在復往河南○丁酉以江西行省左丞何文輝守河南先是文輝征福建上幸汴

梁召還扈從至是命為河南指揮使守河南○指揮任亮以所
獲元玉山黑山等寨守將左丞張恒等一十六人送大將軍徐
達所達令安置於河南○戊戌改歸德府為州隸開封府○參
政朱亮祖師次貴州元簡林州知州張那海同知王楚金皆未
降特土軍首領馮七奇眾反大肆剽掠邵邑驍然那海自貴州
還捕擒馮七等三十餘人斬之以徇州境遂安○是月置道州
守禦千戶所○置漳州衛○六月庚子朔大將軍徐達自河南
至行在見上上勞之曰將軍率師征討勤勞于外古人所謂
忠爾忘身國爾忘家誠將軍之謂也朕聞河朔之民日夕望吾
師至將軍宜與諸將乘時進取而安輯之朕觀天道人事元都
可不戰而見大丈夫建功立業各有其時機時之會不失事機
在將軍等勉之達等頓首謝既退上復召問達今取元都計

將安出達對曰臣自平齊魯下河洛王保保遠巡太原徒為觀望今潼關又為我有張思道李思齊失勢西竄元之聲援已絕臣等乘勢搆其孤城必然克之 上據圖指示曰卿言固是然北土平曠利於騎戰不可無備宜選偏裨提精兵為先鋒將軍督水陸之師繼其後下山東之粟以給饋餉由鄆趨趙轉臨清而北直搆元都彼外援不及內自驚潰可不戰而下達又曰臣慮進師之日恐其北奔將貽患於後必發師追之 上曰元起朔方世祖始有中夏乘氣運之盛理自當興彼氣運既去理固當棄其成其敗俱係于天若縱其北歸天命厭絕彼自漸盡不必窮兵追之但其出塞之後即固守疆圉防其侵擾耳達乃受命而退○壬寅 上躬祀汴梁諸神仍遣官致祭境內山川○上聞江西諸山寨通卒多逃竄為民患詔江西行省參政黃彬

統所部兵鎮袁州以招集之○癸卯徐達解行在還次河陰○甲辰元海南海北道元帥羅福等遣使來降海南分府元帥陳乾雷亦相繼歸附上下詔諭之曰蓋聞古先哲王之治天下
一視同仁無間遐邇况廣海之地自漢以來列為郡縣習禮樂之教有華夏之風頃因元政不綱群雄並起朕奉義除暴所向廓清邇者師臨南粵爾諸州郡不煩傳檄相率來歸嚮慕之誠良可嘉尚今遣使往諭朕意爾其益堅乃心以寧吾民爵賞之賜當有後命先是元黨訪使盧山海牙守雷州征南將軍廖永忠遣人以克廣州事諭海牙海牙以為詐殺使者至是聞廣州已下海牙懼南走交趾故羅福遂以其城降○己酉指揮曹諒以兵攻青山寨與戰勝之其守將參政王興祖以其衆降○壬子大將軍徐達遣指揮任亮守嵩州○己未大將軍徐達師駐

河陰先數日遣人督河南諸將來會至是常遇春至遂發河陰
向汴梁是夕次陳橋○壬戌平章楊璟參政朱亮祖等合兵攻
靖江克之執元平章也○兒吉尼其都事趙元隆○陳瑜○劉永錫○庶
訪司僉事帖木兒不花元帥元○禿蠻萬戶董丑○漢府判趙世傑
皆自致先是左丞周德興分兵據靖江險要以絕其聲援璟既
克永州遂引兵抵靖江城下屯于北關參政張彬屯南關亮祖
亦帥師自廣東來會屯于東門象鼻山下攻城越二旬不下璟
語諸將校曰彼所恃者西城濠水耳當先取閘口閘決其隄岸
則破之必矣諸將曰諾明日遣指揮使丘廣引輕兵攻閘口閘
破其守隄兵遂決其隄濠水涸因築土堤五道與其城接以通
士卒遂克其北門月城尋又克其北門小隘斬獲百餘人也兒
吉尼有懼色後攻其西門不利我軍死者三百餘人相持凡兩

閏月攻之益力也兒吉尼勢窮蹙其總制張榮與麾下裴觀以書繫矢射環營約降期以是夜未會暨二鼓觀總城出見環備言城中儲積空虛人無鬪志可立取之狀環乃給白皮帽百餘俾歸為識約四鼓從寶賢門入至期環命指揮使吳興寧等率眾登城而入也兒吉尼聞變倉卒出走追至城東伏渡門執之亮祖德興各以所部兵入城惟彬尚屯南關彬始攻城為守者所誦嘗志曰城破之日當志屠之比克城環懼其縱殺下令曰殺人傷人及剽掠者死彬乃止裏心遂安翌日送也兒吉尼於京師○夜有流星大如雞卵青赤色起自戴微西蕃北行至雲中沒○甲子陳友定故將金子隆陷將樂初陳友定既敗其將金子隆馮谷保等糾合清流寧化散卒寇將樂勢甚猖獗守將千戶宋國成嬰城固守至是賊黨日衆攻城益急國成以援兵

不至棄城遁子隆等遂臨將樂殺知縣馬源主簿蘇兼善乘勝
寇延平攻四鶴門指揮羅德聚千戶李申擊却之○乙丑上
在汴梁賜北征諸將夏衣○丙寅命中書稽諸將士軍功○以
都督同知馮宗異為征虜右副將軍○置刻期百戶所初選卒
伍中能疾行者二百人謂之刻期以通捷報至是立百戶所以
張德成為百戶領屬之○金子隆等復寇延平官軍出陣于城
南橋以禦之指揮蔡玉率衆奮擊大破其衆追至沙縣之青雲
寨子隆等負險拒守達寧衛指揮使沐英遣兵夾攻破之擒馮
谷保○戊辰征南將軍廖永忠進師至南寧元上浪屯田千戶
宋真執其守將平章咬住參政那海道使詣降永忠悉收諸司
印章命真守其城送咬住等赴京師○命浙江江西二行省及
蘇州等九府運糧三百萬石至汴梁○參政傅友德克神頂寨

元守將張知院等以其衆降○江西永新州大風雨蛟出江水
暴溢入城深八尺民居蕩折男女多溺死者軍聞上遣使賑
之○以邳州知州李相知和州兼守禦軍相至和州以南鄉銅
城堰障廢日久堰下之田皆沃壤而民不得耕東門石牌傾圮
貫城河填塞皆為民病乃召其父老訓諭集衆修浚之度工計
材俾父老之習事者董其役未幾二牌皆成特起啓闕以禁早
滂堰堤周迴二百餘里田得常稔貫城之河東西凡千餘步舟
楫便之民賴其利○是月上以金子隆等寇未平命平章李
文忠率兵往討之○上遣人祭元故將察罕帖木兒其文曰
革之勁者非疾風不顯人之忠者非亂世難明爾李將軍某當
中原擾攘元政不綱權臣竊命于內守將擅兵于外是致干戈
鼎沸國勢日危人將以元為無人矣何將軍之忠義倡其智勇

誘以名會明其分數義旗舉而兵興齊魯強兵僅能固守爾乃能陳兵于野請命于朝遲退有方君命是聽當是時忠心昭如五權號令嚴若冰霜所以動天地感鬼神所向克捷以其忠之所致也夫何兵既勝志少盈納遁逃釋有罪忠義漸弱鬼神鑒見遂爾禍嬰不測墮于敵手然忠未終而姦未顯壽不期年果何為耶豈竭忠以身先而致是歟抑人臣之有特而若是歟噫自古英雄志立而事乖抱恨於九原者多矣予故於足下舉其事而辭之猶生之對也靈解而往予紀而歸誅心之言爾其聽之○陳友定故將泉州陳總管獲收集餘衆攻陷同安縣泉州衛指揮僉事周淵率兵擊之淵馳馬直入其陣斬陳總管獲同安

秋七月己巳朔太白犯井宿○征戍將軍鄒愈兵至隨州元左

丞王誠及守難籠寨參政楊仲華等皆降○廣西左江太平府
土官黃英衍右江田州府土官岑伯顏等遣使齎印章詣平章
楊璟降○辛未命戶部各行省罷鑄錢未幾以國用不敷復令
鼓鑄○壬申上親畫征進陣圖遣使齎授大將軍徐達且令
各衛糧船俱赴濟寧餽運○丙子勅諭新授北方守令曰牧民
之任當愛其民况新附之邦生民凋瘵不有以安養之將復流
離失所望矣爾宜體朕意善撫循之毋加擾害簡役省費以厚
其生勸孝勵忠以厚其俗能如朕言不但民受惠於汝汝亦獲
循良之名矣上乃命中書給賞以厲其廉恥○己卯上在
汴梁獲勅大將軍徐達等曰將軍駐師河洛養鋒蓄銳經營布
置已見功緒今軍中士卒皆賈勇思奮况秋氣已近糧餉粗足
乘機進取維其時矣宜調益都徐州濟寧諸將各將精銳悉會

東昌以俟征進○辛巳 上與侍臣論及創業之難 上曰朕
賴將帥之力掃除禍亂以成大業今四海漸平朕豈不欲休息
以自娛然所畏者天所懼者民苟所為一有不當上違天意下
失民心馴致其極而天怒人怨未有不危亡者矣朕每念及之
中心惕然○以唐鄧二州穰○泌陽內鄉新野鎮平等縣隸南陽
府○壬午新寨麻張等叛征戍將軍鄧愈遣安陸衛指揮同知
吳復等討平之○戊子元平章阿思蘭以象州降初思蘭自全
州之敗率其餘衆退保象州及征南將軍廖永忠兵至梧州遣
指揮耿天璧等討之師至賓州境思蘭復遣其部將季左丞迎
拒天璧擊敗之思蘭勢迫乃遣其子僧保來納款至是自率所
部詣永忠降獻其銀印三銅印三十七金牌五廣西悉平○己
丑都督同知康茂才率師自陝州渡河進取安邑等縣○庚寅

上謂中書省臣曰中原兵難之後老穉之孤貧者多有失所宜遣人賑恤之省臣以國用不足為對上曰得天下者得民心也夫老者民之父母幼者民之子弟卹其老則天下之為子弟者悅卹其幼則天下之為父母者悅天下之老幼咸悅矣其心有不歸者寡焉苟聽其困窮而不之卹民將憮然曰患在其為我上也故周窮乏者不患無餘財惟患無是心能推是心何憂不足今日之務此最為先宜速行之○辛卯平章楊璟等自靖江率師還京○上將發汴梁大將軍徐達等自陳橋入辭上諭之曰朕與卿等率眾渡江誓除禍亂以安天下今士卒舍父母妻子戮鬪於矢石之間百死一生久未休息朕每念之惕然于心非得已也中原之民久為羣雄所苦死亡流離備于道路天監在茲朕不敢忘故命爾等帥師北征廓清中原拯民艱苦

昔元起沙漠其祖宗有德天命入主中國將及百年今其子孫
怠荒罔恤民艱天厭棄之君則有罪民復何辜前代革命之際
兵戈相加稅如仇讎肆行屠戮違天虐民朕實不忍爾諸將帥
當以為戒克城之日毋虜掠毋焚蕩毋妄殺人必使市不為肆
民安其生凡元之宗戚皆善待之庶幾上答天心中慰人望以
成朕伐罪救民之志有不恭命必罰無赦諸將皆感激拜辭而
退相謂曰主上愛民若此吾屬敢不敬承○都督同知康茂
才兵至河北安邑夏縣皆降○丙申車駕發汴梁還京師命
右副將軍馮宗異留守○焦山等寨賊首劉士廉等聚餘黨寇
汝州三屯尚店等處左丞何文輝率兵至嵩州遣指揮任亮等
討破之餘黨潰散獲馬騾七十餘匹○丁酉皇太子攝事太廟
祝辭曰時維孟秋禮嚴禘祭茲為父皇時巡汴梁經略中夏不

又躬致孝誠乃命臣某謹以牲醴庶品恭詣太廟用伸追慕之情○元郴州守將左手楊以城降先是平章楊瑄兵至桂楊左手楊率衆奔郴州瑄遣千戶楊復率兵討之左手楊固守不下至是瑄免靖江還左手楊乃以元所授金銀牌印來降○京師火延燒民居及永濟倉○揚州府自五月不雨至于月旱傷苗稼○大將軍徐達檄都督同知張興祖平章韓政都督副使孫興祖指揮高顯等將益都徐州濟寧之師會于東昌且命右丞薛顯參政傅友德左丞趙庸平章曹良臣俞通源都督副使顏時右臣梅思祖各領軍衛分布士馬渡河○南海賊馮蘭等作亂縣人關敏倡義擊賊死之初蘭等行劫龍潭敏集衆襲捕賊百餘人以獻征南將軍廖永忠遂以敏權巡檢賊銜之乃聚徒侵圍其鄉敏力不能支遂為賊所屠後賊平永忠以其事聞

上以敏存日未授官而能仗義討賊歿于王事特贈教武校尉
兵馬指揮司副指揮表其鄉曰忠義令有司立祠歲時祭焉○
戊戌儒士李訥上言其畧曰詩云嗇矣富人哀此滯獨書云懷
保小民惠鮮鰥寡此王政之先務也今天下生民幸脫喪亂沐
浴清化猶去藪盈而仰白日出陰谷而登春臺莫不懽欣鼓舞
以獲更生然億兆之中臣常見有無父母孤子女者纍然無依
艱於衣食願勅有司存養以廣仁恩 上覽之謂訥曰爾言良
是吾前已命中書賑卹正謂此也○是月帶刀舍人周宗上疏
曰 陛下天縱聖明神武不殺數年之間掃除羣雄江南悉定
閩廣俱平取山東定河洛易如拾芥雖因天授實由聖護今惟
皇太子國之主器四方之所仰望宜於此時擇忠良之士與之
居處燕遊其侍御僕從亦必選小心端正之人使之日見正事

聞正言知前代之興廢辨人情之邪正究事理之得失考行已之是非如是則進脩德業日就月將善人日親邪人日踈福被兆民萬世永賴也國本既固又必廣求人材而用之今之所用人材其學業才能皆由積習而後成非一朝一夕所能得也今不培之於將來臣恐數年之後壯者已老少者未學 陛下欲求人材何從而得焉方今莫若於府州縣開設學校置立學官自公卿大夫至於庶人之子弟皆教養之庶不失他日之用。

大明太祖聖神文武欽明啟運俊德成功統天大孝高皇帝實錄卷之三十二

太祖高皇帝實錄卷之三十三

洪武元年閏七月己亥朔遣使犒北征將士○庚子大將軍徐達等率師發汴梁徇取河北○州縣時兵革連年道路皆榛○塞人煙斷絕是日次安丘遣右丞薛顯參政傅友德等取○衛輝元守將平章龍二棄城走彰德○元降將喬兪院○叛于濟南喬兪院者福建解象官初航海至山東吳元年十二月大將軍○時駁師濟南因來降至是復作亂指揮陳勝楊春討平之斬首三○千餘級○指揮使曹興才率兵攻蘇九疇山寨九疇據炭山自固興才連破其小隘○六處是夜九疇棄柵而遁興才追擊之九疇走死獲其子獻以歸餘黨悉平○夜有流星大如盂青白色起自天津東北行至雲中沒○辛丑大將軍徐達等師至洪門鎮參政傅友德以獲嘉縣尹胡仲信來見達命仲信從鎮撫王處

仁守衛輝○壬寅遣使往徐州賜參政陸聚文綺三十四匹銀三百兩酒五百尊又以文綺銀碗各二百給賜將士之有功者○癸卯大將軍徐達師至彰德元平章龍二侵出走同知陳恭等詣軍門降以右丞梅思祖統和陽衛兵守之明日龍二部將楊義卿以船八十艘來歸○甲辰詔自汴梁至宿州立十站每站置馬二十四○乙巳大將軍徐達等師至磁州遣人詣魏州召指揮王臻還兵守漳河明日達師至邯鄲元守將遁去○丁未上至自汴梁○大將軍徐達等師至廣平元平章周昱先棄城遁大軍駐城中邯鄲縣尹鄒文玉率耆老二十四人來降是日右丞薛顯獲元宿邦傑部將侯僉院至言邦傑兵爲擴廓帖木兒所敗其軍士妻子在趙州者悉爲豁鼻馬所虜○慈利軍民宣撫使夏克武等貢方物授克武中書斷事軍臣湖廣理

問○已爾大將軍徐達等師次臨清遣人詣東昌趣都督同知張興祖等以師來會又檄守樂安指揮華雲龍將兵從征○檄天下賢才至京授以守令厚賜而遣之上語中書省臣曰治國家以德賢為先賢者天下之望也然布衣之士新授以政必有以養其廉恥然後可責其成功洪範曰既富方穀此古人之良法美意也○庚戌參政傅友德游騎獲元將李實臣都事張處仁遂以為嚮導○遣因遣友德開道以通步騎都督副使顧時浚開以通舟師○詔定軍禮中書省臣會諸儒臣議○古者天子親征所以順天應人除殘去暴以安天下自皇帝習用于戈以征不事此其始也周制天子親征則額于上帝宜于大社造于祖廟禘于所征之地及祭所過山川師還則奏凱獻俘于廟社後世又有宣露布之制若遣將出師則授以節鉞亦告于廟社

禡祭旗纛而後行。宋又有祭告武成王之禮。歸則奏凱獻俘。然後天子論功行賞。於是歷考舊章。定為親征。遣將諸禮儀。奏上詔並從之。○皇帝親征告祭天地廟社儀。前期擇日祭告天地宗廟大社。皇帝服武弁乘輦。輅備六軍。具牲幣作樂。皆行三獻禮。其儀與祀天地時享廟社同。○禡祭儀。前期皇帝清齋一日。大將及陪祭官以下皆如之。設皇帝大次於廟庭之東。皇太子次於大次之東。設省牲位於南門外。前一日導駕官同太常卿導駕詣大次。太常奏中麻。皇帝服通天冠。絳紗袍。太常奏外櫛。引皇帝至省牲位。廩犧令牽牲過御前。省訖牽詣神厨。太常奏請詣神厨視牲。乃鑊滌漑。芘遂烹牲。駕還大次。所司灑掃執事。設軍牙六纛。神位於廟殿中之北。軍牙在東。六纛在西。設遷十二于神位。東三行。西上豆十二于神位。西三行。東上

蓋各二于邊豆間蓋東蓋西劍三登三于邊豆前俎三于登
劍前香案于俎前爵站于香案前沙池于爵站前酒尊所于殿
庭東帶篚位于酒尊北爵洗位于酒尊前御洗位于酒尊南盛
坎于神位西北設席于坎位前上置酒并碗五雞五以俟酌神
設御位于廟庭之南正中北向大將及陪祭官位于御位
南文東武西重行北向設御史位于香案前左右贊禮位于御
史南東西相向傳贊贊引之位次之祭日清晨建牙旗六纛于
各神位後執事者各實祭物于器置祝版于神位右陳牲俎于
案樂工及司尊執爵等執事及陪祭諸將各服其服入就位太
常卿奏中嚴皇帝嚴武弁服又奏外辦遂同導駕官導引
皇帝自左南門入至位北向立贊禮唱迎神太常奏鞠躬樂作
皇帝鞠躬再拜興樂止在位皆鞠躬再拜興贊禮贊奠幣行初

獻禮太常奏請詣盥洗位搯圭盥悅訖出圭請詣爵洗位搯圭
執爵官以爵進太常奏請受爵將爵拭爵訖以授執爵官再進
爵亦如之出圭請詣酒尊所搯圭執爵官以爵進太常奏請受
爵司尊者舉畢酌醴拜訖以授執事者再進爵一如之出圭太
常奏請詣軍牙神位前爵幣前行 皇帝升廟壇樂作至神位
前奏跪搯圭三上香奠幣三祭酒奠爵出圭樂止讀祝官跪讀
祝于神位右訖興以祝版置于地太常奏請俯伏再拜樂作
皇帝俯伏再拜興樂止詣六彝神位前禮同復位亞獻中獻不
讀祝餘皆如之贊禮唱飲福受胙太常奏請詣飲福位奏鞠躬
再拜樂作 皇帝鞠躬再拜興樂止奏跪搯圭飲福受胙訖出
圭奏俯伏興再拜樂作 皇帝俯伏興再拜訖樂止復位贊禮
唱徹豆樂作掌祭官各徹豆唱賜胙 皇帝不拜陪祭官皆再

拜贊禮唱送神太常奏請鞠躬再拜樂作 皇帝鞠躬再拜興
樂止陪祭官皆再拜贊禮唱望燎執事官各以祝幣掌祭官取
饌俱詣燎所太常奏請望燎贊禮唱可燎東西各二人以炬燎
執事殺雞刺血於酒碗中酌神燎半奏禮畢 皇帝還大次解
嚴○祭所過山川儀輿禡祭同但嶽鎮海瀆則用大牢其次用
少牢又次用特牲若行遠則用酒脯而已祭器止設邊豆各一
行禮則以禮官贊之祭畢則望瘞不用雜酒○凱還告祭廟社
儀輿出師同 皇帝率諸將以凱樂俘馘陳於太廟之南門外
大社之北門外然後以付刑部○遣將出師授節鉞禮儀前期
拱衛司設大將軍次於午門外兵部官備節鉞陳於奉天殿內
架上內使監設御座於殿中侍儀司設大將軍拜位於丹墀中
道稍西又設受節鉞位於御前俱北向設內贊位及授節鉞官

位受節鉞執事位於大將軍受節鉞位之北東西相向百官侍
立位於文武樽之北東西相向通班贊禮位於大將軍丹墀拜
位之北通班在西贊禮在東引大將軍二人位於通班之次其
餘侍衛陳設如朝會儀是日鼓初嚴侍儀導從官入迎車駕次
嚴文武官具朝服入侍立位大將軍朝服入立候於丹墀之西
北所部將士鼓吹皆候於午門外鼓三嚴 皇帝服武弁服出
樂作陞座樂止鳴鞭捲簾報時訖引班引大將軍就丹墀拜位
贊禮唱鞠躬拜樂作四拜興樂止引大將軍由西陞陞西門入
內贊接引至御前唱鞠躬樂作再拜興樂止唱跪措笏大將軍
跪措笏授節鉞官取節鉞至御前跪承制興立於大將軍之東
北宣制位先授節次授鉞大將軍以次受訖以授執事者執事
者跪受立於西唱出笏俯伏興樂作大將軍出笏俯伏興復再

拜樂止自西門出執節者前行至位分立於左右樂作贊禮
後唱鞠躬四拜典禮畢樂止 皇帝與樂作還宮樂止大將軍
出勤所部建旗幟鳴金鼓正行列擊節鉦奏樂前導百官以次
送出○遣將告祭廟社儀與遣官奏告廟社禮同就命大將以
牲幣行一獻禮師還則陳凱樂倅誠於廟社門外而祭告之與
出師祭告儀同○祭武成王廟儀前期二日有司設大將以下
次及省牲位於廟南門外前一日大將及諸將陪祭官詣廟所
致齋執事者於齋所肄儀大將省牲廩犧令牽牲自東過大將
軍前省訖詣神廚視鼎鑊糝漚遂烹牲大將還齋所執事者灑
掃陳設至日清晨讀祝官於大將幕次僉祝版執事實祭物于
器訖大將以下具服入就位贊禮贊拜大將以下皆再拜訖贊
引引大將詣盥洗所盥悅訖詣武成王神位前播筭上香奠幣

出笏再拜興詣配享神位前如前儀復位贊禮唱進俎贊引復引詣武成王神位前措笏進俎配位前亦如之復位贊禮唱獻官行禮贊引引詣爵洗所贊措笏受爵祿爵拭盥以授執事者出笏詣酒尊所措笏受爵酌酒以授執事者引詣神位前贊跪措笏受爵三祭酒奠爵讀祝官讀祝訖大將興再拜詣配位前如之復位初大將行禮時贊引引分獻官各詣兩廡神位前分獻如正獻禮訖贊飲福受酢引大將詣武成王神位前跪措笏飲福酒受酢出笏興再拜復位徹豆贊賜酢正獻官免拜分獻以下皆再拜贊禮唱望燎執事者以祝幣詣燎所大將望燎燎畢贊禮畢以次出○禡祭軍牙六纛儀與祭武成王同但奠幣行三獻禮大將初獻次將亞獻終獻不進熟○大將奏凱儀先期大都督以露布聞大將未至前一日所司設大將次于午門

外內使監官隱御座於午門樓上前楹當中南面侍儀司設大將拜位於樓前北向諸將位於大將之後文武百官位於諸將之南文武西奏凱樂位於大將位前協律郎位於奏凱之北司樂位於協律郎之南俱北向贊禮位於樓前大將拜位之北文武官侍立位於兩傍諸將侍立位於文武班之北俱東西相向大將侍立位於諸將之北東向引班舍人位各於所引官之北東西相向又設獻俘位於樓前少南獻俘將校位於獻俘位北刑部尚書奏位於將校之北皆北向又設刑部尚書受俘位於獻俘位西東向設露布業於內道正中南向受露布位於業東西向承制位於業東北西向宣露布位於文武班之南北向至日侵晨大將以下入就侍立位 皇帝常服乘輿出升樓即御座侍衛如常儀大將以下就拜位贊拜大將以下皆四拜退

就侍立位贊奏凱樂協律卽執麾引樂工就位司樂俛伏跪請
奏凱樂協律卽舉麾鼓吹振作編奏樂曲其曲隨事撰述樂止
司樂跪唱謹奏樂畢協律以下以次退凱樂初奏將校引倅俟
立於兵仗之外樂畢贊宣露布承制官承旨以露布付受露布
官引禮引受露布官詣露布案跪受由中道南行以授宣露布
官宣訖將校引倅至位刑部尚書跪奏曰某官某以某處所倅
獻請付所司奏訖退就受倅位俟旨其就刑者立於西廂東向
以付刑官其宥罪者樓上承制官宣旨曰有勅釋縛樓下承傳
宣旨釋訖贊禮贊所釋之倅謝恩皆四拜呼萬歲者三將校以
所釋倅退如有所賜就宣旨賜之大將以下就拜位皆四拜稽
筓舞蹈山呼萬歲者三出笏獲四拜乃出文武官就位四拜稽
筓舞蹈山呼如常儀後四拜班首稍前跪稱賀致詞訖俯伏興

復位及衆官復四拜禮畢乘輿降接還宮百官以次出○論功
行賞儀前期內使監陳御座香案於奉天殿如常儀尚賓司設
賓案於殿中侍儀司設詔書案於賓案之前誥命案於丹陛正
中之北設皇太子諸王侍立位於殿上之東北設承制位於殿
上之東宣制位於丹陛誥命案之北吏部戶部禮部尚書位於
殿上之東南設大都督府兵部尚書位於殿上之西南受賞
官拜位於丹墀中序立位於丹墀西南受賞位於誥命案之南
受賞執事位於受賞官序立位之西每官用捧誥命捧禮物各
一人俱北向餘陳設如朝會儀是日鼓三嚴執事官各就位
皇帝服袞冕御輿以出樂作陞座樂止捲簾鳴鞭報時訖皇太
子諸王具袞冕自殿東門入樂作至殿內侍立位樂止受賞官
入就拜位樂作四拜樂止承制官跪承制由殿中門出吏部

却禮却尚書由殿西門出立于階命素秉承制官至丹墀中南
向稱有制受賞官皆跪宣制曰朕嘉某等為國運功宜加爵賞
今授以某職賜以某物某恭承朕命宜畢受賞官俯伏興樂作
再拜樂止行賞受賞官第一人詣案前跪措笏更却尚書捧誥
命戶却禮却尚書捧禮物各檢受賞官受賞官以授左右出笏
俯伏興復位餘官以次受賞訖承制官吏却尚書等俱至御前
復命退復位樂作受賞官皆再拜樂止措笏鞠躬三舞蹈呼萬
歲者三出笏俯伏興樂作復四拜樂止禮畢 皇帝興樂作至
謹身殿樂止皇太子諸王還宮受賞官及文武官以次出至午
門外以誥命禮物置于龍亭用儀仗鼓樂各送還本第明日進
表稱謝如常儀○壬子副將軍常遇春進兵取德州克之擒元
參政哈剌馬納○癸丑平章韓政都督副使孫興祖俱以師會

臨清於是大將軍徐達率馬步舟師北上命韓政守東昌并鎮撫臨清達師至德州常遇春張興祖及指揮高頌毛驥程華等俱以師會○丙辰官軍攻大○行山玲瓏等四寨拔之明日又功破牛心寨擒元僉院陳天祐等一十九人斬○以高郵府為州隸揚州府置高郵守禦千戶所○戊午大將軍徐達等師至長蘆元守侍左僉院遁去○命指揮費子賢等守之達遂趨清州下之遣人諭子賢分兵守清州○辛酉襄陽衛指揮王過成督兵進攻光石腦寨駐營小西門令千戶張佐攻其大西門又遣兵據臥羊嶺斷其水道吳興衛君指揮攻茶茅山寨據其洞夜三鼓分兵拔其五柵其知院何政退保光石腦山夫寨又明日官軍進攻破之擒偽副樞張成同僉劉敬等六十一人斬之獲軍士二十九百餘駝馬牛羊三千二百餘頭於是葉舞陽魯山等縣相繼降

附○大將軍徐達等師至直沽獲其海舟七艘作浮橋以濟師
達又令副將軍常遇春都督同知張興祖各率舟師並河東西
以進令步騎專陸而前元丞相也達等得禦海口望風奔遁元
都大震○廣東何真率其官屬入朝詔授真江西行省參政
上諭之曰天下分爭所謂豪傑有二易亂為治者上也保民達
變識所歸者次也負國偷安流毒生民身死不悔斯不足論矣
頃者師臨閩越卿即輸誠來歸不煩一旅之力使兵不血刃民
庶安堵可謂識時達變者矣真叩頭謝曰昔武王伐暴救民諸
侯不期而會者八百今主上除亂以安天下天命人歸四海
景從臣本蠻貊之人始者逢亂不過結聚鄉民為保生之計實
無他志今幸遇大明麗天無幽不燭臣愚豈敢上違天命
上曰天能不賈禍於主靈者必世享其澤朕嘉卿忠誠念江西

地近廣東是用特按爾江西行省參政以表來歸之誠古云令名德之興也卿令名已著尚懋修厥德以輔我國家○癸亥大將軍徐達等師至河西務元平章俺普達朵兒只進巴率兵迎敵我師與戰大敗之擒知院哈剌孫及省院將校三百餘人獲馬六百匹船百餘艘糧二千六百石平章達朵兒只進巴等遁去達進兵至通州營于河東岸常遇春營于河西岸乙丑達命衛吏田中為通州判官攝州事括糧得四千五百石元圖公知院卜顏帖木兒等率兵出都城來禦戰遇春敗之擒卜顏帖木兒及副樞也先迭兒脫脫帖木兒獲馬四百匹船百餘艘圖公五十八遁去是日補特日有常丙寅達率諸軍入通州城指揮華雲龍以兵來會是夜三鼓元主及其后妃太子開達門北走○平章李文忠率師攻破清流寧化諸山寨獲金子隆及其餘

黨閭地悉平○詔免蘇州府吳江州水災田一千二百三十七頃有奇糧四萬九千五百石廣德太平寧國三府和滁等州旱災田九千六百餘頃糧七萬六千七百三十餘石○丁卯上謂侍臣宋濂等曰自百聖哲之君知天下之難保也故遠聲色去奢靡以圖天下之安是以天命眷顧久而不厭後世中才之主當天下無事修心縱欲鮮克有終至如秦始皇漢武帝好尚神仙以求長生疲精勞神卒無所得使移其心以圖治天下安有不理以朕觀之人君能清心寡欲勤於政事不作無益以害有益使民安田足衣食熙熙皞皞而不自知此即神仙也功業垂於簡冊聲名流於後世此即長生不死也夫恍惚之事難憑幽怪之說易惑在謹其所好尚耳朕常夙夜兢兢以圖天下之安其敢游心於此濂對曰陛下斯言足以祛千古之感也

○大將軍徐達命都督副使孫興祖督軍士修築通州城○戊辰上與侍臣觀古帝王畫像因論其賢否得失至漢高祖唐太宗○太祖則展覽再三諦視久之至隋煬帝宋徽宗則速閱而過曰亂亡之主不足觀也至後唐莊宗笑曰所謂李天下者其斯人歟上下之分清至於此安得不亡

大明太祖聖神文武欽明啟運俊德成功統天大孝高皇帝實錄卷之三十三

大明太祖高皇帝實錄卷之三十四

洪武元年八月己巳朔詔以金陵爲南京大梁爲北京詔曰朕
惟建邦基以成大業興王之根本爲先居中夏而治四方立國
之規模最重自趙宋末世夷狄人主中國今百有餘載其運乃
終群雄分爭未有定于一者民遭塗炭亦已極矣朕以布衣當
擾攘之際拔身行伍率衆渡江倚天地眷祐祖宗積德臣下宣
忠將士用命西平陳友諒東滅張士誠南靖閩廣北有中原武
功大定混一之勢已成十_七年間凡糧餉軍需百物料徼民無
休息而江左一方煩勞尤甚遂收天下平寧之効朕觀中原土
壤四方朝貢道里適均父老之言乃合朕志然立國之規模固
重而興王之根本不輕其以金陵爲南京大梁爲北京朕於春
秋往來巡守播告爾民使知朕意○庚午大將軍徐達命馬指

擇守通州進師取元都師至齊化門命將士填壕登城而入達
登齊化門樓執其監國宗室淮王帖木兒不花及太尉中書左
丞相慶童平章迭兒必失朴賽因不花右丞張廉伯御史中丞
滿川等戮之并獲宣讓鎮南威順諸王子六人及玉印二成宗
王璽一封其府庫及圖籍寶物等又封故宮殿門令指揮張煥
以兵千人守之宮人妃主令其官寺護視號令士卒無得侵暴
人民皆安堵明日順德守將吉右丞胡恭政鄭恭政皆自西山
來降武德衛軍校獲前樂安逃將俞勝及高恭政張郎中等達
遣指揮鄧暉○赴京獻捷仍命右丞薛顯恭政傅友德平章曹良
臣都督副使顧時將兵偵邏○古北諸隘口○壬申 上謂中書
省臣曰近○京師火○四方水旱相仍朕夙夜不遑寧處豈刑罰失
中武事未息徭役屢興賦歛不時以致陰陽乖戾而然耶朕與

卿等同國休戚宜輔朕修省以消天譴參政傅瓌等對曰古人有言天心仁愛人君則必出災異以譴告之使知變自省人君遇災而能警懼則天變可弭今陛下脩德省愆憂形于色居高聽卑天寔鑒之顧臣等侍罪宰輔有乖調燮貽憂聖衷咎在臣等上曰君臣一體苟知警懼天心可回卿等其盡心力以匡朕不逮於是詔中書省及臺部集耆儒講議便民事宜可消天變者○大將軍徐達遣故元尚書九住選太原告諭擴廓帖木兒又遣蔣應宗往涿州招諭前廣平守將平章周昱未幾千戶陳權自古北口獲昱將校及妻子車輛而還○癸酉大將軍徐達命鎮撫吳勉攝大都路知府知印謝秘攝同知與本路舊官權行發遣公事○甲戌以張正常爲真人去其舊稱天師之號上謂群臣曰至尊惟天豈有師也以此爲號褻瀆甚矣

遂命去其正一教主天師之稱改天師印爲真人印秩正二品
其僚佐曰贊教曰掌書制曰朕惟道家首流本於清淨無爲其
來已久張氏自漢而下宗派相承爾四十二代孫正常存心沖
澹葆德純和逮紹祖傳以守正一朕用嘉之賜以名號爾其益
振宗風永揚玄教可正一副教護國闡祖通誠崇道弘德大真
人領天下道教事初上帥師取江西正常即遣人來見自樓
簾觀京師正常有遁術常以符投故永壽宮井中飲者疾輒瘳
詔作亭井上名曰太乙泉正常後七年卒○大將軍徐達遣人
詣東昌令平章韓政分兵守廣平政遂招降白土等三十六寨
○乙亥漳州府通判王禕上疏曰臣聞自古帝王定天下成大
業必祈天永命以爲萬世無疆之計焉所以祈之者在乎人君
脩德而已若德既脩則天眷自有不能已者書曰皇天無親惟

德是輔此之謂也。人君修德之要有二：曰忠厚以存心，寬大以爲政。二者君德之大端也。是故周家以忠厚開國，故能垂八百年之基；漢室以寬大爲政，故能成四百載之業。簡冊所載不可誣也。欽惟陛下負不世出之資，奮大有爲之志，艱難十載，大業已成。周之文武，漢之高光，蓋無讓焉。臣竊聞之人君莫先於法，天道莫急於順人心。夫上天以生物爲心，故春夏以長養之，秋冬以收藏之，皆所以生物也。其間雷霆霜雪，有時而搏擊，馬有時而肅殺，馬然皆變而不常，向使雷霆霜雪無時而有，馬則上天生物之意息矣。人君體上天生物之心，故一動一靜之間，務合乎天，不然則天必示變異以警戒之人。君誠能修德，則豈不足以當天意而承天眷哉！此臣所以願陛下之法天道也。夫民恃君以爲生，故人君視民之休戚，必若己之休戚，誠以君民同

一體爾古者藏富於民言取之有節取之有節則民生遂而得其所。陛下近發德音減茶課免軍需蠲邊郡之租稅民心感悅庶幾得以遂其有生之樂然今浙西既平租稅既廣科歛之當減猶有可議者此臣所以願陛下之順人心也。法天道順人心則存於心者自然忠厚行於政者自然寬大。祈天永命之道未有越此者也。今陛下建國之始方將立法垂憲以定一代之典制度禮文之事可議者固多臣未敢以悉數謹舉帝王高治之大要冒昧以聞伏惟陛下無謂儒者之常談而加覽焉。上嘉納之。○丙子。上謂中書省臣曰任人之道因材而授職譬如良工之於木小大曲直各當其用則無棄材夫人亦然有大器者或乏小能或有小能不足以當大事用之者在審察其宜耳驂駟之材能歷險致遠若使攫兔不如韓盧鉛刀之

割能破朽腐若解金牛必資利刃故國家用人當各因其材不可一律也不然則人材不得盡其用而朝廷有乏人之患矣○
驍騎右衛千戶陳諒巡運古北口獲貊高部將李德明劉荅夫
帖木兒謝文振尹野闡等三十九人而還○丁丑遣官釋奠于
先師孔子初禮官奏周制凡始立學者必釋奠于先師○先師凡
學春夏釋奠于先師秋冬亦如之漢儒以先聖為周公若孔子
以先師為禮樂詩書之官若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公
書有伏生可以為師者蓋四時之學將習其道故釋奠各以其
師而不及先聖惟春秋合樂則天子視學有司總祭先聖先師
先則漢特釋奠亦畧可見矣魏正始中使太常釋奠于辟雍晉
釋奠皆於國學宋晉成務孝武皆親釋奠隋制國子監每歲四
仲月上丁釋奠先聖先師州縣學則用春秋仲月唐初釋奠儒

官自為祭主直書博士姓名敢服告于先聖許敬宗奏請令國子祭酒為初獻詞稱皇帝謹遣仍令司樂為亞獻博士為終獻縣學則令為初獻丞為亞獻主簿及尉通為終獻丞為禮制武德貞觀中皆以二月親幸國子監釋奠闕釋景龍中皆皇太子釋奠于太學開元中詔春秋釋奠以三公攝事若之常式若遇大祀則用仲丁州縣用上丁宋元因古禮而損益之今宜定制以仲春仲秋二上丁日降香遣官祀於國學以丞相初獻翰林學士亞獻國子祭酒終獻上然之至是遣官致祭正位牲用牛羊豕各一幣一白色籩八寶以形鹽菜魚粟棗榛芡芡鹿脯豆八寶以韭菹醢醢菁菹鹿醢芹菹兔醢荀菹魚醢簋簋各二寶以黍稷稻粱登一寶以大羹釧二寶以和羹犧尊象山罍各一寶以醴齊盎齊事酒樂用大成登歌樂四配位牲用羊豕各

一幣一白色邊四實以形鹽菜魚栗栗豆四實以芹薺醯菁藟鹿醢
登一實以大羹盞盞各一實以黍稷其從祀十哲兩廡各邊二實
以栗鹿脯豆二實以菁藟鹿醬盞各一實以黍稷先期 皇
帝齋戒獻官及陪祀執事官俱散齋二日致齋一日前祀一日
清晨有司立仗百官具公服侍班 皇帝服皮弁服御奉天殿
降香獻官捧由中道出至午門外置龍亭內儀仗鼓吹導引至
廟學是日獻官法服并執事官集齋所省饌省牲告充告臚視
酌饌潑漑告潔至日丑前五刻執事者各實祭物于器獻官及
陪祀執事官各就位監禮監祭官閱陳設糾不如儀者贊禮唱
有司謹具請行事唱迎神樂作獻官及在位者皆再拜樂止贊
禮唱奠幣獻官詣盥洗位搯笏盥悅出笏詣大成至聖文宣王
神位前樂作獻官搯笏上香奠幣出笏再拜以次詣兗國復聖

公。鄴國宗聖公沂國。迷聖公鄴國。亞聖公。神位前並如前議。復位樂止。贊禮唱進俎。樂作。獻官至大成。至聖文宣王神位前。搢笏奠俎出笏。以次詣四配神位前。如前儀。出笏。復位樂止。贊禮唱行初獻。禮獻官詣爵洗位。搢笏。潑爵。拭爵。以爵授執事者。詣酒尊所。搢笏。以爵受酒。以授執事者。出笏。樂作。獻官詣大成。至聖文宣王神位前。跪搢笏。上香。祭酒。奠爵出笏。樂止。讀祝官取祝跪讀訖。獻官俯伏。興再拜。以次詣四配神位前。並如前儀。亞獻終獻儀。並同初獻。但不用祝。行終獻禮時。贊禮唱行分獻禮。分獻官詣盥洗位。搢笏。盥。脫出笏。詣爵洗位。搢笏。潑爵。拭爵。以爵授執事者。出笏。詣十哲兩廡神位前。搢笏。奠帛。上香。祭酒。奠爵出笏。俯伏。興。平身。復位。贊禮唱飲福。受胙。初獻官詣飲福位。再拜。跪搢笏。奉爵者以爵進。獻官受爵。飲福。酒奉胙者以胙進。

獻官受胙以授執事者出笏俯伏與再拜亞獻官以下皆再拜
復位贊禮唱徹豆樂作享祭官各徹豆樂止贊禮唱送神樂作
獻官以下皆再拜樂止讀祝官取祝捧幣者捧幣各詣瘞位獻
官詣望瘞位東西各二人以炬燎大俟半燎實土半坎贊禮畢
其祝文曰惟王德侔天地道冠古今剛述六經垂憲萬世茲維
仲春伏謹以制幣牲齊粢盛庶品式陳明薦以充國復聖公郕國
宗聖公沂國述聖公鄒國亞聖公配尚享○中書省奏定六部
官制詳設尚書正三品侍郎正四品郎中正五品員外郎正六
品主事正七品先是中書省惟設四部以掌錢穀禮儀刑名營
造之務上乃命李善長等議建六部以分理庶務至是乃定
置吏戶禮兵刑工六部之官以滕毅為吏部尚書樊瑄為侍
郎前司農卿楊思義為戶部尚書少卿劉誠為侍郎錢用壬為

禮部尚書世家寶為侍郎陳亮為兵部尚書朱瑄為侍郎周楨
為刑部尚書盛原輔張仁為侍郎單安仁為工部尚書張文為
侍郎 上御奉天殿六部官入見 上諭之曰朕肇基江左軍
務方殷所以官制未備今以卿等分任六部國家之事總之者
中書分理者六部至為要職凡諸政務須竭心為朕經理或有
乖謬則貽患於天下不可不慎○以將作司隸工部革司農大
理二司○御史中丞劉基予告還青田初 上之北巡也命丞
相李善長及基等留守京師且語基督察姦惡以肅輦轍雖內
府之事亦宜糾舉基素剛毅凡中書僚吏有犯即捕治之宦者
監工匠不肅基啟皇太子捕真諸法宿衛舍人奕基于直舍基
按治之人皆側足畏基會中書部事李彬姦事覺彬素附善長
竊弄威福善長託基緩其獄基不允遣人馳奏請誅彬 上可

其奏時天旱善長等方議禱于神而誅彬之報適至善長曰今欲禱雨可殺人乎基怒曰殺李彬天必雨遂斬彬善長銜之及上還怨基者多訴於上上謂善長亦言基專恣語頗切上皆不聽會基有妻喪因請告歸上許之○有風憲官二人各訴所短於廷其一人言甚便捷其一人言簡而緩上曰理原於心言發于口心無所虧辭出而簡心有所蔽辭勝於理彼二人者其言寡者直其言多者非遂召廷臣詰之言寡者果直上謂羣臣曰彼二人者皆居風憲當持公正以糾率羣司何致以私怨相加乎所以古人貴知言能知言則邪正瞭然自辯區區以便佞取給者復何所庸哉○中書參政傅瓚免○參政傅友德以克龍華寨遣人詣大將軍報捷○大將軍徐達命指揮華雲龍經理故元都新築城垣北取徑直東西長一千八百九

十丈○戊寅祀大社大稷大社祝文曰惟神厚載功深資生德
大涵育庶品造化斯成謹因仲秋祗率常禮敬以牲帛嘉薦醴
齊備茲禮瘞用伸報本以后土勾龍氏配神作主大稷曰惟神
嘉○種○生成明燦惟首帝命率育立我烝民敬以牲帛嘉薦醴齊
式陳瘞兼備脩常禮以后稷棄配神作主后土曰爰茲仲秋揆
日維吉恭脩常禮薦于大社惟神水土平治○永賴其功載稽典
彝禮宜昭配謹以牲幣嘉薦醴齊陳于表位作主配神后稷曰
爰茲仲秋揆日維吉恭脩常禮薦于大稷惟神勤農務本政成
稼穡生民立命萬世之功謹以牲幣○嘉薦醴齊陳于表位作主
配神○上將復幸北京諭六部官曰自古帝王肇造之初所用
人材率資於前代如漢唐宋元皆用秦隋五代宋金舊人朕始
定中原卿等多前代良材悉歸于朕既設六部選任卿等各任

其事凡途選錢穀典禮軍政刑名役作等事須用心經理勿但
委人美任人弗當不能無失朕將北巡卿等留守京師宜體朕
意以供服藏毋或廢怠○湖廣行省平章楊瑄等還自廣海入
見○上問廣西兩江黃岑二處邊務瑄言蠻夷之人性習頑
獷散則為民聚則為盜難以文治當臨之以兵彼始畏服上
曰蠻夷之人性習雖殊然其好生惡死之心未嘗不同若撫之
以安靜待之以誠意諭之以道理彼豈有不從化者哉○大將
軍徐達遣宣武衛楊鎮撫以兵守直沽○己卯大赦天下詔曰
天生民而立之君君者奉天而安養斯民者也日者元政陵夷
民夫安養羣雄蜂起疆宇分裂朕以布衣入戎伍憤生民塗炭
提孤軍與豪傑同志者思所以靖之賴天之靈因民之利干戈
所至強殞弱服大河之北以際南海罔不來臣重念推戴以來

軍士勞苦農民罷藏未有以安之賢人君子逃匿巖穴未有以
未之獄訟繁興未有以平之供億頻數未有以紓之朕為此寤
食弗寧特大赦天下與民更始自八月十一日昧爽以前除謀
逆殺祖父母父母妻妾殺夫奴婢殺本使謀殺殺人犯強盜處
毒魔味不原外其餘已結正未結正已發覺未發覺罪無輕重
咸赦除之敢有以赦前事相告言者抵罪從征將士勞苦特甚
中書省大都督府檄有司厚恤其家新附軍士老疾無丁男代
役者及陣亡病故寡婦無依者並從其便從征逋卒首於官者
免罪仍資給軍裝行糧遣至軍前其守禦逋逃者亦許贖免所
在官司給與行糧起遣還役一月外不首者論如律新克州郡
其民皆吾赤子不許妄加殺戮來降者優加撫遇民間輸賦京
師道里遼遠者有司設法轉運毋致困民今歲水旱為災所司

具以實聞。獨其租賦鎮江密通京畿。餽運供億未獲休息。而旱
熯尤甚。悉免今年秋租。及明年夏稅。州郡人民因兵亂逃避。他
方田產已歸於有力之家。其耕墾成熟者。聽為己業。若還鄉復
業者。有司於旁近荒田內。如數給與耕種。其餘荒田亦許民墾
闢。為己業。免徭役三年。孔子闢呈常道官致祭。其龔封衍聖公
與所授曲阜知縣。並如前代制。復其家。陳材抱德之士。隱於巖
穴者。有司詢訪其實。來奏即遣人禮聘。赴京學校。養贖育材之
所。兵亂以來。人多廢學。中書者集議。舉行務求實效。毋事虛文。
天下徵至。賢良官吏。中書者量才授任。老病不願仕者。聽從流
遷。徙者釋還為民。其城寨將校。及已發募兵者。不在例內。頃因
戲亂。其有刑出軍律者。未為平允。中書者宜重講究。務從重典。
決重刑。須待秋後。毋得非時。以傷生意。書籍田器等物。不得徵

稅民間逋負係官錢穀悉免徵蒙古色目人既居我土即吾赤子有才能者一體擢用鰥寡孤獨廢疾不能自養者官為存恤京師被火之家中書省量加賑卹民年七十以上者許令一子侍養免其差役御史臺提刑按察司乃耳目之寄務在振肅百司慎選賢良方正之人以佐朕不逮民間有不便事宜與利所當興害所當除詔書所不載者有司明白具聞於戲民墮塗炭十有七年今天下甫定光燄之氣於焉始復維今宜各修爾業厚爾生共享太平之福以臻雍熙之治○大將軍徐達遣人詣東昌諭平章韓政分兵守陵州○督工修故元都西北城垣○上念律令尚有輕重失宜有乖中典命儒臣四人同刑部官講唐律日寫二十條取進止擇其可者從之其或輕重失宜則親為損益務求至當○辛巳大將軍徐達遣使獻平元都捷表至

京曰五百年而王者興。仰聖人之在御，大一統而天下治。際景命之維新，盡驅胡虜之羶腥。誕布幅員之聲教，乾坤清肅。日月光明，欽惟皇帝陛下天賦聖神，德全勇智，握赤符而啓運。仗黃鉞而興師，造攻滌陽，黎庶有來。蘇之望，開基建業，英雄識真主之歸。顧豺虎之噬人，正龍蛇之起陸。爰飭徒旅，肅將天威。江漢徂征，友諒身殲於彭蠡。荆吳薄伐，士誠面縛於姑蘇。逋逃驅而閩越安，僭偽平而交廣定。立綱陳紀，治具畢張。發政施仁，民心大悅。東南已樂於生遂，西北尚困於劬勩。推其所由，厥有端緒。惟彼元民，始自窮荒。乘宋祚之告終，突胡羣而崛起。以夷狄而干天紀，以犬羊而亂華風。崇編髮而韋酋是遺，紊族姓而彝倫攸斁。逮乎後嗣，尤為不君。耽逸樂而荒亡，昧乎兢業。作奇技而淫巧，溺於驕奢。天變警而靡常，河流蕩而橫決。罔知修

省惟務改遊朝廷之政不綱英雄之志斯奮兵連策宇禍結中原是用弔伐以極顛連誕舉安攘而靖亂畧事非獲已謀乃僉同顧惟一介之菲材奉受總戎之重任臨軒授鉞俾救民於水火之中分閭握機幸折衝於搏俎之外旌旗麾而淮沂下金鼓震而青兗平濟水。盡曳其兵萊陽競崩厥角風驅雷厲直搗大梁電掣星馳旋收西洛濟師以畧衛相卷甲而趨邯鄲率樓船發臨清光聲動如破竹策窺鞬克通路。勇勢疾若燎毛鎮戍清而土崩禁衛隳而瓦解君臣相顧於窮迫父子乃謀於避逃朝集內殿之妃嬪夜走北門之車馬臣與遇春等已於八月初二日勒兵入其都城童蒙以迎亦戴盆而仰白日室家相慶靡氛授以覩青天奉宣德威以安黔黎盡收國籍而封府庫列郡之謳歌四集百年之汙染一新驅馳雖效於微勞方畧實遵乎成

箕所以韋彰鴻裂。著定武功東滄海而西崑崙南雕題而北窮
髮無有遠遁莫不尊親。玉帛會車書同與太平之禮樂人紀修
風俗變正萬世之綱常。○壬午以克元都表至群臣上表稱賀
禮畢侍臣復進曰自昔革命之際以臣取君者多惟漢高祖取
秦起自民間今陛下不階尺土一民以定天下元主遜歸沙
漠兵不黷武跨越千古。上曰朕思三代及漢唐宋歷年多者
皆其祖宗仁厚結於人心植本深固人不能忘故也元自世祖
混一天下寬恤愛人亦可謂有仁心矣但其子孫能持仁厚之
心守而不替社稷之福也。○詔改大都路為北平府命徵元故
官送至京師。車駕發南京復幸北京。○大將軍徐達命叅政
傅友德分兵守盧溝橋。○癸未詔大將軍徐達置燕山等六衛
以守禦北平於是達改飛熊衛為大興左衛淮安衛為大興右

衛樂安衛為燕山左衛濟寧衛為燕山右衛青州衛為永清左
衛徐州五所為永清右衛上以元都既免○遂命大將軍徐達
副將軍常遇春率師取山西別留兵三萬人分隸六衛令都督
副使孫興祖僉事華雲龍守之○詔以御史大夫湯和為偏將
軍與平章楊璟俱從大將軍徐達征山西先是和自福建還慶
元○上命造海舟運糧往直沽侯大軍征發是歲海多颶風不
可行乃詔和以糧儲鎮江○遷京師及是役有是命○詔以浙西
長興吉安之民自歸附以來連歲勞於供餉特先明年秋糧○
乙酉右丞薛顯等率邏騎至古北口追元潰散遺卒獲馬一千
六百匹牛羊八千餘頭車二百五十兩而還○戊子大將軍徐
達遣右丞薛顯參政傅友德陸聚等將兵畧大同令指揮葉國
琛計度北平南城周圍凡五千三百二十八丈南城故金時舊

基也○元翰林學士危○素○張以寧○魯○堅等謁見大將軍徐達于軍門達以其儒者禮遇之○已丑置廣洋衛親軍指揮使司以千戶李負為指揮僉事○陞江陰千戶所為江陰衛以千戶王貞為指揮僉事○元柳桂等處守將叅政陳虎都率眾降詔以虎都為邳州千戶所鎮撫放其部卒四千人為民○庚寅上手詔中書省臣曰昨張冲上書言時事其所言有可取者二事一謂在廷之臣令各言朝廷得失庶上有所據而用其所長一謂中書省令各衙門正官各言得失每月用三人言言貴簡當選其陳事剴切不避忌諱者量加擢用以養忠直之氣此言甚可取也夫聞得失則知利病知利病則生民蒙其福聽忠直則正人多正人多則朝廷清明矣自古治世之君皆由是道若秦二世隋煬帝所以亡者坐不用此身○千戶李某自古北口獲撫廓帖

木兒謀者余僉院送于大將軍○壬辰指揮曹諫等克裕州泉
白寨擒元平章郭雲及其將劉祥等初指揮唐羔塔功圍其寨
雲堅守不下及大將軍達以書往諭之亦不報至是雲食且盡
大將軍復遣諫等率兵合攻之雲不能支遂夜遁諫等追執送
行在 上嘉其忠義撫育之賜衣三襲及衾褥授溧水知縣妻
妾子女皆有賜○癸巳 車駕至北京○改衛輝路為府以獲
嘉赫之○大將軍徐達遣指揮張煥計度故元皇城周圍一千
二十六丈又遣指揮薛某領東安州降將左衛帥府副使段英
署丞劉鑾于往本州討未附守將哈刺赤○故元留守迭里迷
失等謀作亂欲推其故平章哈刺那海為主玉田縣尹史獻發
之大將軍徐達遣人收捕執迭里迷失及哈刺那海郎中金剛
奴順德達魯花赤金剛寶貞外完者不花指揮脫帖木兒和林

省管勾脫列不花僧壽奴并恭隨伯帖木兒等戮之以白金幣
帛賞史璣○甲午命右副將軍馮宗異率兵從大將軍徐達取
山西○温州南溪人董孟怡等聚衆作亂温州衛指揮僉事吳
廣率兵四百人往捕之謂部將曰彼衆我寡與敵則非計料彼
烏合之衆素非行伍約束者一時脅從必多勢成莫若遣人諭
以禍福彼各有父母妻子之念去逆效順易於反掌於是按兵
詢居民與壺中所親者往諭之越二日其黨數十人縛孟怡等
首亂者三人詣降廣誅之餘衆悉遣歸鄉里廣合肥人初名繼
先嘗受學於余闕間立身之要闕告以忠孝故廣為將通儒術
臨事能持大義後調汀州衛以老疾終○遣內官往放元宮人
且諭之曰元主奢淫不恤國政以致於亡其宮人皆良家子幽
閹深宮誠有可憐爾至即放遣適人勿使失所○時有御史上

言陶安隱微之遇

上曰朕素知安安豈有此且爾何由知之

對曰聞之於道路

上曰御史但取道路之言以毀譽也人以此

為盡職乎命中書省黜之省臣進曰御史當言路言之有失乞

容之

上曰不然植佳木者必去蟬蠹長良苗者必芟稂莠任

正士者必絕邪人凡邪人之事君必先結以小信而後送其大

詐此人嘗有所言朕不疑而聽之故今日乃為此妄言夫去小

人當如撲火及其未盛而撲之則易為力不然害滋大矣竟燕

之○夜熒惑犯太微西垣上將○丙申以嵩州陝州隸南陽府

○覽京師草堂川城三百餘丈○是月有司奏造乘輿服御諸

物應用金者命皆以銅代之有司言費小不足靳 上曰朕富

有四海豈吝於此然所謂儉約者非身先之何以率下小用不

節大費必至閭閻黍黍之原啓華靡之漸未必不由於小而至大

也

大明太祖聖神文武欽明啟運俊德成功統天大孝高皇帝實
錄卷之三十四

大祖高皇帝實錄卷之三十五

洪武元年九月戊戌朔大將軍徐達攻故元都安貞門為安定門建德門為德勝門○已亥指揮薛某至東安州獲哈刺赤斬之其將校俱降○壬寅置大都督分府于北平以都督副使孫興祖領府事陞指揮華雲龍為分府都督僉事○癸卯以司農少卿杭琪為戶部侍郎○元湖廣平章羅興宗自德安來降先是大軍克汴梁捷至 上遣人往諭之至是率眾降仍以馬來獻○江西行省叅政陶安卒安字主敬姑孰人少敏悟有大志博涉經史尤深於易元季常試于有司為明道書院山長 上渡江至太平安率父老迎謁語合 上意即留叅幕府拜左司員外郎從克金陵陞左司郎中既而得劉基宋濂章溢葉琛四人 上問安四人者何安對曰臣謀畧不及劉基學問不及

宋濂治民之才不如章溢葉琛。上多其善謀，後克黃州，思得重臣以鎮之，曰：無逾安者。遂命之。黃州至則寬租賦，省徭役，民悅服之。尋移知饒州，時方征伐，急軍需，安勸諭誘率其民，民皆樂輸而用不乏。及寇至，攻城安閉，諭父老率子弟固守，後數日援兵至，擊走之。諸將以鄉民多從賊，欲屠之，安曰：民為所脅耳，從賊非本心，奈何殺之？由是民皆得全。上聞遣使往勞之。明年入朝，命復守饒州，民懷其德，建生祠。事之。吳元年初置翰林院，首召安為學士。凡國家制度、禮文之事，多安所定擬。及遷江西行省，參政汪廣洋于山東，乃以安代之。追封其祖父皆為姑孰侯。祖母母皆為夫人。至是以疾卒于治所，病劇猶草時務二十事上之。上甚哀悼，親為文遣使以祭。時年五十九。○戊申，都督同知張興祖率師徇永平下之。○置洪武門千戶所。○是

夜熒惑犯右執法○己酉叅政傅友德等自大同獲故元喬石
丞等三十四人馬三十五匹而還○壬子夜大陰犯畢宿○癸
丑置衛輝府之輝州淇州彰德府之林州及安陽湯陰臨漳二
縣○甲寅詔改各站為驛○乙卯 上遣中使奉御等官至北
平犒北征將士○己未置雷州衛指揮使司廣西衛指揮使司
○征戍將軍鄧愈遣兵攻取洪山寨夜四鼓破其營擒殺甚衆
寨將老馬劉遁去○都督同知張興祖自永平還至北平○辛
酉湖廣保靖安撫司安撫彭萬里遣子德勝奉表獻馬及方物
詔以安撫司為保靖宣慰司以萬里為宣慰使○癸亥下詔求
賢詔曰朕惟天下之廣固非一人所能治必得天下之賢共理
之向以干戈擾攘疆宇彼此致賢養民之道未之深講雖賴一
時輔佐匡定大業然懷材抱德之士尚多隱於巖穴豈有司之

失於敦勸歟。朝廷之疏於禮待歟。抑朕寡昧不足以致賢歟。將在位者壅蔽使賢者不上。達歟。不然賢士大夫幼學壯行。思欲堯舜君民者。豈固沒世而已哉。今天下甫定。願與諸儒講明治道。啓沃朕心。以臻至治。巖穴之士。有能以賢輔我。以德濟民者。有司禮遣之。朕將擢用焉。○詔優給陣亡將士之家。凡四百一十五人。千百戶鎮撫人給米二十石。麻布十匹。軍士人給米五石。錢一千二百文。麻布二匹。○詔中書運戰衣二萬。給賜北征戰士。○甲子。大將軍徐達。達副將軍常遇春。叅政傅友德等。率兵發北平。取未下州郡。乙丑。遇春等下保定府。留指揮李傑守之。丁卯。下中山府。以指揮董勳守之。遂率師趨真定。冬十月。戊辰朔。車駕發北京。還京師。○夏。主明昇。開王師。克元都。遣使來賀。○大將軍徐達。達廣武衛鎮撫劉聚。守河間。尋兼領府事。

○己巳副將軍常遇春克真定元平章孫克義遁入三門寨遇春以指揮王金吾守之克義尋又走平山寨未幾來降先是真定路達魯花赤斂納錫彰聞土師取元都乃具朝服登城西崖上北面再拜墜崖死○右副將軍馮宗異備將軍湯和兵至武陟遇懷慶邏騎百餘人獲之明日兵抵懷慶故元平章白璫住等已棄城遁入澤州官軍遂入城獲將士八百人馬五十匹以指揮紀斌等守之○辛未皇太子攝享太廟○壬申右副將軍馮宗異偏將軍湯和兵至太行山碗子城破其關故元守兵奔潰宗異等駐軍星輶驛癸酉兵至澤州故元平章賀宗哲張伯顏等引兵遁去遂取之留兵戍守既而擴廓帖木兒部將平章韓札兒毛義等以馬步兵來攻平章楊璟叅政張斌等往援之與元兵遇於韓店大戰我師失利○甲戌元左丞王某自河中

以衆攻潼關都督僉事郭子興等禦之兵始接指揮于光持稍
大呼橫衝其陣敵衆披靡子興等乘勝擊之追奔數十里元兵
大敗○乙亥以吏部尚書滕毅為江西行省叅政刑部侍郎盛
原輔為吏部尚書○丙子命中書省下郡縣訪求應祀神祇名
山大川聖帝明王忠臣烈士凡有功於國家及惠愛在民者具
實以聞著於祀典令有司歲時致祭○丁丑上至自北京○
右副將軍馮宗異偏將軍湯和取潞州○大將軍徐達遣指揮
葉某等取齊堂山寨○戊寅上以元都平詔天下曰一海宇
以安人心正國統而君天下理勢所在古今皆然自羣雄乘亂
以來四方思治惟切元綱已隳疆土遂分孰拯斯民以定于一
顧予菲德造此丕圖荷上天眷佑臣隣翊贊聲基江左平定中
原睽惟幽燕○實彼本根命將北伐列郡皆順已於洪武元年八

月初二日克其都城胡君遠遁兵無犯于秋毫民不移其市肆捷音來奏良副朕懷已改其都爲北平府命官屯守海宇既同國統斯正方與生民共此安平之福尚賴中外臣僚夙夜公勤以匡朕之不逮所有事宜具條于左一元主父子遠遁沙漠其乃顏劓突等類素相讎敵必不能容果能審識天命銜璧來降待以殊禮作賓吾家一避兵人民團結小寨詔書到日並聽各還本業若有負固執迷者罪在不原一殘元領兵頭目已嘗抗拒王師畏罪屯聚者有能率衆來歸一體量才擢用一故官及軍民人等近因大軍克取之際倉惶失措生離父母妻子逃遁他所果能自拔來歸並無罪責仍令完聚一朔方百姓及蒙古色目諸人向因兵革運軍供給久困弊政自歸附之後各安生理趁時耕作所有羊馬孳畜從便牧養有司常加存恤一北平

新附地方應有犯罪及官有逋欠但係前代事理並行革撥。一
秘書監園子監太史院典籍太常法服祭器儀衛及天文儀象
地理戶口版籍應用典故文字已令總兵官收集其或迷失散
在軍民之間者許赴官送納。一自兵革以來南北路隔其北平
府應有南方之人願歸鄉里者聽未附州郡總兵官明示禍福
隨處招諭。一各處征進軍士有陣亡病故者在官司即與埋瘞
仍厚恤其家。一新附州城軍民官吏非奉朝省明文毋得擅自
科取軍需騷擾百姓以妨農務於戲上體天心俾萬邦之咸乂
下從民欲合四海以為家故茲詔示想宜知悉。○大將軍徐達
遣徐州衛鎮撫程信守雄州。又分兵守霸州。○己卯民有告富
人謀反者命御史臺刑部勘問皆不實臺臣言告者事在赦前
宜編戍遠方刑部言當抵罪。上以問秦裕伯對曰元時凡告

謀反不實者罪止杖一百以開來告之路。上曰：不然，姦徒若不抵罪，天下善人爲所誣多矣。自今凡告謀反不實者，抵罪有司者爲令。○庚辰，上朝罷，召宿衛武臣諭之曰：朕與爾等起布衣，歷戰陣十五六年，乃得成功。朕今爲天子，卿等亦任顯榮，居富貴，非偶然也。當四方豪傑並起，互相攻奪，朕提孤軍，應敵危亦甚矣。然每出師，必戒將士毋妄殺母，焚民居。此心簡在

上帝，故有今日。卿等亦思曩時在民間，視元之將帥，輕裘肥馬，氣談赫然，何敢望之。然彼之君臣，不思祖宗創業之難，驕淫奢侈，但顧一身逸樂，不恤生民疾苦。一旦天更其運，非特不能保其富貴，遂致喪身滅名。今曆數在朕，朕何敢驕怠，常恐政事廢缺，日慎一日，自非犒賞將士，宴百官，享勞外使，未嘗設宴爲樂。爾等亦須勤身守法，勿忘貧賤之時，勿爲驕奢淫佚之事，則身

常榮而家常裕矣○甲申夜有流星大如盞赤黃色起自天市東垣行至張宿沒○丙戌置信陽州及羅山縣隸河南分省○戊子命徙北平在城兵民于汴梁○己丑以陸仲亨為江西行省平章政事故元河南行省都鎮撫李敏為工部侍郎○置京畿都漕運司設漕運使正四品知事正八品提控案牘從九品屬官監運正九品都綱省注以龔魯薛祥為漕運使○庚寅以懷慶衛輝彰德廣平順德大名河間保定真定九府隸河南分省以德安府隸湖廣北平府隸山東○辛卯以都事汪何為吏部侍郎河初為大都督府都事癸卯歲奉使擴廓帖木兒被拘于陝州者六年至是始還故命陞之○癸巳叅政傅友德徇下平定州遂守之○甲午詔徵元太史院使張佑張沂司農卿兼太史院使成隸太史同知郭讓朱茂司天少監王可大石澤李

義太監趙恂太史院監候劉孝忠靈臺郎張容回回司天太監
黑的兒阿都刺司天監丞迭里月實一十四人至京○賜元昭
文館學士李庭訓冠帶衣服○司天監進元主所製水精宮刻
漏備極機巧中設一木偶人能按時自擊鈺鼓 上覽之謂侍
臣曰廢萬幾之務而用心於此所謂作無益害有益也使移此
心以治天下豈至亡滅命左右碎之○乙未命工部製大祀分
獻陪祭及執事官法服○革考功所○以梁貞王儀為太子賓
客秦鏞盧德明張易為太子論德 上諭之曰範金礪玉所以
成器朕命卿等輔導太子必先養其德性使進於高明於帝王
之道禮樂之教及徃古成敗之跡民間稼穡之事朝夕與之論
說日聞謹言自無非僻之干積久以化他日為政自然合道卿
等勉之○丁酉改瓊州乾寧安撫司為瓊州府崖州吉陽軍僭

州南寧軍萬化軍俱為州隸瓊州府南建州為安定縣○大將軍徐達遣平章曹良臣率兵及馬指彈等守通州○置永州陳州二衛○浚後湖及石灰山龍灣河道凡千餘丈○命禮官定正旦朝會儀前朝內使監官陳御座香案于奉天殿設皇太子親王次于文樓侍儀司設表案於丹墀中內道之西北文武官起居位于文武樓之南東西相向一品二品拜位于內道上之東西三品以下拜位皆於內道之下每等異位重行北面使者位于文官拜位之東北面西上殿前班侍從班諸執事起居位于文武官起居位之北東西相向捧表官宣表官宣表目官展表官位于表案之西東向糾儀御史二人位于表案之南東西相向宿衛鎮撫二人位于東西陛下護衛百戶二十四人位于宿衛鎮撫之南稍後典牧所官二人位于乘馬之前宿東西相

向司辰郎報特位于內道之中文武官拜位之北知班二人位于文武官拜位之北東西相向通贊贊禮二人位于知班之北通贊在兩贊禮在東引文武班四人位于文武官拜位之北稍後皆東西相向引殿前班二人位于引武班之南引使者二人位于引文班之南舉表案二人位于引武班之北舉殿上表案二人位于西陞之下東向其丹陞上侍儀司設皇太子親王拜位于陞上平中殿前班指揮司官三負侍立位于陞上之西東向宣徽院官三負侍立位于陞上之東西向儀鸞司官位于殿中門之左右護衛千戶八人位于殿東西門之左右俱東西相向典儀二人位于陞上之南東西相向鳴鞭四人住列於殿前班之南北向將軍六人位于殿門之左右天武將軍四人位于陞上之四隅皆東西相向殿上尚寶司設寶案于正中侍儀司

設表案于寔案之南皇太子親王位于表案之南文官侍從起居注給事中殿中侍御史尚寶卿位于殿上之東西向武官侍從班懸刀指揮位于殿上之西東向受表兼受表目官位于文官侍從班之南西向內贊二人位于受表官之南東西相向捲簾將軍二人位于簾前東西相向是日清晨金吾衛陳設鹵簿列甲士於午門外之東西列旗伏於奉天門外之東西龍旗十二分左右用甲士十二人北斗旗一纛一居前豹尾一居後俱用甲士三人虎豹各二馴象六分左右左右布旗六十四左前第一行門旗二第二行月旗一青龍旗一第三行風雲雷雨旗各一天馬白澤朱雀旗各一第四行木火土金水五星旗各一熊旗鸞旗各一第五行角亢艮房心尾箕旗第六行斗牛女虛危室壁旗各一右前第一行與左同第二行日旗白虎旗各一

第三行江河淮濟旗各一天祿白澤玄武旗各一第四行五嶽
旗各一熊旗麟旗各一第五行金婁胃昂畢觜參旗各一第六
行井鬼柳星張翼軫旗各一每旗用甲士五人一人執旗四人
執弓弩拱衛司於皇太子親王位設拜褥設五輅于奉天門外
玉輅居中左金輅次革輅右象輅次木輅俱並列典牧所設乘
馬於文武樓之南各三東西相向冊墀左右布黃麾仗各三行
左前第一行黃蓋一紅大傘二華蓋曲蓋紫方傘紅方傘各一
雉扇朱團扇各四第二行羽葆幢豹尾龍頭竿信幡傳教幡告
止幡絳引幡各二黃麾一第三行戟斿戈斿儀鎧斿各五右三
行與左同冊陞左右陳幢節等仗為四行左第一行響節金節
燭籠各三第二行青龍幢一班劍梧杖外瓜立瓜外瓜儀刀鎗仗戟骨朵
各三朱雀幢一右前第一行與左同第二行白虎幢一餘與左

同第三行玄武幢一餘與左同殿門左設圓蓋一金脚踏一水盆一團黃扇三紅扇三石設金交椅水罐各一餘與左同已上皆校尉擎執殿上內使監陳設左拂子二金唾壺香盒各一右金唾盂香爐各一餘與左同已上皆內使擎執和聲郎陳樂于丹墀文武官拜位之南侍儀司舍人二人舉表案入就殿上位舍人二人以表函置於案舉入丹墀位鼓初嚴百官俱朝服次嚴各依品從齊班于午門外以北為上東西相向通班贊禮及宿衛鎮撫等官入就位諸侍衛官各服其器服及尚寶卿侍從官入詣謹身殿候迎鼓三嚴文武官以次入各就位侍儀奏外辦御用監令奏請 皇帝服袞冕御輿以出尚寶卿捧寶及侍儀侍衛導從警蹕 皇帝將出仗動大樂鼓吹振作陞御座樂止將軍捲簾尚寶卿以寶置于案拱衛司鳴鞭司辰即報時雞

唱訖諸侍從官拱衛司官由殿西門出降自西階引班引入起居位通班唱某銜指揮使臣某以下起居樂作四拜樂止贊禮唱鞠躬指揮使以下皆鞠躬唱 聖躬萬福平身優位贊拜樂作四拜樂止通班唱各供奉殿前班侍從班及諸執事就位引進引皇太子及親王俱由奉天東門入樂作陞自東階至丹陛拜住樂止引進贊鞠躬樂作四拜興平身樂止引進尊皇太子親王詣奉天殿東門入樂作引進立俟於門外內贊接引皇太子親王至御座前往禮位樂止內贊唱跪皇太子親王皆跪皇太子稱賀云長子某茲遇履端之節謹率諸弟某等欽詣 父皇陛下稱賀制曰履端之慶與長子等同之內贊唱俯伏興平身引皇太子親王由東門出樂作引進引優冊陞拜位樂止引進唱鞠躬拜樂作四拜興平身樂止降自東階樂作至文樓樂

止司樂再報時訖通班具丞相銜臣某以下起居引班唱鞠躬。平身引班引文武百官入丹墀拜位北面立初行樂作至位樂止知班唱班齊贊禮唱鞠躬拜樂作四拜興平身樂止引班引丞相詣西階陞引班立候於階下捧表官捧表及宣表官宣表目官展表官以次從丞相行樂作至殿西門樂止捧表以下官立於殿西門外內贊接引丞相至御座前唱跪贊禮唱衆官皆跪丞相跪奏具官臣某等茲遇三陽開泰萬象維新欽惟皇帝陛下膺乾祐奉天永昌賀訖內贊唱俯伏興平身衆官同內贊引丞相出殿西門樂作丞相降自西階復位樂止捧表以下官由殿西門入內贊唱進表捧表官捧表跪進於案前受表官揖笏跪于案東受表及表目置於案出笏興退立于殿內之西東向內贊唱宣表宣表目官詣案前揖笏取表目跪宣於殿

內之兩展表日官措笏同跪展宣畢展表日官出笏復位宣表日官俯伏興以表日復于案出笏退復位宣表官詣案前措笏取表跪宣于殿內之西展表官措笏同跪展宣訖展表官出笏一人以表復置于案俱退立于位宣表官俯伏興同捧表以下官出殿西門降自西階復位贊禮唱鞠躬樂作四拜樂止給事中詣御座前跪承制由殿中門出至丹陛上東南西向稱有制贊禮唱跪百官皆跪給事中宣云 皇帝制曰履端之慶與卿等同之贊禮唱俯伏興平身唱措笏鞠躬三舞蹈唱跪唱山呼各拱手加額呼萬歲者三凡呼樂工軍校齊擊鼓應呼之出笏俯伏興樂作四拜樂止侍儀奏禮畢鳴鞭 皇帝興樂作警蹕侍從導引至謹身殿樂止舍人各舉表案出丞相以下皆出○錫宴之儀奉天殿朝賀畢錫宴于謹身殿拱衛司於殿庭左

右設黃麾仗及擊執如奉天殿受朝之儀內使監宣徽院陳設御座設皇太子座於御座東偏西向稍南諸王座以次而南東西對設殿內左右設三品以上官座文武西重行異位東西廡下設四品至九品文武官座和聲卽於殿南楹陳大樂細樂及諸舞隊宣徽院設御酒尊於殿之南楹皇太子親王文武三品以上官酒尊於殿門左右御位司壺二人尚酒尚食二人東偏皇太子親王司壺一人奉酒奉食二人西偏親王司壺一人奉酒奉食二人文武官每行司壺四人兼供酒供食東西廡各間宣徽院置酒尊司壺一人供酒供食二人宣徽院陳御食案及皇太子親王食案于殿中文武官食案于左右東西廡文武官食案各設於本位前將宴諸執事各供事舍人引文武百官常服侍立于殿門之左右引進引皇太子親王常服侍立于殿

內之左右侍儀導 皇帝常服陞御座鼓吹振作鳴鞭樂止皇
太子親王各就座位丞相率禮部尚書宣徽使舉御食案進御
前侍郎宣徽同知舉食案各進于皇太子親王之前丞相捧壽
花進于御前禮部工部尚書分進壽花於皇太子親王之前文
武百官各就座位諸執事分進壽花於文武百官訖內使監令
於御前斟酒次司壺於皇太子親王及文武百官前各斟酒細
樂作和聲郎北面立舉手唱上酒飲畢內使監令於御前進食
供食者於皇太子親王文武百官前各供食大樂作和聲郎北
面舉手唱上食食畢樂止凡酒七行間進食五次上酒上食樂
作止並如上儀惟酒第五行及第七行雜呈諸隊舞宴畢 皇
帝興大樂作皇太子親王侍從還宮樂止文武官以次出凡冬
至 聖節朝會宴享皆同上儀唯致詞則異冬至皇太子致詞

云履長之節丞相云茲遇律應黃鐘日當長至傳制則云履長之慶 聖節皇太子致詞云茲遇 父皇陛下聖誕之辰謹率諸弟某等敬祝萬歲壽丞相則云茲遇 皇帝陛下聖誕之辰謹率文武百僚敬祝萬歲壽。不傳制凡各行省所進賀表皆於禮部類進 皇后正旦冬至朝賀儀 前期内使監設 皇后御座于坤寧宮正中設皇太子幄次於皇宮門外之東近北親王幄次於皇宮門外近南之東。西。是日中宮母陞設儀仗三十六皆内使執之黃麾二戟五色繡幡六戈五色繡幡六鎗五色錦幡六小雉扇紅雜花團扇各四錦曲蓋二紮方纛二紅大纛四丹墀内儀仗五十八班劍金梧杖立瓜卧瓜儀刀燈杖骨朵斧各四響節十二錦花蓋二金交椅脚踏水盆水罐各一方扇八皆内使執殿内儀仗凡六金香爐香盒唾壺唾盂各一拂

子二皆女使擎執設皇太子親王拜位於冊陛正中及殿內司
贊二人位於陛上拜位之北司賓二人位於司贊之南內贊二
人位於殿內拜位之北皆東西相向女樂陳於皇宮門外皇太
子親王朝 皇帝訖司賓引導至帷次內使監官啓知 皇后
具冠服將出伏勳樂作陛座樂止司賓引導皇太子親王入就
殿前拜位初行樂作至位樂止司賓二人分立於東西司贊唱
鞠躬樂作四拜樂止司賓導引皇太子親王俱進自殿東門繼
作司賓俟於門外內贊接引至御前拜位樂止贊跪皇太子親
王皆跪皇太子稱長子某茲遇履端之節謹率諸弟某等恭詣
母后殿下稱賀贊俯伏興平身內贊引皇太子親王自殿東
門出樂作復位樂止司贊唱鞠躬樂作四拜樂止內使監官
啓禮畢 皇后入闈皇太子親王由東門出千秋節亦如之皇

妃已下及內外命婦行禮前期內使監官於坤寧宮設 皇后御座設皇妃幄次於皇宮門外之西近北設皇太子妃王妃公主幄次於皇宮門外之東稍南設內外命婦幄次於門外之南東西相向其日設儀仗于殿廷冊陞上之東西擊執于御座之左右設皇妃皇太子妃王妃公主升位于陞上正中外命婦侍立位於殿庭之東西拜位于殿庭正中設司贊二人位于冊陞上之東西二人位于殿庭之東南司贊二人位于陞上司贊之南二人位於殿庭司贊之南內贊二人位於殿內俱東西相向司言一人位於殿內之東內贊之北女樂位於宮門之外內使監官啓請 皇后褙衣出閣仗動樂作陞座樂止司贊二人於陞次引外命婦由東門入侍立位二位人引皇妃等由東門入至陞上拜位以次序立司贊唱拜樂作四拜樂止司贊引貴妃由

殿東門入至殿上拜位內贊司贊同唱跪貴妃衆妃皆跪貴妃

稱妾某氏等茲遇履端之節恭詣 皇后殿下稱賀贊典司賓

引貴妃由東殿門出續作復位樂前贊唱拜樂作四拜樂止司賓引皇妃由東階降東門出司賓二人引皇太子妃王妃公主由

東門入至殿上拜位皇太子妃居中王妃各以長幼分列于東

西公主亦各以長幼分位於東西行禮如皇妃儀贊詞則稱長

婦妾某氏等茲遇履端之節恭詣 皇后殿下稱賀司贊唱與

司賓引皇太子妃以下由東陞降復位四拜禮畢司賓引皇太

子妃以下由東門出司賓引外命婦入拜位司贊唱班齊唱拜

樂作四拜樂止司賓引班首由西陞樂作自西門入至殿上

拜位樂止內贊司贊同唱跪班首及外命婦皆跪班首稱某國

夫人妾某氏等茲遇履端之節恭詣 皇后殿下稱賀內贊司

贊同唱與班首及外命婦皆與司賓引班首由西門出樂作西

贊同唱與班首及外命婦皆與司賓引班首由西門出樂作西

陞降優位樂止司言前跪承旨由殿中門出立於陞上之東南
向稱有旨司贊唱跪夫人以下皆跪司言宣旨云履端之慶與
夫人等同之冬至則云履長之慶司贊唱興衆命婦皆興司言
入跪云宣旨畢司贊唱拜樂作四拜樂止內使監官啟禮畢
皇后入閣命婦由西門出○宴會命婦儀坤寧宮受朝賀畢內
使監官仍於殿上陳設御座於殿庭及丹陛上左右設儀仗及
御座左右擎執如受朝會之儀又於御座西畔設貴妃等六妃
位東畔稍南設皇太子妃王妃公主位於殿南左右第一行設
一品外命婦座左右第二行設二品命婦座左右第三行設三
品外命婦座左右第四行設四品外命婦座以北為上東西相
向東西廡下設四品以下外命婦座以北為上樂女於殿之南
楹陳大樂細樂及諸舞隊設御酒罇於殿之南楹正中設皇妃

酒罇於御酒罇之西皇太子妃王妃公主酒罇於御酒罇之東
設外命婦酒罇於殿門左右及東西兩廡御位司壺二人尚酒
尚食二人皇妃六位司壺一人奉酒奉食二人皇太子妃王妃
公主司壺一人奉酒奉食二人殿上左右行每一行司壺二人
奉酒奉食二人東西廡各有司壺供酒供食之人陳御食業於
殿上正中及皇妃六位食業於殿上之西稍南皇太子妃王妃
公主食業於殿上之東稍南外命婦食業東西廡命婦食業皆
先設於本位前將宴諸執事人各供事司賓引大小命婦各服
常服侍立於殿門外之左右內使監官啟知 皇后常服皇妃
皇太子妃王妃公主常服隨從出閣伏動樂作陞御座樂止司
賓引皇妃皇太子妃王妃公主入就位司賓引大小命婦入各
立於座位後丞相夫人率次命婦等舉御食業進於御座前丞

相夫人捧壽花進於御前二品外命婦各舉食素進於皇妃皇太子妃王妃公主前進壽花於皇妃皇太子妃王妃公主前大小命婦各就位坐奉御及諸執事人分進壽花於殿內大小命婦及分進壽花於東西廡命婦訖司壺於御前尚酒及皇妃皇太子妃王妃公主前進酒內外命婦前各供酒樂作樂女北面立舉手唱上酒飲畢樂止東西廡大小命婦前司壺各斟酒如儀奉御於御座前尚食供食者於皇妃皇太子妃王妃公主前及外命婦前各供食樂作樂女北面舉手唱上食食畢樂止東西廡大小命婦前供食者各供食如儀凡酒七行間進食五次上酒上食樂作樂止並如儀樂或間用舞隊宴畢 皇后興樂作侍從導引還宮如來儀樂止司賓引大小命婦以次出凡冬至及千秋節禮同冬至皇太子贊詞云茲遇復長之節千秋節

則云茲遇 母后殿下聖誕之辰謹率諸弟某等共上千歲壽
皇妃以下贊詞同公主則云長女某謹率諸妹等共上千歲壽
其正旦冬至各行省以賀箋類進禮部○東宮朝賀儀前期內
使監陳皇太子位於東宮正殿侍儀司設箋案位於殿下之西
及殿內正中○文武官拜位於殿下文東武西每等異位重行設
使客位於文官○之東設學官位於文官拜位之南宣箋官宣箋
目官展箋官位於箋案之西受箋官及承令官位於殿上之東
知班二人位於文武官拜位之北贊禮二人位於知班之北內
贊二人位於殿上之南俱東西相向引文武班舍人四人位於
文武班之北稍後東西相向引使臣二人位於文武班之東南
向是日宿衛陳甲士兵仗於東宮外門外中道設龍旗六執龍
旗者並戎衣黃旗一居中左前青旗一右前赤旗一左後黑旗

一石後白旗一每旗執弓弩軍士六人。服各隨旗色拱衛司於殿下設絳引幡二戰鬯。戈鬯。鎗鬯。羽葆。幢各六青方撒。二青小方扇青雜花園扇各四殿前之東西設班劍梧杖立瓜卧瓜儀刀鐙杖骨朵斧各四響節十二金節四內使監於殿門外左右設金交椅脚踏水罐水盃各一青羅團扇六紅團蓋二俱以校尉執之殿上設金香爐香盒唾盂唾壺各拂子二內使執之將軍六人位于殿門之東西和聲郎陳樂器於文武官拜位之南侍儀舍人常服置笈函于案舉入位引班引文武官常服齊班於東宮門外之東西通贊內贊宣笈宣笈目展笈受笈官承令官俱入就位引進落外備導皇太子常服陞殿樂作陞座樂止引班引文武官入就位知班唱班齊鞠躬拜樂作四拜興平身樂止引班引丞相陞自西階內贊接引丞相至殿內拜位唱跪

丞相跪贊禮唱衆官皆跪丞相稱某銜某等茲過三陽闌泰萬
象維新敬惟皇太子殿下茂膺景福賀畢內贊唱俯伏贊禮唱
衆官俯伏興平身內贊引丞相出自西門引班引丞相自西階
復位贊禮唱進箋捧箋官詣案捧箋與宣箋官宣箋目官展箋
官同由西階西門入內贊唱進箋捧箋官跪進箋受箋官跪於
案東受箋出置於案內贊唱宣箋宣箋官興就取箋目跪於案
西展箋官同跪展宣畢展箋目官興復位宣箋目官俯伏興以
箋目復於案復位宣箋官詣案取箋跪讀于西展箋官同跪宣
畢展箋官興復位宣箋官俯伏興以箋復置於案俱由西門出
復位承令官由中門出立殿階東南稱有令贊禮唱跪衆官皆
跪傳令云履茲三陽願同嘉慶承令畢由西門入復命俯伏興
贊禮唱鞠躬樂作四拜興平身樂止贊禮唱禮畢皇太子興樂

作還宮樂止合人舉箋案出文武官以次出冬至千秋節禮同
冬至則致詞云茲遇冬至律應黃鐘日當長至宣令則云履長
之節千秋節致詞云茲遇皇太子殿下壽旦之辰謹率文武羣
臣敬祝千秋壽不傳令

大明太祖聖神文武欽明啟運俊德成功統天大孝高皇帝實
錄卷之三十五